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清)曹雪芹著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下



上海古籍出版社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十五回

白玉釧親嘗蓮葉羹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話說寶釵分明聽見林黛玉起薄他，因記掛着母親，哥，並不回頭一送去了。這里林黛玉還自立于花陰之下，遠遠的却向怡紅院內坐着，只見李宮裁迎春探春惜春並各項人等都向怡紅院內去過之後一起，散的散了，不見鳳姐兒來。心裡自己盤算道：「如何他不來？」寶玉便是有事，纏住了他，必定也是要來打個花胡哨討老太太和太太的好。兒是今兒這早晚，不來必有原故。一面猜疑，一面抬頭再看時，只見花簇簇一羣人又向怡紅院內來了。定睛看時，只見賈母拉着鳳姐兒的手，後頭邢夫人、王夫人跟着周姨娘並了。

姪媳婦等人都進院去了。代玉看了，不覺點頭，想起有父母的人的好處來。早  
又明珠滿面，少頃只見寶釵、薛姨媽等也進入了。忽見紫鵲從背後走來說  
道：「姑娘吃藥去罷。」閒水又冷了。代玉道：「你到底要怎樣？只是催我吃不吃。管  
你什麼相干？」紫鵲笑道：「啾啾的才好了些，又不吃藥了。如今虽然是五月里天，  
氣熱到底也該還小心些。」大清早起，在這潮地方站了半日，也該回去歇息。  
了，了，了一句話，提醒了代玉，方覺得有點腿酸，呆了半日，方慢慢的扶了紫鵲  
回瀟湘館來。一進院門，只見滿地下竹筴參差，苔痕濃淡，不覺又想起西廂記  
中所云：「幽僻處可有人行，點蒼苔白露冷。」二句來，因暗暗的嘆道：「双文，  
誠為命薄人矣。然你雖命薄，尚有嫡母弱弟。今日林代玉之命薄，一併連嫡母  
弱弟俱無。古人云：『佳人命薄，』然我又非佳人，何命薄勝于双文哉！一面想一面。」

只官走不妨廊上的鸚哥見林代玉來了嘎的一聲撲了下來到嚇了一跳因說道作死的又搞了我一頭的灰那鸚哥仍飛上架去便叫雪雁快掀簾子姑娘來了代玉便止住步以手扣架道添了食水不曾那鸚哥便長嘆一聲竟大似林代玉素日吁嗟音韻接着念道懷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儘知是誰試看春尽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一朝春尽紅顏老落花人亡而不知代玉紫鵲听了都笑起來紫鵲笑道这都是素日姑娘念的難為他怎麼記了代玉便命將架摘下來另掛在月洞窓外的鉤上于是進了屋子在月洞窓內坐了吃畢藥只見窓外竹影映入紗來滿屋內陰、翠潤几簾生涼代玉無可釋悶便隔著紗窓逗鸚哥作戲又將素日所喜的詩詞也教與他念這且不在話下且說薛宝釵來至家中只見母親正自梳頭呢一見他來了便說道你大清早起

跑來作什麼寶釵道我瞧媽身上好不好昨兒我去了不知他可又過來鬧了沒有一面說一面在他母親身旁坐了由不得哭將起來薛姨媽見他一哭自己掌不住也就哭了一場一面又勸他我的兒你別委屈了你等我處分那孽障你要有個好爹我指望那一個來薛蟠在外聽見連忙跑了過來對着寶釵左一個揖右一個揖只說好妹、怒我這次罷原是我昨兒吃了酒回來的晚了路上撞客着了來家未醒不知胡說了什麼連自己也不知道怨不得你生氣寶釵原是掩面哭的听如此說由不得又好笑了遂抬頭向地下啐了一口說道你不用做這些像生兒我知道你的心里多嫌我們娘兒兩個你是變着法兒叫我們離了你心淨了薛蟠听说連忙笑道妹、这话從那里說起來的這樣我連立足之地都沒了妹、從來不是這樣多心說歪話的人薛姨媽

忙又接着道你只會聽見你妹，的歪話難道昨晚上你說的那話就談的  
不成當真是你發昏了薛蟠道媽也不必生氣妹，也不用煩惱從今已後我  
再不同他們一處吃酒鬧狂如何寶釵笑道這不明白過來了薛姨媽道你要  
有這個橫勁那龍也下蛋了薛蟠道我若再和他們一處狂妹，聽見了只管  
啐我再叫我畜生不是人如何何苦來為我一個人娘兒兩今天，操心媽為  
我生氣還有可怨若只管叫妹，為我操心我更不是人了如今父親沒了我  
不能多孝順媽多疼妹，反教娘生氣妹，煩惱真連个畜生也不如了口裡  
談眼睛裡禁不起也滾下泪來薛姨媽本不哭了听他一說又勾起傷心來寶  
釵勉強笑道你鬧勾了這會子又招着媽哭起來了薛蟠听说忙收了泪笑道  
我何曾招媽哭來罷，丟下這个別提了叫香菱來到茶妹，吃寶釵道我

也不吃茶等媽洗了手我們就道去了薛蟠道妹的項圈我瞧的只怕該炸一炸去了寶釵道黃澄澄的又炸他作什麼薛蟠又道妹如今也該添補些衣裳了要什麼顏色花樣告訴我寶釵道連那些衣服我還沒穿過了又作什麼一時薛媽換了衣裳拉着寶釵進去薛蟠方出去了這裏薛媽媽和寶釵進園來瞧寶玉到了怡紅院中只見抱厦裡外迴廊上許多丫嬛老婆站着便知賈母等都在这里母女兩個進來大家見過了只見寶玉淌在榻上薛媽問他可好此寶玉忙欲欠身口里答應着好些又說只管驚動姨娘姐我禁不起薛媽忙扶他睡下又問他想什麼只管告訴我寶玉笑道我想起來自然和姨娘要去的王夫人又問你想什麼吃回來好給你送來的寶玉笑道也到不想什麼吃到是那一回做的那小荷葉兒小蓮蓬兒



的湯還好些鳳姐一傍笑道：「口味不美，高貴只是太磨牙了。」巴的想這  
个吃了賈母便一疊聲的叫人作去。鳳姐兒笑道：「老祖宗別急，等我想一想，這  
模子誰收着呢？」回頭分付个婆子去問管廚房的要去。那婆子去了半天來  
回說：「管廚房的說四付湯模子都交上來了。」鳳姐兒所說想了一想，道：「我記得  
交給誰了？」多半在茶房裡，一面又遣人去問管茶房的。也不曾收，次後還是管金  
銀器皿的送了來。薛姨媽先接過來，照時原來是个小匣子，裡面裝着四付銀  
模子，都有一尺多長，一寸見方，上面鑿着有豆子大小，也有菊花的，也有梅花  
的，也有蓮蓬的，也有菱角的，共有三四十樣，打的十分精巧。因笑向賈母王夫  
人道：「你們府上也都想絕了吃碗湯，還有這些樣子？」若不說出來，我見這個也  
不認得。這是作什麼用的？」鳳姐兒也不等人說話，便笑道：「姑媽那裡曉得，這是

舊年餽他們想的法兒不知弄些什麼麪印出來借點新荷葉的清香全仗着好湯究竟沒意思誰家常吃他了那一回呈樣的作了一回他今日怎麼想起來了說着接了過來遞與個婦人分付廚房裡立刻拿幾支鷄另外添了東西做出十來碗來王夫人道要這些做什麼鳳姐兒笑道有個原故這一宗東西家常不大作今兒寶兄弟提起來了單作給他吃老太太、姑媽太太都不吃似乎不大好不如借勢兒弄些大家吃托賴着連我也上個俊兒賈母听了笑道猴兒把你串的拿着官中的錢你作人說的大家嘆了鳳姐也忙笑道這不相干这个小東道我還孝敬的起便回頭分付婦人說給廚房里只管好生添補着作了在我的賬上領銀子婦人答應着去了寶釵一傍嘆道我來了這座几年宙神看起來鳳丫頭憑他怎麼巧再巧不過老太太去賈母聽說便答

道我如今老了那里还巧什麼當日我像鳳哥兒這麼大年紀比他还未得呢他如今雖說不如我們也就算好了比你姨娘強遠了你姨娘可憐見的不大說話和木頭似的在公婆跟前就不大顯好鳳兒嘴裏怎麼怨得人疼他宝玉嘆道若這麼說不大說話的就不疼了賈母道不大說話的又有不大說話的可疼之處嘴裏的也有一宗可嫌的到不如不說的好宝玉嘆道這就是了我說大嫂子到不大說話呢老太太也是和鳳姐兒的一樣看待若是單是會說話的可疼這些姊妹裡頭也只鳳姐兒和林妹妹可疼了賈母道提起姊妹不是我當着姨太太的面奉承千真萬真從我們家四個女孩兒算起都不如宝玉了頭薛姨媽聽說忙嘆這話老太太是說偏了王夫人忙又笑道老太太時常背地里和我說宝玉頭好這到不是假話宝玉勾着賈母原為讚林代玉的不

想反讚起宝釵來到也意出望外便看着宝釵一笑宝釵早扭過頭去和襲人說話去了忽有人來請吃飯賈母方立起身來命宝玉好生養着又把丫頭們囑咐了一回方扶着鳳姐兒讓着薛姨媽大家出房去了因問湯好了不曾又問薛姨媽等想什麼吃只管告訴我、有本事叫鳳丫頭弄了來偕們吃薛姨媽笑道老太太、也會湊他的時常他弄了東西孝敬究竟又吃不了多少鳳姐兒笑道姑媽別這樣說我們老祖宗只是嫌人肉酸若不嫌人肉酸早已把我還吃了呢一句話沒說了引的賈母衆人都哈哈的咲起來宝玉在房里也掌不住笑了襲人咲道真的二奶奶的這張嘴怕死人宝玉伸手拉着襲人咲道你站了這半日可乏了一面說一面拉他身傍坐了襲人咲道可是又忘了趙宝姑娘在院子里你和他說煩他鶯兒來打上那幾根絡子宝玉咲道虧你

提起來說着便仰頭向窗外道：「姐姐，吃過飯叫鶯兒來煩他打几根絛子可  
得閒？」見寶釵聽見回頭道：「怎麼不得閒？」見一會叫他就來了。賈母等尚未听  
真，都止步問寶釵。寶釵說明：「大家方明白。」賈母又說道：「好孩子，叫他來替你  
兄弟作几根。你要人使我那里鬧着的？」頭多呢？你喜欢誰？只管叫了來使喚。  
薛姨媽、寶釵等都笑道：「只管叫他來作就是了。有什麼使喚的去處？」他天天也  
是鬧着淘氣。大家說着，從前步正走，忽見史湘雲平兒、香菱等在石邊插鳳  
仙花。呢？見了他們走來，都迎上來了。少頃出至園外，王夫人恐賈母乏了，便欲  
讓至上房內坐。賈母也覺腿酸，便點頭依允。王夫人便命了頭忙先去鋪設坐  
位。那時趙姨娘推病，只有周姨娘與衆婆娘了。頭忙忙着打簾子，靠背鋪褥。  
子賈母扶着鳳姐兒進來，與薛姨媽分賓主坐了。薛寶釵、史湘雲坐在下面。

王夫人親捧了茶奉與賈母李宮裁奉與薛姨媽賈母向王夫人道讓他們小  
妯娌伏侍你在那里坐了好說話兒王夫人方向一張小杌子上坐下便分付  
鳳姐兒道太太的飯在這裡放添了東西來鳳姐兒答應出去便命人去賈  
母那邊坐訴那邊的婆娘忙往外傳了丫頭們忙都趕過來王夫人便命請姑  
娘們去請了半天只有探春惜春兩個來了迎春身上不奈煩不吃飯林黛玉  
自不消說平素十頓飯只好吃五頓衆人也不着意了少頃飯至衆人調放了  
棹子鳳姐兒用手巾裹着一把牙筋站在地下笑道老祖宗和姑媽兩樣還  
听我說就是了賈母笑向薛姨媽道我們就是這樣薛姨媽笑着應了于是  
鳳姐放了四双上面兩双是賈母薛姨媽兩边是薛寶釵史湘雲的王夫人李宮  
裁等都站在地下看着放菜鳳姐先忙着要干净傢伙來替宝玉揀菜少頃荷

葉湯來賈母看過了王夫人回頭見玉釧兒在那邊便命玉釧與宝玉送去从姐道他一个人拿不去可巧鶯兒和喜兒都來了宝釵知道他們已吃了飯便向鶯兒道宝兄弟正叫你去打絲子你們两个一同去罢鶯兒答應同着玉釧兒出來鶯兒道这麼遠恠热的怎麼端了去玉釧笑道你放心我自有道理說自便命一个婆子來將湯飯等類放在一个捧盒裡命他端了跟着他两个却空着手走一直到了怡紅院門口玉釧兒方接了過來同鶯兒進入宝玉房中襲人麝月秋紋三个人正和宝玉頑笑呢見他两个來了都忙起來笑道你两个來的怎麼碰巧一齊來了一面說一面接了下來玉釧便向一張椅子上坐了鶯兒不敢坐下襲人便忙端了一个脚踏來鶯兒還不敢坐宝玉見鶯兒來了却到十分欢喜忽見了玉釧兒便想起他姐來金釧兒來了又是傷心又是慚

愧便把鶯兒丟下且和玉釧兒說話襲人見把鶯兒不理恐鶯兒沒好意思的  
又見鶯兒不肯坐便拉了鶯兒出來到那邊房理去吃茶說話兒去了這裡麝  
月等預備了碗筋來伺候吃飯寶玉只是不吃問玉釧兒道你親身子好玉  
釧兒滿臉怒色正眼也不看寶玉半日方說了一個好字寶玉便竟沒趣半日  
只得又陪笑問道誰叫你替我送來的玉釧兒道不過是如太、太、們寶玉見  
他还是這樣哭喪便知他是為金釧兒的原故待要虛心下氣模轉他又見人  
多不好下氣的目兒便盡方法將人却支出去然後又賠笑問長問短那玉釧  
兒先誰不欲只管見寶玉一些性氣沒有憑他怎處喪謗還是溫存和氣自己  
到不好意思的了臉上方有三分喜色寶玉便笑求他好姐姐你把那湯拿了  
來我嚐一嚐玉釧兒道我沒不會喂人東西等他們來了再吃寶玉笑道我不是要



你喂我，因為走不動你遞給我吃了你好趕早兒回去交代了你好吃飯的  
我只管耽候時候你豈不餓壞了你要懶待動我少不了我忍了疼下去取來  
說着便要下床來拚掙起來禁不住噯哟之聲玉釧兒見他這般忍不住起身  
說道淌下累那世里造了業的這會子現世報叫我那一個眼睛看的上一  
面說一面啼的一声又啖了端過湯來宝玉笑道好姐，你要生氣只管在這  
里坐罷見了老太太，太太可放和氣些若還這樣你就又挨罵了玉釧兒道吃  
罷，不用和我甜嘴蜜舌的我不信這樣話說着催宝玉喝了兩口湯宝  
玉故意說不好吃不吃了玉釧兒道阿彌陀佛這還不好吃什麼好吃宝玉道  
一點味兒也沒有你不信嚐一嚐就知道了玉釧兒果真賭氣嚐了一嚐宝玉  
笑道這可好吃了玉釧兒聽說方解過意來原是宝玉哄他吃一口便說道你

既說不好吃這會子說好吃也不給你吃了。宝玉只管陪笑央求要吃。玉釧兒又不給他一面又叫人打發吃飯了。頭方進來時忽有人來回話。傳二爺家的兩個娘兒來請安。來見二爺。宝玉聽說便知是通判傅試家的娘兒來了。那傅試原是賈政的門生。年來都賴賈家的名勢得意。賈政也着實看待。故與別個門生不同。他那里常遣人來走動。宝玉素習厭惡男蠢婦的。今日却如何又命這兩個婆子過來。其中原來有個原故。只因那宝玉聞得傅試有個妹子名喚傅秋芳。也是個瓊閨秀玉。常人傳說才貌俱全。雖自未親觀。然遐思愛之心十分誠敬。不命他每進來恐薄了傅秋芳。痴想因此連忙命讓進來。那傅試原是暴發的。因傅秋芳有几分姿色。聰明過人。那傅試安心仗着妹兒要與豪門貴族結姻。不肯輕易許人。所以耽誤到如今。目今傅秋芳已二十三歲。尚未

許人多余那些豪门貴族又嫌他穷酸根基淺薄不肯求配那傳試與賈家親密也自有一段心事今日遣來的两个婆子偏生是極無知識的聞得宝玉要見道來只問問了好說了沒兩句話那玉釧兒生人來也不和宝玉廝鬧了手裡端着湯只顧听話宝玉又只顧和婆子說話一面吃飯一伸手去要湯两个人的眼睛都看着人不想伸猛了手便將碗撞落將湯潑了宝玉手上玉釧兒到不曾燙着啼了一跳忙笑了這是怎麼說慌的了頭們忙上來接碗宝玉自己燙了手到不覺的却只管問玉釧兒燙了那里了疼不疼玉釧兒和人都都笑了玉釧兒道你自己燙了只管問我宝玉听说方覺自己燙了重人上來連忙收拾宝玉也不吃飯了洗手吃茶又和那两个婆子說了兩句話然後两个婆子告辭出去晴雯等送至橋边方回那两个婆子見没人了一行走一行談

論這一个笑道怪道有人说他们家宝玉是外像好裡頭糊塗中看不中吃的果然竟有些獸氣他自己燙了手到問人疼不疼這可不是个獸子那一个又笑道我前一回來聽見他談家裡許多人抱怨千真万真的有些獸氣大雨淋的水雞似的他反告訴別人下雨了快避雨去罷你說可笑不可笑時常沒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見燕子就和燕子說話河裡看見了魚就和魚說話見了星星月亮不是長吁短嘆就是咕咕喂喂的且連一點剛性也沒有連那些毛了頭的氣都受的爱惜東西連个線頭兒都好的遭揭起來那怕值千值萬的都不管了两个人一面說一面走出園來辭別諸人回去不在話下

寶玉之為人非此一論而描寫不尽寶玉之不肯非此一鄙亦形容不到試問作者是誰寶玉乎是讚寶玉乎試問觀者是喜寶玉乎是惡寶玉乎

如今且說襲人見人去便攬了鶯兒過來問寶玉打什麼格子寶玉笑向鶯兒

道才只顧說話就忘了你煩你不為別的也替我打幾根絡子鶯兒道裝什麼的絡子宝玉見問便笑道不管裝什麼的你都每樣打几个鶯兒拍手笑道這還了得要這樣十年也打不完了宝玉笑道好姐！你闲着也沒事都替我打了罷襲人笑道那里一時都打得完如今先揀要緊的打两个鶯兒道什麼要緊不過是扇子香墜兒汗巾子宝玉道汗巾子就好鶯兒道汗巾子是什麼顏色的宝玉道大紅的鶯兒道大紅的湏是黑絡子才好看的或是石青的十壓的佳顏色宝玉道松花色配什麼鶯兒道松花配桃紅宝玉笑道這才嬌艷再要雅淡之中帶些嬌艷鶯兒道蔥綠柳黃我是最愛的宝玉道也罷了也打一條桃紅再打一條蔥綠鶯兒道什麼花樣呢宝玉道共有幾樣花樣鶯兒道一炷香朝天癸象眼塊方勝連環梅花柳葉宝玉道前兒你替三姑娘打的那

花樣是什麼鶯兒道那是攢心梅花宝玉道就是那樣好一面說一面襲人剛拿了線來窗外婆子說姑娘們的飯都有了宝玉道你們吃飯去快吃了來罷襲人笑道有客在這里我們怎好去的鶯兒一面理線一面笑道這話又打那里說起正緊快吃了來罷襲人等聽說方去了只留下兩個丫頭听呼喚宝玉一面看鶯兒打絡子一面說閑話因問他十几歲了鶯兒手裡打着一面答話說十六歲了宝玉道你本姓什麼鶯兒道姓黃宝玉笑道這个名姓到对了果然是个黃鶯兒鶯兒笑道我的名字本來是兩個字叫作金鶯姑娘嫌拗口就單叫鶯兒如今就叫開了宝玉道宝姐，也笑疼你了明兒宝姐，出閣少不得是你跟去了鶯兒抵嘴一笑宝玉笑道我常和襲人說明兒不知那一个有福的消受你們主子奴才兩個呢鶯兒笑道你還不知道我們姑娘有幾樣

世人都沒有的好處呢。模樣兒還在次。宝玉見鶯兒姣憨婉轉，語笑如痴，早不勝其情了。那更提起宝釵來，便問他道：「好處在那裡？」好姐兒細告，訴我听。鶯兒笑道：「我告訴你，可不許，又告訴他去。」宝玉笑道：「這个自然的。」正說着，只听外頭說道：「怎麼這樣靜悄的？」二人回頭看時，不是別人，正是宝釵來了。宝玉忙讓坐。宝釵坐了，因問鶯兒打什麼呢？一面問，一面向他手裡去瞧，才打了半截。宝釵笑道：「這有什麼趣兒？」到不如打个綽子。把玉綽上呢？一句話提醒了。宝玉便拍手笑道：「到是姐兒說得是，我就忘了。只是配个什麼顏色才好？」宝釵道：「若用雜色，斷然使不得。大红又犯了色，黃的又不起眼，黑的又過暗。等我想法兒。」把那金線拿來，配着黑珠兒線，一根一根的拈上，打成綽子。這才好。看宝玉所說，喜之不盡。一疊聲便叫襲人來取金線，正值襲人端了兩碗菜走進來，告

新宝玉道：「今兒奇怪才劉太，打發人替我送了兩碗菜來。」宝玉笑道：「必定是今兒菜為送來給你們大家吃的。」襲人道：「不是指名給我送來，還不叫我過去磕頭？」這可是奇了。宝玉笑道：「給你的，你就吃去。」這有什麼猜疑的？龍兒笑道：「沒有的事。」到叫我不好意思的。宝玉抿嘴一笑，說道：「這就不好意思了。」明兒還有比這个更教你不好意思的呢。襲人听了話，內有因素，知宝玉不是輕嘴薄舌奚落人的自己方想起上日王夫人的意思來，便不再提。將菜與宝玉看了，說洗了手來拿線說畢，便一直出去了。吃過飯，洗了手進來拿金線與鶯兒打絡子。此時宝玉早被薛蟠遣人來請出去了。這裏宝玉正看自打絡子，忽見邢夫人那邊遣了兩個丫環送了兩樣菓子來，與他吃。問他可走得了。若走得動，叫哥兒明兒過去散心。太太着寔記掛着呢。宝玉忙道：「若走得了，必



請太太的安去疼的比先好些請太太放心罷一面叫他两个坐下一面又叫秋紋來把才那果子拿一半送與林姑娘去秋紋答應了剛欲去時只听得玉在院內說話宝玉忙叫快請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絳芸軒夢兆是金針暗度法夾寫月錢是為繫人漸入金屋地  
步梨香院是明寫大家蓄戲不免奸淫之陋可不慎哉



##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 第三十六回

繡鴛鴦夢兆絳芸軒

識分定情語梨花院

話說賈母自王夫人處回來見宝玉一日好似一日心中自是欢喜因怕將來賈政又叫他遂命人將賈政的親隨小廝頭兒喚來吩咐他已後倘有會人待客諸樣的事你老爺要叫宝玉你不用上來傳話就回他說我說了一則打重了得有宴將養几个月才走得二則他的星宿不利祭了星不見外人過了八月才許出二門那小廝頭兒听了領命而去賈母又命李嬭襲人等來將此話說与宝玉使他放心那宝玉本就懶与士大夫諸男人接談又最厭歲冠礼服賀弔往還等事今日得了這句話越發得了意不但將親戚朋友一概杜絕

了而且連家庭中晨昏定省亦務都隨他的便了日只在園中遊卧不過每日一清早到賈母王夫人處去就回來了却每甘心為諸了奴充役竟也得十分閑消日月或如宝釵輩有時見机導劝反生起氣來只說好的一个清淨潔白女兒也孝的弔名沽譽入了國賊祿兒之流這總是前人無故生事立言豎辭原為導後世的鬚眉濁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瓊閨绣閣中亦染此風真真有負天地鍾靈毓之德因此禍延古人除四書外竟將别的書焚了衆人見他如此疵顛也都不向他說這些正緊話了獨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揚名等話所以深敬黛玉聞言少述如今且說王凤姐自見金釧死後忽見几家僕人常來孝敬他些東西又不時的來請安奉承自己列生了疑惑不知何意這日又見人來孝敬他東西日晚間無人時咲向平兒道这几家人不

大官我的事為什麼忽然這麼和我貼近平兒冷笑道如二連這個都想不起來了。我猜他們的女兒都必是太太房裡的丫頭如今太太房裡有四個大的。一個月一兩良的分例下剩的都是。一個月几百錢如今金釧兒死了必定他們要弄這兩良子的巧宗兒呢。鳳姐听了嘆道是了。到是你提醒了我。看這些人也太不識錢也賺了苦事情又侵不着弄个丫頭搪塞着身子也就罷了。又還想這個也罷了。他們几家的錢容易也不能花到我跟前。這是他們自尋的送什麼來我就收什麼橫豎我有主意。鳳姐兒安下這個心。所以自管遷延着等那些人把東西送足了。然後剝空方回王夫人。這日午間薛姨媽母女兩個與林黛玉等正在王夫人房裡大家吃東西呢。鳳姐兒使得回王夫人道。自從王釧兒姐死了。太太跟前少着一个人。太太或看准了那个了。

頭好就分付下月好發放月錢的王夫人听了想了一想道依我說什麼是例必定四个五个的殼使就罢了竟可以免了罢鳳姐笑道論理太說的也是这原是舊例別人屋裡还有两个呢太到不按例了况且省下一兩艮子也有限王夫人听了又想一想道也罢这个分例只管关了来不用補人就把這一兩艮子給他妹玉釧兒罢他姐伏侍了我一場没个好结果刺下他妹跟着我吃个双分子不為过於了鳳姐答應着回頭找玉釧兒笑道大喜玉釧兒見過来磕了頭王夫人問道正要問你如今趙姨娘周姨娘的月例多少鳳姐道那是定例每人二兩趙姨娘有環兄弟的二兩共是四兩另外四串錢王夫人道可都按數給他們鳳姐見問的奇忙道怎麼不按數給王夫人道前兒我恍惚聽見有人抱怨說短了一吊錢是什麼原故鳳姐忙笑道姨娘



們的丫頭月例原是人各一吊。從舊年他們外頭商議的姨娘們每停的丫頭分例減半人各五百錢。每位兩個丫頭所以短了一吊錢。这也報怨不着我。到樂得給他呢。他們外頭又扣着。難道我添上不成。這個事我不過是接手兒。怎麼來怎麼去。由不得我作主。我到說了兩三回。仍舊添上這兩份的。他們說。只有這個項數。叫我也難再說了。如今我手裡每月連日子都不錯給他們呢。先時在外頭閑。那個月不打飢荒。何曾順溜的。得過一遭兒。王夫人所說也就罢了。半日又問老太太。屋裡几个一兩的鳳姐。道。八个如今只有七个。那一个。是襲人。王夫人道。這就是了。你宝兄弟也並沒有一兩的。丫頭襲人還算是老太太房裡的人。鳳姐嘆道。襲人原是老太太的人。不過給了宝兄弟。使他這一兩銀子。還在老太太的丫頭分例上領。如今說因為襲人是宝玉的人。裁

了這一兩銀子斷乎使不得若說再添一個人給老太太，這個還可已裁他的若不裁他的湏得環兄弟屋里也添上一才公道均勻了就是晴雯麝月等七個大了頭每月人各錢一吊佳蕙等八個小了頭每月人各錢五百還是老太太的話別人如何惱得氣得呢薛姨妈笑道只聽鳳丫頭的嘴到像倒了核桃車子的只聽他的賬也清楚理也公道鳳姐笑道姑媽難道我說錯了不成薛姨妈笑道說的何嘗錯只是你慢些說豈不省力鳳姐才要哄忙又忍住只聽王夫人示下王夫人想了半日向鳳姐道明兒挑一個好了頭送去老太太，使補襲人把襲人的一分裁了把我每月的月例二十兩銀子里拿出二兩銀子一吊錢來給襲人已後几事有趙姨娘周姨娘的也有襲人的只是襲人的這一分都從我的分例上勻出來不必動官中的就是了鳳姐一一的答應

了哄推薛姨媽道姑媽聽見了我素日說的話如何今兒果然應了我的話薛  
 姨媽道早就該如此模樣兒自然不用說的他的一種行事大方說話見人  
 和氣裡頭帶着剛硬要強這今實在難得王夫人含泪說道你們那裡知道襲人  
 那孩子的好處孩子二字愈見親熱故比我的寶玉強十倍忽加我的寶玉四  
 我的二字者是明顯襲人是彼の然彼の何如此好我的何如此不好又氣又  
 愧寶玉罪有萬重矣作者有多少眼泪寫此一句觀者又不知有多少眼泪也  
 寶玉果然是有造化的能殼得他長遠的伏侍他一輩子也就罷了真好文  
得出鳳姐道既這樣就開了臉明放在屋裡豈不好王夫人道那就不好  
 了一則都年輕二則老爺也不許三則那寶玉見襲人是了頭總有放縱的  
 事到能听他的勸如今作了跟前人那襲人談勸的也不敢十分勸了如今且  
 渾着等再過二三年再說說畢半日鳳姐見無話便轉身出來到至廊簷上

只見有幾个執事的媳婦子正等他回事呢。見他出來都笑道：「奶！今兒回什麼事？這半天可是要熱着了？」鳳姐把袖子挽了几挽，蹣着那角門的門檻子，笑道：「這裏過門風到涼快，吹一吹再走。」又告訴衆人道：「你們說我回了這半日的話太，把二百年都想起來，問我難道我不說罷？」又冷笑道：「我從今已後，得要幹幾樣刺毒事，」報怨給太，聽我也不怕糊塗油蒙了心，爛了舌頭，不得好死的下作東西，別作娘的春夢。明兒一裹腦子扣的日子，還有呢。如今裁了丫頭的錢，就報怨了，偕們也不想一想，是奴幾也，配使兩三个丫頭，一面罵一面方走了，自去挑人回賈母話。玄不在活下，却說王夫人等這裏吃畢西瓜，又說了一回閒話，各自散去。寶釵與黛玉等回至園中，寶釵因約黛玉往藕香榭去。黛玉回說：「立刻要洗澡，便各自散了。」寶釵獨自行來，順路進了怡紅院，意

欲尋宝玉談講以解午倦不想一入院來鴉雀無聞一並連兩隻仙宦在芭蕉下都睡着了宝釵便順着遊廊來至房中只見外間床上橫三豎四都是了頭們睡覺轉過十錦榻子來至宝玉的房內宝玉在床上睡着了襲人坐在身傍手裡做針線傍邊放着一柄白犀塵宝釵嘆近前來悄的嘆道你也過於小心了這个屋裡那里還有蠅蠅蚊子還拿蠅帚子赶什麼襲人不防猛抬頭見是宝釵忙放下針線起身悄的嘆道姑娘來了我到也不防嚇了一跳姑娘不知道雖然沒有蠅蠅蚊子誰知有一種小虫子沒這紗服裡鑽進來人也看不見只睡着了咬一口就像螞蟻咬的宝釵道怨不得這屋子後頭又近小又都是香花兒這屋子裡頭又香這種虫子都是花心裡長的聞香就撲說着一面又照他手裡的針線原來是个白綾紅裏的兜肚上面扎着鴛鴦

戲蓮的花樣紅蓮綠葉五色鴛鴦寶釵道暖煦好鮮亮活計這是誰的也值的  
費這工夫襲人向床上掀嘴兒寶釵笑道這麼大了還帶這個襲人笑道他原是  
不帶所以特之的做的好了叫我看見由不得不帶如今天氣熱睡覺都不留神  
哄他帶上了便是夜裡總蓋不嚴些見也就罷了你說這一个就用了工夫還  
沒看見他身上現帶的那一个呢寶釵笑道也虧你奈煩襲人道今見做的工  
夫大了脖子伍的恆酸的又笑道好姑娘你略坐一坐我出去走走就來說着  
便走了寶釵只顧看着活計便不留心一蹲身剛之的也坐在襲人方才坐的所  
在因又見那活計寔在可愛不由的拿起針來替他代刺不想林黛玉遇見  
史湘雲約他來與襲人道喜二人來至院中見靜悄之的湘雲便轉身先到廂  
房裡去找襲人林黛玉却來至窗外隔着紗窗往里一看只見寶玉穿着銀紅

紗衫子隨便睡着在床上。寶釵坐在身旁，作針線，倚邊放着蠅帚子。林黛玉見了这个景兒，連忙把身子一藏，手握嘴不敢笑出來，招手兒叫湘雲、湘雲一見他這般景況，只當有什麼新聞，忙也來一看，也要笑時，忽然想起寶釵素日待他厚道，便忙掩住口，知道林黛玉口裡不讓人怕，他取笑便忙拉過來道：「走罷！我想起襲人來，他這午間要到池子裡去洗衣裳，想必去了，偕們那里找他去？」林黛玉心下明白，冷笑了兩聲，只得隨他走了。這里寶釵只剛做了兩個花辦，忽見寶玉在夢中喊罵，說和尚道士的話，如何信得？什麼是金玉姻緣？我偏說是木石姻緣。薛寶釵听了這話，不覺怔了，忽見襲人走過來，笑道：「還沒醒呢。」寶釵搖頭，襲人又笑道：「我瞧見林姑娘史大姑娘，他們可有進來？」寶釵道：「沒見他們進來。」因向襲人笑道：「他們沒告訴你什麼話？」襲人笑道：「左不過」

是他们那些頑話有什麼正緊說的宝釵笑道他們說的可不是頑話我正要告訴你呢你又忙忙的出去了一句話未完只見鳳姐兒打發人來叫襲人宝釵笑道就是為那話了襲人只得喚起两个丫环来一同宝釵出怡紅院自往鳳姐这里来果然是告訴他這話又叫他与王夫人叩頭且不必去見賈母到把襲人不好意思的見過王夫人急忙回來宝玉已醒了問起原故襲人且含糊答應至夜間人靜襲人方告訴宝玉喜不自禁又向他笑道我可看你回家去不去了那一回往家里走了一淌回來就說你哥哥要贖你又說在這裡沒着落終久算什麼說了那麼些無情無義的生分話呢我子啼決男子何得畏女哉子啼從今已後我可看誰來敢叫你去襲人听了便冷笑道你到別這麼說沒此已後我是太太的人了我要走連你也不必告訴只回了太太就走宝玉笑



道就便笑我不好你回了太三竟去了教別人聽見說我不好你去了你也没意思襲人笑道有什麼沒意思難道作了強盜賊我也跟着罢再不然还有一个死呢人活百歲橫豎要死這一口氣不在听不見看不見就罢了宝玉聽見這話便忙握他的嘴說道罷罷不用說這些話了襲人深知宝玉性情古怪聽見奉承吉利話又厭虛而不寔听了這些畫情笑話又生悲感便悔自己說冒撞了連忙笑着用話截開只揀那宝玉素喜談者向之先向他春風秋月再談及粉淡脂瑩然後談到女兒如何好又談到女兒死襲人忙掩住口宝玉談至濃快時見他不說了便笑道人誰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个鬚眉濁物只知道文死諫武死戰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節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諫他只顧邀名猛撲一死將來棄君於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戰猛拚一

死他只顧圖汗馬之名將來棄國於何地所以這皆非正死襲人道忠臣良將出於不得已他才死宝玉道那武將不過仗血氣之勇疎謀少畧他自己無能送了性命這難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更不比武官了他念兩句書污在心裡若朝廷少有疵瑕他就胡談亂勸他只顧他邀忠烈之名濁氣一湧即時弃死這難道也是不得已还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於天他不聖不仁那天地斷不把這萬幾重任與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並不知大義比如我此時若果有造化該死于時的如今超你們在我就死了再能教你們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來送到那鴉雀不到的幽僻之處隨風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為人就是我死的得時了襲人忽見說出這些瘋話來忙說困了不理他那宝玉方合眼睡着至次日也就丟開了一日宝玉因各處遊的煩膩便想起

牡丹亭曲來自己看了兩遍猶不愜懷因聞得梨香院的十二个女孩子中有小旦齡官最是唱的好因着意出角門來找時只見宝官玉官都在院內見宝玉來了都笑讓坐宝玉因問齡官獨在那裡衆人都告訴他說在他房裏呢宝玉忙至他房內只見齡官獨自倒在枕上見他進來文風不動宝玉素習與别的女孩子頑慣了的只當齡官也同別人一樣因進前來身傍坐下又倍筴央他起來唱裏晴絲一套不想齡官見他坐下忙抬身起來躲避正色說道嗓子啞了前兒娘々傳進我們去我還沒有唱呢宝玉見他坐正了再一細看原來就是那日蔷薇花下割香字的那一个又見如此景况泛來未經過這番被人棄廠自己便訕々的红了臉只得出來了宝官等不解何故因問其所以宝玉便說了遂出來宝官便說道只畧等一等蔷薇二爺來了叫他唱是必唱的宝

玉听了心下纳闷因問薑哥兒那去了宝官道才出去了一定还是齡官要什麼他去變弄去了宝玉听了已為奇特少站片時果見賈薑送外頭來了手裡提着个雀兒籠子上面扎着小戲台並一个雀兒興頭々往里走找齡官見了宝玉只得站住宝玉問他是个什麼雀兒會啣旗串戲台賈薑笑道是个玉頂金豆宝玉道多少錢買的賈薑道一兩八錢銀子一面說一面讓宝玉坐自己往齡官房裡來宝玉此刻把听曲子的心都沒了且要看他和齡官是怎樣只見賈薑進去笑道你起來瞧這个頑意兒齡官起身問是什麼賈薑道買了雀兒你頑着得天下一个的無个開心我先頑子你看說着便拿些穀子哄的那个雀兒果然在戲台上亂串啣兒臉旗幟衆女孩子都笑道有趣獨齡官冷笑了一兩聲賭氣仍睡去了賈薑還只管陪笑問他好不好齡官道你們家把好好

的人弄了來關在這牢坑里學這牢什子還不笑你這會子又弄了雀兒來也偏生幹這個你分明是弄了他來打趣形容我們還問我好不好買醬听了不覺慌起來連忙賭身立誓又道今兒我那里的脂油蒙了心費一二兩銀子買他來原說解悶就沒有想到這上頭罷放了生兒你的灾病說着果然將雀兒放了一頓把將籠子拆了齡官還說那雀兒雖不如人他也有个老雀兒在窩裡你拿了他來弄這個勞什子也忍得今兒我咳嗽出兩口血來太叫大夫來細問你且弄這個來取笑偏生我這没人管没人理的又偏病說着又哭起來賣醬忙道昨兒晚上我問了大夫他說不相干他說吃兩劑藥後兒再瞧誰知今兒又吐了這會子請他去說着便要請去齡官又叫站住這會子大毒日頭地下你賭氣去請了來我也不瞧賣醬听如此說只得又站住玉

見了這般景況不覺痴了。這才領會了割菡深意。自己站不住。他抽身走了。賈菡一心都在齡官身上。也不顧送到是別的女孩子送了出來。那宝玉一心裁奪盤筭痴病的回至怡紅院中。正值林黛玉和襲人坐着說話。呢。宝玉一進來就和襲人長嘆說道。我昨晚上的話竟說錯了。怕道老爺說我是管窺蠡測。昨夜說你們的眼泪。單癸我這就錯了我。竟不能全得了。沒此沒只是各人各得眼泪罷了。襲人昨夜不過是些煩話。已經忘了。不想宝玉今又提起來。便笑道。你可真有些瘋了。宝玉默不對。自此深悟人生情緣各有分定。只是每暗傷不知將來。墜我洒泪者為誰。此皆宝玉心中所懷。也不可十分妄擬。且說林黛玉當下見了宝玉如此形像。便知是又沒那里着了魔。來也不便多問。因向他說道。我僕在舅母跟前的明兒是薛姑媽的生日。叫我順便來問你出

去不出去你打發人前頭說一聲去宝玉道上回連大老爺的生日我也沒去  
這會子我又去淌或碰見了人呢我一概都不去這麼怪熱的又穿衣裳我不  
去姨媽也未必惱襲人忙道這是什麼話他比不得大老爺這里又住的近又  
是親戚你不去豈不叫他思量你怕熱只清早起那里磕個頭吃鍾茶再來豈  
不好看宝玉未說話代玉便先笑道你看人家赶蚊子的分上也談去走、  
宝玉不解忙問怎麼赶蚊子襲人便將昨日睡覺無人作伴宝姑娘坐了一坐  
的話說了出來宝玉听了忙說不談我怎麼睡着了襲潰了他一面又說明日  
必去正說着忽見史湘雲穿的齊整整、走來辭說家里打發人來接他宝玉  
林代玉聽說忙站起來讓坐史湘雲也不坐宝林两个只得送他至前面那史  
湘雲只是眼淚汪汪、的見有他家人在跟前又不敢十分委曲少時薛宝釵赶

來愈覺難捨還是寶釵心內明白他家人若回去告訴了他孀娘待他家  
去恐受氣因此到催他走了衆人送至二門前寶玉還要往外送每逢此時就忘却嚴父可  
知前云為你們死也情愿不假到是湘雲攔住了一時回身又叫寶玉到跟前悄的囑道便  
是老太太想不起我來你時常提着打發我去寶玉連的答應了眼看着他  
他上車去了大家方才進來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正是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美人用別號亦新奇花樣且韻且雅呼玄覺滿口生香  
起社出自探春意作者已伏下回典利除弊之文也

此回總放筆寫詩寫詞作札看他詩復詩詞復詞札又  
札總不相放

湘雲詩客也前回寫之其今才起社後用不寐不離閑人數  
語數折仍歸社中何巧活之筆如此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卅七回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苑夜擬菊花題

這年賈政又點了學差擇子八月二十日起身是日拜過宗詞及賈母起身諸  
 宝玉諸子弟等送至灑淚亭却說賈政出門去後外面諸事不能多記單表宝  
 玉每日在園中任意縱性的曠蕩真把光陰虛度歲月空添這日正無聊之際  
 只見翠墨進來手里拿着一付花箋送與他宝玉回道可是我忘了才说要照  
 三妹去的好些了你偏走來翠墨道姑娘好了今兒也不吃藥了不過  
 是涼着一点兒宝玉听说便展開花箋看時上面寫道

弟探謹奉

二兄文几前夕新霽月色如洗因惜清景難逢詎忍就卧時漏已三轉猶徘徊  
于桐檻之下未妨風露所欺致獲採薪之惠昨蒙親勞撫囑復又數遣侍兒問  
切兼以鮮荔並真卿墨跡見賜何瘳痛惠愛之深耶今因伏几凭床處默之時  
因思及歷來古人中處名攻利敵之場猶置一些山滴水之區遠招近揖投轄  
攀轅務結二三同志盤桓于其中或豎詞塏或開哈社雖一時之偶興遂成千  
古之佳談婦雖不才竊同叨棲處于泉石之間而兼慕薛林之枝風庭月榭惜  
未讌集詩人帘杏溪桃或可醉飛吟蓋孰謂蓮社之碓才獨許鬚眉直以東山  
之稚婦會壤余脂粉若蒙掉雪而來婦則掃花以待此謹奉  
寶玉看了不覺喜的拍手笑道到是三妹：高雅我如今就去商議一面說一  
面就走翠墨跟在後面剛到了沁芳亭只見園中後門上值日的婆子手裡

拿着一个字帖走来見了宝玉便迎上去口內說道芸哥兒請安在後門只等着叫我送來的宝玉打開看時寫道是

不肖男 芸恭請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男思自蒙天恩認于膝下日夜思一孝順竟無可孝順之

處前因買辦花草上托大人金福竟認得許多花兒匠真歌噴飯真好新鮮文字並認得許多

名園前日忽見有白海棠一種不可多得故變盡方法只弄得兩盆大人若視

男是親男一般皆千古未有之奇文初讀令人不解思之則噴飯便留下賞玩曰天氣暑熱恐園中姑

娘們不便故不敢面見奉書恭啓並叩台安男芸跪書宝玉看了笑道獨他來

了還有什麼人婆子道還有兩盆花兒宝玉道你出去說我知道了難為他

想着你便把花兒送到我屋裡去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同翠墨往秋爽齋來只見

宝釵代玉迎春惜春已都在那里了

却因芸之一字工夫已將諸艷請來省却多少閑文不然必云如何請如何來則必

至有犯宝玉終成重複之文矣

眾人見他追來都咲說又來了個探春咲道我不美俗偶然起

個念頭寫了几个帖兒試一試誰知一招皆到宝玉咲道可惜遲了早該起

個社的代玉說道你們只管起社可別算我是不敢的迎春咲道你不敢誰

還敢呢

必得如此口說則不是代玉矣

宝玉道這是一件正緊大事大家鼓

舞起來不要你譙我讓的各有主意自管說出來大家平章

這是正緊大事已妙且曰平章

更妙的是

宝姐也出個主意林姊姊也說個話見宝釵道你忙什麼人還不全

呢

妙宝釵自有主見真不誣也

一語來了李紈也來了進門咲道雅的緊要起詩社我自

荐我掌壇前兒春天我原有這個意思的我想了一想我又不會作詩瞎亂此

什麼回而也忘了就沒有說得既是三姊妹高興我就幫你作興起來看他又是

分叙單傳  
之法也

代玉道既然定要起詩社偕們都是詩翁了先把這些姐妹叔嫂的

字樣改了才不俗

看他寫代玉

李純道極是何不大家起个別號彼此称呼則

雅未起詩社  
先起別號

我是定了稻香老農再無人占的

最妙一个花樣

探春笑道我就是秋爽

居士罷寶玉道居士主人到應不恰且又瘰癧这里梧桐芭蕉儘有或指

梧桐蕉起了个好探春笑道有了我最喜芭蕉就称蕉下客罷衆人都道别致

有趣代玉笑道你们快牽了他去頓了脯子吃酒衆人不解代玉笑道古人曾

云蕉葉覆鹿地自称蕉下客可不是一隻鹿了快作了鹿脯来衆人听了都咲

起来探春因咲道你别忙使巧話来罵人我已替你想了个極当的美号了又

向衆人道当日娥皇女英洒泪在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

的是瀟湘館他又愛哭将来他想林姐夫那些竹子也是要變成斑竹的以後都

叫他作瀟湘妃子就完了大家听说都拍手叫妙林黛玉低了頭方不言語妙趣極野謂夫人必自悔然後人悔之看回一李紈笑道我贊薛大妹妹也早已讓便勾出一笑号来何等妙文哉另一样

想了个好的也只三个字惜春迎春都忙问是什么妙文迎春惜春故不能答他二人问试思近日诸豪宴集雄雄语伟辩之时座上言然不便撕之不序故揀或有一二愚夫不敢接谈然偏好问亦真可厭之事也李紈道我是封他为蘅蕪君了不知你们如何探春道这个封號極好宝玉道我呢你们也替我想一个必有个宝釵笑道你的号早有了無事忙三字恰當的狠容的真恰當形李紈道你还是你的旧号絳洞花主就好妙極又点前文通部中沒頭至末前文已通者恐然或先伏一線皆去之冷落使人忘怀得便一点未末者恐来之突行文之妙訣也宝玉笑道小时候幹的营生还提他作什么报言如闻不知生探春道你的号多的狠又起什么我們愛叫你什么你就答應着就是了妙更若只管揀次一个一个小宝釵道还得我送你个号里有最俗的一个號却則成何文字另一样



於你取当天下难得的是富貴又难得的是閑散這兩樣再不能兼有不想你  
 魚有了就叫你富貴閑人也罢了宝玉笑道当不起、到是随你们混叫  
 去罢李纨道二姑娘三姑娘起个什麼迎春道我们又不会請白起个號作  
 什麼假斯文守錢虜探春道虽如此也起个渙是宝釵道他住的是紫菱洲就  
 叫他菱洲四丫頭在藕香榭就叫他藕香榭就完了李纨道就是这样好但序  
 齒我大你们都要依我的主意官情說了大家合意我們七个人起社我和二姑  
 娘四姑娘都不会作诗頂得讓出我們三个人去我們三个各分一件事探春  
 笑道已有了號还只管这样称呼不如不有了以後錯了也要立个罚约俚好  
 李纨道立定了社再定罚约我那里地方大竟在我那里作社我虽不能作诗  
 这些诗人竟不厭俗客我作个東道主人我自然也清雅起来了于是要推我

作社長我一个社長自然不設必要再請兩位副社掌就請菱洲藕榭二位亭  
究來一位出題限韻一位謄錄監場亦不可拘定了我們三个不作若遇見容  
易些的題目韵脚我们也随便作一首你们四个却是要限定的若如此便起  
若不依我、也不敢附驥了迎春惜春本性懶於诗词又有薛林在前听了这  
话便深合己意二人皆说是極探春等也知此意見他二人悅服也不好强  
只得依了回笑道这话也罢了只是自想好笑、的我起了个主意及叫你  
们三个來管起我來了宝玉道既這樣偕們就徃稻香村去李纨道都是你忙  
今日不过商議了等我再請宝釵道也要議定几日一会纔好探春道若只  
管会的多又沒趣了一月之中可兩三次纔好宝釵點頭道一月只要兩次就  
擬定日期風雨無阻除兩日外倘有高興的他情愿加一社的或情愿到

他那里去或附就了米亦可使得豈不活潑有趣重人都道這个主意更好探  
 春道只是原係我起的意我湏得先作个東道主人方不負我這典李執道既  
 這樣說明日你就先開一社如何探春道明日不如今日就是此刻好你就去  
 題菱洲限韵萬榭監場迎春道依我說也不必隨一人出題限韵竟是括閣公  
 道李執道方才我來時看見他們抬進兩盆白海棠來到是好花你們何不就  
 咏起他来真正好題妙在米起詩社先得了題目迎春道都还未賞先到作詩室敘道不過是白  
 海棠又何必定要見了才作古人的詩賦也不過都是寄興寫情耳若都是等  
 見了作如今也沒這些詩了真詩人語迎春道既如此待我限韵說着走到書  
 架前抽出一本詩來随手一揭這首詩竟是一首七言律遞與中人看了都談  
 作七言律迎春掩了詩又向一个小子頭道你隨口說一个字來那小子頭正倚

門立着便說了門字迎春笑道就是門字韵十三元了頭一個韵定要這門字  
說着又要了韻牌匣子過來抽出十三元一軸又命那小了頭隨手拿四塊那  
了頭便拿了盆魂痕昏四塊來宝玉道這盆門兩字不大好作呢待書一樣  
預備下四盆紙筆便都悄然各自思索起來獨代玉或撫梧桐或看秋色或又  
和了環們嘲笑看他筆迎春又命了姍姍了一支夢甜香原來這夢甜香有三  
寸來長有灯草粗細以其易燃故以此燃為限如香燼未成便要罰好香常能  
梯字一時探春便先有了自提筆寫出又改抹了二回連與迎春問宝釵衡蕪君偁看了宝  
釵道有却有了只是不好宝玉背着手在迴廊上踱來踱去因向代玉說道你听他們都有了代  
玉道你別管我宝玉又見宝釵已騰寫出來因說道了不得香只刺了一寸分我才有了四句  
又向代玉道香快完了只管蹲了那潮地下作什麼代玉也不理宝玉道我可顧不

得你了好歹也寫出來罷說着也走在案前寫了李紉道我們要看詩了若看  
完了還不交卷是必罰的寶王道稻香老農雖不善作却善看又取公道理豈不公  
你就評閱優劣我們都服的衆人都道自然於是先看探春的稿上寫道是

咏白海棠限門盆魂痕昏

斜陽寒草帶重門苔翠盈鋪雨後盆玉是精神難比潔雪為肌骨易銷魂芳心  
一点嬌無力倩影三更月有痕莫謂縞仙能羽化多情伴我咏黄昏

珍重芳姿盡掩門

寶釵詩全是自寫身分諷刺時事只以品行為先才技為末

為也寂恨近日小說中一百美 自攜手甕灌苔盈胭脂洗出秋堦影水雪招來  
人詩詞語氣只得一個艷稿  
露砌魂看他清潔自厲終 淡極始知花更艷好極高情巨眼能凡人裁 穩多馬  
不肯作一輕浮語  
得玉無痕看他諷刺林 欲償白帝虎清潔看他收到自己身上 不語婷一日

又昏

李纨笑道的是蘅蕪君说自又看宝玉的道是

秋容浅浅映重门七節攢成雪滿盆出浴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玉為魂曉風

不散愁千点

這句直是自  
已一生心事

宿雨还添淚一痕

妙在終不  
忘代玉

獨倚畫欄如有意清砧

怨笛送黃昏

宝玉再細心作只怕還有好的只  
是一心掛着代玉故手安不警也

大家看了宝玉說探春的好李

纨终要推宝釵這詩有身分因又催黛玉代玉道你们都有了李纨等着他寫道是

半捲湘簾半掩門

且不说花且說着花  
的人起的突然别致

碾冰為土玉為盆

極妙料定他自  
与别人不同

看

了這句宝玉先喝起彩來只說沒何處想來又看下面道是

偷來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衆人看了也都不禁叫好說果然比別人

又是一樣心腸又看下面道是

月窟仙人縫縞袂秋閨怨女試啼痕

虛敲傍比真逸才也且不脫落自己

嬌羞默々同誰訴倦倚

西風夜已昏

看他終結到自己一人是一人口氣逸才仙品固懷擊現溫雅沉着終是宝釵今日之作宝玉自應居末

衆人看

了都道是這首為上李執道若論風流別致自是這首若論含蓄渾厚終讓

蘅稿探春道這評的有理瀟湘妃子當居第二李執道怡紅公子是壓尾你服

不服宝玉道我的那首原不好了這評的寔公

話內細思則似有不服先評之意

又笑道只是蘅瀟

二首還要斟酌的李執道原是依我評論不与你們相干再有多說者必罰宝玉

听说只得罢了李執道從此後我定於每月初二十六這兩日開社出題限韵

都要依我這其間你們有高興的只管另擇日子補開那怕一个月每天都開

社我只不管只是到了初二十六這兩日是必往我那里去宝玉道到底要起

个杜名才是探春道俗了又不好特新了刁鑽古怪也不好可巧才是海棠詩  
開端就叫个海棠社罢虽然俗些回真此事也就不碍了說畢大家又商議  
了一回略用些酒果方各自散去也有回家的也有往賈母王夫人處去的  
當下別人無話一路從不大寫薛林與頭可見他二人並不有意於此不寫  
薛林正是大手筆獨他二人長子詩必使他二人為之則板腐  
矣全是錯綜法且說襲人忽然寫到襲人真令人不解看他如何終此詩社之文日見寶玉看了字帖兒便慌：張  
張同翠墨去了也不知何事後來又見後門上婆子送了兩盆海棠花來襲人  
尚是那里來的婆子們便將寶玉前一番緣故說了襲人听说便命他們摆好  
讓他們在下房里坐了自己走到自己房內秤了六錢銀子封好又拿了三百  
錢走來都遞与那两个婆子道這銀子賞那拍花來的小子們這錢你們打酒  
吃罢那婆子們站起來眉開眼笑千恩萬謝的不肯受見襲人執意不取方領了



襲人又道後門上外頭可有談班的小子們婆子忙應道天，有四個原預備  
 裡面差使的姑娘有什麼差使我們今付去襲人笑道我有什麼差使今兒宝  
 二爺要打發人到小侯爺家与史大姑娘送東西去可巧你們來了順便出去  
 叫後門小子們僱輛車來回來你們就往這里拿錢不用叫他又往前頭混碯  
 去們子答應着去了襲人回至房中拿碟子盛東西与史湘雲送去線頭却牽  
 不理會。不知是何碟却見隔子上碟槽空着妙極細極因此處係依古董式  
 何物令人犯思奪却見隔子上碟槽空着  
 空若忌却前却見隔子上碟槽空着  
 丈此句不解因回頭見晴雯秋紋麝月等都在一處做針黹襲人問道這一个  
 纏絲白瑪瑙碟子那去了衆人見問都你看我，看你都想不起來半日晴雯  
 笑道給二姑娘送荔枝去的還沒送來呢襲人道家常送東西的傢伙多已，  
 的拿这个去晴雯道我何常不也這樣說他說这个碟子配上鮮荔枝才好看自然

好看原談如此可恨今之二好花者不肯像景而用我送去三姑娘也見了說好看叫連碟子放着就沒代來你再照那隔子俚上頭的一對聯珠瓶還沒收來呢秋紋笑道掇起瓶來我又想起咲話我們寶二爺說聲孝心一動也孝敬到二十分因那日見園里桂花折了兩枝原是自己要揮瓶的忽然想起來說這是自己園里的才開的新鮮花不敢自己先頑巴巴的把那一對瓶拿下來親自灌水揮好了叫丫頭人拿着親身送一瓶進老太太又進一瓶與太太誰知他孝心一動連跟的人都得了福了可巧那日是我拿去的老太太見了這樣喜的無可無不可見入就說到底是寶玉孝順我連一枝兒也想得到別人還只報怨我疼他你們知道老太太素日不大同我說話的有些不入他老人家的眼的那日竟叫丫頭拿幾百錢給我說我可怜見的生的單柔這可是再想不到的福氣幾百錢事小

難得這個臉面及至到了太太那里太太正和二奶、趙姨奶、周姨奶、好  
些人翻箱子找太太當日年輕的顏色衣裳不知給那一個一見了連衣裳  
也不找了且看花兒又有二奶、在傍邊湊趣兒誇寶玉又是怎樣孝敬又是  
怎樣知好多的沒的說了兩車話當着眾人太太自為又增了光堵了衆人  
的嘴太太越發喜歡了現成的衣裳就賞了我兩件衣裳也是小事年、橫豎  
也得却不像這個彩頭晴雯嘆道「還沒見識面的小蹄子那是把好的給了人  
挑刺下的纔給你、還充有臉呢」秋紋道「憑他給誰刺的到底是太太的恩典  
晴雯道「要是我、就不要若是給別人剩下的給我也罷了一樣這屋里的人  
難道誰又比誰高貴些把好的給他剩的纔給我、能可不要冲撞了太太我  
也不受這口軟氣」秋紋忙問「給這屋里誰的我因為前兒病了几天家去了不

知是給誰的好姐？你告訴我，晴雯道我告訴了你，難到你這會退  
還太？去不成秋紋，笑道胡說，我白听了喜歡，那怕給這屋里的狗刺下  
的，我只領太的恩典，也不犯官別的事，衆人听了，都笑道罵的巧，可不是給  
那西洋花点子哈吧兒了？襲人笑道：「你們這起爛了嘴的，得了寶，就拿我取笑，  
打牙兒一個，不知怎麼死呢？」秋紋笑道：「原來姐，得了我，實在不知道我  
陪個不是，累襲人，笑道：『少輕狂罷，你們誰取了碟子來？』」是正緊，看他忽然夾寫  
摠不脫落正事，所謂此書一回是兩段，中却有無限事體，或有一搭連至一回  
者，或有反補上回者，線錯穿，揀從不一氣，直起直瀉，至終爲了。

麝月道：「那瓶兒也該得寶，收來了。」老太太：「屋裡還罷了，太太屋裡人多手雜，別  
人還可以趙姨奶奶，一夥的人，見是這屋里的東西，又該使黑心弄壞了才罷，太  
、也不大管這些，不如早些收來，正監晴雯，听说便擲下針，帶道：「這話到是等

我取去秋紋道還是我取去罷你取你的碟子去晴雯笑道我偏取一遭免去是巧蹄兒你们都得了難道不許我得一遭免麝月笑道通共秋了頭得了一遭免衣裳那里今兒又巧你也遇見我衣裳不成晴雯冷笑道雖然不見衣裳或者太了看見我勤謹一個月也把太了的公費里分出二兩銀子來給我它也不得說着又笑道你們別和我粧神弄鬼的什麼事我不知道一面說一面往外跑了秋紋也同他出來自去探春那里取了碟子來襲人打点齊備東西抖擻本處的一個老宋媽宋送也隨事生文妙向他說道你先好生梳洗了換了出門的衣裳來如今打發你與史大姑娘送東西去那宋媽道姑娘只管交給我說話與我收拾了就好一順去的襲人聽說便端過兩個小盤子盒子來先揭開一個里面裝是紅菱和雞頭妙兩樣鮮果又那一個是一碟

子桂花糖蒸新栗粉糕又說道这都是今年偕们这里園里新結的菓子宝二

爺送來與姑娘嚐、再前日姑娘說這瑪瑙碟子好姑娘就留下頑罷妙隱這一件公案余

想襲人必要瑪瑙碟子盛去何必驕奢輕發如是耶固有此一素則無恠矣這絹包兒里頭是姑娘上日叫我作的活

計姑娘別嫌粗糙能用罷替我們請安替二爺问好就是了宝媛、道宝二

爺不知還有甚說的姑娘再問、去回來又別說忘了襲人因問秋紋方才可

見在三姑娘那里秋紋道他們都在那里商議起什麼詩社呢又都作詩想來

沒話你只去罷宝媛、听了便拿了東西出去另外穿帶了襲人又囑付他送

後門出去有小子和車等着呢宝媽去後不在話下宝玉回來先忙着看了一

回海棠至房內告訴襲人起詩社的事襲人也把打發宝媽、與史湘雲送東

西去的話告訴了宝玉、听了拍手道偏忘了他我自覺心里有件事只是

想不起來虧你提起來正要請他去這詩社里若少了他還有什麼意思襲人勸道什麼要緊不過頑意死他比不得你們自在家里又作不得主死告訴他：要來又由不得他不來他又牽腸掛肚的沒的叫他不受用宝玉道不妨事我回老太太：打發人接他去正說着宋媽已經回來回復道生受與襲人道之又說問二爺作什麼呢我說和姑娘們起什麼詩社作詩呢史姑娘說他們作詩也不告訴他去急的了不得宝玉听了立身便往賈母處來立逼着叫人接去賈母回說今晚晚了明日一早再去宝玉只得罷了回來悶的次日一早便又往賈母處來催逼人接去直到午後史湘雲才來了宝玉方放了心見面時就把始末原由告訴他又要求與他詩看李紈等因說道且別給他看先說其他的他後來先罰他和了詩若好便請入社若不好還要罰他一個東道

再说湘雲笑道你们忘了请我：还要罚你们呢就拿韵来我虽不能口得免強出醜容我入社掃地焚香我也情愿中人見他這般有趣越發喜歡都埋怨

昨日怎麼忘了他遂忙告訴他韻史湘雲一心興頭等不得推敲刪改一面只

管和人說着話心內早已和成即用隨便的紙筆錄出可見起是好文字不管怎樣就有了越用工夫

越講究筆墨終成畫雅先笑說道我却依韵和了兩首更奇想前四律已將形容盡矣一首猶恐重犯不知二首又從何處

有好歹我却不知不過應命而已說着遞与中人：道我們四首也美想絕

了再一首也不能了你到弄了兩首那里有許多話說必要重了我們一面說

一面看時只見那兩首诗寫道 其一

神仙昨日降都門落想便新奇種得藍田玉一盆好盆字押得更穩句是霜

娥偏愛冷又不脫自己將來情景非關倩女亦离魂秋陰捧出何方雪拍案叫絕壓倒羣芳在此一句



雨漬添來隔宿痕却喜詩人吟不倦豈令寂寞度朝昏真好其二 蘅芷階

通羅薛門也宜塢角也宜盆更好花因喜潔難尋偶人為悲秋易斷魂玉燭滴

乾風裡泪晶簾隔破月中痕幽情欲向嫦娥訴無奈虛廊夜色昏二首真可壓卷詩是

詩文是奇、恠、之文總令人想不到忽有二首未歷卷 衆人看一句驚訝一句看到了讚到了都說這

个不枉作了海棠詩真該要起海棠社了史湘雲道明日先罰我个東道就

讓我先邀一社可使得衆人道這更妙了因又將昨日的与他評論了一回至

晚宝釵將湘雲邀往蘅蕪苑去安歇湘雲灯下計議如何設東擬題宝釵听他说

了半日皆不妥当却于此刻方寫宝釵目向他說道既開社便要作東虽然是个頑意見

也要瞻前顧後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了人然後方大家有趣你家里你

又作不得主一个月通共那几串錢你还不勾盤纏呢这会子又幹這沒要緊

的事你媽、聽見了越發抱怨你了。況且你就都拿出來做這個東道也不勾。難道為這個家去要去不成？還是知這裡要呢？一夕話提醒了湘雲到躊躇起來。寶釵道：「這個我已有個主意。我們當舖里有一個夥計他家田工出的好肥。螃蟹前兒送了几斤來。現在這裡的人沒老太太一起連上園里的人有多一半都是愛吃螃蟹的。前日姨娘還要請老太太在園里賞桂花吃螃蟹。因為有事還沒有請你。如今且把詩社別提起。只管普通一請等他們散了。俗們有多少詩做不得的。我和我哥說要几羹極肥極大的螃蟹來。再往舖子里取上几罈好酒。再備上四五棹果碟。豈不又省事又大家熱鬧了。湘雲听了心中自是感服極讚。他想的周到。寶釵又笑道：「我是一片真心為你的話。你千萬別多心想着。我小看了你。俗們兩個就白好了。你若不多心。我就好叫他們辦去的。」

湘雲忙笑道：好姐，你這樣說到多心待我了，憑他怎麼糊塗，連个好歹也不知，還成個人了？我若不把姐當作親姐，一樣看上回那些家常話煩難事，也不肯盡情告訴你。宝釵听说便哄一个婆子未出去，和大爺說依前日的大螃蟹要几羹，來明日飯後請老太太、姨娘賞桂花。你說大爺好多別忘了我。今兒已請下人了。必得如此，呼阿獸兄方記得。那婆子出去，說明回來無話。这里宝釵又向湘雲道：詩題也不要过于新巧了。你看古人詩中那些刁鑽古怪的題目，和那極險的韻了。若題遇于新巧，韻过于險，再不得有好詩。終是小家氣。詩固然怕說熟話，更不可过于求生，只要頭一件立意清新，自然措詞就不俗了。究竟這也算不得什麼，還是紡績針黹，是你我的本等。一時閑了，倒是於身心有益的。書看几章，是正緊。湘雲只答應着，因哄道：我如今心里想着，昨日作了海棠詩。

我如今要作个菊花诗如何宝釵道菊花到也合景只是前人太多了湘雲道我也是如此想着恐怕落套宝釵想了一想说有了如今以菊花為賓以人為主竟擬出几个題目來都是两个字一个虛字一个實字就用菊字虛字便用通用門的如此又是咏菊又是賦事前人也沒作過也不能落套賦景咏物兩關着又新鮮又大方湘雲笑道這却狠好只是不知用何等虛字候好你先想一个我听宝釵想了一想笑道菊夢就好湘雲笑道果然好我也有一个菊影可使得宝釵道也罷了只是也有人作過若題目多這個也棄的上我又有了一个湘雲道快說出來宝釵道問菊如何湘雲拍案叫妙因接說道我也有了訪菊如何宝釵也讚有趣因說道越性擬出十个來寫上再來說看二人研墨蘸筆湘雲便寫宝釵便念一時湊了十个湘雲看了一遍又笑道十个還

不成幅越性湊成十二个便全了也如人家的字画冊頁一樣寶釵听说又想  
了两个一共湊成十二又说道既這樣越性編出他个次序先後來湘雲道如  
此更妙竟弄成个菊譜了寶釵道起首是憶菊憶之不得故訪第二是訪菊訪  
之既得便種第三是種菊種既盛開故相對而賞第四是對菊相對而興有餘  
故折來供瓶為玩第五是供菊既供而不吟亦竟菊無彩色第六便是咏菊既  
入詞章不可不供筆墨第七便是畫菊既為菊如是碌、究竟不知菊有何妙處  
不禁有所問第八便是問菊、如解語使人狂喜不禁第九便是簪菊如此人事雖  
盡猶有菊之可咏者菊影菊夢二首續在第十第十一末卷便以殘菊總收前題  
之盛這便是三秋妙景妙事都有了湘雲依言將題錄出又看了一回又問談  
限何韵寶釵道我平生最喜限韵分明有好诗何苦為韵所縛俗們別李那小

家派只出題不拘韻原為大家偶得了好句取樂並不為奈邦難人湘雲道這話狠是這樣大家的詩還進一層但只俗們五個人這十二個題目難道每人作十二首不成寶釵道那也太難人了將這題目謄好都要七言律詩明日貼在牆上他們看了誰作那一個就作那一個有力量者十二首都作也可不能的一首不成也可高才捷足者為尊若十二首已全便不許他後趕着又作罰他就完了湘雲道這到也罷了二人商議妥貼方纔熄燈安寢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題曰菊花詩傍解咏偏白太君前阿鳳若許詆諧中不  
失體智蒼牙兒兒婢中多少放肆之迎合取樂實  
來以難入類却輕用弄水戲魚看花等遊玩事及  
王夫人云這裡風大一句收住入類並無纖毫牽強此  
重作輕抹法也妙極好看熟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十八回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蟹咏

話說寶釵湘雲二人計議已妥一宿無話湘雲次日便請賈母等賞桂花賈母

等都說列是他有興頭湏要擾他若在此世俗小家則云你是客在我們這雅興舍下怎處反擾你的一何可笑

至午果然賈母帶了王夫人鳳姐兼請薛姨媽等進園來賈母因問那一處

好必如此問方好王夫人道憑老太太愛在那一處必是王夫人如此答方好鳳姐道

藕香榭已經擺下了那山坡下兩顆桂花開的又好阿裡水又碧清坐在河當

中亭子上豈不廠亮知其樂水豈其然乎看着水眼也清亮賈母听了說這話很是說着

引了衆人往藕香榭來原采這藕香榭蓋在池中四面有窗左右有曲廊可通

亦是跨水接岨後面又有曲折竹橋暗接衆人上了竹橋鳳姐忙上來挽着賈母口里說老祖宗只管邁大步走不相干的這竹子橋規矩是咯吱咯吱的見其勢如臨其上飛走過者必形容不到一時進入榭中只見攔杆外另放着兩張竹葉一個上面設着杯筋消具一個上頭設着茶筴茶盃各色茶具那邊有兩三個上頭煽風爐煮茶這一边另外幾個上頭也煽風爐煮酒呢賈母喜得忙問這茶想的到且是地方東西都干淨湘雲笑道這是宝姐幫着我預脩的賈母道我說這小孩子細致凡事想的妥當一面說一面又看見柱上掛的黑漆嵌蚌的对子命人念湘雲念道

芙蓉影破歸蘭棹

菱藕香深罵竹橋

妙極此處忽又補出一處不入實改試才一回  
皆錯綜其勢不作一直筆也

賈母听了又抬頭看匾因回頭向薛姨媽道我先小時家裡也有這麼一个亭子叫做什麼枕霞閣我那時也只像他們這麼大年紀同姊妹們天天頑去那日誰知我失了脚掉下去幾乎沒淹死好容易救了上來到底被那木釘把頭碰破了如今這鬢角上那指頭頂大一塊窩兒就是那殘破了衆人都怕經了水又怕冒了風都說話不得了誰知竟好了鳳姐不等人說先笑道那時要活不得如今這麼大福可叫誰享呢可知老祖宗從小兒的福壽就不小神差鬼使碰出那个窩兒來好盛福壽的壽星老兒頭上原是一个窩兒因為萬福萬壽盛滿了所以到凸高出來了未及說完賈母與衆人都笑軟了看他忽用閑筆又補出此書之前似已有一部十二釵的一般令人遙憶不能一見余則將欲補出枕霞閣中十二釵來定不又添一部新書賈母笑道這猴兒慣的了不得了只管拿我取笑起來恨的我撕你那油嘴鳳

姐笑道回來吃螃蟹恐積了冷在心里討老祖宗笑一笑開心一高興多吃  
兩個就無妨了賈母笑道明兒叫你日夜跟着我到常咲一覺的開心不許  
回家去王夫人咲道賈老太一因為喜歡他才慣的他這樣還這樣說他明兒起  
教無礼了賈母咲道我喜歡他這樣況且他又不是那不知高位的孩子家常  
沒人娘兒們原該這樣橫監禮體不錯就罷沒的到叫他沒神兒似的作什麼  
近一暴發專講理法竟不知礼法此似無礼而礼法并一說省一齊進入亭子  
所謂整瓶不動半瓶搖又曰習慣成自然真不謬也  
獻過茶鳳姐忙省搭棹子要盃筋上面一棹賈母薛姨媽寶釵黛玉東邊一棹  
史湘雲王夫人迎探惜西邊靠門一小棹李纨和鳳姐的虛設坐位二人皆不  
放坐只在賈母王夫人兩棹上伺候鳳姐吩咐螃蟹不可多拿來仍舊放在蒸  
籠里拿十個來吃了再拿一面又要水洗了手站在賈母跟前剝蟹肉頭次讓

薛姨妈薛姨妈道我自己熬着吃香甜不用人讓鳳姐便奉与賈母二次的便与宝玉又说把酒烫的滚热的拿来又命小丫頭们去取菊花葉兒桂花蕊薰的棗豆面子來預備洗手史湘雲陪着吃了一个就下坐來讓人又出至外頭命人盛兩盤子与趙姨娘周姨娘送去又見鳳姐走來道你不慣張羅你吃你的去我先替你張羅等散了我再吃湘雲不肯又命人在那邊廊上摆了兩棹讓鴛鴦琥珀彩霞彩雲平兒去坐鴛鴦因向鳳姐笑道二奶奶在這里伺候我們可吃去了鳳姐笑道你們只管去都交給我就是了说着史湘雲仍入了席鳳姐和李執也胡亂應个景兒鳳姐仍是下來張羅一時出至廊上鴛鴦等正吃的高興見他來了鴛鴦等站起來道奶奶又出來作什麼讓我們也受用一會子鳳姐笑道鴛鴦小蹄子越發坏了我替你當差倒不領情還抱怨我还

不快斟一鐘酒來我喝呢鴛鴦咲着忙斟了一杯酒送至鳳姐唇邊鳳姐一揚脖子  
吃了琥珀彩霞二人也斟一杯送到鳳姐唇邊那鳳姐也吃了平兒早別了  
一盞黃子送來鳳姐道多到此盞醋一面也吃了笑道你們坐着吃罷我可去  
了鴛鴦咲道好沒臉吃我們的東西鳳姐免咲道你和我少作怪你知道你連  
二爺愛上了你要和老太太討了你作小老婆呢鴛鴦道啐這也是作奶，說  
出來的話我不拿腥手抹你一臉美不得說着趕來就要抹鳳姐免央道好姐  
，饒我這一遭兒罷琥珀咲道鴛鴦了頭要去了平了頭還饒他你們看，他沒  
有吃了兩個螃蟹到喝了一碟子醋他也笑不會攪酸了平兒手裡正搯了  
個滿黃的螃蟹听如此奚落他便拿着螃蟹照着琥珀臉上抹口內笑罵我  
把你這爵舌根的小蹄子琥珀也笑着往傍邊一躲平兒使空了往前一撞正

恰、的抹在凤姐兒腮上。凤姐正和鴛鴦嘲笑，不妨喘了一跳，噯呀了一声。衆人掌不住都哈哈的大笑起来。凤姐也禁不住，咲罵道：「死娼婦，吃離了眼了，混抹你娘的平兒忙，赶过来替他擦了，親自去端水。」鴛鴦道：「阿彌陀佛，這是了，報應。」賈母那邊，聽見一疊聲問見了什麼，這樣樂，告訴我們也。咲、鴛鴦等忙，高声咲回道：「二奶奶來搶蟬，吃平兒惱了，抹了他主子一臉的蟬，黃子主子奴才打架呢。」賈母和王夫人等，听了也咲起來。賈母咲道：「你們看他可憐見的，把那小腿子，臍子給他点子吃也完了。」鴛鴦等咲有答應了。高声又說道：「這滿掉子的腿子，二奶奶只管吃就是了。」凤姐洗了臉，走來又伏侍賈母等吃了一回。代玉獨不敢多吃，只吃了一點，夾子肉就下來了。賈母一時不吃了，大家方散，都洗了手，也有看花的，也有弄水看魚的，遊玩了一回。王夫人回，回賈母。

說這里風大才又吃了螞蟬老大：還是回房去歇：罷了若高興明日再來  
枉：賈母听了笑道正是呢我怕你們高興我去了又怕掃了你們的興既這  
麼說偈們就都去罢回頭又囑咐湘雲別讓你宝哥、林姐：多吃了湘雲答  
應着又囑咐湘雲宝釵二人說你两个也別多吃那東西雖好吃不是什麼好  
的吃多了肚子疼二人忙應着送出園外仍舊回來命將殘席收拾了另擺宝  
玉道也不用摆偈們且作詩把那大團圓棹子放在當中酒菜都放着也不必  
拘定坐住有愛吃的去吃大家散坐豈不便宜宝釵道這話極是湘雲道雖如  
此說還有別人回又命另摆一桌揀了熟螞蟬來請襲人紫鵲司棋待書入  
盡鶯兒翠墨等一處共坐山坡桂樹底下鋪下兩條花毡命答應的婆子並小  
丫頭等也都坐了只管隨意吃喝等使喚再來湘雲便取了詩題用針綰在牆



上眾人看了都说新奇固新奇只怕作不出来湘雲又把不限韵的缘故说了  
 一番宝玉道这才是心理我也取不喜限韵林黛玉因不大吃酒又不吃螃蟹  
 自命人掇了一个绣墩倚欄坐着拿着釣杆釣魚宝釵手裡拿着一枝桂花玩  
 了一回俯在檻上砌了桂花擲向水面引的遊魚浮上来唼喋湘雲出一回  
 神又讓一回襲人等又招呼山坡下的眾人只管放量吃探春和李纨惜春立  
 在垂柳陰中看鷗鷺迎春又獨在花陰下拿着花針穿茉莉花看他各人各式亦如畫家有孤  
 僻獨出則有損三聚五疎密、直是一幅百美圖宝玉又看了一回黛玉釣魚一回又俯在宝釵傍  
 邊說笑兩句一回又看襲人等吃螃蟹自己已也陪他飲兩口酒襲人又剝一壳  
 肉給他吃黛玉放下釣竿步至座間拿起那烏銀梅花自斟壺來寫壺非寫壺正寫代玉  
 揀了一个小小的海棠凍石蕉葉杯妙杯非寫杯正寫黛玉揀字有神理蓋黛玉不善飲此任興也了却看見

知他要飲酒忙走着上來斟黛玉道你們只管吃去讓我自已斟才有趣兒說  
着便斟了半盞看時却是黃酒因說道我吃了一点子螃蟹覺得心口微

疼湏得熱的吃口燒酒宝玉忙道有燒酒使命將那合歡花浸的酒燙一壺

來馮裁作者猶記矮鰓船前以合歡花釀酒乎屈指二十年矣代玉也只吃了一口便放下了宝釵也走過

來另拿一支杯來也飲了一口放下便蘸筆至牆上把頭一個憶菊勾了底下

又贊了一個蘅字妙極韻極宝玉忙道好姐姐第二个我已有了四句了你讓我

作罢宝釵笑道我好不容易有了一首你就忙的這樣黛玉也不說話接過筆來

把第八个問菊勾了接着把第十一个菊夢也勾了也贊一个滿字这两个妙題料空黛

卿必喜豈讓他人作去哉宝玉也拿起筆來將第二个訪菊也勾了也贊上一個絳字探春

走來看道竟没人作替菊讓我不作這替菊又指着宝玉笑道才宣過總不許

帶出閨閣字樣來你可要田神說着只見湘雲走來將第四第五對菊供菊一連兩個都勾了也贊上一個湘字探春道你也談起今號湘雲笑道我們家如今雖有几處軒館我又不住着借了來也沒趣近之不讀書暴發戶偏愛起一別号一笑方才老太太說你們家也有這個水亭叫秋露閣難道不是你的如今雖沒了你到的是舊主人衆人都道有理宝玉不待湘雲動手便代將湘字抹了改了一個霞字又有賴飯工夫十二題已全各自謄出來都交與迎春另拿了一張雪浪箋過來一併謄錄出來某人作的底下贊明某人的號李紈等送頭看到

憶菊

蘅蕪君真用此號妙極

張望西風把悶思  
夢紅葦白新腸時  
空離舊圃秋無跡  
瘦月清霜夢有知  
念心隨歸雁遠寥  
坐听晚砧痴誰憐  
我為黃花病慰語  
重陽會有期

訪菊

怡紅公子

閑趁霜晴試一遊，酒杯藥盞莫淹留。  
霜前月下誰家種，檻外籬邊何處秋。  
蠟屐遠來情得意，冷吟不盡興悠悠。  
黃花若解憐詩客，休負今朝拄杖頭。

種菊

怡紅公子

携鋤秋圃自移來，離畔庭前故故栽。  
昨夜不期經雨活，今朝猶喜帶霜開。  
冷吟秋色詩千首，醉酌寒香酒一杯。  
泉溉泥封勤護惜，好知井迳絕塵埃。

對菊

枕霞舊友

別圃移來貴比金，一叢淺淡一叢深。  
蕭疎離畔，科頭生清冷，香中抱膝吟數去。  
更無君傲世者，來惟有我知音。  
秋光荏苒休辜負，相對原宜惜寸陰。

供菊

枕霞舊友

彈琴酌酒喜堪倚，几案惻惻，點綴幽隔，塵香分三迳。露拋書人對一枝，枝霜清  
低帳來新夢，圍冷斜陽，憶舊遊，傲世也。因同氣味，春風桃李，未淹留。

咏菊

瀟湘妃子

無賴詩魔，昏夢侵透，離歌石自沉音。毫端運秀，臨霜寫口，蕊噙香對月吟。滿  
紙自怜題素怨，片言誰解，新秋心。一從陶令許，章後千古，高風說到今。

畫菊

蘅蕪君

詩餘戲筆，不知狂豈是丹青。費較量聚葉，潑成千點，墨攢花染，出几痕霜。淡  
濃神會，風前影跳，脫秋生脫底香。莫認東籬，閑採掇，粘屏聊以慰重陽。

問菊

瀟湘妃子

欲訊秋情，衆莫知喃。負手叩東籬，孤標傲世，偕誰隱，一樣閑花，為底遲。團露

庭宿何寂寞鴻歸思病可想思休言舉世無談者解語何妨話片時

簪菊

蕉下客

瓶供離戎日、忙折來休認鏡中粧長安公子因花癖彭澤先生是酒狂短髮  
冷沾三徑露葛巾香染九秋霜高情不入時人眼拍手憑他笑路傍

菊影

枕霞舊友

秋光叠、漫重、潛度偷移三迭中窓隔疎灯描遠近離節破月鎖玲瓏寒芳  
留照魂應駐霜印傳神夢也空珍重暗香休踏碎凭誰醉眼認朦朧

菊夢

瀟湘妃子

籬畔秋酣一覺清和雲伴月不分明登仙非慕莊生蝶憶舊還尋陶令盟睡去  
依、隨雁新驚翅故、惱蛩鳴醒時幽怨同誰訴衰草寒烟無限情

殘菊 蕉下客

露凝霜重漸傾歌宴賞才過小雪時帶有餘香金淡泊枝無全葉翠離披  
半床落月蛩聲病萬黑寒雁陣遲明歲秋風知再會暫時分手莫相思

衆人看一看讚一首彼此稱揚不絕李仇笑道等我從公評來通篇看來各有  
各人的警句今日公評咏菊第一向菊第二菊夢第三題目新詩也詩立意更  
新惱不得要推潘湘妃子為魁了然後替菊對菊供菊曲憶菊次宝玉所  
說喜的拍手叫極是極公道黛玉道我那首也不好到底傷於纖巧此李仇道  
巧的却好不露堆砌生硬黛玉道據我看來頭一句好的是圓冷斜陽憶舊遊  
這句背面傅粉拋書人對一枝秋已經妙絕將供菊說完沒處再說故翻回來  
想到未折未供之先意思深透李仇笑道固然說你的曾齒喻香一句也敵的過

了探春又道到座要美蘅蕪君沉着秋無迹夢有知把個憶字竟烘染出來了  
宝釵笑道你的短髮冷沾着巾香染也就把簪菊形容的一個縫兒也沒了湘  
雲笑道偕誰隱為底還真个把個菊花問的無言可對李纨笑道你的科頭坐  
抱膝吟竟一時也捨不得別開菊花有知也必膩煩了說的大家都笑了宝玉  
笑道我又落第難道誰家種何處秋蠟屐遠來冷吟不盡都不是訪昨夜雨今  
朝霜都不是種不成但恨敵不上口齒噙香對月吟清冷香中抱膝吟短髮葛  
巾金淡泊翠離披秋無迹夢有知這几句罷了總寫宝玉不及妙極又道明兒閑了我一個  
人作出十二首來李纨道你的也好只是不及這几句新巧就是了大家又  
評了一回復又要了熱餅來就在大圓棹子上吃了一回宝玉笑道今日持螯賞  
桂亦不可無詩全是他忙全是他不及妙極我已吟成誰敢還作呢說着便忙洗了手提筆



寫出且獎着詩只着他偏于如許一大回詩後又寫一回詩豈世人想的到的

衆人看道持螯更喜挂陰涼  
潑醋搗

薑興欲狂餐餐主孫應有酒橫行  
公子却無腸  
臍間積冷餽忘忘指上沾腥洗

尚香原為世人美口腹坡仙費嘆一生忙  
代玉嘆道這樣的詩要一百首也有

着他這一說 宝玉笑道你這會子才力已尽  
亦說不能作了還貶人家代玉听了並

不答言也不思索提起筆來一揮已有了一首  
衆人看道鉄甲長戈死未忘堆

盤色相喜先嗜鰲封嫩玉雙滿殼凸紅脂塊  
香多肉更冷卿八旦助情誰

勸我千觴對斟佳品酌佳節桂拂清風  
菊帶霜宝玉看了正喝彩代玉便一把

撕了命人燒去曰嘆道我的不及你的我  
燒了他你那个狠好比方才的菊花

詩还好你留着他給人看宝釵接看嘆道  
我也勉強了一首未必好寫出取

笑兒罷說眉也寫了出來大家看時寫道是

桂露桐陰坐奉觴  
長安涎口賸重陽  
眼前道路無經緯  
皮裡春秋空黑黃  
看到這里衆人不禁叫絕  
寶玉道寫得痛快我的詩也該燒了  
又看底下道酒未敵惺  
还用菊性妨積冷定須薑  
子今落金成何益  
月浦空餘禾黍香  
衆人看畢都說這是食螃蠏絕唱  
這些小題目原要寓大意才算是大才  
只是諷刺世人太毒了  
些說着只見平兒復進園來不知作什麼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十九回

村嫖，是信口開河

情哥，偏尋根究底

話說衆人見平兒來了，都說你們奶，作什麼呢？怎麼不來了？平兒笑道：「那里得空兒來？因為說沒有好生吃得，又不得來，所以叫我來問還有沒有叫我要幾斤拿了家去吃罷。」湘雲道：「有多着呢？」忙命人拿了十斤極大的平兒道：「多拿幾個團圞的。」衆人又拉平兒坐。平兒不肯，李執拉着他，笑道：「偏要你坐拉着他。」身傍坐下端了一杯酒，送到他嘴邊。平兒忙喝了一口，就要走。李執道：「偏不许你去。」頭見得只有鳳丫頭就不听我的话了。說着，又命姊妹們先送了盒子去，就說我留下平兒了。那婆子一時拿了盒子回來，說二奶，說叫奶，和姑娘們

別笑話要嘴吃這盒子裡是方才旧太太那里送來的菱粉糕和鷄油捲兒給奶姑娘們吃的又向平兒道說使喚你來你就貪住頑不去了勸你少喝一杯兒罷平兒笑道多喝了又把我怎麼樣一面說一面只管喝又吃螃蟹李執攪着他笑道可惜這麼个好體面模樣兒命却平常只落得屋里使喚不知道的人誰不拿你當作奶太太看平兒一面和宝釵湘雲等吃喝一面回頭笑道奶太太別只模的我恠瘠的李氏道啜吻這硬的是什麼平兒道鑰匙李氏道什麼鑰匙要緊梯已東西怕人偷了去却帶在身上我成日家和人說笑有什唐僧取经就有个白馬來駝他刘智遠打天下就有个瓜精來送籃甲有个風丫頭就有个你这就是你奶太太的一把總鑰匙還要這鑰匙做什麼平兒笑道奶太太吃了酒又拿了我來打趣着取笑兒了宝釵笑道這倒是真話我們沒事

評論起人來你們這幾個都是百個裡頭挑不出一個來妙在各人有各人的好處李執道大小都有個天理比如老太太屋裡要沒那個鴛鴦如何使得從太一起那一個敢駁老太太的回他現敢駁回偏老太太只聽他一個人的話老太太的那些穿帶的別人不記得他都記得要不是他徑管着不知叫人誑騙了多少去呢那孩子心也公道雖然這樣到常替人說好話兒還到不依勢欺人的惜春笑道老太太：昨兒還說呢他比我們還強呢平兒道那原是個好的我們那里比的上他宝玉道太：屋里的彩霞是個老實人探春道可不是外頭老實心里有數兒太：是那廬佛爺似的事情上不由心他都知道凡有一應事都是他提着他太：行連老爺在家出外去一應大小事他都知道太：忘了他背後告訴太：李執道那也罷了指着宝玉道這一个小爺屋裡要不是襲人你們度量到個

什麼地處了頭就是楚霸王也得這兩支膀子好舉千斤鼎他不是帝頭就得這麼闊到了平兒笑道先時賠了個了頭死的死去的全剩下一個孤鬼了李執道你到是有造化的鳳丫頭也是有造化的想當初你珠大爷在何曾也沒兩個你們看我還豈那容不下人的天只見他兩個不自在所以你珠大爷沒了幾年輕我都打發了着有下守得住我到有個膀臂說自滴下泪來衆人都道又何必傷心不如散了到好說自便都洗了手大家約往費母王夫人處向安衆婆子丫頭打掃亭子收拾盥盤襲人和平兒同往前去讓平兒到房里坐便問道這個月的月錢為什麼還不放平兒見問忙悄說道遲兩天就放了這個月的月錢我們奶早已交了放給人使呢等利錢收齊了才放呢可不許告訴一個人去襲人笑道他難到還短錢使何苦還揀這心平兒笑道這几年拿着這一項銀子他的公費月例放出去利錢一年不到上千的銀子呢襲人笑道拿着我們的錢你們主子奴才賺利錢哄的我們歡等平兒道你又說沒良心的話你難道還少錢使襲人道我虽不少只是我也沒地方使去就

只預備我們那一个平兒道你倘若要有要緊事用銀錢使時我那里还有几兩銀子你先拿來使明兒我扣下你的就是了襲人道此時也用不着怕一時要用起來不殺了我打發人去取就是了平兒答應着一送出了園門來至家內只見鳳姐兒不在房里忽見上回來打抽豐的那劉姥子和板兒又來了坐在那邊屋里還有張材家的周瑞家的陪着又有两三个丫頭在地下倒口袋里的枣子倭瓜並些野菜衆人見他進來都忙站起來了

妙文上面是先見平兒後見鳳姐此

則先見鳳姐後見平兒也何錯  
巧妙得情得理之至耶

劉姥子因上次來過知道平兒的身分忙跳

下地來問姑娘好又說家裡都問好早要來請姑娘子的安看姑娘采的因為庄家忙好容易今年多打了兩石糧食瓜果菜蔬也豐盛這是頭一起摘下來的並沒敢賣呢留的尖兒孝敬姑娘奶子姑娘們嚐子姑娘們天子山珍海味

的也吃膩了這个吃个野意見也算我們的窮心平兒忙道多謝費心又讓坐自己也坐了又讓張嬌子周大娘坐又命小了頭子到茶去周瑞張材兩家的因笑道姑娘今兒臉上有些春色眼圈兒都紅了平兒笑道可不是我原是不吃的大奶、和姑娘們只是拉着死灌不得已喝了兩鐘臉就紅了張材家的笑道我道想着要吃呢又沒人讓我明兒再有人請姑娘可待了我去罷說着大家都笑了周瑞家的道早起我就看那蟬癩了一斤只好秤了兩個三个這店兩三大簍想是有七八十斤呢周瑞家的道若是上、下、只怕還不勾平兒道那里勾不過都是有名兒的吃兩個子那些散衆的也有摸的着的也有摸不着的劉姥、道這樣蟬癩今年就值五分一斤十斤五錢五、二兩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兩銀子阿弥陀佛這一頓的錢勾



我們庄家人過乙年的了平兒因問想是見過奶了

寫平兒伶俐如此

劉姥道見

過了叫我們等着呢說省又往窗外看天氣

是八月中當開憲時細綴之甚

說道天好早晚了

我們也去罷別出不去城才是飢荒呢周瑞家的道這話到我替你照去

說省一遲去了半日方來嘆道可是你老的福來了竟投了這兩個人的緣了

平兒等問怎樣周瑞家的嘆道二奶在老太跟前呢我原是悄的告

訴二奶劉姥要家去呢怕晚了赶不出城去二奶說大遠的難為他扛

了些沉東西來晚了就住一夜明兒再去這可不投上二奶的緣了這也罷

了偏生老太又聽見了問劉姥是誰二奶便回明白了老太說我正

想个積古的老人家說話兒請了來我見一見這可不是想不到天上緣分了

說着催劉姥下來前去劉姥道我這生像兒怎好見的好嫂子你就說我

去了罢平兒忙道你快去罢不相干的我們老太、最是惜老憐貧的比不得  
那个狂三詐四的那些人想是你怯上我和周大娘送你去说省同周瑞家的  
引了刘姥、往贾母这边来二门口该班的小厮们見了平兒出来都站了起  
来有兩個又跑上来赶省平兒叫姑娘想这一个姑娘非下稱上之姑娘也按  
娘定是姑、娘、之稱每見大家風俗多有小童稱少主妻曰姑、娘、此姑  
此書中若干人说話語氣及動用前照飲食諸類皆東西南北互相兼用此姑  
娘之稱亦南北相兼而用至疑矣平兒問又说什麼那小廝笑道這會子也好早晚了我媽病  
等省我去請大夫好姑娘我討半日假可使的平兒道你們列好都商議定了  
一天一个告假又不回奶、只和我胡纏前兒佳兒去了二爺偏生叫他叫不  
省我應起了还说我作了情你今兒又来了分明几回沒寫到賈璉今忽雨中  
令人却如着見听見一般所謂不寫之寫也一語便補得賈璉這半天、鬧熱  
刘姥、眼中耳中又一番識面奇妙之甚周瑞家的道當真的他媽病了姑

娘也替他應省放了他罢平兒道明兒一早來听有我還要使你呢再睡的日子

頭晒着屁股再來你這丟帶个信兒給旺兒就說奶的話問有他那剩的利

錢明兒若不交了來奶也不要了就越性送他便罢交代過襲人的話看他如此說真比凤姐又甚

一層李執之語不謬也不知那小廝歡天喜地答應去了平兒等來至賈母房

中彼時大觀園中姊妹們都在賈母前承奉妙極連寶玉一併算入姊妹隊中了刘姥進去只

見滿屋里珠圍翠繞花枝招展並不知都係何人只見一張榻上歪着一位老

婆身後坐着一個紗羅裏的美人一舫的丫丫好在那里捶腿凤姐兒站着

正說笑奇：恠：文章在川姥：眼中以為阿凤至尊至貴普天下人都該貼有說阿凤獨坐才是如何今見阿凤獨貼哉真妙文字

刘姥：便知是賈母了忙上來陪着咲福个几福口裡說請老壽星安更妙賈母之號

何其多耶在諸人口中則：老太：在阿凤口中則曰老祖宗在僧尼口中則曰老菩薩刘姥：口中則曰老壽星者去似有數人想去則皆賈母難得如此

各盡其妙劉姥、  
亦善應接

賈母亦忙欠身問好又命周瑞家的端過椅子來坐有那板

兒仍是怯人不知問候

仍字妙蓋有上文故也  
不知教訓者未看此句

賈母道老親家你今年多大年

紀了

神妙之極看官至此必愁賈母以何相稱誰知公然曰老親家何等現成  
何等大方何等有情理若去作者心中編出余斷不信何也蓋編得出

者斷不能  
有

這等情理

劉姥忙立身答道我今年七十五了賈母向衆人道這麼大年

紀了還這麼健朗比我大好幾歲呢我要到這歲大年紀還不知怎麼動不得

呢劉姥嘆道我們生來是受苦的人老太生來是享福的若我們也這樣

那些庄家活也沒人作了賈母道眼睛牙齒都還好劉姥道都還好就是今

年左邊的槽牙活動了賈母道我老了都不中用了眼也花耳也聾記性也沒

了你們這些老親戚我都不記得了親戚們來了我怕人笑我都不曾不過

嚼的動的吃兩口睡一覺悶了時和這些孫子孫女兒頑笑一回就完了劉姥

姥笑道這正是老太婆的福了我們想這處着不能賣母道什麼福不過是了老廢物罷了說的大家都笑了賈母又笑道我才聽見鳳哥兒說你帶好些瓜菜來叫他快收拾去了我正想个地里現擷的瓜兒菜兒吃外頭買的不像你们田地里的好吃劉姥道這是野意見不過吃了新鮮依我們想魚肉吃只是吃不起賈母又道令兒既認着了親別空着的就去不嫌我這里就住一兩天再去我們也有个園子，，裡頭也有菓子你明日也嚐，帶些家去也算看親戚一淌風姐兒見賈母喜歡也忙道我們這里虽不比你們的場院大空屋子還有兩間你住兩天把你們那里的新聞故事兒說些與我們老太太听，賈母笑道風丫頭別令他取笑兒他是鄉屯里的人老实那里攔的住你打趣他說着又命人去先挑菓子與板兒吃板兒見人多了又不敢吃賈母

又命拿些錢給他，叫小兒們帶他外頭頑去。劉姥吃了茶，便把些鄉村中所見所聞的事情說與賈母。賈母亦發得了趣味，正說着，鳳姐兒便命人來請劉姥，吃晚飯。賈母又將自己的菜揀了幾樣，命人送過去與劉姥，吃。鳳姐知道合了賈母的心，吃了飯，便又打發過來，鴛鴦忙命老婆子帶了劉姥去，去洗了澡，自己挑了兩件隨常的衣服，命給劉姥，換上。

一段死喪身分權勢心机口罵賈母也

那劉姥，那里見過這般行事，忙換了衣裳，出來坐在賈母榻前，又搜尋些話出來，說彼時宝玉姊妹們也都在这里坐着，他們何曾聽見過這些話？自覺比那些替目先生們說的書还好听。那劉姥，虽是村野人，却生來的有些見識，況且年紀老了，世情上經歷過的見頭，一个賈母，高與第二見這些哥兒姐兒們，都愛听，便沒了話，也編出些話來，講曰：說道我們村莊上種地種菜，每年

每日春夏秋冬風裡雨裡那里有个坐着的空兒天々都是在那地頭子上作歌馬涼亭什麼奇々怪々的事不見呢就像去年冬天接連下了几天雪地下壓了三四尺深我那日起的早還沒出房門只听外頭柴柁响我想看必定是有人偷柴柁来了我爬着窗眼兒一瞧却不是我們村庄上的人賈母道必定是過路的客人們冷了見現成的柴抽些烤火去也是有的劉姥笑道也並不是客人所以說來奇怪老壽星當了什麼人原來是一个十七八歲的極標緻的一个小姑娘梳着溜油光的頭穿着大红袄兒白綾裙兒

劉姥如此

劉說道

這裏忽听外面人吵嚷起來又說不相干的別啼着老太太賈母等听了忙問怎麼了了坏回說南院馬棚里走了水不相干已經救下去了賈母家胆小的听了這話忙起身扶了人出至廊上來瞧瞧見東南上火光猶亮賈母啼的口內

念佛忙命人去火神跟前燒香王夫人等也忙都過來請安又回說已經下去

了老太太請進房去罷賈母是的看着火光熄了方領眾人進來

一段為後回作引然偏于

宝玉愛听時截住

宝玉且忙問劉姥：那女孩兒大雪地里作什麼抽柴草倘或凍

出病來呢賈母道都是才說抽柴草惹出火來了你還問呢別說這個了再說

別的罷宝玉聽說心內雖不樂也只得罷了劉姥便又想了一篇話說道我

們庄子東邊庄上有個奶奶子今年九十多歲了他天天吃齋念佛誰知就

感動了觀音菩薩夜裏來託夢說你這樣虔心原本你該化後的如今奏了玉

皇給你个孫子原來這奶奶只有一個兒子這兒子也只一個兒子好容易

養到十七八歲上死了哭的什麼似的後果然又養了一个今年才十三四歲生

的雪團兒一般聰明伶俐非常可見這些神佛是有的这一夕話時合了賈母



王夫人的心事連王夫人也都听住了。宝玉心中只记挂着抽柴的故事，因闷的心中筹畫探春回，问他昨日擾了史大妹，僭們回去商量着邀一社，又还了席也。请老太太、赏菊花，何如？宝玉笑道：「老太太说了还要摆酒还史妹妹的席，叫你们作陪呢。」吃了老太太的僭們再请不遲。探春道：「越往前去越冷了。」老太太：「未必高興。」宝玉道：「老太太又喜歡下雨下雪的。」不如僭們等下頭場雪，请老太太、赏雪，豈不好？僭們雪下吟诗也更有趣了。林黛玉忙笑道：「僭們雪下吟诗，依我说还不如弄一捆柴火，雪下抽柴还更有趣呢。」说着，宝钗等都笑了。宝玉瞧了他一眼也不答話，一时散了。背地里宝玉拉的刘姥，细问那女孩兒是谁？刘姥只说：「告诉了告诉他道：那原是我们庄北沿地埂子上有一个小祠堂里供的不是神佛，当是有什么什么老爺，说着又想名姓。」宝玉道不

拘什麼名姓你不必想了只說原故就是了劉姥道這老爺沒有兒子只有一位小姐名叫茗玉小姐知書識字老爺太愛如珍寶可惜這茗玉小姐生到十七歲一病死了寶玉听了跌足嘆息又向後來怎麼樣劉姥道因為老爺太思念不盡便蓋了這祠堂塑了這茗玉小姐的像派了人燒香撲火如今日久年深的人也沒了廟也爛了那像就成了精寶玉忙道不是成精規矩這樣人是虽死不死的劉姥道阿彌陀佛原來如此不是哥兒說我們都當他成精他時常變了人出來各村庄店道上鬧怪我才說這抽柴火的就是他了我們村庄上的人還商議着要打這塑像平了廟呢寶玉忙道快別如此若平了廟罪過不小劉姥道幸虧哥兒告訴我明兒回去攔住他們就是了寶玉道我們老太太都是善人合家大小也都好善喜捨最愛脩廟塑

神的我明兒做一个疏頭替你化些佈施你就做香頭攢了錢把這廟脩蓋再粧潢了泥像每月給你香火錢燒香豈不好劉姥道若這樣我托那小姐福也有几个錢使了宝玉又問他地名庄名來往遠近坐落何方劉姥便順口胡謊了出來宝玉信以為真回至房中盤算了一夜次日一早便出來給了茗烟几百錢按着劉姥說着方向地名着茗烟去先踏看明日回來再做主意那茗烟去後宝玉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急的燙鍋上的螞蟻一般好不容易等到日落方見茗烟興興頭頭的回來宝玉忙問可有廟了茗烟笑道爺听的不明白要我好找那地名坐落不似爺說的一樣所以我找了一日我到東北上田埂子上後有一个破廟宝玉听说喜的眉開眼笑忙說道劉姥有年紀的人一時錯記了也是有的你且说你見的茗烟道那廟門却是朝南開也是

稀破的我我的正沒好氣一見這個我說可好了連忙進去一看泥胎啼的我跑出來了活似真的一般宝玉喜的嘆道他能變化人了自然有些生氣茗烟拍手道那里有什麼女孩兒竟是一位青臉紅髮的瘟神爺宝玉听了啐了一口罵道真是一個無用的殺材這点子事也幹不來茗烟道二爺又不知看了什麼書或者听了誰的混話信真了把這件沒頭腦的事派我去碰頭怎麼說我沒用呢宝玉見他急了忙俯慰他道你別急改日閑了你再找去若是他哄我們呢自然沒了若竟是有你豈不也積了陰陽我必重的賞呢正說着只見二門上的小廝來說老太太房里的姑娘們站在二門口找二爺呢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四十回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話說寶玉听了忙進來看時只見琥珀站在屏風跟前說快去罷立等你說話呢寶玉未至上房只見賈母正和王夫人家姊妹商議給史湘雲還席寶玉因說道我有个主意既沒有外客吃的東西也別定了樣數誰素日愛吃的揀樣兒做几樣也不要按掉席每人跟前擺一張高几各人愛吃的東西一兩樣再一个十錦攢心盒子自斟壺豈不別致賈母听了說狠是忙命人傳与廚房明日就揀我們愛吃的東西作了按着人數再裝了盒子來早飯也擺在園里吃商議之間早又掌灯一夕無話次日清早起來可喜這日天氣清朗李紈侵晨先

起看着老婆子丫頭們掃那些落葉

是八月

並擦抹棹椅預備茶酒器皿只見

豐兒帶了刘姥、扳兒進來說大奶、到忙的緊李纨笑道我説你昨兒去不成只忙着要去刘姥、笑道老太、留下我叫我也熱鬧一天去豐兒拿了几把大小鑰匙説道我們奶、説了外頭的高几恐不設使不如開了樓把那奴的拿下來使一天罢奶、原諒親自來的因和太、説話呢請大奶、開了帶着人搬罢李氏便命素雲接了鑰匙又命婆子出去把二門上的小廝叫几个來李氏站在大觀樓下往上看命人上去開了假錦閣一張、往下抬小廝老婆子丫頭一齊動手拍了二十多張下來李纨道好生着別慌、張、鬼赶未似的仔細磕了牙子又回頭向刘姥、笑道姥、也上去瞧、刘姥、听説爬不得一声兒便拉了扳兒登梯上去進里面只見烏壓、的堆着些圍屏棹

椅大小花灯之類，雖不大認得，只見五彩炫耀，各有奇妙，念了几声佛，便下來了。然後鎖上門，一齊纔下來。李執道恐怕老太太高興，越性把舡上划子、槓漿、遮陽幔子都搬了下來，預備着中人答應，又復開了色色的搬了下來。命小廝傳駕娘們到舡，舡里撐出兩支船來，正亂着安排，只見賈母已帶了一羣人進來了。李執道迎上去，笑道：「老太太高興，到進來了，我只當還沒梳頭呢。」纔擷了菊花要送去，一面說，一面碧月早捧過一个大荷葉式的翡翠盤子來，裡面養着各色的折枝菊花。賈母便揀了一朵大紅的簪了，髮上因回頭看見了劉姥，忙笑道：「過來帶花儿。」一語未完，从姐便拉過劉姥來，來笑道：「讓我打扮你说。」省將一盤子花橫三豎四的插了一頭。賈母和中人笑的不住劉姥，笑道：「我這頭也不知修了什麼福，今兒這樣体面起來。」中人笑道：「你还不拔下來，摔到他。」

臉上呢把你打扮的成了个老妖精了刘姥：笑道我虽老了年輕時也風流  
愛个花兒粉兒的今兒老風流才好說笑之間已來至沁芳亭子上了奴們抱  
了一个大錦褥子來鋪在欄干榻板上賈母倚柱坐下命刘姥：也坐在旁邊  
因問他這園子好不好刘姥：念佛說道我們鄉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來買  
畫兒貼時常鬧了大家都說怎麼好也到畫兒上去住：想有那个畫兒也不  
過是假的那里有这个真地方誰知我今兒進這園里一瞧竟比那畫兒還強  
十倍怎麼得有人也照着這個園子畫張我帶了家去給他們兒：死了也得  
好處賈母听说便指著惜春笑道你瞧我这个小孫女兒他就會畫等明兒叫  
他畫一畫如何刘姥：听了喜的忙跑過來拉着惜春說道我的姑娘你這麼  
大年紀兒又這麼个好模樣還有這個能幹別是个神仙托生的罷賈母少歇



一回自然領着劉姥，都見識，先到了瀟湘館。一進門，只見兩邊翠竹夾路，土地下蒼苔佈滿，中間羊腸一條，石子墮的路。劉姥讓出路來，與賈母中人走自己，却趑趄土地，琥珀拉他，說道：「姥，你上來，走仔細，苔滑了。」劉姥道：「不相干的，我們走熟了。」姑娘們只管走，可惜你們的那綉鞋，別沾膩了。他只顧上頭和人說話，不妨底下果躡滑了，咕咚一跤，跌倒，中人都拍手呵的。咲起來，賈母咲罵道：「小蹄子們，還不撓起來，只站有咲。」說話時，劉姥已爬起來，自己也笑了。說道：「總說嘴，就打了嘴。」賈母問他：「可扭了腰了？」不曾叫了頭，們撓一撓。劉姥道：「那里說的我，這么嬌嫩了。」那一天不跌，兩下子都要撓起來，還了得呢。紫鵲早打起湘簾，賈母等進來，坐下。林黛玉親自用小茶盤捧了一盞碗茶來，奉與賈母。王夫人道：「我們不吃茶。」姑娘不用倒了。林黛玉聽說便命了。」

頭把自己窓下常坐的一把椅子挪到下首請王夫人坐了。劉姥因見窓下案上沒有筆硯，又見書架上磊着滿的書。劉姥道：「這必定是那位哥兒的書房了。」賈母咲指代玉道：「這是我這外孫女兒的屋子。」劉姥道：「神打量了林代玉一番，方咲道：『這那里像個小姐的繡房？』」比那上等的書房还好。賈母因問寶玉：「怎麼不見衆了？」頭們答說：「在池子里。」缸上呢？賈母道：「誰又預備下缸了？」李紈忙回說：「纔開樓，拿几我恐怕老太太高興就預備下了。」賈母听了方欲說話，時人回說：「姨太太來了。」賈母等剛站起來，只見薛姨媽早進來了，一面歸坐，笑道：「今兒老太太高興，這早晚就來了。」賈母笑道：「我才說來遲了的，要罰他不想姨太太，就來遲了。」說咲一會，賈母因見窓上紗顏色旧了，便和王夫人說道：「這個紗新糊上好看過了，後來就不翠了。這個院子里頭又沒有個桃杏樹。」

這竹子已是綠的再拿這綠紗糊上反不配我記得俗們先有四五樣顏色糊窗的紗呢明兒給他把這窗上的換了鳳姐兒忙道昨兒我開庫房看見大板箱里還有好些疋銀紅蟬翼紗也有各樣折枝花樣的也有流雲帶福花樣的也有百蝶穿花、樣的顏色又鮮紗又輕軟我竟沒見過這樣的拿了兩疋去來作兩床綿紗被想來一定是好的賈母听了笑道呸、都說你沒有不經過不見過連這個紗還不認得呢明兒還說嘴薛姨媽等都笑說憑他怎麼經過見過如何敢比老太、呢老太、何不教道了他我們也听、鳳姐兒也笑說好祖宗教給我罷賈母笑向薛姨媽衆人道那個紗比你們年紀還大呢怪不得他認作蟬翼紗原也有此像不知道的都認作蟬翼紗正緊名子叫作軟烟羅鳳姐兒道這个名兒也好听只是我這麽大了紗羅也見過几百樣從

沒听見過這個名賈母笑道你能活了多大見過几樣沒處放的东西就說嘴  
來了那個軟烟羅只有四樣顏色一樣雨過天晴一樣秋香色一樣松綠的一  
樣就是銀紅的若是做了帳子糊了窓簾遠處的看者就似烟霧一樣所以叫  
作軟烟羅那銀紅的又叫作霞影紗如今上用的府紗也沒有這樣軟厚輕密的  
了薛姨媽笑道別說鳳丫頭沒見連我也沒听見過鳳姐兒一面說話早命人  
取了一疋來了賈母說可不是這個先時原不過是糊窓簾後來我們拿這个  
作被作帳子試也竟好明兒就裁出幾疋來拿銀紅的替他糊窓子鳳姐答  
應着衆人都看了稱贊不已劉姥也觀着眼看个不了念佛說道我們想他  
作衣裳也不能拿着糊窓子豈不可惜賈母道到是做衣裳不好看鳳姐忙把  
自己身上穿的一件大紅綿紗袄子襟兒拉了出來向賈母薛姨媽道看我的

這袄兒賈母薛姨媽都說這也是上好的了這是如今的上用內造竟比不上  
這個鳳姐兒道這個薄片子還說是內造上用呢竟連這個官用的也比不上  
了賈母道再找一找只怕還有青的若有時都拿出來送這劉親家兩足做一  
個帳子我掛下剩的配上裡子做些袂背心子給了頭們穿白奴有嫌壞了鳳  
姐忙答應了仍命人送去賈母起身笑道這屋裡窄再往別處逛逛去劉姥，念  
佛道人，都說大家子住大房昨兒見了老太太正房配上大箱大櫃大桌  
子大床果然威武那櫃子比我們一間房子還大還高怪道後院子裡有個梯  
子我想又不上房晒東西預備個梯子作什麼後來我想起來定是為開頂櫃  
收放東西非過了那梯子怎麼得上去呢如今又見了这小屋子更比大的越  
發齊整了滿屋的東西都只好者都不知叫什麼我越着越捨不得離了這里

鳳姐道還有好的呢我都帶你去瞧，說着一徑離了瀟湘館，望見池中一群人在那裡撐船。賈母道：「他們既預備下船，偕們就坐一面說着，便向紫菱洲蓼溆一帶遊來，未至池前，只見几个婆子手裡都捧着一色捏絲餞金五彩大盒子，走來鳳姐，忙向王夫人早飯在那里擺。」王夫人道：「問老太，在那里就在那里罷了。」賈母聽說，便回頭說你三妹，那里好你就帶了人擺去。我們從这里坐了舡去。鳳姐兒聽說，便回身同了李紈、探春、麝、琥珀，帶着端飯的人等，越有近路，到了秋爽齋，就在曉翠堂上調開棹案，兀鴛笑道：「天，偕們說外頭老爺們吃酒吃飯，都有一個簾兒，相公拿他取笑兒。」偕們今兒也得了一個女簾兒。李紈是個厚道人，听了不解。鳳姐兒却是說的劉姨，了也笑說道：「偕們今兒就拿他取个笑兒。」二人便如此這般的商議。李紈笑勸道：「你們一點。」

好事也不做又不是个小孩兒还这麼淘氣仔細老太：说鸳鸯味道恨不与你相干有我呢正说省只見賈母等来了各自随便坐下先有了環端过两盤茶来大家吃畢凤姐手裡拿省西洋布手巾裹着一把烏木三廂銀箸故毀人位按席擺下賈母因说把那一张小楠木桌子抬过来讓刘親家近我这边坐省衆人听说忙抬了过来凤姐一面遮眼色与鸳鸯：便拉了刘姥：出去悄：的囑咐了刘姥：一夕话又说这是我们家的規矩若錯了我们就笑話呢調停已畢然後歸坐薛姨媽是吃过飯来的不吃只坐在一邊吃茶妙若只管寫薛姨媽来則吃飯則成何文理賈母帶省宝玉湘雲代玉宝釵一棹王夫人帶省迎春姊妹三个一桌刘姥：傍省賈母一棹賈母素日吃飯皆有小子好在傍边拿省漱盂塵尾巾帕之物如鴛鴦是不當这差的了今日鴛鴦偏接过塵尾来拂省了

嫖們知道他要撮弄刘姥，便躲開，讓他鴛鴦一面侍立，一面悄悄問刘姥，說道：別忘了刘姥，道：姑娘放心，那刘姥，入了坐，拿起箸來，沉甸甸的，不伏手。原是凤姐和鴛鴦商議定了，單拿了一隻老年四楞象牙廂金的快子，與刘姥。刘姥見了，說道：這叉爬子，比俺那里鉄掀還沉，那里碰的過他說的衆人都笑起來，只見一個媳婦端了一個盒子，貼在當地，一個丫頭上來，揭去盒蓋，裡面盛着兩碗菜，李紈端了一碗，放在賈母桌上，凤姐兒偏揀了一碗，鴿子蛋，放在刘姥，桌上賈母這邊說，請刘姥，便跼起身來，高聲說道：老刘，老刘，食量大似牛，吃个老母猪，不抬頭，自己却鼓著腮，不語衆人，先是發怔，後來一聽上，下，都哈哈的大笑起來，史湘雲掌不住，一口飯都噴了出來，林黛玉笑岔了氣，伏着桌子，嗳啞，宝玉早滾到賈母懷里，賈母笑的，攙着宝玉，叫心肝。



王夫人笑的用手指著鳳姐兒，只說不出話來。薛姨媽也掌不住，口里茶噴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裡的飯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离了坐位，拉著他奶姆，叫揉一揉腸子。地下的無一个不灣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著哭去的，也有忍著哭上來替他姊妹換衣上的，獨有鳳姐、鴛鴦二人，掌著還只管讓劉姥、劉姥，拿起著來，只竟不聽使，又說道：「這里的鷄兒也俊，下的這蛋也小巧，怪俊的。我且禽攬一个衆人，方住了。」哭見這話，又哭起賈母哭的眼淚出來。琥珀在後，揠著賈母，笑道：「這定是鳳丫頭促狹，鬼兒鬧的，快別信他的話了。」那劉姥，正誇雞蛋小巧，要禽讓一个鳳姐兒，笑道：「一兩只子一个呢，你快嚐。」黑那冷了，就不好吃了。劉姥，便伸箸子要夾，那里夾的起來，滿碗里鬧了一陣，好不容易撮起一个來，纔伸着脖子要吃，偏又滑下來，滾在地下，忙放下箸子，要親

自去揀早有地下的人揀了出去了刘姥道一兩艮子也沒聽見了响声  
兒就沒了衆人已沒心吃飯都看着他取笑賈母又说誰这会子又把那个快  
子拿了出來又不請客擺大筵席都是風了頭支使的還不換了呢地下的人  
原不曾預備這牙箸本是鳳姐和兒央拿了來的听如此說忙收了過去也照  
樣換上一双烏木廂良的刘姥道去了金的又是良的到底不及俺們那个  
伏手凤姐兒道菜里若有毒這艮子下去了就試的出來刘姥道这个菜里  
有毒俺們那些都成了砒霜了那怕毒死了也要吃尽了賈母見他如此有趣  
吃的又香甜把自己的來也都端過來与他吃又命一个老嫗來將各樣的  
菜拾板兒夾在碗上一時吃畢賈母等都往探春臥室中去閑話这里收拾過  
殘棹又放了一桌刘姥看着李纨与凤姐兒对坐着吃飯嘆道别的罢了我

只愛你們家這行事，怪道說禮出大家鳳姐兒，忙笑道：「你可別多心，纔剛不過大家取樂，免一言未了，鴛鴦也進來笑道：「別惱，我給你老人家賠個不是。」劉姥道：「姑娘說那里話，偕們哄着老太，鬧個心兒，可有什麼惱的？」你先囑咐我，就明白了。」不過大家取個笑，免我要心里惱，也就不說了。」鴛鴦便罵人為什麼不倒茶給姥，吃劉姥忙道：「纔剛那個婆子倒了茶來，我吃過了。」姑娘也該用飯了。」鳳姐兒便拉鴛鴦坐下，你和我们吃了，罷省的回來又鬧。」鴛鴦便坐下了，婆子們添上碗箸，來三人吃畢，劉姥笑道：「我看你們這些人都只吃這一點兒就完了，虧你們也不餓。」怪只道風兒都吹的倒。」鴛鴦便問：「今兒剩的菜不少都那去了？」婆子們道：「都還沒散呢。」在這里等着，一齊散与他们吃。」鴛鴦道：「他們吃不了這些挑西碗，給二奶，屋里平了頭送去。」鳳姐兒道：「他早

吃了飯了不用給他鴛鴦道他不吃了喂你們的貓婆子听了忙揀了兩樣拿  
盒子送去鴛鴦道素雲那去了李執道他們都在這里一處吃又找他作什麼  
鴛鴦道這就罷了鳳姐兒道襲人不在這里你到是叫人送兩樣給他去鴛鴦听  
說便命人也送兩樣去後鴛鴦又問婆子們回來吃酒的攢盒可裝上了婆子  
道想必還得一回子鴛鴦道催着些兒婆子答應了鳳姐兒等來至探春房中  
只見他娘兒們正笑探春素喜潤朗這三間屋子並不曾隔斷當地放着一張  
花梨大理石大案，上磊着各種名人法帖並數十方寶硯各色筆筒筆海內  
揀的筆如樹林一般那一边没有斗大的一个汝窑花囊揀着滿的一囊水  
晶球的白菊西牆上當中挂着一大幅米襄陽烟兩圈左右掛着一付對聯乃  
是顏魯公墨跡其聯云

烟霞間骨格

泉石野生涯

案上設着大鼎，左邊紫檀架上放着一個大觀音的大盤，內盛着數拾個嬌黃玲瓏大佛手。右邊洋漆架上懸着一個白玉比目盤，傍邊掛着小鎚那板兒。暑熱了些，便要摘那鎚子要擊了。奴們忙攔住他，又要那佛手吃探春揀了一個與他說頑罷。吃不得的，東邊便設着卧榻，拔步床上懸着葱綠雙綉花卉草蟲的紗帳。板兒又跑過來看，說這是烟，這是螞蚱劉姥，忙打他一巴掌。罵道：「下作黃子，沒干沒淨的，亂鬧到叫你進來瞧，就上臉了。」打的板兒哭起來。衆人忙勸解方罷。賈母因隔着紗窗往後院內看了一回，因說：「這後廊簷下的梧桐也好了。」就只細些。正說話，忽一陣風過，隱隱听得鼓樂之聲。賈母問是誰家娶親呢？「這里臨街到近王夫人等笑回道：「街上的那里听的見？這是俗們

的那十来个女孩子们演习吹打呢。贾母便笑道：「既他们演何不叫他们进来演习，他们也胜一胜，你们可又乐了。」凤姐听说，忙命人出去叫来，又一面分付摆下条桌，铺上红毡子。贾母道：「就铺排在藕香榭的水亭子上，借着水音更好听。」回来，偕们就在缀锦阁底下吃酒。又宽谑又听，近众人都说那里贾母向薛姨妈笑道：「偕们走罢，她们姊妹们都不大喜欢人，来坐怕脏了屋子。」偕们别没眼色，正臊坐一回子，船喝酒去，说着大家起身，便走探春笑道：「这是那里的话，求着老太太、姨妈太、来坐，还不能呢。」贾母笑道：「我的这三丫头，却好，只有两个玉儿可惡，回来吃醉了，偕们偏往他们屋里闹去，说着众人都哄了一阵出来，走不多远，已到了蘅芜渚。那姑蘇选来的几个驾娘，早把两支棠木舫撑来，众人扶了贾母、王夫人、薛姨妈、刘姥、鸳鸯、玉玑儿上了这一支落。」

後李紈也跟上去鳳姐兒也上去立在舡頭上也要撐舡賈母在艙內道這不是頑的，雖不是河里也有好深的，你快不給我進來。鳳姐兒笑道：「怕什麼？老祖宗只管放心說着，便一窩點，鬧到了池當中，舡小人多。」鳳姐兒只覓亂恍忙把篙子遞與駕娘方蹲下了。然後迎春姊妹等並宝玉上了那支，隨後跟來。其餘老嫗散眾了，俱沿河隨行。宝玉道：「這些破荷葉可恨，怎麼還不叫人來拔去？」釵笑道：「今年这几日，何曾饒了這園子？鬧了天，那裏還有叫人來收拾的工夫？」林黛玉道：「我最不喜歡李義山的詩，只喜他這一句『留得殘荷聽雨聲』。偏你們又不留着殘荷了。」宝玉道：「果然好句，已後僭們別叫人拔去了。」說着，已到了一花叢的蘆港之下，竟得陰森透骨。兩灘上衰草殘菱，更助秋情。賈母因見岸上的清廈曠朗，便問：「這是你薛姑娘的屋子？」不是眾人道是賈母忙命攏岸。

順着雲步石梯上去一同進了蘅蕪苑只覺異香撲鼻那些奇艸仙藤愈冷愈蒼翠都結了實似珊瑚豆子一般纍垂可愛及進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無桌上只有一個土定瓶中供着數枝菊花並兩部書茶奩茶杯而已床上只弔着青紗帳幔衾褥也十分朴素賈母嘆道這孩子太老實了你沒有陳設何妨和你姨娘要些我也不理論也沒想到你們的東西自然在家里沒帶了來說着命鴛鴦去取些古董來又嗔省鳳姐兒不送些玩器來与你妹、這樣小器王夫人鳳姐兒等都咲回說他自己不要的我們原送了來都退回去了薛姨媽也笑說他在家裏也不大弄這些東西的賈母搖頭道使不得雖然他省事倘來一個親戚着看不像一則年輕的姑娘們房裏這樣素淨也忌諱我們這老婆子越發該往馬圈去了你們听那些書上戲上說的小姐們的繡房精



傲的還了得呢他們姊妹們雖不敢比那些小姐們也不要狠離了格免有現  
 成的東西為什麼不擺若狠愛素淨少几樣到使得我最會收拾屋子的如今  
 老了沒這開心了他們姊妹們也還學着收拾的好只怕俗氣有好東西也擺  
 坏了我看他們還不信如今讓我替你收拾包管又大方又素淨我的梯已  
 兩件收到如今沒給宝玉看見過若經了他的眼也沒了說着叫過鴛鴦來親  
 分付道你把那石頭盃景兒和那架紗裱屏還有個墨烟凍石鼎這三樣擺在  
 這案上就勾了再把那水墨字畫白綾帳子拿來把這帳子也換了鴛鴦答應  
 着笑道這個東西都擱在東樓上的不知那個箱子裏還得漫漫找去明兒再  
 拿去也罷了賈母道明日後日都使得只別忘了說著坐了一回方出來一送  
 來至後錦閣下文官等上來請過安因向演習何曲賈母道只揀你們生的演

習几套罷文官等下來往藕香榭去不提這里鳳姐兒已代着人擺設整齊上面左右兩張榻，上都鋪着錦綉蓆，每一榻前兩張雕漆几，也有海棠式的，也有梅花式的，也有荷葉式的，也有葵花式的，也有方的，也有圓的，其式不一，一个上面放着花瓶，一分攢盒，一个上面空設着預備放人那喜食物，上面二榻四几，是賈母薛姨媽下面一椅兩几，是王夫人的，餘者都是一椅一几，東邊是劉姥，劉姥之下便是王夫人，西邊便是史湘雲，第二便是寶釵，第三便是黛玉，第四迎春，探春，惜春挨次下去，寶玉在末，李執鳳姐二人之几設于三層檻內，二層紗櫺之外，攢盒式樣亦隨几之式樣，每人一把烏銀洋鑽自斟壺，一个十錦珞珞杯，大家坐定，賈母先笑道：「借們先吃兩杯，今日也行一令，纔有意思。」薛姨媽等笑說道：「老太太自然有好酒，令我們如何？令呢？安心要我們醉了。」

我們都多吃兩杯就有了。賈母笑道：「姨太太，今兒也過謙起來，想是厭我老了。」薛姨媽笑道：「不是嫌，只怕行不上來，倒是笑話了。」王夫人忙笑道：「便說不上來，只多吃了一杯酒，醉了睡，竟去還有誰說話？偕們不成？」薛姨媽點頭笑道：「依令老太，到底吃一杯，令酒總是賈母笑道：「这个自然，說有便吃了一盃。」鳳姐兒忙走至當地，笑道：「既行令，還叫鴛鴦姐來行更好。」衆人都知賈母所行之令，必得鴛鴦提著，故听了這話，都說：「狠是風姐兒便拉了鴛鴦過來。」王夫人笑道：「既在令內，沒有貼有的，禮回頭命小了。」頭子端一張椅子放在二位奶奶的席上，鴛鴦也半推半就謝了坐，便坐下也吃了一鐘酒，笑道：「酒令大如軍令，不論尊卑，惟我是主。」盡了我的話，是要受罰的。」王夫人等都笑道：「一定如此快些說來。」鴛鴦未開口，劉姥便下了席，摆手道：「別這樣捉弄人。」我家去了。」家人都笑。

道這却使不得鴛鴦唱合小了頭子們拉上席去小了頭子們也笑有果然拉入席中劉姥：只叫饒了我罷鴛鴦道再多言的罰一壺劉姥：方住了鴛鴦道如今我說骨牌付兒從老太：起順順說下去至劉姥：止比如我說一付兒將这三張牌折開先說頭一張次說第二張再說第三張說完了合成這一付兒的名子無論詩詞歌賦成語俗話比上一句都要叶韻錯了的罰一杯衆人笑道这个全好就說出來鴛鴦道有了一付了左邊是張天賈母道頭上有青天衆人道好鴛鴦道當中是个五與六賈母道六橋梅花香徹骨鴛鴦道刺得一張六與公賈母道一輪紅日出雲霄鴛鴦道奏成便是个蓬頭鬼賈母道這鬼抱住鐘馗腿說完大家笑省唱彩賈母飲了一杯鴛鴦又道有了一付左邊是个大長五薛姨媽道梅花朵：風前舞鴛鴦道右邊还是个大五長薛姨媽

道十月梅花嶺上香鴛鴦道当中二五是雜七薛姨媽道織女牛郎會七夕鴛鴦道奏成二郎遊五岳薛姨媽道世人不及神仙樂說完大家稱賞飲了酒鴛鴦又道有了一付左边長么兩点明湘雲道双懸日月照乾坤鴛鴦道右边長么兩边明湘雲道閑花落地听無声鴛鴦道中間还得么四来湘雲道日边红杏倚雲栽死央道奏成櫻桃九熟湘雲道御園却被烏啣出說完飲了一杯死央道有了一付了左边是長三宝釵道双々燕子語梁間死央道右边是三長宝釵道水荇風翠帶長死央道当中三六九点在宝釵道三山半落青天外死央道奏成鉄鎖鍊孤舟宝釵道処々風波処々愁說完飲畢死央又道左边一个天代玉道良辰美景奈何天宝釵听了回頭看着他代玉只顧怕罰也不理論死央道中間錦屏顏色俏代玉道紗牕也沒有紅娘报死央道刺了二六

八點齊代玉道雙瞻玉座飲朝儀。死鴛道湊成藍子好採花。代玉道仙杖香  
挑芍藥花。說完飲了一口。死央道。左边四五成花。九迎春。道桃花帶雨濃。衆道  
該罰錯了。韵而且又不像迎春。咲着飲了一口。原是鳳姐兒和死央都要听刘  
姥的。笑話故意都命說錯。都罰了。至王夫人。死央代說了个下便。谈刘姥  
刘姥道。我們庄家人。聞了也常会几个人弄这个。但不如說的这么好。听少  
不得我也试一试。衆人都咲道。容易說的你。只管說不相干。死央咲道。左边四  
是个人。刘姥听了。想了半日。說道。是个庄家人。罢。衆人。閨堂咲了。賈母咲道。  
說的好。就是這樣說。刘姥也咲道。我們庄家人。不过是現成的。本色。衆位別  
笑。死央道。中间三四綠配紅。刘姥道。大火燒了毛。虫。衆人咲道。這是有  
的。还说你的本色。死央道。右边么。四真好看。刘姥道。一个蘿蔔一頭蒜。衆人又

笑了死央笑道湊成便是一枝花刘姥二兩隻手比着說道花兒落了結个大倭瓜衆人大笑起来只听外面乱嚷





話二則恐這里人不方便原是叫我挈着妹、們伙侍奶、姑娘的探春同同  
室姑娘的飯怎麼不端來一處吃了。婢們听说忙出至簷外命媳婦去說室姑  
娘如今在房上一處吃叫他們把飯送了。这里來探春听说便高声說道你別  
混支使人那都是辦大事的管家娘子們你們支使他要飯要茶的連个高低  
都不知道平兒这里站着你叫、去平兒忙答應了一聲出來那些媳婦們都  
忙悄、的拉住笑道那里用姑娘去叫我們已有人叫去了一面說一面用手  
帕揮石砑上說姑娘站了半天乏了這太陽影里且歇、平兒便坐下又有茶  
房里的两个婆子拿了个坐褥鋪下說石頭冷這是極乾淨的姑娘將就坐一  
坐免累平兒忙陪笑道多謝一个又捧了一碗精緻新茶出來也悄、笑說這  
不是我們的常用茶原是伺候姑娘們的姑娘且潤一潤罢平兒忙欠身接、

因指衆媳婦悄々說道你們太鬧的不像了他是個姑娘家不肯發威動怒這  
是他尊重你們就藐視欺負他果然招他動了大气不過說他一個粗糙就完  
了你們就現不了的虧他撒姣太々也得讓他一二分二奶々也不敢怎樣你  
們就這麼大胆子小看他可是雞蛋往石頭上碰衆人都忙道我們何嘗敢大  
胆了都是趙姨奶々鬧的平兒也悄々的罢了好奶々們牆倒衆人推那趙姨  
奶々原有些倒三不着兩有了事都就賴他你們素日那眼里沒人心術利害  
我這幾年難道還不知道二奶々若是料差一點兒的早被你們這些奶々治  
倒了饒這麼着得一點空兒還要難他一難好几次沒落了你們的口聲衆人  
都道他利害你們都怕他惟我知道他心里也就不算不怕你們呢前兒我們  
還議論到這裡再不能依頭順尾必有兩場氣生那三姑娘雖是個姑娘你們

都橫看了他二奶，這些大姑子小姑子裡頭也就只單畏他五分。你們這會子到不把他放在眼里了？正說着，只見秋紋走來，衆媳婦忙趕着問好。又說姑娘也且歇一歇，裡頭擺飯呢。等撤下飯棹子，再回話去。秋紋笑道：「我比不得你們，我那里等得說着便直腰上，所去平兒忙叫快回來。」秋紋回頭見了平兒，笑道：「你又在这里充什麼外圍的防護？一面回身便坐在平兒褥上。」平兒悄悄問道：「什麼？」秋紋道：「問一問寶玉的月銀。我們的月錢多早晚纔領？」平兒道：「這什麼大事？你快回去告訴襲人，說我的話。憑有什麼事，今兒都別回。若回一件，管駁一件，回一百件，管駁一百件。」秋紋听了忙問：「這是為什麼？」平兒與衆媳婦等都忙告訴他原故。又說：「正要找几處利害事，與有体面的人來開例作法子鎮壓與衆人作榜樣呢。何苦你們先來碰在這釘子上？你这一去說了他們，若拿」

你們也作一二件榜樣又碍着老太太，太，若不拿着你們作一二件人家又說偏一個向一個仗着老太太，太，威勢的就怕也不敢動只拿着軟的作鼻子頭你听，罷二奶，的事他還要駁兩件繞壓的衆人口声呢秋紋听了伸舌笑道幸而平姐，在这里沒得燥一鼻子灰我趁早知會他們去說着便起身走了接着寶釵的飯至平兒忙進來伏侍那時趙姨娘已去三在板床上吃飯寶釵面南探春面西李纨面東衆媳婦皆在廊下靜候裡頭只有他們緊跟常侍的了奴伺候別人一概不敢擅入這些媳婦们都悄，的議論說大家省事罷別安着沒良心的主意連吳大娘俸都討了沒意思階們又是什么有臉的他們一邊悄議等飯完回事只覺里面鴉雀無声並不聞碗箸之声一時只見一个丫頭將簾櫺高揭又有兩個將桌抬出茶房內早有三個丫頭捧着

三沐盆水見飯桌已出三人便進去了一回又捧出沐盆並漱盂來方有待書  
 素雲當現三個每人用茶盤捧了三盞碗茶進來去一時等他三人出來待書  
 命小了頭子好生個個候着我們吃飯來換你們可又別偷坐着去衆媳婦們方  
 慢々的一个个的安分回事不敢如先前輕慢疎忽了探春氣方漸平因向  
 平兒道我有一件大事早要和你奶々商議如今可巧想起来你吃了飯快來  
 宝姑娘也在这里偕們四个人商議了再細々的問你奶々可行可止平兒答  
 應回去鳳姐目問為何去这一日平兒便笑着將方纔的原故細々說與他所  
 了鳳姐兒嘆道好好々好个三姑娘我說他不錯只可惜他命薄沒托生在太  
 太肚里平兒笑道奶々也說糊塗話了他便不是太々養的難道誰敢小看他  
 不與別的一樣看了鳳姐兒嘆道你那里知道雖然庶出一樣女兒却比不得

男人將來攀親時如今有一種輕狂人先要打聽姑娘是正出是庶出多有為庶出不要的除不知別說庶出便是我們的了頭比人家的小姐還強呢將來不知那丫沒造化的挑庶悞了事呢也不知那丫有造化的不挑庶正的得了去說着又向平兒嘆道你知道我這几年生了多少省儉的法子一家子大約也沒了不背地里恨我的我如今也是騎上老虎了雖然看破些無奈一時也難寬放二則家里出去的多進來的少凡百大小事仍是照着老祖宗手里的規矩却一年進的產業又不及先時多省儉了外人又嘆話老太太也太受委屈家下人也抱怨尅薄若不趁早兒料理省儉之計再幾年就都賠盡了平兒道可不是這話將來還有三四位姑娘還有兩三个小爺一位老太太這几件大事未完呢鳳姐兒嘆道我也慮到這里到也勾了宝玉和林妹

他兩個一娶一嫁可以使不着官中的錢老太，自有梯已拿出來二姑娘是大老爺那邊的也不算刺了三四兩個滿破着每人花上一萬銀子環哥娶親有現花上三千兩銀子不拘那里省抵也就勾了老太，事出來一應都是全了的不過零星雜項便費也滿破三五千兩如今在儉省些陸續也就勾了只怕如今平空再生出一兩件事來可就了不得了俗們且別慮後事你且吃了飯快听他商議什麼這正確了我的機會我正愁沒个膀背雖有个宝玉他又不是這里頭的貨能收伏了他也不中用大奶，是个佛爺也不中用二姑娘更不中用亦且不是這屋里的人四姑娘小呢蘭小子更小环兒更是个燎毛的小凍猫子只等有熱竈火坑讓他鑽去罷真，一个娘肚子里跑出這樣天懸地隔的兩個人來我想到這里就不伏再者林了頭和宝姑娘他兩個到好

偏又都是親戚又不好管俗家務事況且一个是美人灯兒風吹：就坏了一个是拿定了主意不干已事不張口一问搖頭三不知也难十分去問他到只剩了三姑娘一个心里嘴里都也来的又是俗家的正人太：又疼他雖然面上淡：的皆因見趙姨娘那老東西鬧的心里却是和宝玉一樣呢比不得環兒寔在令人难疼要依我的性早攆出去了如今他既有这主意正該和他協同大家作个膀背

阿鳳有才欠全在擇人收納膀背羽翼並非一味倚才自恃者可知這方是大才

我也不孤

不獨了按正理天理良心上論俗們有他这一个人掣着俗們也省些心于太太的事也有些益若按私心藏奸上論我也太行毒了也該抽頭退步回頭看看了再要窩追苦剋人狠極了暗地里笑里藏刀俗們两个纔四着眼睛两个心一時不防到弄坏了趣看緊淘之中他出頭一料理衆人就把往日俗們的



恨暫可解了。還有一件我雖知你極明白，恐怕你心里挽不過來。如今囑咐你：他雖是姑娘家，他心里却事，明白不過。是言語謹慎，他又比我知書識字，更利害一層了。如今俗語：擒賊必先擒王。他如今要作法開端，一定是先拿我開端。倘或他要駁我的事，你可別分辨。你只越恭敬，越說駁的是纔好。千萬別想着怕我沒臉，和他一強就不好了。平兒不等說完，便笑道：你太把人看糊塗了。我纔已經行在先，這會子又反囑咐我。鳳姐兒笑道：我是恐怕你心里眼里，只有了我一槩，沒有別人之故，不得不囑咐。既已行在先，更比我明白了。你又急了。滿口里你我起來，平兒道：倘說你，不依這不是嘴。巴子再打一頓，難道這臉上還沒啃過的不成？鳳姐兒笑道：你這小蹄子，要掂多少過子，疼癢看我病的。這樣還來，漚我過來，坐下橫豎沒人來，偕們一處吃飯，是正緊說着。豐兒等

三四寸小了頭子進來放小炕桌鳳姐只吃燕窩粥兩碟子精微小菜每日分例菜已暫減去豐兒便將平兒的四樣分例菜端至桌上與平兒盛了飯來平兒屈一膝于炕沿之上半身猶立于炕下陪着鳳姐兒吃了飯

鳳姐之才又在能賞識人心

伏侍漱盥漱畢囑咐了豐兒些話方往探春處來只見院中寂靜人已散出要知端的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興利除宿弊

時寶釵小惠全大體

話說平兒陪着鳳姐兒吃了飯伏侍盥漱畢方往探春處來只見院中寂靜只有了姨婆子諸內窻近人在窻外听候平兒進入莊中他姊妹三人正議論些家務說的便是年內賴大家請吃酒他家花園中事故見他來了探春便命他脚踏上坐了曰說道我想的事不為別的曰想着我們一月有二兩月銀外了頭們又另有月錢前兒又有人回要我們一月所用的頭油脂粉每人又是二兩這又同終剛學里的八兩一樣重疊事虽小錢有限看起來也不妥當你奶奶怎麼就沒想到這個平兒笑道這有个原故姑娘們所用的這些東西

自然是該有分例每月買辦買了令女人們各房交與我們收管不過預備姑娘們使用就罷了沒有一個我們天天各人拿着錢找人買頭油又是胭脂去的理所以外頭買辦總領了去按月使女人按房交與我們的姑娘們的每月這二兩原不是為買這些的原為的是一時當家的奶太太或不任或不得閑姑娘們偶然一時可巧要幾個錢使省得找人去這是恐怕姑娘們受委屈可知這個錢並不是買這個纔有的如今我冷眼看着各房里的我們的姊妹都是現拿錢買這些東西的竟有一半我就疑惑不是買辦脫了空遲些日子就是買的不是正緊貨弄些使不得的東西來搪塞探春李纨都笑道你也留心看出來了脫空是沒有的也不敢只是遲些日子催急了不知那里弄些來不過是个名兒其實使不得依然得現買就用這二兩銀子另叫別人的奶媽

子的或是弟兄哥：的兒子買了米，使得若使了閨中的人，依然是那一樣的。不知他們是什麼法子，是舖子里壞了不要的，他們都弄了米，單預備給我們。平兒笑道：「買辦買的是那樣的他，買了好的米，買辦豈肯和他善，開支又說他使壞心，要奪這買辦了，所以他們也只得如此，能可得罪了里頭，不肯得罪了外頭辦事的人。姑娘們只能可使奶奶：們他們也就不敢閑話了。」探春道：「因此我心中不自在，但錢費兩起東西，又白丟一半，通算起來，反費了兩折子，不知竟把買辦的每月蠲了為是。此是一件事，第二件年里往賴大家去，你去的，你看他那小園子，比偌們這個如何？」平兒笑道：「還沒有偌們這一半大樹木花草也少多了。」探春道：「我且和他們家的女兒說閑話兒，誰知那園子除他們帶的花吃的筍菜，臭蝦之外，一年还有人包了，去年終是有二百兩銀子。」

剗從那日我纔知道一个破荷葉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錢的宝釵笑道真个  
膏粱纨绔之談雖是千金小姐原不知这事但你们都念過書識字的竟沒看  
見朱夫子有一篇不自棄文不成探春笑道雖也看過不過是勉人自勵  
虛比浮詞那里都真有的宝釵道朱子都有虛比浮詞那句都是  
有的你纔抄了兩天時事就利欲薰心把朱子都看虛浮了你再出去見了那  
些利弊大事越發把孔子也看虛了探春笑道你這樣一个通人竟沒  
看見子書當日姬子有云登利祿之場處運籌之界者竊克舜之  
詞背孔孟之道宝釵笑道底下一句呢探春笑道如今只斷章取  
意念出底下一句我自己罵我自己不成宝釵道天下沒有不可用  
的東西既可用便值錢難為你是不聰敏人這些正事大節目事竟沒經歷也

可惜遲了反點題文法中李執笑道叫了人家來不說正事且你們對講學問

寶釵道學問中便是正事此刻于小事上用學問一提那小事越發作高一層

了不拿學問提看便都流入世俗去了三人自是取笑之談說笑了一回便仍

談正事作者又用金蟬脫壳之法探春曰又接說道偈們這園子只算比他們的多一半加

一倍算一年就有四百銀子的利息若此時也出脫生熟銀子自然小器不是

偈們這樣人家的事若派出兩個一定的人來既有許多值錢之物一味任人

作戲也似乎暴殄天物不如在園子里所有的老媽、中棟出几个本分老誠

能知圍園的事準派他們收什料理也不必耍他們交租納稅只問他們一年

可以孝敬些什麼一則園子有專管之人修理花木自有一年好似一年的也

不用臨時忙亂二則也不至作踐白辜負了東西三則老媽們也可借此小

補不往年日在園中辛苦四則亦可以省了這些夜兒匠山子匠並打掃人等的工費將此有餘以補不足未為不可宝釵正在地下看壁上的字畫听如此說一則便点一回頭說完便笑道善哉三年之內無飢饉矣李執笑道好主意這果一行太、必喜觀省錢事小弟一人打掃專司其職又許他人去賣錢使之以權動之以利再無不盡職的了平兒道這件事湏得姑娘說出來我們奶、雖有此心也未必好出口此刻姑娘們在園裡住着不能多弄些頑意兒去陪襯反叫人去監管修理圖省錢这话断不好出口宝釵忙走過來摸着他的臉笑道你張開嘴我瞧、你的牙齒舌頭是什麼作的從早起來到這會子你說了这些话一套一个樣子也不奉承三姑娘也沒見他說奶、才短想不到也並沒有三姑娘說一句你就說一句是橫豎三姑娘一套話出你就有一套話



進去總是三姑娘想的到的你好，也想到了只是必有了不可辦的原故這會子又是因姑娘住的園子不好因省錢令人去監管你們想，這話若果真交與人弄錢去的那人自然是一枝花也不許摘一個葉子也不許動了姑娘們分中自然不敢天，与小姑娘們就吵不清他這遠愁近慮不抗不卑他奶奶便不是和偕們好听他這一番話也必要自愧的變好了不和也便和了探春笑道我早起一肚子氣听他來了忽然想起他主子來素日當家使出來的撒野的人我見了他更生了氣誰知他來了避貓鼠兒是的貼了半日怪可伶的接着又說了那麼些話不說他主子待我好到說不枉姑娘待我們好，素日的情意了這一句不但沒了氣我到愧了又傷起心來我細想我一個女孩兒家自己還鬧的沒人疼沒人顧的我那里還有好處去待人口內說到這

里不免又流下淚來李執堯見他說的懇切又想他素日趙姨娘每生排謗在王夫人跟前亦為趙姨娘所累亦都不免流下淚來都忙勸道趁今日清淨大家商議兩件與利別弊的事也不枉太太委說一場又提這沒要緊的事做什么平兒忙道我已明白了姑娘竟說誰好竟一派人就完了探春道雖如此說也湏得回你奶奶一聲我們這裏搜剔小遺已經不當皆因你奶奶是了明白人我終這樣行若是糊塗多盡多好的我也不肯倒像抓他棄一般豈可不商議了行平兒笑道既這樣我去告訴一聲說着去了半日方回來笑說我說是白走一趟這樣好事奶奶豈有不依的探春听了便和李執堯命人將園中所有婆子的名單要來大家參度大緊定了几个又將他們一齊傳來李執堯大緊告訴與他們衆人听了無不願意也有說那一片竹子單交給我一年工夫明年

又是一片除了家里吃的笋一年还可交些錢糧这一个说那一片稻地交给  
我一年这些頑的大小雀鳥的巢食不必動官中錢糧我还可以交錢糧探春  
終要说话人回大夫来了进園瞧瞧姑娘眾婆子只得去領大夫平兒忙说单你  
们有一百个也不成个体统难道没有两个管事的頭腦帶進大夫来回事的  
那人说有吳大娘和單大娘他两个在西南角上張錦門等着呢平兒听说方  
罢了眾婆子去後探春問宝釵如何宝釵笑道幸于始者急于終僅其  
辭者嗜其利探春听了點頭稱讚便向冊上指出儿人來与他三人看平兒忙  
去取筆硯來他三人說道这一个老祝媽是个妥當的况他老頭子和他兒  
子代都是官打掃竹子如今竟把这所有的竹子交与他这一个老田媽本  
是種庄家的稻香村一帶九有菜蔬稻稈之類虽是頑意兒不必認真大治大

耕也須得他去再一按時加些培植豈不更好探春又嘆道可惜蘅蕪院和怡紅院這兩處大地方竟沒有出利息之物李纨忙嘆道蘅蕪院里更利害如今香料舖並大市大廟賣的各處香料香草兒都不是這些東西等起來比別的利息更大怡紅院別說別的單只說春夏天一季玫瑰花共下多少花還有一帶籬笆上薔薇月季宝相金銀藤單這沒要緊的草花乾了賣到茶葉舖藥舖去也值几个錢探春嘆道原來如此只是弄香草的沒有在行的人平兒忙笑道跟宝姑娘的寫兒他媽就是會弄这个的上回他还採了些晒乾了辦成花籃葫蘆給我頑的姑娘到忘了不成宝釵笑道我纔讚你、到來捉弄我了三人都叱意都問這是為何宝釵道斷、使不得你們这里多少得用的人一个一個閑着沒事辦這會子我又弄个人來叫那起人連我也看小了我到替你

們想出一個人來怡紅院有個老葉媽他就是茗烟的娘那是個誠實老人家他又合我們鶯兒的娘極好不如把这事交與葉媽他有不知的不必僭們說他就找鶯兒的娘去商議了那怕葉媽全不管竟交與那一個那是他們私情兒有人說閑話也就怨不到僭們身上了如此一行你們辦的又至公了事又甚要李執平兒都道是極

宝釵此等非與鳳姐一樣此是隨時俯仰彼則逐才踰蹈也

探春笑道

雖如此只怕他們見利忘義

這是探春敏智過人處此諷亦不可少

平兒笑道不相干前兒

鶯兒還認了葉媽做乾娘清吃飯吃酒兩家和厚的好的狠呢

天寫大觀園中多少兒女家常

閑景此亦補前文之不足也

探春听了方罷了又共全斟酌出几個人來俱見他四人素昔冷

眼取中的用筆圈出一時婆子們來回大夫已去將藥方送上去三人看了一面遣人送出去取藥監派調服一面探春與李執明示諸人某人嘗某處按四

季除家中定例用多少外餘者任憑你們採取了去取利年終算賬探春笑道我又想起一件事若年終算賬歸錢時自然歸到賬房仍是上頭又添一層管主還在他們手心里又剝一層皮這如今我們再出這事來派了你們已是跨過他們的頭去了心里有氣只說不出來你們年終去歸賬他還不捉弄你們等什麼再者這一年間管什麼的主子有一全分他們就得半分這是家里的舊禮人所共知的別的偷着的在外如今這園子是我的新創竟別入他們手每年歸賬竟歸到里頭來才好宝贝笑道依我說里頭也不用歸賬這分多了那分少了列多了事不如問他們誰領這一分的他就攬一宗事去不過是園里的人的動用我替你們笑出來了有限的几宗事不過是頭油胭脂粉香低每一位姑娘几个丫頭都是有定例的再者各處笤帚撮簸擗子並大小禽鳥鹿兔

吃的糧食不過這幾樣都是他們包了去不用賬房去領錢你算就省下多少來平兒笑道這幾宗雖小一年通共算了也省的下四百兩良子寶釵笑道卻又來一年四百二年八百兩取租的房本也能看得了几間薄地也可添几畝雖然還有輻餘的但他們既辛苦鬧一年也要叫他們剩些粘補自家還是興利節用為綱然亦不可太奢侈再省上二三百兩子失了大體統也不像所以如此一行外頭賬房里一年少出四五百兩子也不覺得狠艱苦了他們裡頭却也得些小補這些沒營生的媽們也寬裕了園子里花木也可以每年滋長蕃盛你們也得了可使之物這庶几不失大體若一味要省時那里不搜尋出几个錢來凡有些餘利的一槩入了官中那時里外怨聲載道豈不失了你們這樣人家的大體如今這園里几十个老媽們若只給了這个那剩

的也必抱怨不公我僉說的他們只供給這个几樣也未免太寬裕了一年竟除這个之外他每人不論有餘無餘只叫他拿出若干貫錢來大家湊齊畢散与這些園中的媽子們他們虽不料理這些却日夜也是在園中照着当差之人关门闭户起早睡晚大雨大雪姑娘们出入抬轎子撐船拉冰床一應粗糙伙計都是你们的差使一年在園里辛苦到頭這園內既有出息也是分内該沾帶些的还有一句至小的话越性說破了你们只管了自己寬裕不分与他們些他們虽不敢明怨心里却都不服只用假公借私的多摘你們几个菓子多插几枝花兒你們有冤还没訴處他們也沾帶了些利息你們有照顧不到他們就替你照顧了眾婆子听了這个議論又去了賬房受轄制又不与鳳姐兒去算賬一年不過多拿出若干貫錢來各歡喜異常都齊聲說愿意强



如出去被他揀搓着还得拿出錢來呢那不得管也的听了每年終又無故得分錢也都喜歡起來口內說他們辛苦收拾是該剩些錢粘補的我們怎麼好穩坐吃三注的宝釵嘆道媽！們也別推辭了這原是分內應當的你們只要日夜辛苦些別躲懶縱放人吃酒賭錢就是了不然我也不該管這事你們一般聽見姨娘親口囑託我三五回說大如！如今又不得閒見別的姑娘又小託我照看！我若不依分明是叫姨娘操心我們如！又多病多痛家務也忙我原是了閑人便是了街坊隣居也要幫着些何況是親姨娘托我！免不了得去小就大講不起衆人嫌我倘或我只顧了小分沾名弔譽那時酒醉賭博生出事來我怎麼見姨娘你們那時後悔也遲了就連你們素昔的老臉也却丟了這些姑娘小姐們這店一所大花園都是你們照管皆自看得你們是三

四代的老媽，最是循規尊矩的原談大家齊心顧些體統你們反縱放別人任意吃酒賭博姨娘聽見了教訓一場就可倘若被那几个管家娘子聽見了他們也不用回姨娘竟教導你們一番你們這年老的反受了年小的教訓雖是他們是管家管的着你們何如自己存些體統他們如何得來作踐所以我如今替你們想出這個額外的進益來也為大家齊心把這園里通全得謹，慎，使那些有權執事的看見這般嚴肅謹慎且不用他們操心他們心里豈不敬伏也不用替你們籌畫進益既能辱他們之權生你們之利豈不能無易之治分他們之憂你們去細想，這話家人都欢声鼎沸說姑娘說的很是從此姑娘奶，只管放心姑娘奶，這樣疼顧我們，再要不体上情天地也不容了剛說着只見林之孝進來說江南甄府里家眷昨日到京今日進宮朝賀此刻

先遣人來送禮請安說着便將禮單送上去探春接了看道是上用的粧緞蟒緞十二疋上用雜色緞十二疋上用各色紗十二疋上用宮綢十二疋官用各色緞紗綢綾二十四疋李纨也看過說用上等封兒賞他因又命人去回了賈母、便命人叫李纨探春寶釵等也都過來將禮物看了李纨收過一邊分付內庫上人说等太、回來看了再收賈母因說這甄家又不與別家相同上等賞封兒賞男人只怕展眼又打發女人來請安預備下尺頭一語未完果然人回甄府回了女人來請安賈母听了忙令人帶進來那四个人都是四十年紀穿帶之物皆比主子不甚差別請安問好畢賈母便命拿了四個脚踏來他四人謝了坐待寶釵等坐了方都坐下賈母便問多早晚進京的四人忙起身回說昨日進的京今日太、帶了姑娘進宮請安去了故令女人們來

請安問候姑娘們。賈母笑問道：「這些年沒進京，也不想到今年來。四人也都笑回道：「正是。今年是奉旨進京的。」賈母問道：「家眷都來了？」四人回說：「老太、和奇兒兩位小姐並別位太太，都沒來，就只太太帶了三姑娘來了。」賈母道：「有人家沒有？」四人道：「尚沒有。」賈母笑道：「你們大姑娘和二姑娘這兩家都和我们家甚好。」四人笑道：「正是。每年姑娘們有信回去，說全虧府上照看。」賈母笑道：「什麼照看？原是世交，又是老親，原應當的。你們二姑娘更好，更不自尊自大，所以我們終走的親密。」四人笑道：「這是太太，過謙了。」賈母又問：「你這奇兒也跟著你們老太太？」四人回說：「也是跟著老太太。」賈母道：「几歲了？」又問：「上學不曾？」四人笑說：「今年十三歲，目長的齊整。」老太太狠疼，自幼淘氣異常，天天淘學，老爺太太也不便十分管教。賈母笑道：「也不成了。」我們家的了。你這奇兒叫什麼名子？」四人

道曰老太太，当做寶貝一樣他又生的白老太太，便叫作宝玉賈母笑向李執等道偏也叫个宝玉李執等忙欠身笑道從古至今同時隔代重名的狠多四人也笑道起了这小名兒之後我們上下都疑惑不知那位親友家也到似曾有一个的只是这十來年後進京來却記不得真了賈母笑道豈敢就是我的孫子人來張媳婦丫頭答應了一聲走近几步賈母笑道園里把偕們的宝玉叫了來給这四个管家娘子瞧瞧比他們的宝玉如何張媳婦听了忙去了半刻圍了宝玉進來四人一見忙起身笑道啼了我們一跳若是不進府來倘若別處遇見還只當我們的宝玉後趕着也進了京了呢一面說一面都上來拉他的手問長問短宝玉忙也笑问好賈母笑道比你們的長的如何李執等笑道四位媽，纔一說可知是模樣相訪了賈母笑道那有這樣巧事大家

子孩于們丹養的姣嫩除了臉上有殘疾十分黑醜的大槩看去都是一樣的齊整這也沒有什麼怪處四人笑道如今看來模樣是一樣據老太太說淘氣也一樣我們看來這位哥兒性情却比我們的好些賈母忙問怎見得四人笑道方纔我們拉哥兒的手說話便知我們那一個只說我們糊塗慢說拉手他的東西我們略動一動也不依所使喚的人都是女孩子們四人未說完李纨姊妹等禁不住都失声笑出來賈母也笑道我們這會子也打發人去見了你們宝玉若拉他的手他也自然免強忍耐一時可知我這樣人家的孩于們憑他們有什麼刁鑽古怪的毛病見了外人必是要還出正緊礼数來的若他不還正緊礼教也斷不容他刁鑽去了就是大人溺愛的是他一則生的得人意二則見人礼数竟比大人行出來的不錯使人見了可愛可怜背地

里所以纔縱他一點子若一味他只管沒里沒外不与大人爭光憑他生的怎樣也是該打死的四人听了都笑說老太：這話正是雖然我們寶玉淘氣古怪有時見了人客規矩禮教更比大人有所以無人見了不愛只說為什麼還打他除不知他在家里無法無天大人想不到的話偏會說想不到的事他偏要行所以老爺太：恨的無法就是弄性也是小孩子的常情胡乱花費這也是公子哥兒的常情怕上學也是小孩子的常情都還治的過來第一天生下來這一種刁鑽古怪的脾氣如何使得一語未了人回太：回来了王夫人進來問過安他四人請了安大槩說了兩句賈母便命歇去王夫人親捧過茶方退出四人告辭了賈母便往王夫人處來說了一會家務打聽他們回去不必細說這里賈母喜的逢人便告訴也有一个寶玉却也一般行景衆人都為

天下之大世官之多同名者也甚多祖母溺愛孫者也古今所有常事耳不是什麼罕事故皆不介意獨寶玉是今迂濶獸公子的心性自為是那四人承悅賈母之詞後至苑去看湘雲病去史湘雲說他你放心開罷先是單絲不成線獨樹不成林如有了了對子鬧急了再打狠了你逃走到南京我那了去寶玉道那里的謊話你也信了偏又有了寶玉了湘雲道怎麼列國有了蘭相如漢朝又有個司馬相如呢寶玉笑道這也罷了偏又模樣兒也一樣這是沒有其事湘雲道怎麼匡人看見孔子只當是陽虎呢寶玉笑道孔子陽虎雖同貌却不同姓蘭與司馬雖同名而又不同貌偏我和他就兩樣俱同不成湘雲沒了話答對因笑道你只會胡攪我也不和你分証有也罷沒也罷與我無干說着便睡下了寶玉心中便又疑惑起來若說必無然亦似必有若說必有又



並無目親心中悶了回至房中榻上熟睡盤美不覺就忽忽的睡去不覺竟到了一座花園之內宝玉吃意道除了我們大觀園更有這一個園子

寫園可知

正疑忽間從那邊來了几个女兒都是了環宝玉又吃意道除了死央就表人平兒之外也竟還有這一千人

寫人可知妙在並  
不说更強二字

只見那些了環笑道宝玉怎麼跑

到這里來了宝書當是說是他自己忙來陪笑說道因我偶步到此不知是那世交的花園好姐們帶我逛逛衆了環都笑道原來不是偕們家的宝玉他生的到也還干净

妙在玉帶身上只落  
了這兩個字亦不奇了

嘴兒也到垂覺宝玉听了忙道姐們這裏也

更還有了宝玉了環們忙道宝玉二字我們是拳老太太太之命為保佑他延壽消災的我叫他聽見喜歡你是那里遠方來的臭小廝也亂叫起他来仔細你的臭由打不爛你的又了了環笑道偕們快走罷別叫宝玉看見又說同這臭

小廝說了話把僭你薰臭了說有一巡去了宝玉納問道從來沒有人如此塗毒我他們如何更這樣真亦有我這樣一個人不成一面想一面順步早到了一所院內宝玉又吃意道除了怡紅院也更還有這座一個院落忽上了台磯進入屋內只見榻上那個少年嘆了一聲一個丫環笑問道宝玉你不睡又嘆什麼想必為你妹病了你又胡愁亂恨呢宝玉听说心下也便吃驚只見榻上少年說道我聽見老太太說長安都中也有个宝玉和我一樣的性情我只不信我像作了一个夢竟夢中到了都中一个花園子裡頭遇見几个姐儿都叫我臭小廝不理我好容易找到他房裡頭偏他睡覺空有皮囊真性不知那去了宝玉听说忙說道我因找宝玉来到这里原來你就是宝玉榻上的忙下來拉住笑道原來你就是宝玉這可不是夢里了宝玉道這如何是夢真切又真

了一語未了，只見人來說：「老爷叫宝玉。」唬的二人皆慌了。一个宝玉就支一个宝王，便忙叫宝玉快回来。那人在旁听他夢中自喚，忙推醒他，笑問道：「宝玉在那里？」此時宝玉雖醒，神意尚忽，因向门外指說才出去了。那人笑道：「那是你夢迷了，你揉眼細瞧，是鏡子裡照的你影兒。」宝玉向前瞧了一瞧，原是那嵌的大鏡，對面相對，自己也笑了。早有捧過漱盂、茶、酒來，漱了口。麝月道：「怪道老太太常囑咐說：『小人屋里不可多有鏡子。』」小魂不全，有鏡子照多了，睡覺驚恐，作胡夢。如今到大鏡子那里，安了一張床，有時放下鏡套，還好從前，去天熱困倦，不安那里想的，到放他比如今方才就忘了。自然是先淌下點兒影兒，頑的一時合上眼，自然是胡夢顛倒，不然如何得着看自己？叫着自己的名字，不如明兒挪進床來，是正經一語未了，只見王夫人遣

人來叫宝玉不知有何話說

此下緊接慧紫鵲試忙玉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五十七回

慧紫鵲情辭試忙玉

慈姨媽愛語慰癡顰

話說寶玉听王夫人喚他忙至前边来原来是王夫人要帶他拜甄夫人去寶玉自是歡喜忙去換衣服跟了王夫人到那里見其家中情景自与荣寧不甚差別或有一二稍盛者細問果有一寶玉甄夫人留席竟日方回寶玉方信曰晚間回家来王夫人又吩咐預備上等的席面定名班大戲請过甄夫人母女後二日他母女便不作辭回住去了無話這日宝玉因見湘雲漸愈然後去看代玉正值代玉纔歇午覺寶玉不敢驚動因紫鵲止在

迴廊上手里做針黹便上來問他昨日夜里咳嗽的可好了紫鵲道  
好些了寶玉笑道阿彌陀佛寧可好了罷紫鵲笑道你也念  
起佛來真是新聞寶玉笑道所謂病篤亂投醫了一面說一面見  
他穿著彈墨綾薄綿袄外面只穿著青假袂背心寶玉便伸手向他身上摸  
了一摸說道穿這樣卑薄還在風口里坐著看天風饒時氣又不好你  
再病了越發難了紫鵲便說道從此偕們只可說話別動手動脚  
的一年大二年小的叫人看著不尊重打緊的那起混賬黃子們  
背地里說你總不省心還只管和小時一般行為如何使得姑娘常時  
耐我們不叫和你说笑你近來瞧他遠著你还怨遠不及呢說著便起  
身攜了針線進別房去了寶玉見了這般景况心中忽澆了一盆冷水酸酸著子

發了一回歎因祝媽正來挖笋修竿便怔怔支出來一時魂魄失守心無所知隨便生在一塊石上出神不覺滴下淚來直歎了五六頓飯工夫千思萬想總不知如何是一可偶值雪雁從王夫人房中取了人參來從此經過忽扭頭看見花樹下石上一人手托着腮頰出神不是別人却是寶玉

画出寶玉來却又不  
畫阿顰何等筆力

偏不從鵲寫却寫一雁更奇是仍歸寫鵲雪雁疑惑道怪冷的他一个入在这里作什麼春天凡有殘疾的人都犯病敢是他也犯了戡病了

寫妍愁女兒之  
心何等新巧

一边想一边便走过来

蹲下笑道你在这里作什麼呢寶玉忽見了雪鴈便說道你又作什麼來找我你難道不是女兒他既防嫌不許你們理我又來尋我倘被人看見豈不又生口舌你快家去罷了雪鴈听了只當是他又受了代玉的委屈只得回到房中代玉未醒將人參交與紫鵲因問他太做什麼呢雪鴈道也散中覺所以等了這

半日姐：你听说话兒我因等太上的工夫和玉釧兒姐：坐在下房里说话兒誰知趙姨奶奶招手兒叫我：只當有什麼話說原來他和太太告了假出去給他兄弟伴宿坐夜明兒送殯去跟他的小子頭子小吉祥兒沒衣裳要借我的月白假子祇兒我想他們一般也省兩件子的往贓地方兒去恐怕弄贓了自己的捨不得穿故此借別人的借我的弄贓了也是小事只是我愁他素日有些什麼好處到偌們跟前所以我说了我的衣裳簪環都是姑娘叫紫鵲姐：收着呢如今先得去告訴他還得回姑娘呢姑娘身上又病着更費了大事誤了你老出門不如再轉借罷紫鵲笑道你这个小東西子到也巧你不借給他你往我和姑娘身上推叫人怨不有你他這會子就下去了還是等明日早像去雪雁道這會子就去的只怕此時已去了紫鵲點點頭雪雁道姑娘還沒醒呢是誰給了宝玉氣受坐在那



里爰呢紫鵲听了忙問在那里雪鴈道在沁芳亭後頭垂花底下呢紫鵲听说忙放下針線又囑咐雪鴈好生听叫若問我答應我就來說省便出了瀟湘館一經來尋宝玉走至宝玉跟前舍爰說道我不過說了那兩句話為的是大家好你就賭氣跑了這風地里來爰作出病來啼我宝玉忙笑道誰賭氣了我因為听你說的有理我想你們既這樣說自然別人也是這樣說將來漸的都不理我了所以我想自己傷心紫鵲也便挨他坐首宝玉笑道方纔對面說話你尚走開這會子如何又來挨我坐首紫鵲道你都忘了几日前你們姊妹两个正說話趙姨娘一頭走了進去我纔听見他不在家所以我來問你正是前日你和他纔說了一句燕窩就歇住了總沒提起我正想省問你宝玉道也沒什麼要緊不過我想首寶姐也是客中既吃燕窩又不可間斷若只管和他要也太托實雖不便和

太，要我已經在老太跟前畧露了个風声，只怕老太和鳳姐，说了我告訴他的，竟沒告訴完了他。如今我聽見一日給你們兩燕窩，這也就完了。紫鵲道：原來是你說了這又多謝你費心。我們已經感老太，怎麼忽然想起來叫人每日送一兩燕窩來呢？這就是了。寶玉笑道：這要天天吃慣了，吃上三二年就好了。紫鵲道：在這裡吃慣了，明年家去那里有這用錢吃？這个宝玉听了，吃了一驚，忙問：誰那个家去？這句不成話，細讀細嚼，方有無限神清味。紫鵲道：你妹回蘇州家去。寶玉笑道：這字奇甚。你又說白話。蘇州雖是原籍，因沒了姑父姑母，無人照看，就了來的。明年回去，找誰可見是扯谎？此論極是不介意。紫鵲冷笑道：你太看小了人。你們賈家獨是大族人口多的，除了你家別人，只得一父一母房族中，真个再無人了。不成我們姑娘來時，原是老太心疼他，年小雖有叔伯不如親父母，故此接來住。几年大了，談出箇

時自然要送還林家的，終不成林家的女兒在你賈家一歪不成林家，雖貧到沒飯吃，也是世代書宦之家，斷不肯將他家的人丟在親戚家落人的耻笑。所以早則明年春天遲則秋天，這裡總不送去林家，亦必有人来接的。前日在里姑娘和我說了，叫我告訴你將從前小時頑的東西，有他送你的，叫你都打点出来，還他。也將你送他的打疊了，在那里呢？宝玉听了，便如頭頂上响了一个焦雷一般。紫鵲看他怎麼回答，只不作聲。忽見晴雯我來說老太太：叫你呢？谁知在這里。紫鵲笑道：「他這里問姑娘的病，症我告訴了他半日，他只不信，你到拉他去罷。」說有自己便走回房去了。晴雯見他歎的一頭熱汗，滿臉紫脹，忙拉他的手，一直到怡紅院中。襲人見了，這般慌起來，只說時氣所感，熱汗被凡撲了，無奈。宝玉發熱，事猶小可，更覺两个眼珠兒真的起來，口角邊津液流出，皆

不知竟給他个枕头他便睡下扶他起来他便坐有了茶来他便吃茶衆人見他这般一時忙乱起来又不敢造次去回贾母先便差人出去请李嬷嬷一時李嬷嬷来了看了半日间他几句话也無回答用手向他脉门摸了摸嘴唇人中上也省力掐了兩下掐的指印如许来深竟也不覺疼李嬷嬷只说了一声可了不得了呀的一声便搂着放声大哭起来急的襲人忙拉他说你老人家瞧可怕不怕且告訴我們去回老太太去你老人家怎麼先哭起来李嬷嬷捶床搗枕说这可不用了我白操了一番心了襲人等以他年老多知所以請他来看如今見他这狀一说都信以為实也都哭起来晴雯便告訴襲人方纔如此这般襲人听了便忙到瀟湘館来見紫鵲正伏侍黛玉吃藥也頭不得什麼便走上來問紫鵲道你纔和我們宝玉说了些什麼你瞧他去你回老太太去我也不管

了說有便坐在椅上代玉忽見襲人海面急怒又有淚痕舉止大變更不免也慌了忙問怎麼了襲人定了一回嘆道不知紫鵲姑奶奶說了些什麼話那個獸子眼也直了手脚也冷了活也不說了李媽、描眉也不疼了已死了大半了奇極之語從急怒發愁口中描出不成語之語來連李媽、都說不中用了那里放聲大方是千古奇文五字是一口氣來的

哭只怕這會子都死了代玉一听此言李媽、乃是經過的老嫗說不中用了可知必不中用啞的一声將腹中之藥一緊噙出抖擻搜肺臟胃扁肝的痛聲大嗽了几陣一時面紅髮亂目腫筋浮喘的抬不起頭來紫鵲忙上來搥背代玉伏枕喘息了半晌推紫鵲道你不用搥你竟拿繩子來勒死我是正經紫鵲哭道我並沒說什麼不過是說了几句頑話他就認真了襲人道你還不知道他那傻子每每頑話認了真代玉道你說了什麼話起早兒去解說他只怕就

醒過來了紫鵲聽說忙下了床同襲人到了怡紅院誰知賈母王夫人等已都在那里了賈母一見了紫鵲便眼內出火罵道你這小蹄子和他說了什麼紫鵲忙道並沒說什麼不過說几句頑話誰知宝玉見了紫鵲方噯呀了一聲哭出來了衆人一見方都放下心來賈母便拉住紫鵲只當他得罪了宝玉所以拉紫鵲命他打誰知宝玉一把拉住紫鵲死也不放說要去連我也帶了去衆人不解細問起來方知紫鵲說要回蘇州去一句頑話引出來的賈母流淚道我當有什麼要緊大事原來是這句頑話又向紫鵲道你這孩子素日最是个伶俐聰敏的你又知道他有个獸根子平白的哄他作什麼薛姨媽勸道宝玉本來心實可巧林姑娘又是從小兒來的他姊妹两个一處長了這麼大比別的姊妹更不同這會子熱刺了的說一个去別說他是个實心的傻孩子便

是冷心腸的大人也要傷心這並不是什麼大病老太和姨太太只管萬安吃了一兩劑藥就好了正說着人回林之孝家的單大娘家的都來瞧奇兒來了賈母道難為他們想眉叫他們來瞧；寶玉听了一了林字便滿床鬧起來說了不得了林字的人接他們來；快打出去罷賈母听也忙說打出去罷又忙安慰說那不是林家的人林家的人都死絕了沒人來接他的你只放心罷寶玉哭道憑他是誰除林妹；都不許姓林的賈母道沒姓林的來凡姓林的我都打出走了一面分付衆人已後別叫林之孝的進園來你們也別說林字好孩子你們們听我這句話罷衆人忙答應又不敢嘆一時寶玉又一眼看見了十錦桶子上陳設的一隻金西洋自行船便指着乱叫說那不是接他們來的船來了灣在那里呢賈母忙命拿下來襲人忙拿下來寶玉伸手要襲人遞過寶玉便掀

被中嘆道：可去不成了！一面說，一面死拉着紫鵲不放。一時人回，大夫來了。賈母忙命快進來。王夫人、薛姨媽、寶釵等暫避裡間。賈母便端坐在寶玉身傍。王太醫進來，見許多的人忙上去，請了賈母的安，拿了寶玉的手，診了一回。那紫鵲少不得低了頭。王大夫也不解何意，起身說道：「這症乃是急痛迷心。古人曾云：痰迷有別，有氣血虧，有飲食不能，有銘化痰迷者，有怒惱中痰，暴而迷者，有急痛壅塞者，此亦痰迷之症，係急痛所致。不過一時壅蔽，較諸痰迷似輕。賈母道：你只說怕不怕？誰同你替藥書呢？」王太醫忙躬身笑說：「不妨。」賈母道：「果真不妨？」王太醫道：「實在不妨。」都在晚生身上。賈母道：「既如此，請到外面坐用藥。方若吃好了，我另外預備好謝禮，叫他親自捧了送去。磕頭若耽誤了我打發人去，折了太醫院的大堂。」王太醫只躬身笑說：「不敢。」他原听了說另



具上等謝禮命宝玉去磕頭故滿口說不敢竟未聽見賈母後來說拆大醫院之戲語猶說不敢賈母与中人反道咲了一時按方煎了藥來服下果覺比先安靜無奈宝玉不肯放紫鵲只說他去了便是要回蘇州去了賈母王夫人無法只得命紫鵲守着他另將那珀玉伏侍代玉代玉不時遣雪鴈來探消息這邊事務知自己心中暗嘆幸喜中人都知宝玉原有些戾氣自幼是他二人親密如今紫鵲之戲語亦是常情宝玉之病亦非罕事因不疑到別事去晚間宝玉稍安賈母王夫人等方回房去一夜還遣人來問訊几次李奶母帶領宗姪等几个年老人用心看守紫鵲繫人晴雯等日夜相伴有時宝玉睡去必從夢中驚醒不是哭了說代玉已去便是有人來接每一驚時必得紫鵲安慰一番方罷彼時賈母又命將祛邪守靈丹及聞

竅通神散各樣上方秘製諸藥按方飲服次日又服了王太醫藥漸次好起來  
來寶惡下明白因恐紫鵲回去故有或作佯狂之態紫鵲自那日也有寔後  
悔如今日夜辛苦並沒有怨意襲人等皆心安神定因向紫鵲笑道都是  
你鬧的還得你來治也沒見我們這獸子听了風就是兩往後怎麼好暫且  
按下因此時湘雲之症已愈天<sub>之</sub>過來瞧着見寶玉明白了便將他病中狂態  
形容了与他瞧到的寶玉自己伏枕而咲原來他起先那樣竟是不知的如今  
听人說還不信無人時紫鵲在側寶玉又拉他的手問道你為什麼唬我紫鵲  
道不过是哄你頑的你就認真了寶玉道你說的那樣有情有理如何是  
頑話紫鵲咲道那些頑話都是我編的林家實沒了台儀有也是極遠的族  
中也都不在蘇州住各省流寓不定假有人來接老太太也必不放去的寶玉

道便老太太放去我也不依紫鵲笑道果真的你不依只怕是口里的話你爹也大了連親也定下了過二三年再娶了親你眼里還有誰了宝玉听了又驚問誰定了親定了誰紫鵲笑道年裏我就聽見老太太說要定下琴姑娘呢不然那麼疼他宝玉嘆道今只說我傻你比我更傻不過是句頑話他已經許給梅翰林家了果然定下了他我還是這个形景了先是我發誓賭咒砸這撈什子你都沒有勸過說我痴的到這的這几日纔好了你又來逼我一面說一面咬牙切齒的又說道我只願這會子立刻我死了把心迸出來你們瞧見了然後連皮帶骨一瓢都化成一股灰、還有形迹不如再化一股烟、還可凝聚人還看見湏得一陣大亂風吹的四面八方都登時散了這纔好一面說一面又滾下淚來紫鵲忙上來握他的嘴替他擦眼淚又忙笑解釋道你不用着急這原是我心里

着急故來試你。宝玉听了，更又詫意，問道：「你又着什麼？」急紫鵲嘆道：「你知道我並不是林家的人，我也和襲人死共是一夥的，偏把我給了林姑娘，使偏生他又和我極好，比他蘇州帶來的還好十倍。一時一刻，我們兩分離不開，我如今心里却愁他倘或要去了，我必要跟了他去的。我是合家在這里，我若不去，辜負了我們素日的情常。若去又棄了本家，所以我疑惑，故沒出這流話來，問你誰知，便就傻鬧起來。宝玉嘆道：「原來是你愁這了，所以你是傻子。從此後再別愁了。我只告訴你一句，蔓蔓活活着，偕們一處活着，不活着，偕們一處化灰化烟如何？」紫鵲听了，心下暗卜，算畫忽有人回環，爺舅哥兒問候。宝玉道：「就說難為他們，我統睡了，不必進來。」婆子答應去了。紫鵲嘆道：「你也好，該放我回去瞧瞧我們那一夕去了。」宝玉道：「正是這話。我昨日就要叫你去的，偏又忘了。我已經

大好了你就去罢紫鵲听说方打叠鋪盖粧奩之類宝玉笑道我看見你文具裡頭有兩面鏡子你把那面小菱花的給我留下罢我搁在枕頭傍邊瞧着好照明兒出門帶首也輕巧紫鵲听说只得与他留下先命人將東西送過去然後別了衆人自回瀟湘館來林黛玉近日聞得宝玉如此情景未免又添些病症多哭几場今見紫鵲來了問其原故已知大愈仍遣琥珀去伏侍賈母在房中定後紫鵲已寬衣卧下之時悄悄向黛玉笑道宝玉的心到實處見惜們去就那樣起來黛玉不答紫鵲停了半晌自言自語的說道一動不如一靜我們这里就算好人家別的都容易最難得的是從小兒一处长大脾氣情性都彼此知道的了黛玉笑道你這几天還不至起這會子不歇一歇還嚼什麼蛆紫鵲笑道到不是白嚼蛆我到

是一片真心為姑娘替你愁了這几年了無父母無兄弟誰是知疼知熱的人趣早兜老太太還明白硬朗的時節作定了大事要緊俗語說老健春寒秋後熱倘或老太太一時有個好歹那時雖也完事只怕耽誤了時光還不得趣心如意呢公子王孫雖多那一個不是三房五妾今兜朝東明兜朝西要一個天仙來也不過三夜五夕也丟在脖子後頭了甚至於為妾為丫頭反目成讐言的若娘家有人有勢的还好些若是姑娘這樣的人有老太太一日还好一日若沒了老太太也只是憑人去欺負了所以说拿主意要緊姑娘是個明白人豈不聞俗語說的萬兩黃金容易得知心一個也难求代玉听了便說道這丫頭今兒不痴了怎麼去了几日忽然變了一個人我明兜必回老太太退回去我不敢要你了紫鵲笑道我说的是好話不过叫你心里留神並沒叫你去為非作歹何若回老太太

「叫我吃了虧又有何好處說着竟自己睡了代玉听了这话口内虽如此说心内未常不傷感待他睡了便直泣了一夜至天明方打了一个盹兒次日勉強盥漱了吃了些燕窩粥便有賈母等親來看視了又囑咐了许多話目今是薛姨媽的生日自賈母起諸人皆有祝賀之禮代玉亦早備了兩色針線送去是日也定了一班小戲請賈母王夫人等独有宝玉与代玉二人不曾去得至晚散時賈母等順路又瞧了他二人一遍方回房去次日薛姨媽家又命薛蝌陪諸夥計吃了一天酒連忙了三四天方完備因薛姨媽看見邢岫烟生得端雅稳重且家道貧寒是了釵荆裙布的女兒便款說与薛蟠為妻因薛蟠素習行止得虧又恐遭過了人家的女兒正在躊躇之際忽想起薛蝌未娶看他二人恰是一对天生地設的夫妻因謀之于鳳姐兒鳳姐兒嘆道姑媽素

知我們太有些左性的這事等我慢慢謀因賈母去瞧鳳姐兒時鳳姐兒便和賈母說薛姑媽有件事求老祖宗只是不好啟齒的賈母忙問何事鳳姐便將求親一事說了賈母笑道這有什麼不好啟齒這是極好的好事等我和你婆子說了怕他不依因回房來即刻就命人來請了邢夫人過來硬作保山邢夫人想了一想薛家根基不錯且現今大富薛蝌生得又好且賈母硬作保山將机就計便應了賈母十分喜歡忙命人請了薛姨媽來二人見了自然有許多謙辭邢夫人即刻命人去告訴邢忠夫婦他夫婦原是以來投靠邢夫人的如何不依早極口的說妙極賈母笑道我最愛管閑事今兒又管成了一件事不知得多少謝媒錢薛姨媽笑道這是自然的總抬了十萬兩子來只怕不希罕但只一件老太太既是主親還得一位才好



賈母嘆道別的沒有我们家折腿爛手的人還有兩個說着便命人去叫過賈珍婆媳二人來賈母告訴他原故彼此忙都道喜賈母吩咐道借你們家的規矩你是盡知的從沒有兩親家爭礼爭面的如今你算替我在當中料理也不可太盡也不可太費把他兩家的事週全了回我尤氏忙答應了薛姨媽喜之不盡回家來忙命寫了請帖補送過寧府尤氏深知邢夫人情性本不欲管無奈賈母親囑咐只得應了惟有忖度邢夫人之意行事薛姨媽是个無可無不可的人到還易說這且不在話下如今薛姨媽既定了邢岫烟為媳合宅皆知邢夫人本欲接出岫烟去住賈母因說這又何妨兩個孩子又不能見面就是姨太太和他一个大姑一个小姑又何妨況且都是女兒正好親看呢邢夫人方罷岫烟二人前次途中皆曾有一面之遇大約二人心中也

皆如意只是邢岫烟未免比先時拘泥了些不好與寶釵姊妹共處閑語又兼湘雲是個愛取戲的更覺不好意思幸他是个知書達禮的雖有女兒身分还不是那種佯羞忤愧一味輕薄造作之輩寶釵自見他時見他家業貧寒三則別人之父母皆是年高有德之人獨他父母偏是酒糟透之人于女兒分中平常邢夫人也不是臉面之情亦非真心疼愛且岫烟為人雅重迎春是个有氣的人連他自己尚未照管齊全如何能照管到他身上凡閨閣中家常一應需用之物或有虧乏無人照管他又不與人張口寶釵到暗中每相體貼接濟也不敢與邢夫人知道亦恐多心閑話之故耳如今却世人意料之外奇緣作成這門親事岫烟心中先取中寶釵然後方取薛蝌有時岫烟仍與寶釵閑話寶釵仍以姊妹相呼這日寶釵因來瞧代玉恰值岫烟也來瞧代玉二

人在半路相遇宝釵含咲喚他到跟前二人同走至一塊石壁後宝釵咲問他这天還冷的狠你怎么到全换了袂的了岫烟見問低頭不答宝釵便知道又有了原故因又咲問道必定是这个月的月錢又沒得鳳丫頭如今也這樣沒心设计了岫烟道他到想着不錯日子給因姑媽打發人和我說一個月用不了二兩銀子叫我省一兩給爹媽送出去要使用什麼橫豎有二姐的東面能着此兒搭着就使了姐想二姐是个老實人也不大留心我使他的東西他雖不說什麼他那媽丫頭那一个是省事的那一个是嘴里不尖的我雖在那屋里却不敢狠使喚他們过三天五天我到得拿出些錢來給他們打酒買點心吃饒好因此一月二兩銀子還不敷使如今又去了一兩前兒我悄悄的把綿衣服叫人當了几吊錢盤纏宝釵听了愁眉嘆道偏梅家

又合家在任上後年才進來若是在這里琴兒過去了好再商議你這事離了  
這里就完了。娶不先定了他妹的事也斷不敢先娶親的。如今到是一件難事  
再遲兩年我又怕你熬煎出病來。等我和媽再議。有人欺負你。只管耐些  
煩兒。千萬別自己熬煎出病來。不如把那一兩良子明兒也越性給了他們。到  
都歇心。你已後也不用白給。那些人東西吃他尖刺。讓他們去尖刺。狠听不過了。  
各人走開。倘或短了什麼。你別存那小家兒女氣。只管我去。並不是作親後  
方如此。你一來時。僭們就好的。便怕人閑話。你打發小丫頭悄悄的和我说去。  
就是了。岫烟低頭答應了。寶釵又指他裙上一個碧玉佩問道。這是誰給你的。  
岫烟道。這是三姐給的。寶釵點頭嘆道。他見人皆有獨你一個沒有。怕人  
閑話。故此送你一個。這是他聰明细致之處。但還有句。你也要知道。這此救飾。

原出于太官富貴之家的小姐你看我從頭至腳可有這富麗閒雅然七八年之先我也是這樣來者如今一時比不得一時了所以我自己該省的就省了將來你這一到了我們家這沒用的東西只怕還有一箱子偕們如今比不得他們了總要一色從實守分為主不必比他們總是岫烟笑道姐，既這樣說我回去摘了就是了宝釵忙笑道你也太听說了这是他好意送你不佩着他豈不麤心我不過是偶然提到這里以後知道就是了岫烟忙又答應又問姐此時那里去宝釵道我到瀟湘館去你且回去把那當票叫了頭送來我那里悄悄的取出來晚上再悄悄的送給你去早晚好穿不然風扇了事大但不知当在那里了岫烟道叫作恒舒典是鼓樓西大街的宝釵笑道這間在一家去了夥計們倘或知道了好說人沒過來衣裳先過來了岫烟听说便知是他家的

本錢也不覺紅了臉。二人走開。寶釵就往瀟湘館來。正值他母親也來。賈代玉正說閑話呢。寶釵嘆道：「媽多早晚來的，我竟不知道。」薛姨媽道：「我這几天連日忙，總沒來瞧。」寶玉和他所以今兒瞧他兩個，都好了。代玉忙讓寶釵坐了。因向寶釵道：「天下的事真是人想不到的。怎應想的到姨媽和大舅母又作一門親家？」薛姨媽道：「我的兒，你們女孩家那里知道。自古道：千里姻緣一線牽。管姻緣的有一位月下老人，預先註定暗里只用一根紅絲，把這兩個人的腳絆住。憑你兩家隔着海，隔着國，有世仇的，也終久有機會作了夫婦。這一件事都是出人意料之想。憑父母本人都願意了，或是年一在一處的，已為是定了的親事。若月下老人不用紅線拴的，再不能到一處。比如你姐妹兩個的婚姻，此刻也不知在眼前，也不知在山南海北呢。」寶釵道：「惟有媽說動話就拉上我。」

们一面说一面伏着他母親懷里哭說偕們走罷代玉哭道你瞧這麼大了離了姨媽他就是个最老道的見了姨媽他就撒嬌兒薛姨媽用手摩弄着宝釵嘆向代玉道你这姐儿就和鳳哥兒在老太太跟前一樣有了正經事就和他商量沒了事幸亏他問我的我心我見了他這樣有多少愁不散的代玉听说流淚嘆道他偏在这里這樣分明是氣我沒娘的人故意來刺我的眼宝釵笑道媽瞧他輕狂到说我撒嬌兒薛姨媽道也怨不得他傷心可憐沒父母到底沒个親人又摩挲代玉哭道好孩子別哭你見我疼你姐儿你傷心了你不知道我心里更疼你呢你姐儿雖沒了父親到底有我有親哥儿这就比你強了我每和你姐儿說心里很疼你只是外頭不好帶出來的你这里人多口雜說好話的人少說歹話的人多不說你無依無靠為人作人可配人疼只說我們看

老太：疼你了我們也伏上水去了代玉嘆道姨媽既這麼說我昨日就認姨媽做娘姨媽若是棄嫌不認便是假意疼我了薛姨媽道你不厭我就認了饒了好宝釵忙道認不得的代玉道怎麼認不得宝釵嘆問道我且問你我哥：還沒定親事為什麼反將那妹：先說与我兄弟了是什麼道理代玉道他不在家或是属相生日不對所以先說与兄弟了宝釵嘆道非也我哥：已竟相準了只等來家就下定了也不必提出人來我方纔說你認不得娘你細想去說着便和他母親擠眼兒發笑代玉听了便也一頭伏在薛姨媽身上說道姨媽不打我不依薛姨媽忙也樓他嘆道你別信你姐：的話他是頑你呢宝釵嘆道真个的媽明兒和老太：求了他作媳婦豈不比外頭尋的好代玉便拘上來要抓他口內嘴說你越發瘋了薛姨媽忙也笑劝用手分開方罷因又向宝



叙道連那女兒我怕你哥，遭遇了，所以他所以給你兄弟說了，別說這孩子我也斷不肯給他前兒老太，因要和你妹，說給寶玉偏生又有了人家，不然到是一門好親，前兒我說定了那女兒老太，還取笑說我原要說他的人，誰知他的人沒到手，到被他說了我們的，一个去了，却是頑話，細想來到也有些意思，我想寶琴，雖有了人家，我雖没人可給，難到一句話也不說，我想省你堂兄弟老太，那樣疼他，又生的那樣，若要外頭說去，老太，斷不中意，不如竟把你林妹，空与他豈不四角俱全，林黛玉先還怔怔的，听後來見說道，自己身上便啐了，寶釵口红了臉，拉着寶釵，笑道，我只打你，為什麼招出姨媽，這些老不正經的話來，寶釵笑道，这可奇了，媽說你為什麼打我，紫鵑忙也跑來，笑道，姨太太，既有這主意，為什麼不和太太說去，薛姨媽，哈哈。

咲你这孩子急什么想必催着你姑娘出了阁你也要早些寻一个小女婿去了紫鵲听了也红了脸咲道姨太太真个倚老卖老的起来说有便轉身去了代玉先骂又与你这蹄子什么相干後來见了这样也咲起来说阿弥陀佛该也该燥了一鼻子灰去了薛姨妈母女及屋内婆子了环都咲起来婆子们因也咲道姨太太虽是頑話却到也不差呢到闹了時和老太太一商議太太竟做媒保成这门親事是干要万妥的薛姨妈道我一出这主意老太太必喜欢的一语未了忽見湘雲走來手里拿着一片当票口内咲道这是什么賬篇子代玉瞧了也不認得地下婆子们都咲道这可是一件奇貨这个乖可不是白教人的宝釵忙一把接了看時就是岫烟才说的当票忙招了起來薛姨妈忙说那必定是那丫头当票子失落了回來急的他们找那里得

的湘雲道什麼是當票子衆人都嘆道真是個鼓子連個當票子也不知道薛姨媽嘆道怨不得他真是侯門千金而且又小那里知道這個那里去有这个便是家下人有这个他如何見別嘆他是鼓子若給你們家的小姐們看了也都成了鼓子衆婆子嘆道林姑娘方才也不認得別說姑娘們此刻宝玉他到是外頭常走出去的只怕也還沒見過呢薛姨媽忙將原故講明湘雲代玉二人听了方嘆道原來爲此人也太會想錢了姨媽家的當舖也有這個不成衆人嘆道這又鼓了天下老鴿一舢黑豈有兩樣的薛姨媽因又問是那里扣的湘雲方欲說時宝釵忙說是一張死了沒用的不知那年勾了賬的香菱拿有哄他們頑的薛姨媽听了此話是真也就不問了一時人來回那府里大奶奶過來請姨太太說話呢薛姨媽起身去了這里屋內

無人時寶釵方問湘雲何處扣的湘雲笑道我見你令弟媳的丫頭篆兒悄悄的遞與鶯兒，便隨手夾在書里只當我後首見我等他們出去了我偷着看竟不認得知道你們都在这里所以拿來大家認，代玉忙問怎麼他也當衣裳不成既當了怎麼又給你去寶釵見問不好隱瞞他兩分遂將方纔之事都告訴了他二人代玉便說免死狐悲物傷其類不免感嘆起來史湘雲便動了氣說等我問有二姐，去我罵那起老婆子丫頭一頓給你們出氣何如說着便要走寶釵忙一把拉住笑道你又發瘋了還不給我坐着呢代玉笑道你要是个男人出去打一頓不平兒你又充什麼荊軻聶政真，好咲湘雲道既不叫我問他去明兒也把他接到偕們苑里一处住去豈不好寶釵咲道明日再商量說着人報三姑娘四姑娘來了三

人听了忙掩了口不提此事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五十八回

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茜紗窗真情揆癡理

話說他三人因見探春等進來忙將此話掩住不提探春等問候過大家說笑了一回方散誰知上回所表的那位老太妃已薨凡誥命等皆入朝隨班按爵守制勅諭天下凡有爵之家一年內不得筵宴音樂庶民皆三日不得婚嫁賈母邢王尤許婆媳祖孫等皆每日入朝隨祭至正己後方回在大內偏宮二十日後方請靈入先陵地名曰孝慈縣隨事命名這陵離都來往得十來日之功如今請靈至此還要停放數日方入地宮故得一月光景週到細膩之至

真細之教不獨寫虞府得理亦且將  
 寧府賈珍夫妻二人也少不得是要去  
 皇宮赫々寫得令人不敢坐閱

的西府無人因此大家計議家無主少不得又大家計議便報了尤氏產育將他騰挪出來協理榮寧兩處事體因又托了薛姨媽在園內照管他姊妹了環薛姨媽只得也挪進園來因寶釵處有湘雲香菱李紈處目今李紈母女雖去然有日不來住三五日不定賈母又將寶琴送與他去照管迎春處有岫烟探春因家務冗雜且不時有趙姨娘與賈環來嘈聒甚不方便惜春處房屋狹小況賈母又千叮嚀萬囑咐托他照管林黛玉薛姨媽素習也最憐愛他的今既巧遇這事便挪至瀟湘館來和黛玉同房一處藥餌飲食十分仔細黛玉感待不盡已後便亦如寶釵之呼連寶釵前亦直以姐呼之寶琴琴前直以妹呼之儼似同胞共出較諸人更似親切賈母見如此也十分喜悅放心薛姨媽只不过照管他姊妹禁約得了環輩一應家中大小事務也不肯多口尤氏雖大



過來也不過應名点卯亦不肯乱作威福且他家内上下也只刺他一个料理再者每日要还照管費母夫人的下处一應所需飲饌鋪設之物所以也是操劳當下崇寧兩处主人既如此不暇並兩处執事人等或有人跟隨入朝的或有朝外照理下处事務的又有先跣踊下处的也都各忙乱因此兩处下人無了正往頭緒也都偷安或乘隙結黨与權暫執事者竊弄威福榮府只留得賴大並几个管事照管外務這賴大手下常用几个人已去虽另委人都是些生的只覺不順手且他們無知或賄騙無節或呈告無據或舉荐無因種種不善在生事也難備述又見各官宦家凡養優伶男女者一槩蠲免遣發尤氏

等便議定待王夫人回家回明也欲遣發十二个女孩子又说这些人原是買的如今虽不學唱儘可留著使喚只令其教習們自去也罢了王夫人因說這學戲的到比不得使喚的他們也是好人家的兒女因無能賣了做這事粧醜弄鬼的几年如今有這機會不如給他們几兩銀子盤費各自去罢當日祖宗手里都是有這例的偕們如今損陰坏德而且还还小器如今虽有几个老的還在那是他們各有原故不肯回去的所以纔留下使喚大了配了偕們家的小廝們了尤氏道如今我們也去問他十二个有願意回去的就帶了信兒叫上父母來親自來領回去給他們几兩銀盤纏方妥當若不叫上他父母親人來只怕有混賬人頂名冒領出去又轉賣了豈不辜負了這恩典若有不願意回去的就留下

王夫人笑道：「這話要當尤氏等又遣人告訴了鳳姐兒，看他任意鄙俚，說諧還清，是見是一面說，與總理房中每教習給銀六兩，令其自便。凡梨香院一應物件，查清記冊，收明派人上夜，將十二个女孩子叫來當面細問，到有一多半不願意回家的。也有說父母雖有他，只以賣我們為事，這一去還被他賣了。也有父母已亡，或被叔伯兄弟所賣的，也有說無人可投的，也有說恚恩不捨的，所愿去者止四五人。」王夫人听了，只得留下將去者四五人，皆令其乾娘領回家去。單等他親父母來領，將不愿去者分散在園中，便喚賈母便留下文官，自使將正旦芳官指與宝玉，將小旦蕊官送了寶釵，將小生藕官指與了代玉，將大花面葵官送了湘雲，將小花面蕊官送了寶琴，將老外艾官與了探春。尤氏便討了老旦茄官去，當下各得其所，就如倦鳥出籠，每日園中遊戲，眾人

皆知他們不能針黹不慣使用皆不大責備其中或有二子知事的愁將來無應時之技亦將本技去開便學起針黹紡績女工諸務一日正是朝中大祭賈母等五更便去了先到下處用些點心食然後入朝早膳已畢方退至下處用过早飯畧歇片刻復入朝待中晚二祭方出至下處歇息用过晚飯方回家可巧這下處乃是一個大官的家廟里乃比丘尼焚修房舍極多極淨東西二院榮府便賃了東院北靜王府便賃了西院太妃少妃每日宴息見賈母等在東院彼此同出入都有相應外面諸事不消細述且說大觀園內因賈母王夫人天不在家內又送靈去一月方回各了環婆子皆有閑空多在園內遊玩更又將梨香院內伏侍的衆婆子一槩撤回併散在園內听使更覺園內人多了几十个園吏官等一千人或心性高傲或倚勢凌下或揀衣挑食或角蜂芒

大縣不安分守理者多因此衆婆子無不含怨只是口中不敢與他們分証如今散了學大家稱了愿也有丟開手的也有心地狹窄猶懷舊怨的因將衆人皆分在各房名下不敢來廝侵可巧這日乃是清明之日賈璉已備下年例祭祀帶領賈環賈宗賈蘭三人去往鐵檻寺祭柩燒紙寧府賈蓉也同族中几人各辦祭祀前往因宝玉未大愈故不曾去得飯後發倦衆人因說天氣甚好你且出去逛逛省得丟下粥碗就睡存在心里宝玉听说只得拄了一支杖靸着鞋步出院外画出病勢因近日將園中分與衆婆子料理各司各業皆在忙時也有修竹的也有剔樹的也有栽花的也有種豆池中又有駕娘們行着船夾泥的種藕的看菱湘雲寶琴與了些環等都坐在山石上照他們取樂宝玉也慢步行來湘雲見了他來忙咲說快把这船打出去他們是接林妹的

衆人都笑起來。宝玉紅了臉，也嘆道：「人家的病，誰是好意的？你也形容着取笑。」  
兒湘雲嘆道：「病也比人家另一樣原招笑。」兒反說起人來說，眉、寶玉便也坐下。  
看着衆人忙亂了一回，湘雲因說：「這里有風石頭上又冷，坐去罷。」寶玉便也  
正要去。麝林、代玉便起身拉攏，辭了他們，從沁芳橋一帶堤上走來，只見柳垂  
金線，桃吐丹霞。山石之後，一株大杏樹，花已全落，葉稠陰翠，上面已結了豆子  
大小的許多小杏。寶玉因想道：「能病了几天，竟把杏花辜負了，不覺到綠葉成  
陰，子滿枝了。」因此仰望杏子，不捨，又想越那岫烟已擇了夫婿一事。雖說是男  
女大事，不可不行，但未免又少了一個好女兒。不過二年，便也要綠葉成陰，子滿枝  
了。再過几日，這杏樹子落枝空，再几年，岫烟也未免烏髮如銀，紅顏似槁了。因此  
不免傷心，只管對杏流淚嘆息。

近之淫書，滿紙傷春，究竟不知傷春原委者，  
他並不提傷春字樣，却艷恨穠愁，看流淚紙矣。

正悲嘆時忽有一個雀兒飛來落於枝上亂啼。寶玉又發了  
歡性，心下想道：「這雀兒必定是杏花正開時他曾來過。今  
見無花，空有子葉，故也亂啼。」這聲韻必是啼哭之聲，可恨公  
冶長不在眼前，不能問他。但不知明年再發時，這個雀兒可還  
記得飛到這裏來？杏花一會了，正胡思間，忽見一股火光從  
山石那邊發出，將雀兒驚飛。寶玉吃一大驚，又听那邊有人喊  
道：「藕官，你要死怎弄些紙錢進來燒我回奶？」們去仔細看的  
肉，寶玉听了，益發疑惑起來，忙轉過山石看時，只見藕官滿  
面淚痕，蹲在那里，手里還拿着火，守着些紙錢灰，作悲。寶玉  
忙問道：「你与誰燒紙錢？快不要在這里燒。你或是為父母兄

弟你告訴我名姓外頭去叫小廝們打了包袱寫上名姓去燒竊官  
見了寶玉只不作一聲寶玉數問不答忽見一婆子惡恨恨走來拉  
竊官口內說道我已經回了奶子們了奶子們氣的了不得竊官  
听了終是強氣怕辱沒了沒臉便不肯去婆子道我說你們  
別太興頭過餘了如今還比你們在外頭隨心亂鬧呢這是  
天寸地方兒指寶玉道連我們的爺還守規矩呢你是什麼阿  
物兒跑來胡鬧怕也不中用跟我快走罷

如何必是含怨之人

又拉上寶玉画出小人得意來

寶玉忙道他並沒燒紙錢原是林妹叫他來

燒那爛字紙的你沒着真反錯告了他竊官正沒了主意見  
了寶玉也正添了畏懼忽听他反掩飾心內轉憂成喜



也便硬着口说道你狠着真是紙錢了麼我燒的是林姑娘寫壞了的字紙那婆子听如此亦發狠起來便彎腰向紙灰中揀那不曾化尽的遺紙揀了兩点在手內說道你還嘴硬有據有証在这里我只和你所上講去說着拉了袖子就拽着要支宝玉忙把藕官拉住用拄杖敲開那婆子的手說道你只管拿了那个回去實告訴你我昨夜作了一個夢見杏花神和我要一掛白紙錢不可叫本房人燒要一個生人替我燒了我的病就好的快所以我請了這白錢巴巴兒的和林姑娘煩了他來替我燒了祝讚原不許一個人知道的所以我合才能起來偏你看見了我這會子又不好了都是你冲了你還要告他去藕官只管去見了他們你就照依我這話說等老太、回來我就說他故意來冲神祇保佑我早死藕官听了亦發得了主意走到拉着婆子要支那婆子听了這

話忙丟下低錢陪哭。央告宝玉道：「我原不知道二爺若回了老太太，我這老婆子豈不完了我如今回奶子們去，就說是爺祭神，我看錯了。」宝玉道：「你也不許再回去了。」我便不說。婆子道：「我已回了，叫我来帶他。」我怎好不去的也罷。就說我已叫到了他林姑娘，叫了去了。宝玉想了一想方點頭應允。那婆子只得去了。這里宝玉問他到底是為誰燒紙。我想來若是為父母兄弟，你們皆煩人外頭燒過了，這里燒這幾張，必有私自的情理。藕官因方纔護庇之情感激于裏，便知他是自己一流的人物，便含淚說道：「我這事除了你屋里的芳官並宝姑娘的蕊官，並沒第三个人知道。今日忽然被你遇見，又有這段意思，少不得也告訴了你。只不許再對人言講。又罵道：「我也不便和你面說，你只回去背人悄悄問芳官就知了。」說畢，佯常而去。宝玉听

了心下納悶連觀書者亦納悶只得踱到瀟湘館瞧代玉發瘦的可憐問起來比往日已算大愈了好若只管病亦不好代玉見他也比先大瘦了想起往日之事不免流下淚來些微談了談便催黛玉去歇息調養黛玉只得回來因記星省要問芳官那原委偏有湘雲香菱來了云和襲人芳官說笑不好叫他恐人又盤詰只得耐省一時芳官又跟了他乾娘去洗頭他乾娘偏又先叫了他親女兒洗過了後像叫芳官洗芳官見了這般便說他偏心把你女兒的剝水給我洗我一箇月的月錢都是你拿省沽我的光不美反到給我剝東剝西的他干娘羞愧變成惱便罵他不識抬舉的東西怪不得人都說戲子沒一箇好纏的憑你甚麼好人入了這一行都弄壞了這点子居恩子也挑么挑六賊居淡舌咬羣的騾子似的娘兒兩下吵起來襲人忙打發人去說少亂嚷瞧省

老太，不在家，一連句安靜話也不說了。晴文因說都是芳官不省事，不知狂的什麼，也不是會兩出戲，到像殺了賊王，擒了反叛來的。襲人道：「一巴掌拍不响，老的也太不公，此小的也太可惡。」此宝玉道：「怨不得芳官自古說物不平則鳴。」自來徑語未遭如是用也他少親失眷的，在這裡沒人照看了，賺了他的錢，又作踐他，如何怪得因？又向襲人道：「他一月多少錢？已後不如你收了，過來照管他，豈不省事？」襲人道：「我要照看他，那里不照看了？又要他那几个錢？他照看他沒的討人罵去了。」說着，便起身至那屋里，取了一瓶花露油，並些雞卵香皂頭繩之類，叫一婆子來，送給芳官去。叫他另要水自洗，不要吵鬧了。他丫娘六發羞愧，便說芳官沒良心，花鞭我剋扣你的錢，便向他身上拍了几把。芳官便哭起來。宝玉便走出來，襲人忙勸作什麼？我去說他。晴雯忙先過來指他丫娘說道：

你老人家大不省事你不给他洗頭的東西我們饒給他東西你不自燥還有臉打他！要還在學里學藝你也敢打他不成那婆子便說一日叫娘終身是母他排場我！就打得襲人喫麝月道我不會和人辯嘴晴雯性太急你快過去震嚇他兩句麝月听了忙過來說道你且別嚷我且問你別說我們這一處你看傍園子里誰在主子屋里教道过女兒的便是你的親女兒既分了房有了主子自有主子打得罵得再者大些的姑娘姐！們打得罵得誰許老子娘又半中間要閑事了都這樣愛又要叫他們跟着我們學什麼越老越沒了規矩你見前兒墜兒的來叻你也來跟他學你們放心因連日這個病那個病老太！又不得閒心所以我沒回等兩日間偕們痛回一回大家把威風煞一煞兒纔好宝玉纔好了些連我們不敢大声說話你反打的人狼狽鬼叫的上頭能出了几日門你們就

無法無天的眼睛里沒了我們再兩天你們就該打我們了他不要你這干娘怕  
葦草埋了他不成宝玉恨的用拄杖敲着門檻子說道這些老婆子都是些鐵  
心石頭腸子也是件大奇的事不能照看反到折挫天長地久如何是好画出  
晴雯道什麼如何是好都攆了出去不要這些中看不中吃的那婆子羞  
愧難當一言不發那芳官只穿有海棠紅的小綿袄底下綠袖撒花袴  
廠着褲腿四字奇想寫得低上一頭烏油似的頭髮披在腦後哭的淚人一  
般麝月笑道把一個鶯兒小姐反弄成拷打紅娘了这会子又不妝扮了還是  
這麼鬆鬆怠怠的宝玉道他這本面目極好到別弄緊襯了晴雯過去拉了他  
替他洗淨了髮用手巾擰乾鬆鬆的挽了一個慵粧髻命他穿了衣服過  
這邊來了接省司內厨的婆子來問晚飯有了可送不送小丫頭听了進來

問襲人：「嘆道：『方便胡吵了一陣，也沒留心。』」鐘几下，晴雯道：「那撈什子？不知怎了？」又出去收什說着，便拿過表來瞧了一瞧，說：「再畧等半鍾茶的工夫，就是了。」小了頭去了。麝月嘆道：「提起淘氣，芳官也该打几下。昨兒是他擺弄了，那墜子半日就壞了。」說話之間，便將食具打点現成。一時小了頭子，捧了盒子進來，貼住晴雯。麝月揭蓋看時，還是四樣小菜。晴雯嘆道：「已經好了，還不給兩樣清淡菜吃過稀飯。」臧蓀湊到多早晚，一面擺好一面叉着那盒中，却有碗火腿鮮笋湯，忙端了放在寶玉跟前。寶玉便就桌上喝了口。画出病人說好湯，襲人嘆道：「菩薩能几日沒見葷餽的？這樣起來，一面說一面忙端起，輕用口吹。」因見芳官在側，便連与芳官嘆道：「你也學着些伏侍，別一味歎愁歎，腫口動，輕省別吹上漣沫。」星兒、芳官依言果吹了几口，甚安他。干娘也忙端飯在門外伺候，向

日芳官等一到時原從外邊認的就同姓梨香院去了這干婆子原係榮府三等人物不過今其與他們雜洗皆不曾入內答應故此不知內常規矩今托賴他們方入園中隨女歸房這婆子先領過麝月的排場方知了二分生恐不令芳官認他做干娘便有許多失利之處故心中只要買轉他們今見芳官吹湯便忙跑進來笑道他不老成仔細打了碗讓我叫罷一面說一面就接晴雯忙喊快出去你讓他砸了碗也輪不到你叫我什麼空兒跑到這裡楊子來了還不出去一面又罵小丫頭們瞎了心的他不知道你們也不說給他小丫頭們都說我們撵他！不去去說他！又不信如今帶累我們受氣你可信了我們到的地方兒有你的半還有你一半到不去的呢何況又跑到我們到不去的地方還不算又去伸手動嘴的了！一面說一面推他出去階下几个等空盒家伙的婆子見他



出來都笑道：「嫂子也沒用鏡子照一照，就進去了。」羞的那婆子又恨又氣，只得忍耐下去了。芳官吹了几口，宝玉笑道：「好了，仔細傷了氣。你嚐一口可好了？」芳官只當是頑話，只是笑着，襲人等襲人道：「你就嚐一口，何妨？」晴雯笑道：「你瞧我，嚐說着就喝了一口。芳官見如此，自己也便嚐了一口，說好了，遞與宝玉，喝了半碗，吃了几片筍，又吃了半碗粥，就罷了。衆人揀收出去了，小小頭捧了沐盆盥漱已畢，襲人等出去吃飯。宝玉便使了眼色與芳官：「本自伶俐，又學了幾年戲，何事不知？便粧說頭疼，不吃飯了。」襲人道：「既不吃，你就在屋裏作伴兒，把这粥給你啣着。」一時餓了，再吃，說着都去了。這裏宝玉和他二人，宝玉便將方才從火光燈起如何，見了藕官，又如何，谎言護庇，又如何，藕官叫我問你從頭至尾細細的告訴他一遍，又問他祭的果係何人，芳官听了滿

高含笑又嘆一口气說道这事说来可叹又可嘆宝玉听了忙问如何芳官  
笑道你说他祭的是谁祭的是死了的药官宝玉道這是友誼  
也應當的芳官笑道那里是友誼他竟是瘋傻的想頭說  
他自己是小生药官是小旦常做夫妻虽说假的每日那些曲文並排  
場皆是真正溫存体贴之事故此二人就瘋了虽不做戲尋常飲食起居  
人竟是你恩我爱药官一死他哭的死去活来至今不忘所以每節燒紙後來補  
了蓝官我們見他一般的溫柔体贴也曾問他得新棄旧的他說這又有个公道  
比如男子喪了妻或有必當續絃者也必當續絃為是便只是不把死的丢過  
不提便是情深意重了若一味因死的不續孤守一世防了大節也不是理死者反  
不安了你說可是又瘋又戇說来可是好叹宝玉听了這篇戇話独合了他的

獸性不覺又是歡喜又是悲嘆又稱奇道他既生這樣人又何用我這鬚眉濁物玷辱世界因又忙拉芳官囑道既然如此說我也有一句話囑咐他我若親对面与他講未免不便湏得你告訴他芳官問何事宝玉道已後斷不可燒紙錢這紙錢原是後人異端不是孔子的遺訓已後逢時按節只備一个炉到日隨便焚香一心誠虔就可感格了愚人原不知無論神佛死人必要分出等例各式各例的除不知只一誠信二字為主即值蒼皇流離之日雖連香亦無隨便有土有草只以潔淨便可為祭不獨死者為祭便是神鬼皆是未享的你瞧我那案上只設一炉不論日期時常焚香他們皆不知原故我心里却各有所因隨便有新茶便供一鐘茶有新水就供一盞水或有鮮花或有鮮果甚至于

葷羹腥菜只要心誠意潔便是佛也都可來享所以說只在教  
不在虛名已後快命他不可再燒紙芳官听了便答應着一時吃  
過飯便有人回老太太、太太、回來了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五十九回

柳葉渚邊鳴鶯啁燕

絳芸軒裡召將飛符

話說宝玉多添了一件衣服拄仗前邊來都見過因每日辛苦都要早些歇息一宿無話次日五鼓又往朝中去送靈日不遠鴛鴦那翡翠玻璃四人都忙着打扮賈母之物玉釧彩雲彩霞等皆打疊王夫人之物當面查點與跟隨的管事媳婦們跟隨的一共大小十個奴才十個老婆子媳婦子男人不算連日收什駄轎器械鴛鴦與玉釧兒皆不隨去只看屋子一面先几日預修帳幔鋪陳之物先有四五个媳婦並几个男人領了出來坐了几輛車遠遠道先至下處鋪陳安插等候臨日賈母帶有蓉妻坐一乘馱轎王夫人在後亦坐一乘馱轎

賈珍騎馬率領衆家丁圍護又有几輛大車與婆子丫環等坐並放些隨換的衣包等件是日薛姨媽尤氏率領諸人直送至大門外方回賈璉恐路上不便一面打發了他父母起身赶上賈母王夫人馱轎自己也隨後帶領家丁押後跟來榮府內賴大添派人丁上夜將兩處所院都關了一左出入人等皆走西邊小角門日落時便命关了儀門不教人出入園中前後東西角門亦皆閉鎖只留王夫人大房之後常係他姊妹出入之門東邊通薛姨媽的角門這兩門因在內院不必閉鎖里面鴛鴦和玉釧兒也各將上房关了自領了環婆子下房去安歇每日林之孝之妻進來帶領十來个婆子上夜穿堂內又添了許多小廝們坐更打梆子已安插得十分妥當一日清晚寶釵春困已醒寥惟下榻微覺輕寒及啟戶視之見苑中土潤苔青原來五更時落了几點微雨于是

喚起湘雲等人來一面梳洗湘雲因說兩腮作癢恐又犯了杏斑癬因問寶釵要些薔薇硝擦寶釵道前兒剩的都給了妹子因說顰兒配了許多我正要和他要些因今年竟無發癢就忘了因命鶯兒去取些來鶯兒應了才去時蘅官便說我同你去順便瞧一瞧蘅官說着一經同鶯兒出了蘅蕪苑二人你言我語一面行走一面說笑不覺到了杏葉渚順着柳堤走來因見柳葉才吐淺碧絲若垂金鶯兒便笑道你會拿這柳條子編東西不會蘅官笑道編什麼東西鶯兒道什麼編不得頑的使的都可等我摘些下來帶着這葉子編一個花籃採了各色花放在裡頭纔是好頑呢說着且不去取硝且伸手挽翠披金採了許多的嫩條命蘅官拿着顰兒却一行走一行編花籃隨路見花便採三枝編出一個玲瓏過樑的籃子枝上自有本來翠葉滿佈將花放上却也別致有趣喜的

蕊官笑道姐，給了我罷。鶯兒道：「這一個偈們送林姑娘回來，偈們再多採些，編几个大家頑說着來。」至瀟湘館中，代玉也正晨妝，見了籃子，便咲說：「這个新鮮花籃是誰編的？」鶯兒咲說：「我編了。」送姑娘頑的代玉接了，咲道：「怪道人讚你的手巧。」這頑意見却也别致。一面瞧了一面，便命紫鵲掛在那里。鶯兒又伺候了薛姨媽，方和代玉要硝代玉忙命紫鵲包了一包遞與鶯兒。代玉又說道：「我好了，今日要出去逛逛，你回去說與姐，不用過來問候媽了，也不敢勞他來瞧我。」梳了頭，同媽都往你那里去連飯也端了那里去吃。大家熱鬧，此鶯兒答應了出來，便到紫鵲房中找蕊官，只見蕊官與藕官二人正說的高興，不能相捨。鶯兒便咲說：「姑娘也去呢。」藕官先同我們去，等省豈不好？」紫鵲听如此說，便也說道：「這話到是他這里淘氣的，也可厭。」一面說一面，便將代玉的是，筋用一塊洋巾包了。



交与藕官道你先帶了这个去也美一盞差了藕官接了笑嘻嘻同他二人出来一径順着柳堤走來鶯兒便又採些柳條越性坐在山石上編起來又命蕊官先送了硝去再來他二人只催愛看他編那里捨得去鶯兒只催催說你們再不去我也不編了藕官便說我同你去了再快回來二人去了這里鶯兒正編只見何婆的小女春燕走來笑問姐、織什麼呢正說着蕊藕二人也到了春燕便向藕官道前兒你到底燒什麼低被我姨媽看見了要告你没告我到被宝玉賴了他一大些不是氣的他一五一十告訴我媽你們在外頭這三年積了些什麼讐恨如今还不解開藕官冷笑道有什麼讐恨他們不知足反怨我們了在外頭這兩年別的東西不美只美我們的米菜不知賺多少家去闍家子吃不了還有每日買東買西賺的錢在外邊我們使他們一

使兒就怨天怨地的你說：可有良心？春燕嘆道：他是我的姨媽，也不好向着外人反說他的。怨不得寶玉說：女孩兒未出嫁，是顆無價的寶珠；出了嫁，不知怎麼就變出許多的不好的毛病來。雖是顆珠子，卻沒有光彩，寶色是顆死珠了；再老了，更變的不是珠子，竟是魚眼睛了。分明一個人，怎麼變出三樣來？這話雖是混話，到也有些不差。別人不知道，只說我媽和姨媽他老姨妹兩個如今越老了，越把錢看的真了。先是老姐兒兩個在家抱怨，沒个差使，没个進益，幸虧有了這園子，把我挑進來，可巧把我分到怡紅院，家里省了我一個人的費用，不美外，每月還有四五百錢的餘剩，這也還說不勾。後來老姨妹二人都派到梨香院去照看他們藕官，認了我姨媽，苦官認了我媽。這几年着實寬裕了，如今挪進來，也美，散開手了，還只無厭，你說好，嘆不

好唉我姨媽劉和藕官吵了接着我媽為洗頭就和芳官吵芳官連要洗頭也不給他洗昨日得月錢推不去了買了東西先叫我洗我想了一想我自有錢就沒錢要洗時不管襲人晴雯麝月那一個跟前和他們說一聲也都容易何必借這個光兒好沒意思所以我不洗他又叫我妹小鴉兒洗了纔叫芳官果然就吵起來接着又要給寶玉吹湯你說可咲死了人我見他一進來我就告訴那些規矩他只不信只要強做知道是的討個沒趣兒幸虧園里的人多沒人分記的清楚誰是誰的親故若有人記得只我們一家人吵什麼意思呢你這會子又跑了弄這行一帶地上的東西都是我姑媽管着他一得了這地方比得了永遠基業還利害每日起早睡晚自己辛苦了還不算每日逼着我們未照看生恐有人遭逼我又怕誤了我的差事如今我們進來了老姑嫂兩

个照看的謹了慎！一根草也不許人動你還搯這些花兒又折他的嫩樹他們即刻就來仔細他們抱怨鶯兒道別人乱折乱搯使得不得獨我使得自從分了地基之後各房里每日皆有分例吃的不用算單美花草頑意兒誰管什麼每日誰就把各房里姑娘丫頭戴的必要各色送些折枝的去另外還有揀瓶的惟有我們姑娘說了一槩不用送等要什麼再和你們要究竟總沒要过一次我今便搯些他們也不好意思說的一語未了他姑娘果然拄了拐走來鶯兒春燕等忙讓坐那婆子見採了許多嫩柳又見藕官等都採了許多鮮花心內便不受用看首鶯兒編又不好說什麼便說春燕道我叫你來照看！你就貪住頑不去了倘或叫起你來你又說我使你了拿我做隱身符兒你來樂春燕道你老又使我又怕這會子反說我難到把我劈八瓣子不成鶯兒笑

投鼠忌器寶玉情賊  
 慙湘雲醉眠芍藥裯  
 壽怡紅群芳開夜宴  
 賈二舍偷娶尤二姨  
 情小妹耻情歸地府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判冤決獄平兒情權  
 歎香菱情解石榴裙  
 死金丹獨艷理親喪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冷二郎一冷入空門  
 酸鳳姐大鬧寧國府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第廿回 至七十回

內缺六十四回  
六十七回

脂硯齋九四閱評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忘器宝玉情賊

判冤決獄平兒情權

那柳家的笑道好猴兒，這子你親孀子找野老兒去了，你豈不多得一個叔？有什麼疑的？別討我把你頭上的槓子蓋似的，几根屎毛擗下來，還不閉門，讓我進去呢？這小廝且不閉門，且拉着笑說：「好孀子，你這一進去，好多偷些杏子出來賞我吃。」我這里老等，你若忘了，時日後半夜三更打酒買油的，我不給你老人家閉門，也不答應你，隨你乾叫去。柳氏啐道：「發了。」的今年還比往年把這些東西都分給了眾奶子，了一個，的不像抓破了臉的人打樹底下一過兩眼，就像那鸞鷁似的，還動他的果子。昨兒我從李子樹下一走，偏有一個蜜蜂

見往臉上一過我一招手兒偏你那好舅母就看見了他离的遠看不真只當我搞李子呢就戾声浪噪喊起來說又是還說供佛呢又是老太太、太太不在家還沒進鮮呢等進了上頭嫂子們都有分的到像誰害了饑癆等李子出汗呢叫我也沒好話說搶白了他一頓可是你舅母娣娘兩個三個親戚都管着怎不和他们要的到和我來要這可是倉老鼠和老鴿去借糧守着的沒有飛着的有小廝笑道噯喲、沒有罷了說上這些閑話我看你老已後就用不着我了就便是姐、有了好地方將來更呼喚着的日子多只要我們多答應他些就有了柳氏听了嘆道你这个小猴精又搗鬼弔白的你姐、有什么好地方了那小廝笑道別哄我了早已知道了單是你们有內牽難道我們就沒有內牽不成我虽在这里听哈里头却也有兩個姊妹成个体統的什麼事瞞了我們



正說着只听門內又有老婆子向外叫小猴兒們快傳你柳牆子去罷再不然可就悞了柳家的听了不顧和小廝們說話忙推門進去笑說不必忙我來了一面來至廚房雖有几个同伴的人他們都不敢自專單等他來調停分派一面向衆人五丫頭那去了衆人都說饒往茶房里找他們姊妹去了柳家听了便將茯苓霜攛起且按着房頭分派菓饌忽見迎春房里小丫頭蓮花兒走來

總是罵春  
景將殘

說司棋姐、說了要碗鷄蛋頓的嫩、的柳家道就是這樣尊貴不

知怎的今年這雞蛋短的狠十个錢一个還找不出來昨兒上頭給親戚家送粥米去四五斤買辦出去好容易纔湊了二十斤來我那里找去你說給他改日吃罷蓮花兒道前兒要吃豆腐你弄了些餛飩的叫他說了我一頓今兒要雞蛋又沒有了什麼好東西我就不信連雞蛋都沒有了別叫我翻出來一面說

一面真个走来揭起菜箱一看只見里面果有十来個雞蛋說道這不是你就這厖利害吃的是主子的我們的分例你為什麼心疼又不是你下的蛋怕人吃了柳家的忙丟了手里的活計便上來說道你少滿嘴里混噓你娘饒下蛋呢通共由下這几个預備菜上的澆頭姑娘們不要還不肯做上去呢預備接急的你們吃了倘或一聲要起來沒有好的連雞蛋都沒了你們深宅大院水來伸手飯來張口只知雞蛋是平常物件那里知道外頭買賣的行市呢別說這个有一年連草根子還沒了的日子還有呢我勸他們細米白飯每日肥雞大鴨子將就些兒也罷了吃膩了隔天、又鬧起故事來了雞蛋豆腐又是什麼麪糊醬蘿卜炸兒敢自到換口味只是我又不是答應你們的一處要一樣就是十来樣我到別伺候頭層主子只預備你們二層主子了蓮花兒听了便

紅了臉喊道說天、要你什麼來你說上這兩車子話叫你不是為便宜却為什麼前見小燕來說晴雯姐、要吃蘆蒿你怎麼忙的還向肉炒雞炒小燕說葷的因不好怪另叫你炒个麪筋的少擱油饒好你忙的到說自己發昏趕着洗手炒了狗頭兒似的親捧了去今兒反到拿我作筏子說我給衆人听柳家的忙道阿弥陀佛這些人眼見的別說前兒一次就從舊年一立廚房以來凡各房里偶然間不論姑娘姐兒們要添一樣半樣誰不是先拿了錢來另買另添有的沒的名聲好說我單當姑娘的廚房省事又有剃頭兒笑起賬來惹人惡心連姑娘帶姐兒們四五十人一日也只官要兩隻雞兩隻鴨子半斤肉一吊錢的菜蔬你們笑、勾作什麼的連奉項兩頓飯還撐持不住還擱的住這個點這樣那個點那樣買來的又不吃又買別的去既這樣不如買太

太多添些分倒也像大厨房里預備老太的飯把天下所有的菜蔬用水牌寫了天、轉着吃、到一個月現笑道好連前兒三姑娘和宝姑娘偶然商議了要吃个油盐炒枸杞芽兒來現打發个姐兒拿着五百錢來給我、到咲起來了說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弥勒佛也吃不了五百錢的去這三二十錢的事還預備的起趕着我送回錢去到底不收說賞我打酒吃又說如今厨房在裡頭保不住屋里的人不去叨登一盞醬那不是錢買的你不好又不好了你又沒的賠你拿着這錢全當還了他們素日叨登的東西當這這就是明白体下的姑娘我們心里只替他念佛沒的趙姨奶奶听了又氣不忿又說太便宜了我隔不了十天也打發个小子頭子來尋這樣尋那樣我到好咲起來你們竟成了例不是這个就是那个我那里有這些賠的正亂時只見司棋

又打聽人來催蓮花兒說他死在這里怎處就不回去蓮花兒賭氣回來便添了一篇話告訴了司棋司棋听了不免心頭起大此刻伺候迎春飯罷代了小了頭們走來見了許多人正吃飯見他來的勢頭不好都忙起身陪笑讓坐司棋便唱命小了頭子動手凡箱櫃所有的菜蔬只管丟出來喂狗大家賺不成小了頭子們扒不得一聲七手八腳搶上去一頓亂翻亂擲的衆人一面拉劝一面央告司棋說姑娘別悞听了小孩子的話柳搜子有八个頭也不敢得罪姑娘說雞蛋難買是真我們像也說他不知好歹憑是什麼東西也少不得變法免去他已經悟過來了連忙蒸上了姑娘不信瞧那火上司棋被衆人一頓好言方將氣勸的漸平小了頭們也沒得捧完東西便拉開了司棋連說帶罵鬧了一回方被中人劝去柳家的只好捧碗丟盤自己咕嘟了一回蒸了一碗蛋

令人送去司棋全潑了地下了那人回来也不敢说恐又生事柳家的打發他  
女兒喝了一回湯吃了半碗粥又將茯苓霜一節說了五兒听罢便心下要分  
此贈芳官遂用纸另包了一半起黃昏人稀之時自己花遮柳隱的來找芳官  
且喜無人盤問一逕到了怡紅院門前不好進去只在一簇玫瑰花前站立遠  
遠的望着有一盞茶時可巧小燕出來忙上前叫住小燕不知是那一个至跟  
前方看真切曰問作什麼五兒笑道你叫出芳官來我和他說話小燕悄笑道  
姐、太性急了橫豎等十来日就來了只管我他做什麼方才使了他往前頭  
去了你且等他一等不然有什麼話告訴我等我告訴他恐怕你等不得只怕  
園門了五兒便將茯苓霜遞與了小燕又说這是茯苓霜如何吃如何補益  
我得了些送他的轉煩你遞與他就是了說畢作辭回來正走蓼溼一帶忽見

迎頭林之孝家的帶着几个婆子走来五兒藏躲不及只得上來向好林之孝問道我聽見你病了怎麼跑到這里來五兒陪笑道因這兩日好些跟我媽進來散：剛才因我媽使我到怡紅院送傢伙去林之孝家的說道這話岔了方才我見你媽出去我才闔門既是你媽使了你去他如何不告訴我說你在這里呢竟出去讓我闔門是何主意可知是你扯謊五兒听了沒話答只說原是我媽早教我取去的我忘了挨到這時我才想起來了只怕我媽錯當我先出去了所以沒和大娘說得林之孝家的听他辭鈍色虛又因近日玉玳兒說那邊正房內失落了東西几个了頭對賴沒主意心下便起了疑可巧小蟬蓮花兒並几个媳婦子走來見了這事便說道林奶奶到要審：他這兩日他往這里頭跑的不像鬼：哪：的不知幹些什麼事小蟬又道正是昨晚玉玳姐說

太太耳房里的櫃子開了少了好些零碎東西連二奶也打發平姑娘和玉玊姐要些玫瑰露誰知也少了一確子若不是尋露还不知道呢蓮花兒笑道這話我沒聽見今兒我到着見一個露瓶子林之孝家的正目這些事沒主兒每日風姐兒使平兒催逼他一听此言忙問在那里蓮花兒便說在他們廚房里呢林之孝家的听了忙命打了燈籠帶着中人来尋五兒急的便說那原是寶二爺屋里的芳官給我的林之孝家的便說不管你芳官圖官現有了贓証我只呈報了憑你主子前辯去一面說一面進入廚房蓮花兒帶着取出露瓶恐還有偷的別物又細細搜了一遍又得了一包茯苓霜一並拿了帶了五兒來回李執方探春那時李執正因蘭哥兒病了不理事務只命去見探春已歸房人回進去了她們都在院內納涼探春在內盥沐只有侍書回進去半



日出來說姑娘知道了叫你們找平兒回二奶去林之孝家的只得領出來到鳳姐兒那邊先找着了平兒進去回了鳳姐方纔歇下聽見此事便吩咐將他娘打四十板子擡出去永不許進二門把五兒打四十板子立刻交給庄子上或賣或配人平兒听了出來依言吩咐了林之孝家的五兒啼的哭啼給平兒跪着訴芳官之事五兒道這也不難等明日向了芳官便知真假但這茯苓霜前日人送了來還等老太太太回來看了纔敢打動這不該偷了去五兒見向忙又將他舅送的一節說了出來平兒听了嘆道這樣说你竟是个平白無辜之人拿你來頂缸此時天晚奶纔進了藥歇下不便為這點子小事去絮叨如今且將他交給上夜的人看守一夜等明兒我回了如再做事埋林之孝家的不敢違拗只得帶了出來交與上夜的媳婦們看

守自便去了。這里五兒被人軟禁起來，一步不敢多走。又兼衆媳婦也有勸  
他，說不該做這沒行止的事的。也有抱怨說：「正緊更還坐不上床，又弄個賊  
來，給我們看，倘或眼不見，尋了死，逃走了，都是我們的不是。」于是又有素日干  
與柳家不睦的人，見了這般十分趣愿，都來奚落嘲戲他。這五兒心內又氣又  
委屈，竟無處可訴。且本來怯弱有病，這一夜思茶無茶，思水無水，思睡無  
衾，枕鳴々咽々，直哭了一夜。誰知和他母女不和的那些人，巴不得一時攆出他們  
去，惟恐次日有變。大家先起了个清早，都悄悄的來買轉平兒，一面送些東西，  
一面又奉承他辦事簡斷。一面又講述他母親素日許多不好平兒一的都應  
着打發他們去了。却悄悄的來訪襲人，問他：「可果真芳官給他露了襲人  
便說露却是給芳官？」轉給何人？我却不知襲人。于是又向芳官：「听了啼天

跳地忙應是自己送他的芳官便又告訴了宝玉，也慌了說露雖有了若勾起茯苓霜來他自然也寔供若聽見了他旧日的門上得的他旧日，又有了不是豈不是人家的好意反被僭們陷害了因忙和平兒計議露的事雖完然這霜也是有不是的好姐，你只叫他說是也是芳官給他的就完了平兒笑道雖如此只是他昨晚已經同人說是他舅，給的了如何又說你給的況且那边所丟的露也是無主兒如今有贓証的白放了又去找誰，還肯認衆人也未必心服晴雯走來笑道太，那边的露再無別人分明是彩雲偷了給環兒見去了你們可瞎亂說平兒笑道誰不知是這个原故但今玉玧兒急的哭悄，問着他，若應了玉玧也罷了大家也就混着不問了難道我們好意攬攬這事不成可恨彩雲不但不應他还擠玉玧兒說他偷了去了兩個人窩里

發炮先炒的合府皆知我們如何粧沒事人少不得要查的除不知告失盜的就是賊又沒贓証怎麼說他宝玉道也罷這件事我也應起來就說是我哋他們頑的悄悄的偷了太、的來了兩件事都完了襲人道也到是件陰隱事保全人的賊名兒只是太、聽見又說你小狹子氣不知好歹了平兒笑道這也到是小事如今便從趙姨娘屋里起了贓來也容易我只怕又傷着一個好人的體面別人都別管這一個人豈不又生氣我可憐的是他不肯為打老鼠傷了玉瓶說着把三個指頭一伸襲人等聽說便知他說的是探春大家都忙說可是這話竟是我們這里應了起來的為是平兒又笑道也湏得把彩雲和玉玏兒兩個業障叫了來問準了他方好不然他們得了益不說為這個到像我沒了本事問不出來煩出這里來完事他們已後越發偷的偷不覺的不

管了襲人等嘆道正是也要你留个地步平兒便命人叫了他两个來說道不用慌賊已有了玉玊兒先問賊在那里平兒道現在二奶三屋里呢問他什麼應什麼我心里明知不是他偷的可憐他害怕都承認這里宝二爺不過要替他認一半我待要說出來但只是這做賊的意思又是和我好的一个姊妹富主却是平常裡面又傷着一个好人的體面因此為難少不得央求宝二爺應了大家無事如今反要問你們两个還是怎樣若從此已後大家小心存体面這便求宝二爺應了若不然我就回了二奶三別冤屈了好人彩雲听了不覓紅了臉一時羞惡之心感激便說道姐三放心也別冤屈了好人也別帶累了無辜之人傷体面偷東西原是藉嫂奶三央告我再三我拿了此與环哥是情真連太一在家我們还拿過各人去送人也且常事我原說嚷過兩天就罷

了如今既冤屈了好人我心也不忍姐，竟帶了我回奶，去我一緊應了完  
事中人听了這話一个，都此意他竟這樣有肝胆宝玉忙笑道彩雲姐，果  
然是个正緊人如今也不用你應我只說是我悄，的偷的瞒你們頑如今闹  
出事來我原該承認只求姐，們以後省些事大家就好了彩雲道我幹的事  
為什麼叫你應死活我該去受平兒襲人忙道不是這樣說你一應了未免又  
叨登出趙姨奶奶來那時三姑娘听了豈不生氣竟不如宝二爺應了大家無  
事且除這几个人皆不得知道這事何等的干淨但只以後千萬大家小心些  
就是了要拿什麼好歹到太，到家那怕連這房子給了人我們就沒干係  
了彩雲听了低頭想了一想方依允于是大家商議妥貼平兒帶了他兩個並  
芳官往前邊來至上夜房中叫了五兒將茯苓霜一節也悄，的教他說係芳

官所贈五免感謝不尽平免代他們來至自己這邊已見林之孝家的帶領了几个媳婦押解着柳家的等勾多時林之孝家的又向平免說今兒一早押了他來恐園里沒人伺候姑娘們的飯我暫且將秦顯的女人派了去伺候姑娘一併回明奶；他到干淨謹慎以後就派他常伺候罢平免道秦顯的女人是誰我不大相熟林之孝的道他是園里南角子上夜的白日里沒什麼事所以姑娘不大相識高；孤拐大；的眼睛最干淨惠利的玉州免道是了姐；你怎么忘了他是跟二姑娘的司棋的孀娘司棋的父母是大老爹那边的人他这叔；却是偕们这边的平免听了方想起来笑道哦你早说是他我就明白了又笑道也太派急了些如今这事八下里水落石出了連前免太；屋里丢的也有了主兒是宝玉那日過來和这两个業障要什麼的偏這兩個業障

湏他頑說太，不在家不敢拿宝玉便聽他兩個不隄防的特節自己進去拿了些什麼出來這兩個業障不知道就唬慌了如今宝玉聽見帶累了別人方細細的告訴了我拿出東西來我瞧一件不差那茯苓霜是宝玉外頭得了的也曾賞過許多人，不獨園內人有連媽，子們討了出去給親戚們吃又轉送人襲人也曾給過芳官之流的人他們私情各相來往也是常事前兒那兩簍還擺在議事所上好，的原封沒動怎麼就混賴起人來等我回了奶，再說：畢抽身進了卧房將此事照前言回了凤姐兒一遍凤姐兒道：如此說但宝玉為人不管青紅皂白愛兜攬事情別人再求，他去他又攬不住人兩句好話給他个炭簍子帶上什麼事他不應承，們若信了將來若大事也如此如何治人還要細細的追求，是依我的主意把太，屋里的了頭都拿來，



便擅加拷打只叫他們熬着磁瓦子跪在太陽地下茶飯也別給吃一日不說跪一日便是鉄打的一日也常招了又道是蒼蠅不抱沒縫的蛋雖然這柳家的沒偷到底有些影兒人總說他虽不加賊刑也單出不用朝廷家原有掛誤的到也不算委屈了他平兒道何苦來操這心淨放手時須放手什麼大不了的事樂得施恩呢依我說總在這屋里操上一百分的心終久偕們是那邊屋里去的沒的結些小人仇恨使人含怨況且自己又三災八難的好容易怀了一個哥兒到了六七個月還吊了焉知不是素日操勞太過氣恼傷着的如今乘早兒見一半不見一半的也到罢了夕話說的风姐兒到唉了說道憑你這小蹄子發放去罷我才精熬些了沒的淘氣平兒笑道這不是正經說畢轉身出來一三發放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二回

愁湘雲醉眠芍藥裯

默香菱情解柘榴裙

話說平兒出來分付林之孝家的道：「大事化為小事，小事化為沒事，方是與旺之家若得不了，一點子小事，便揚鈴打鼓的，亂折騰起來，不成道理。如今將他母女帶回，照舊去當差。將秦顯家的仍舊退回，再不必提此事。只是每日小心巡察，要緊說畢起身，是了柳家的母女忙向上驢頭林家的帶回園中，回了李執探春二人，皆說知道了。能可無事，狠好司棋等人，空與頭了一陣。那秦顯家的，好容易等了這個空子，攢了來，只與頭了半天，在廚房內正亂接，收傢伙米糧、煤炭等物，又查出許多虧空來，說粳米短了，兩石常用米又多支了一個月。」

的炭也欠有額數一面又打点送林之孝的礼悄：的備了一簍炭五百斤木柴一担粳米在外边就遣了子姪送入林家去了又打点送賬房的礼又預備几樣菓蔬請几位同事的人说我来了全仗列位扶持自今已後都是一家人了我有照顧不列的好歹大家照顧些正乱省忽有人来说與他看过这早飯就出去罢柳嫂兒原無事如今还交与他管了秦顯家的听了轉去視魄垂頭喪氣登時掩旗息鼓捲包而出送人之物白丟了许多自己到要折变了賠補虧空連司棋都氣了个倒仰無計挽回只得罢了趙姨娘正因彩雲私贈了許多東西被玉釧兒吵出生恐查詰出来每日捏一把汗打听信兒忽見彩雲來告訴說都是宝玉應了这些無事趙姨娘方把心放下来誰知賈環听如此说便起了疑心将彩雲凡私贈之物都拿了出来照着彩雲的臉摔了去说这兩

面三刀的東西我不稀罕你不和宝玉好他如何肯替你應你既有担当给了  
我原該不与一个人知道如今你既然告訴他如今我還要这个也沒趣彩  
雲見如此急的發身賭誓至於哭了百般解說賈環執意不信況不看你素  
日之情去告訴二嫂子就說你偷來給我我不敢要你細想去說畢摔手出去了  
急的趙姨娘罵沒造化的種子蛆心業障氣的彩雲哭個泪乾腸斷趙姨娘百  
般的安慰他好孩子他辜負了你的心我看的真讓叔叔起來過兩日他自然  
回轉過來了說着便要收東西彩雲賭氣一頓包起來來人不見時來至園中  
都撒在河內順水沉的沉漂的漂了自己氣的夜間在被內暗哭當下又值宝  
玉生日已到原來宝琴也是這日二人相同因王夫人不在家也不曾像往年  
鬧熱只有張道士送了四樣禮換的寄名符兒還有几處僧尼廟的和尚姑子

送了供尖兒并壽星紙馬疏頭并本命星官值年太歲週年換的鎖兒家中常走的男女先兒來上壽王子騰那邊仍是一套衣服一双鞋襪一百壽桃一百束上用良系掛麝薛姨娘處減一等其餘家中人尤氏仍是一双鞋襪鳳姐兒是一個宮製四面和合荷包裡面裝一個金壽星一件波斯國所製玩器各廟中遣人去放堂捨錢又另有寶琴之禮不能備述姊妹中皆隨便或有一扇的或有一字的或有一畫的或有一詩的聊復應景而已這日宝玉清晨起來梳洗已畢冠帶出來至前所院中已有李貴等四五个人在那里設下天地香燭宝玉炷了香行畢礼奠茶焚紙後便至寧府中宗祀祖先堂兩處行畢礼出至月台上又朝上遙拜過賈母賈政王夫人等一順到尤氏上房行過礼坐了一回方回榮府先至薛姨媽處薛姨媽再三拉着然後又遇見薛蝌讓一面向進

園來晴雯麝月二人跟隨小了頭夾着毡子從李氏起一，挨着所長的房中到過後出二門至李趙張王四個奶媽家讓了一回方進來。麝月人要行禮也不曾受回至房中襲人等只都來說一聲就是了。王夫人有言不令年輕人受禮，恕折了福壽故皆不磕頭。歇一時賈環賈蘭等來了，襲人連忙拉住坐了一坐便去了。宝玉笑說走乏了，便歪在床上方吃了半盞茶，只聽外面咕呱，一群丫頭笑了進來，原來是翠墨小螺翠樓入西廡岫烟的了。頭家兒並奶子抱着巧姐兒彩鸞綉鸞八九个人都把省紅毡笑省走來說拜壽的，擠破了門了。快拿面來，我們吃。剛進來時探春湘雲寶琴岫烟惜春也都來了。宝玉忙迎出來，笑說不敢起動，快預備好茶，進入房中不免推讓一回。大家歸坐，襲人等捧過茶來，僉吃了一口平兒也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來了。宝玉忙迎出來笑。

說我方才到鳳姐，門上回了進去不能見我又打發人進去讓姐，的平兒  
笑道我正打發你姐，梳頭不得出來回你後來聽見又說讓我，那里禁當  
的起所以時敢來磕頭宝玉笑道我也經常不起襲人早在外間安了坐讓他  
坐平兒便福下去宝玉作揖不迭平兒便跪下去宝玉也忙還跪襲人連忙挽  
起來又下了一福宝玉又還了揖襲人笑推宝玉你再作揖宝玉道已經完了  
怎麼又作揖襲人笑道這是他來給你拜壽今兒也是他的生日你也該給他  
拜壽宝玉听了喜的忙作下揖去說原來今兒也是姐，的芳誕平兒還福不  
迭湘雲拉宝琴岫烟說你們四个人对拜壽且拜一天纔是探春忙向原來邢  
妹，也是今兒我怎麼就忘了忙命了頭去告訴二奶，趕着補了一分礼友  
琴姑娘的一樣送到二姑娘屋里去了頭答應省去了岫烟見湘雲直口說出



来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讓：探春笑道：「有些意思。一年十二个月，有几个生日？人多了，便这等巧，也有三个一日的，两个一日的。大年初一也不白过大姐，占了去，愿不得他福大，生日比别人就先又是太祖太爺的生日，过了灯節，就是老太太和宝姐；他们娘兒两个遇的巧。三月初一日是太，初九是璉二哥；二月没人襲人道。二月十二是林姑娘，怎么没人？就只不是，惜家的人。探春笑道：「我这个记性是怎么了？」宝玉笑指襲人道：「他和林妹，是一日，所以他记的。」探春笑道：「原来你两个到是一日，每年連頭也不給我們磕一个平兒的生日，我們也不知道，这也是终知道平兒笑道：「我們是那牌兒名上的人生日，也沒拜壽的福，又沒受礼職，分可吵鬧什麼？可不消；的过去，今兒他又偏吵出来了。」等姑娘們回房，我再行礼去罢。」探春笑道：「也不敢驚動，只是今兒到要替你过个生日，我心裏过得去。」

宝玉、湘雲等一齊都说狠是探春便吩咐了丫頭去告訴他奶：就说我們大家说了今兒一日不放平兒出去，我們也大家湊了分子过生日呢。丫頭咲着去了半日，回來說二奶：说了多謝姑娘們給他臉，不知过生日給他些什麼吃，只別忘了二奶：就不來絮聒他。衆人都嘆了探春，曰：說道可巧，今兒裏頭廚房不預備飯，一應下麵羹菜都是外頭叔拾偈們就湊了錢，就柳家的來攬了去。只在偈們裏頭叔拾到好衆人都說是極。探春一面遣人去問李纨、宝釵、黛玉一面遣人去傳柳家的進來，吩咐他內廚房中快叔拾兩掉酒席，柳家的不知何意，曰：說外廚房都預備了，探春咲道：你原來不知道，今兒是平姑娘的華誕，外頭預備的是上頭的，這如今我們私下又湊了分子，單為平姑娘預備兩掉，請他只管揀新巧的菜蔬預備了來，開了賬和我那里領錢。柳家的咲道：原來今日也是平姑娘的千秋，我竟不知道。

說着便向平兒磕下頭去慌的平兒拉起他来柳家的忙去預備酒这里探春又邀了宝玉同到所上去吃麪等到李纨宝釵一齊來全又遣人去請薛姊妹与代玉因天氣和暖代玉之疾漸愈故也來了花園錦簇擠了一所的人誰知薛蝌又送了巾扇香帛四色壽禮与宝玉、于是過去陪他吃麪兩家皆治了壽酒互相酬送彼此同領至于間宝玉又陪薛蝌吃了兩杯酒宝釵帶了宝琴過來与薛蝌行礼把盞畢宝釵目囑薛蝌家里的酒也不用送過那邊去這虛套竟可收了你只請夥計們吃罷我們和宝兄弟進去還要待人去呢也不能陪你了薛蝌忙說姐、兄弟只管請只怕夥計們也就好來了宝玉忙又告過罪方同他姊妹回來一進角門宝釵便命婆子將門鎖上把鑰匙要了自己拿着宝玉忙說送一道何必關又沒多的人走況且姨娘姐、妹、都在裡頭

倘或家去取什麼豈不費事？寶釵笑道：「小心沒過迂的，你瞧你們那邊這七日七事八事，竟沒有我們這邊的人，可知是這門閤的有功効了。若是鬧着，保不住那起人圈順腳，趁近路從這裏走，攔誰的是？不如鎖了，連媽和我也禁着。此大家別走，總有了事，就賴不着這邊的人了。」寶玉笑道：「原來姐兒也知道我們那邊近日丟了東西，寶釵笑道：「你只知道玫瑰露和茯苓霜兩件，乃因人而及物；若非因人，你連這兩件還不知道呢。除不知還有几件，比這兩件大的呢。若已後叨登不出來，是大家的造化。若叨登出來，不知裡頭連累多少人呢？你也是不管事的人，我纔告訴你平兒是个明白人，我前兒也告訴了他，皆因他奶奶不在外頭，所以使他明白了。若不出來，大家樂得丟開手。若犯出來，他心裏已有稿子，自有頭緒，就冤屈不着平人了。你只听我說，已後留神，小心就是。」

了這話也不可對第二個人講說有未到沁芳亭邊只見龍峯人香菱侍書素雲晴雯麝月芳官蕊官藕官等十來个人都在那里看魚作耍見他們來了都說芍藥欄里預備下了快去上席罷寶釵等隨携了他們同到了藥欄中紅香圃三間小廡所內連尤氏已請過來了諸人都在那里只沒平兒原來平兒出去有賴林諸家送了禮來連三接四上中下三等家人來拜壽送禮的不少平兒忙自打發賞錢道謝一面又色色的回明鳳姐兒不過留下几樣也有不收的也有收下即刻賞與人的忙了一回又直待鳳姐兒吃過麪方換了衣裳往園里來剛進了園就有几个丫環來找他一同到了紅香圃中只見筵間玳瑁裙設芙蓉衆人都笑考星全了上面四座定要讓他四个人座四人皆不肯薛姨媽說我老天拔地又不合你們的群見我到覺拘的慌不如我到所上隨便淌

淌去到好我又吃不下什麼去又不大吃酒這里讓他們到便宜尤氏等執意不從寶釵道這也罷了到是讓媽在所上歪首自如此有愛吃的送些過去倒自在了且前頭沒人在那里又可照看了探春等笑道既這樣恭敬不如從命因大家送了他到議事所上眼着省命了小了頭們鋪了一個錦褥並靠背引枕之類又囑咐好生給姨媽搥腿要茶要水別推三扯四的回來送了東西來姨媽吃了就賞你們吃只別离了這里出去小了頭子们都答應了探春等方回來終久讓寶琴岫烟二人在上平兒面西坐宝玉面東坐探春又接了鴛鴦來二人並肩對面相陪西邊一桌寶釵代玉湘雲迎春惜春依序一面又拉了香菱玉玊兒二人打橫三桌上尤氏李紈又拉了襲人彩雲陪坐四桌上便是紫鵲鴛兒晴雯小螺司棋等人圍坐當下探春等还要把盞寶琴等四人都說這

一鬧一日都坐不成了方才罷了兩個女先兒要彈詞上壽衆人都說我們没人要听那些野話你所上去說給姨太太解悶兒去罢一面又将各色吃食揀了命人送与薛姨媽去宝玉便說雅座無趣須要行令才好中人有說行這个令好那个又說行那个令好代玉道依我說拿了筆硯將各色全都寫了拈成闌兒偈們拈出那个來就是那个衆人都道妙即命拿了二付筆硯花箋香菱近日學了詩又天天寫字見了筆硯便圖不得連忙起坐說我寫大家想了一回共得了十來个念着香菱一一的寫了搓成闌兒擲在一个瓶中問探春便命平兒揀平兒向內撓了一撓用箸拈了一个出來打開看上寫着射畏二字寶釵笑道把个酒令的祖宗拈出來射畏從古有的如今失了傳這是後人纂的比一切的令都難这里頭到有一半是不會的不如毀了另拈一个雅

俗共賞的探春笑道既拈了出來如何又毀如今再拈一個若是雅俗的便叫他們行去偕們行這個說着又叫襲人拈了一個都是拊掌史湘雲笑着說這令簡斷爽利合了我的脾氣我不行這個射覆沒的垂頭喪氣悶人我只划拳去了探春道惟有他亂令寶姐快快罰他一鍾寶釵不容分說便灌湘雲一杯探春道我吃一杯我是令官也不用宣只聽我分派命取了令骰令盆來從琴妹擲起挨下擲去對了點的二人射覆寶琴一擲是個三岫烟寶玉等皆擲的不对直到香菱方擲了個三寶琴笑道只好室內生春若說到外頭去可太沒頭緒了探春道自然三次不中者罰一杯你覆他射寶琴想了一想說了個老字香菱原生于這令一時想不到滿室滿席都不見有与老字相連的成語湘雲先听了便也亂着忽見門斗上貼着紅香圓三個字便知寶琴覆的是吾不



如老圃的圃字見香菱射不着衆人擊鼓又催便悄悄的拉香菱教他說藥字代玉偏看見了說快罰他又在那里私相傳遞呢問的衆人都知道了忙又罰了一杯恨的湘雲拿快子敲代玉的手于是罰了香菱一杯下則宝釵和探春對了点子探春便射了一个人字宝釵笑道这个人字泛的狠探春笑道添一个字面射一覆也不泛了說有便又說了一个寔字宝釵一想因見席上有雞便覆着他是用雞寔雞人二典了因覆了一个𡗗字探春知他覆着用了雞栖于𡗗的與二人一笑各飲一口門杯湘雲等不得早和宝玉三五乱叫划起拳來那邊尤氏和史氏隔帘席也七八乱叫划起來平兒襲人也作了一对划拳叮叮啷啷只听得腕上的鐲子響一時湘雲贏了宝玉襲人贏了平兒三人限酒底酒面湘雲便說酒面要一句古文一句旧詩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还

要一句時憲書上的話共總湊成一句話酒底要関人事的果菜名衆人听了都笑說惟有他的令也比人唠叨到也有意思便催宝玉快說宝玉笑道誰說過这个也等想一想代玉便道你多喝一鍾我替你說宝玉真个喝了酒听代玉說道落霞与孤鶩齊飛風急江天過雁哀却是一隻拆足雁叫的人九迴腸這是鴻雁來賓說的大家笑了說這一串子到有些意思代玉又拈了一个榛穰說酒底道

榛子非関隔院砧

何來萬戶搗衣声

令完死央襲人等皆说的是一句俗語都帶一个壽字的不能多贊大家輪流亂划了一陣這上面湘雲又和宝琴对了手李纨和岫烟对子点字李纨便射了一个瓢字岫烟便覆了一个綠字二人会意各飲一口湘雲的拳却輸了請

酒面酒底宝琴笑道請君入甕大家咲起来说这个典用的当湘雲便说道

奔腾烹湃

江间波浪兼天湧湍濤鉞鎖纜孤舟既遇有一江風不宜出行说

的衆人都咲了说好个謔斷了腸子的怪道他出这个令故意惹人笑又听他说酒底湘雲吃了酒揀了一块鴨肉呷口忽見碗内有半个鴨頭送揀了出来吃腦子中人催他别只顧吃到底快说了湘雲使用筯子拈着說道

这鴨頭不是那了頭

頭上那討桂花油

衆人越發咲起来引的晴雯螺翠鶯兒等一千人都走過來說雲姑娘會開心兒拿着我們取咲兒快罰一杯饒罢怎見得我們就該擦桂花油的到得每人給一瓶子桂花油擦代玉笑道他到有心給你們一瓶子油又怕挂誤着打竊盜的官司衆人不理論宝玉却明白忙低了頭彩雲有心病不覺的紅了臉宝

釵忙暗忖的聽了代玉一眼代玉自悔失言原是趣宝玉的就忘了趣着彩雲自悔不及忙一頓行令划拳分鬬了底下宝玉可巧和宝釵对了点子宝釵愛了一个宝字宝玉想了一想便知是宝釵作戲指自己所佩通灵玉而有便笑道姐之拿我作雅謔我却射着了说出来姐之别恼就是姐之的諱釵字就是了衆人道怎麼解宝玉道他说宝底下自然是玉了我射釵字旧诗曾有敲断玉釵红燭冷豈不射着了湘雲說道這用時事却使不得两个人都該罰香菱忙道不止時事這也有出處湘雲道宝玉二字並無出處不過是春曉上或有之詩書記載並無美不得香菱道前日我讀岑嘉州五言律現有一句說鄉多宝玉怎麼你到忘了後來又讀李義山七言絕句又有一句宝釵無日不生塵我还笑说他两个名字都原来在唐诗上呢衆人笑說這可問住了快罰一

杯湘雲無語只得飲了大家又該對点的對點刻拳的刻拳這些人因賈母王夫人不在家沒了管束便任意取樂呼三喝四喊七叫八滿所中紅飛翠舞玉動珠搖真是十分熱鬧頑了一回大家方起席散了一散條然不見了湘雲只管頑他外頭自便就來誰知越等越沒了影響使人各處去找那里我沒看接省林之孝家的同有几个老婆子來生恐有正事呼喚二者恐了奴們年青乘王夫人不在家不服探春等約束恣意痛飲失了体統故來請問有事無事探春見他們來了便知其意忙笑道你們又不放心來查我們來了我沒有多吃酒不過是大家頑笑將酒作个引子媽、們別耽心李執尤氏都也笑說你們歇着去罷我們也不敢叫他們多吃了林之孝的等人笑說我們知道連老太太、叫姑娘吃酒姑娘們还不肯吃何況太、們不在家自然頑罷了我們怕

有事來打听：二則天長了姑娘們頑一回子，還該點補些小食兒。素日又不大吃雜東西，如今吃一兩杯酒，若不多吃些東西，怕受傷。探春笑道：「媽們說的是，我們也正要吃呢。」回頭命取點心來，兩傍丫頭們答應了，忙去傳點心。探春又笑讓你們歇着去罷，或是姨媽那里說話兒去。我們即刻打發人送酒，你們吃去。林之孝家的等人笑回不敢領了，又點了一回方退了出來。平兒摸着臉笑道：「我的臉都熱了，也不好意思見他們。依我說，竟散了罷，別惹他們。再來到沒意思了。」探春笑道：「不相干。」橫豎他們不認真，喝酒就罷了。正說着，只見一個小丫頭笑嘻嘻的走來，姑娘們快瞧雲姑娘去。吃醉了，圖涼快，在山子後頭一塊青板石上躺下了。衆人聽說，都笑道：「快別吵嚷，說着都走來看時，果見湘雲卧于山石僻處一個石凳子上，業經香夢沉酣，四面芍藥花飛了一

身滿頭臉不襟上皆是紅香散，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蜂蝶鬧攘攘的圍着他，又用鮫帕包了一包芍藥花瓣枕着衆人看了人見愛，又是笑忙上來推喚，挽扶湘雲口內猶作睡語說酒令，唧唧說衆香而酒倒玉盞盛來，琥珀光直飲到梅梢月上，醉扶歸却為宜會親友，衆人笑推他說道快醒，先吃飯去。這潮釐上還睡出病來呢，湘雲慢起秋波見了衆人又低頭看了一看自己，方知是醉了，原是來納涼避靜的不覺的日多罰了兩杯酒，嬌嬾不勝便睡着了。心中反覺自愧，連忙起身，闌闌有同人來至紅香圍中，用過水又吃了兩盞灑茶探春忙命將醒酒石拿來給他啣在口內，一時又命他喝了一些酸湯，方纔覺得好了些。當下又選了幾樣菓菜與鳳姐送去，鳳姐兒也送了幾樣米寶釵等吃過點心，大家也有坐的也有立的，也有在外觀花的，也有

扶欄觀奕的各自取便說笑不一探春便和寶琴下棋寶釵岫烟觀局林黛玉和寶玉在簾花下唧唧噥噥不知說些什麼只見林之孝家的和一羣女人帶了一個媳婦進來那媳婦愁眉苦臉也不敢進所只到了階下便朝上跪下了頭頭有聲探春日一塊棋受了獻算未算去總得了兩個眼便拆了官省兩眼只聽得棋枰一隻手却伸在盒內只管抓弄棋子作想林之孝家的站了半天日回頭要茶時僮看見問什麼事林之孝家的便指那媳婦說這是四姑娘屋裏的小丫頭彩兒的娘現是因內伺候的人嘴狠不好總是我聽見了問着他說的話也不敢回姑娘竟要撵出去總是探春道怎麼不回大奶奶林之孝家的道方纔大奶奶都往所上姨太太處去了頭頭看見我已回明白了叫回姑娘來探春道怎麼不回二奶奶平兒道不回去也罷我回去說一聲就是了



既這麼有就攆出他去等太太來了再回堂奪說畢仍又下棋這林之孝家的代了那人去不提代玉和宝玉二人站在花下遙々知意代玉便說道你家三丫頭到是少事人雖然叫他管此事到也一步兒不肯多是差不多的人就早作起威福來了宝玉道你不知道呢你病有時他幹了好几件事這園子也分了人管如今多插一草也不能了又蠲了几件事單拿我和鳳姐儿作伐子禁別人最是心里有算計的人豈只事而已代玉道要這樣終好偕們家里也太花費了我雖不管事心里每常鬧了替你們一算計出的多進的少如今若不省儉必致後手不接宝玉笑道憑他怎麼後手不接也短不了偕們两个人的代玉听了轉身就往所上尋寶釵說笑去了宝玉正欲走時只見襲人走來手內捧着一個小連環洋漆茶盤裡面可式放着一個鍾新茶因問他往那去了我見

你兩個半日沒吃茶爬下的倒了兩鍾來他又走了宝玉道那不是他你給他送去說着自拿了一鍾襲人便送了那鍾去偏和宝釵在一處只得一鍾茶便說那位渴了那位先接了我再倒去宝釵笑道我却不渴只要一口漱一漱就勾了洗着先拿起來喝了一口剩了半杯遞在黛玉手內襲人笑說我再倒去黛玉笑道你知道我這病大夫不許多吃茶這半鍾儘勾了難為你想的到說畢飲乾時杯放下襲人又來接宝玉的宝玉因問這半日沒見芳官他在那裏呢襲人四顧一瞧說才在這里几个人聞草的這會子不見了宝玉聽說便忙回至房中果見芳官面向里睡在床上宝玉推他說道快別睡覺你們外頭頑去一會兒好吃飯的芳官道你們吃酒不理我教我悶了半日可不來睡覺罷了宝玉拉了他起來笑道俗們晚上家里再吃回來我叫襲人姐兒帶了你掉

上吃飯何如芳官道藕官蓋官都不上去單我在那里也不好我也不慣吃那個麪條子早饒也沒好生吃饒剛餓了我已告訴了柳嫂子先給我做一碗湯盛半碗粳米飯送來我這里吃了就完事若是晚上吃酒不許教人管着我，要佟力吃勻了饒罷我先在家里吃二三斤好惠泉酒呢如今學了這勞什子他們說怕坏嗓子这几年也沒聞見來今見我是要開齋了宝玉道這容易說着只見柳家的果遣了人送了一個盒子來小燕接着揭開裡面是一碗蝦丸雞皮湯又是一碗酒釀清蒸鴨子一碟醃的胭脂鵝脯還有一碟四個奶油松饅撻酥並一大碗熱騰騰碧瑩瑩蒸的綠畦香稻粳米飯小燕放在案上走去拿了小菜並碗箸過來撥了一碗飯芳官便洗油膩、誰吃這些東西將湯泡飯吃了一碗揀了兩塊醃鵝就不吃了宝玉聞着到竟比往常之味有勝

些似的遂吃了一个搭酥又命小燕也撥了半碗飯泡湯一吃十分香甜可口  
小燕和芳官都嘆了吃畢小燕便將刺的要交回宝玉道你吃了罢若不勾再  
要些来小燕道不用要这就勾了方佟麝月姐拿了兩盤子點心給我們吃  
了我再吃了这个俦不用再吃了说着便站在棹傍一頓吃了又留下两个搭  
酥说这个留下給我妈吃晚上要吃酒給我兩碗酒吃就是了宝玉笑道你也  
爱吃酒等着俦们晚上痛喝一陣你襲人姐和晴雯姐量也好也要喝只  
是每日不好意思今見大家鬧齋还有一件事想着嘱咐你我竟忘了此刻  
總想起来已後芳官全要你照看他或有不到的去处你提他襲人照催  
不过這些人小燕道我都知道都不用操心但只这五兒怎麼樣宝玉通你和  
柳家的说去明兒直叫他进来罢等我告訴他們一声就完了芳官听了笑道

這到是正緊小燕又叫兩個小了頭進來伏侍洗手到茶自己收了家伙交與婆子也洗了手便去找柳家的不在話下宝玉便出來仍往紅香圃尋衆姊妹芳官在後拿省巾扇剛出了院門只見襲人晴雯二人攜手回來宝玉向你們做什麼襲人道擺下飯了等你吃飯呢宝玉便笑省將方纔吃的飯一節告訴了他兩個襲人笑道我說你是貓兒食聞見了香就好隔鍋飯兒香雖然如此也談上去陪他們多少應个景兒晴雯用手指戳在芳官額上說道你就是个狐媚子什麼空兒跪了去吃飯兩個人怎麼就約下了也不告訴我們一聲兒襲人笑道不過是誤打誤撞的遇見了說約下可是沒有的事情雯道既這麼省要我們無用明兒我们都走了讓芳官一個人就勾使了襲人笑道我們都去了使得你却去不得晴雯道惟有我是第一個要去又懶又忤性子又不好

又沒用襲人嘆道倘或那孔雀掛子角燒了窟窿你去了誰可會補呢你到別和我拿三撇四的我煩你做個什麼把你懶的橫針不拈豎線不動一般也不是我的私活煩你橫豎都是他的你就都不肯做怎麼我去了几天你病的七死八活一夜連命也不顧給他做了出來這又是什麼原故你到底說話別不佯態和我笑也當不了什麼大家說自來至所上薛姨媽也來了大家依序坐下吃飯宝玉只用茶泡了半碗飯應景而已一時吃畢大家吃茶閑話又隨便頑笑外面小螺和香菱芳官蕊官藕官荳官等四個人人都滿園中頑了一回大家採了些花草來兜首坐在花草堆中閑草這一介說我有現音柳那一介說我有羅漢松那一介又說我有君子竹這一介又說我有美人蕉這一介又說我有星一翠那一介又說我有月一紅這一介又說我有牡丹亭那一介又說我有琵琶記

裡的枇杷菓葢官便說我有姊妹花衆人沒了香菱便說我有夫妻葢官說從沒聽見有個夫妻葢香菱道一箭一花為蘭一箭數花為蕙凡蕙有兩枝上下結花者為兄弟蕙有並頭結花者為夫妻葢我這枝並頭的怎麼不是葢官沒的說了便起身笑道依你說若是這兩枝一大一小就是老子兒子蕙了若是兩枝背面開的就是仇人蕙了你漢子去了大半年你想夫妻了便扯上蕙也夫妻好不害羞香菱听了紅了臉忙要起身擰他笑罵道我把你這個爛了嘴的小蹄子滿嘴里汗燉的胡說了葢官見他要勾來怎麼容他起來便忙連身將他壓倒回頭笑自央告葢官等你們來幫着我擰他這溜嘴兩個人滾在草地下中人拍手笑說了不得了那是一窪子水可惜污了他的新裙子了葢官回頭看了一看果見傍邊有一汪積雨香菱的半扇裙子都污濕了自己

不好意思忙奪了手跑了中人笑个不住怕香菱拿他們出氣也都調笑一散香菱起身低頭一瞧那裙上猶滴一點一滴流下綠水來正恨罵不絕口巧寶玉見他們鬧草也尋了些葦草來湊戲忽見中人跑了只剩了香菱一个低頭弄裙因問怎麼散了香菱便說我有一枝夫妻蕙他們不知道反說我謊因此鬧起來把我的新裙子也臟了宝玉笑道你有夫妻蕙我這里到有一枝並蒂菱口內說手內却真个拈着一枝並蒂菱花又拈了那枝夫妻蕙在手內香菱道什麼夫妻不夫妻並蒂不並蒂你瞧這裙子宝玉方低頭一瞧便愛呀了一聲說怎麼就拖在泥里了可惜這石榴紅綾最不經染香菱道這是前兒琴姑娘帶了來的姑娘做了一條我做了一條今兒才上身宝玉跌腳嘆道若你們家一日遭塌這一百件也不值什麼只是頭一件既係琴姑娘帶來的你和宝



姐：每人總一件他的尚好你的先賦了豈不辜負他的心二則姨媽老人家  
嘴碎饒這麼樣我還聽見常說你們不知過日子只會遭塌東西不知惜福  
呢這叫姨媽看見了又說个不清香菱听了这话却確心坎上反到喜歡起  
來了因笑道就是这话了我雖有几條新裙子都不合這一樣的赶着換了也  
就好了過後再說宝玉道你快休動只站省方好不然連小衣兒膝褲鞋面都  
要拖臟我有个主意襲人上月做了一條和这个一模一樣的他目有孝如今  
也不穿竟送了你換下这个来如何香菱笑着搖頭說不好他們倘或听见了  
到不好宝玉道这怕什麼等他們孝滿了他愛什麼難道不許你送他別的不  
成你若這樣还是你素日為人了况且不是瞞人的事只管告訴宝姐：也可  
只不过怕姨媽老人家生氣罢了香菱想了一想有理便點頭笑道就是这

樣罷了別辜負了你的心我等看你千定叫他親自送來纔好宝玉听了喜歡非常答應了忙忙的回來一壁里低頭心下暗笑可惜這麼一個人沒父母連自己本姓都忘了被人拐出來偏又賣與了這个霸王國又想起上日平兒也是意外想不到的今日更是意外之意外的事了一壁胡思亂想又下此四字來至房中拉了襲人細細告訴了他原故香菱之為人每人不怜愛的襲人又本是个手中撒漫的况与香菱素相交好一聞此信忙就開箱取了出來摺好隨了宝玉來尋省香菱他还站在那里等呢襲人笑道我說你太淘氣了足的淘出了个故事來纔罷香菱红了臉笑說多謝姐了谁知那起促狎鬼使黑心說省接了裙子展開一看果然同自己的一樣又命宝玉背過臉去自己叉手向內解下來將這條繫上襲人道把这贓了的交与我拿回去收拾了再給你送來你

若拿回去看見了也是要問的香菱道好姐！你拿去不俱給那个妹！罷我有了这个不要他了襲人道你到大方的好香菱忙又萬福道謝襲人拿了賊裙便走香菱見宝玉蹲在地下將方纔的夫妻蕙與並蒂菱用樹枝兜摳了一个坑先抓些落花來鋪墊了將这菱蕙安放好又將些落花來掩了方撮土掩埋平服香菱拉他的手笑道这又叫做什麽怪知道人人说你慣會鬼！崇！使人肉麻的事你瞧！你这手弄的泥烏苔滑的还不快洗去宝玉笑有方起身走了去洗手香菱也自走開二人已走遠了數步香菱復轉身回來叫住宝玉宝玉不知有何話扎着兩隻泥手笑嘻嘻的轉來問什麽香菱只顧笑因那

边他的小丫頭麝兒來說二姑娘等你说話呢香菱方相宝玉道裙子的事可别和你哥！說饒好說畢即轉身走了宝玉笑道可不我瘋了往虎口里

探頭兒去呢說省也回去洗手去了不知端詳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三回

壽怡紅群芳鬧夜宴

死金丹獨艷理親喪

話說宝玉回至房中洗手回與襲人商議晚間吃酒大家取樂不可拘泥如今吃什麼好早洗給他們備辦去襲人笑道你放心我和晴雯麝月秋紋四个人每人五錢銀子共是二兩芳官碧痕小燕四兒四个人每人三錢銀子他們有假的不算共是三兩二錢銀子早已交給了柳嫂子預備四十碟果子我和平兒洗了已經拍了一罈好紹興酒藏在那邊了我們八個人單替你过生日宝玉听了喜的忙洗他們是那裏的錢不該叫他們出纔是晴雯道他們沒錢難道我們是有錢的這原是各人的心那怕他偷的呢只管領他們的情就是宝玉听

了咲說你說的是襲人咲道你一天不挨他面口硬話蠢你！再過不去晴雯  
笑道你如今也孝坏了常會駕橋撥火兒說着大家都咲了宝玉說蘭院門裏  
襲人咲道怪不得人說你是無事忙這會子关了門人到疑惑越性再等一等  
宝玉點頭曰說我出去走走四兒向水去小燕一個跟我來罷說着走至外邊因  
見無人便問五兒之事小燕道我纔告訴了柳嫂子他到喜歡的狠只是五兒  
那夜受了委屈煩惱回家去又氣病了那里來得此等好了罷宝玉听了不免  
後悔長嘆因又問這事襲人知道不知道小燕道我沒告訴不知芳官可  
說了不曾宝玉道我却沒告訴過他也罷等我告訴他就是了說畢復  
走進來故意洗手已是掌灯时分听得院門前有一群人進來大家陽窓悄視  
果見林之孝家的和几个管事的女人走來前頭一个提着大灯笼晴雯悄笑道他們查上

夜的人來了，這一出去，偕們好，關門了，只見怡紅院內，上夜的人都迎了出去。林之孝家的看了，不少林之孝家的分付，別要錢吃酒，放倒頭睡到天亮。我所見是不依的，衆人都哄說，那里有大胆子的人。林之孝家的又問寶二爺，睡下了沒有。衆人都回，不知道。襲人忙推寶玉，「靸了鞋，便迎出來，哄道：『我還沒睡呢。』」媽，進來歇歇，又叫襲人倒茶來。林之孝家的忙進來，哄說：『還沒睡呢。』如今今天長夜短了，便早些睡。明兒起的方早，不然到了明日起遲了。人哄話說不，是個讀書上孝的公子了。到像那起挑腳漢了，說畢，又哄寶玉，忙哄道：『媽，說的是我。』每日都睡的早，媽，每日進來，可都是我不知道的。已經睡了。今兒回吃了麵，怕停住食，所以多頑一回。林之孝家的又向襲人等，哄說：『快，這些蒲兒，茶吃襲人晴雯二人忙哄說：『漾了一盃子。』女兒茶已經吃過兩碗了。大娘也

啖一碗都是現成的說省晴雯便倒了一碗來林之孝家的又嘆道這時我  
聽見二爺嘴里都換了字眼趕省这几位大姑娘們竟叫起名字來雖然在这  
屋里到底是太太的人還談論里尊重些總是若一時半刻偶然叫一  
聲使得着只管叫起來怕已後兄弟姪兒照樣便惹人說話说這家子的人眼  
里沒有長輩宝玉笑道媽说的是我原不過是一時半刻的教人晴雯都  
笑说這可別委屈了他直到如今他可姐了沒肅了口不過頑的時候叫一聲  
半聲名字若當省人却是和先一樣林之孝家的嘆道這像好呢這像是讀書  
知礼的越自己謙越尊重別说是三五代的陳人現後太太太太屋里撥過  
來的便是太太太太屋里的猫兒狗兒輕易也傷他不的這總是受過調教  
的公子行事說畢吃了茶便说請安歇罷我們去了宝玉还说再歇那林之



孝家的已帶了衆人又查別處去了。這裡晴雯等忙命開了門進來笑說：「這位奶奶，那里吃了一杯來了，嘮三叨四的，又排場了我們一頓去了。」麝月笑道：「他也不是好意的，少不得也要常提有些兒，也提防自怕走了。」大褶兒的意思說有一面擺上酒菜，襲人道：「不用為掉，偕們把那張花梨園炕棹子放在炕上坐，又寬綽，又便宜。」說有大家果然抬來麝月和四兒那邊去。撇菓子用兩個大茶盤，做四五次方搬運了來。兩個老婆子蹲在外面火盆上，篩酒。宝玉說：「天熱，偕們都脫了大衣裳。」恰好衆人笑道：「你要脫，你脫。我們還要輪流安席呢。」宝玉笑道：「這一安就安到五更天了。」知道我最怕這些俗套子，在外人跟前不得已的。這會子還逼我就，不好了。衆人听了，都說：「依你，你是先不上座，且忙有卸粧寬衣。」九吃酒從末先如此者此獨怕紅風俗，故王夫人云：「他行事總是一時將正裝卸去，頭上只隨便挽着髻兒，是與世人兩樣的。」知子莫過母也。

身上皆是長裙短袄，宝玉只穿有大紅綢紗小袄子，下面綠綾彈墨袷褲，散着褲脚，倚着一個各色玫瑰芍藥花綳裝的玉色綉紗新枕頭，和芳官兩個先斟拳。當時芳官滿口嚷熱，余亦此時太熱了，恨不得一冷，既冷時思此，熱果然一夢矣。只穿有一件玉色紅青醃氎三色假子，鬪的水田小夾袄，束有一條柳綠汗巾，底下是水紅撒花夾褲，也散着褲腿，頭上眉額偏着一圈小辮，總歸至頂心，結一根驚顰粗細的總辮，拖在腦後。右耳眼內只塞着米粒大小的一個小玉塞子，左耳上單帶着一個白菓大小的硬紅廂金大墜子，越顯的面如滿月，猶白眼如秋水，還清引的衆人笑說他兩個到像一雙生的弟兄。兩個襲人等的斟了酒來說且等，再斟拳。雖不安席，每人在手裏吃。我們一口罷了，于是襲人爲先端在唇上吃了，一口餘依次下去，一一吃過。大家方圓坐，史小燕四兒因炕沿坐不下，便端了兩

張椅子近炕放下那四十個碟子皆是一色白粉定窯的不過只有小茶碟大  
里面不過是山南海北中原外國或乾或鮮或水或陸天下所有的酒饌菓  
菜宝玉因說僭們也該行令今才好襲人道斯文的才好別大呼小叫惹人聽見  
二則我們不識字可不要那些文的麝月笑道拿骰子僭們搶紅罷宝玉道  
沒趣不好僭們占花名兒好晴雯笑道正是早已想弄這個頑意兒襲人道這  
個頑意兒好人少了沒趣小燕笑道依我說僭們竟悄悄的把宝姑娘林姑娘請  
了來頑一回子到二更天再睡不遲襲人道又開門唱戶的鬧倘或遇見巡夜的  
問宝玉道怕什麼僭們三姑娘也吃酒再請他一聲像好還有琴姑娘衆人都道  
琴姑娘罷了他在大奶奶屋里叨登的大發了宝玉道怕什麼你們就快請去小燕  
四兒都停不了一聲二人忙命開了門分頭去請晴雯麝月襲人三人又說他兩

个去请只怕宝林两个不肯来湏得我们请去死活拉他来于是赘人晴雯忙又命老婆子打灯笼二人又去果然宝釵说夜深了黛玉说身上不好他二人再三央求说好歹给我们一点体面畧坐、再来探春听了却也欢喜因想不请李纨倘或被他知道到了到不好便命翠墨同了小燕也再三的请了李纨和宝琴二人會齐先後都到了怡红院中赘人又死活拉了香菱来炕上又併了一張桌子方坐開了宝玉忙说林妹妹怕冷过这边靠板壁坐又拿个靠背墊有此赘人等都端了椅子在炕沿下一陪黛玉却离棹遠、的靠有靠背因笑向宝釵李纨探春等道你们且说人夜聚飲賄今兒我们自己也是如此以後怎麼說人李纨笑道这有何妨一年之中不过生日郎間如此並無夜、如此这到也不怕说自晴雯拿了一个竹雕的籤筒来里面裝有家

牙花名籤子搖了一搖放在當中又取過骰子來盛在盒內搖了一搖揭開一看里面是五點數至寶釵便笑道我先抓不知抓出个什麼來說首將筒搖了一搖伸手掣出一根大家一看只見籤上画首一支牡丹題首艷貫群芳四字下面又有鐫的小字一句唐詩道是

任是無情也動人

又注首在席共賀一杯此為群芳之貫隨意命人不拘詩詞雅謔道一則以優酒衆人看了都咲說巧的狠你也原配牡丹花說着大家共賀了一杯寶釵吃過便咲說芳官唱一枝我們听罢芳官道既這樣大家吃門杯好听的于是大家吃酒芳官便唱壽筵開處風光好衆人都道快打回去這會子狠不用你來上壽揀你極好的唱來芳官只得細細的唱了一枝

〔賞花時〕翠鳳毛翎帶義 閑為仙人掃落花 您看那一風起玉塵沙 猛

可的那一層雲霞 抵多少門外即天涯 您再休要劍斬黃龍一線兒差

再休向東老貧窮賣酒家 您与俺眼向雲霞 洞賓呵 您得了人可使早些

見句話 若遲呵 錯教人唱恨碧桃花

您這寶玉却只管拿着那籤口內顛來 倒去念任是無情也動人听 這  
曲子眼看看芳官不語湘雲忙一手奪了擲与宝釵 又擲了一个十六点数  
到探春笑道我还不知得个什么呢 伸手掣了一根出来自己一瞧便擲在  
地下红了臉笑道這東西不好不該行這令這原是外頭男人们行的令許  
多混話在上頭衆人不解襲人等忙拾了起来衆人看上面是一枝  
杏花那紅字寫有瑤池仙品四字詩云

## 日边红杏倚雲栽

註云得此戴者必得貴婿大家恭賀一杯共同飲一杯衆人笑道我說是什麼呢這戴原是閨閣中取戲的除了這兩三根有這話的並無雜話這有何妨我們家已有了了玉妃難道你也是王妃不成大喜：說省大家未敬探春那里肯飲却被史湘雲香菱李紈等三四個人強死強活灌了下去探春只命觸了這了再行別的衆人斷不肯依湘雲拿省他的手強擲了了九點出來便該李氏掣李氏搖了一搖掣出一根來一看笑道好極你們瞧：這勞什子竟有些意思衆人瞧那籤上画有一枝老梅是寫省霜曉寒姿四字那一面旧詩是

竹籬茅舍自甘心

註云自飲一杯下家擲骰李執笑道真有趣你們擲去罷我只自吃一杯不問你們的廢與興說有便吃酒將骰過與代玉、一擲是个十八點便接湘雲掣湘雲笑有揎拳擄袖的伸手掣了一根出來大家看時一面画有一枝海棠題有香夢沉酣四字那面詩道是

只恐夜深花睡去

代玉笑道夜深雨了字改石涼雨了字衆人便知他趣白日間湘雲醉卧的事都笑了湘雲笑指那自行船與代玉看又說快坐上那船家去罷別多話了衆人都笑了因看註云既云香夢沉酣掣此籤者不便飲酒只令上下二字各飲一杯湘雲拍手笑道阿彌陀佛真、好籤恰好代玉是上家宝玉是下家二人斟了兩杯只得要飲宝玉先飲了半杯聽人不見逃與芳官端起來便



一揚時代玉只管和人說話將酒全折在漱盂內了湘雲便倖起骰子來一擲个九点数去該麝月、便掣了一根出來大家看時這面上一枝茶蘼花題省韶華勝極四字那边寫着一句旧詩道是

開到荼蘼花事了

註云在席各飲三杯送春麝月問怎麼講宝玉愁眉忙將籤藏了說偈們且喝酒說有大家吃了三口以充三杯之数麝月一擲个十九点該香菱、便掣了一根並帶花題省聯春饒瑞那面寫着一句詩道是

連理枝頭花正開

註云共賀掣者三杯大家陪飲一杯香菱便又擲了个六点該代玉掣代玉默然的思想道不知还有什么好的被我掣着方好一面伸手取了一根只見上面畫

有一枝芙蓉題有凡露清愁四字那面一句旧诗道是

莫怨東風當自嗟

註云自飲一杯牡丹陪飲杯衆人笑說这个好極除了他別人不配作芙蓉代玉也自笑了于是飲了酒便擲了个二十点談省衆人他伸手內取了一支出来却是一枝桃花題有武陵別景四字那一面旧诗寫有道是

桃紅又是一年春

註云杏花陪一盞坐中間唐者陪一盞同辰者陪一盞同姓者陪一盞衆人笑道這一回熱鬧有趣大家笑來香菱晴雯寶釵二人皆与他同庚代玉与他同辰只無同姓者芳官忙道我也姓花我也陪他一鍾子是大家斟了酒代玉同相探春笑道命中該有招貴婿的你是杏花快喝了我們好喝探春笑道这是个

什麼大嫂子順手給他一下子李執篋道人蒙不得責婚反挨打我也不忍的說衆人都笑了衆人纔要擲只所有人叫門老婆子忙出去問時原來是薛姨媽打發人來了接代玉的衆人曰問几更了人曰二更已後了鐘打過十二下了宝玉猶不信要過表來瞧了一瞧已是子初一刻十分了代玉便起身說我可掌不住了回去還要吃藥呢衆人說也都散了衆人宝玉等還要留衆人李執篋等都说夜太深了不像這已是破格了衆人道既然如此每位再喝一杯再走說有晴雯等已都斟滿了酒每人吃了都命点灯衆人等直送過沁芳亭河那邊方回來关了門大家後又行起令來衆人等又用大鐘斟了几鍾用盤攢了各樣菜菜与地下的老嫗們吃彼此有了三分酒便猜拳贏唱小曲兒那天已四更時分老嫗們一面明吃一面暗偷酒缸已罄

衆人听了納罕方收什盥漱睡覺芳官吃的兩腮胭脂一般眉梢眼角越添了許多丰韵身子圖不得便睡在襲人身上好姐、心跳的狠襲人笑道誰許儘力灌起來小燕四兒也面不得早睡了晴雯還只管叫宝玉道不用叫了偕們且胡乱歇一歇罷自己便枕了那紅香枕身子一歪便也睡着了衆人見芳官醉的狠恐鬧他唾酒只得輕起來就將芳官扶在宝玉之側由他睡了自己却在对面榻上倒下大家香甜一竟不知所之及至天明襲人睜眼一看只見天色晶明忙說可遲了向对面床上瞧了一瞧只見芳官頭枕着炕沿上睡猶未醒連忙起來叫他宝玉已翻身醒了笑道可遲了因又推芳官起身那芳官坐起來猶發怔柔眼睛襲人笑道不害羞你吃醉了怎麼也不揀地方兒亂挺下了芳官听了瞧了一瞧方知是和宝玉同榻忙笑的下地來說我怎麼吃

的不知道了。宝玉笑道：「我竟也不知道了。若知道，给你臉上抹些黑墨，說省了頭進來伺候梳洗。」宝玉笑道：「昨兒有擾，今兒晚上，我還席襲人。」笑道：「罷了。今兒可別鬧了。再鬧，就有人說話了。」宝玉道：「怕什麼？不過饒兩次罷了。僇們也美，是會吃酒了。」那一罈子酒，怎麼就吃光了？正是有趣，偏又沒了。襲人笑道：「正要這樣，纔有趣。必至典尽了，反無後味了。」昨兒都好上了。晴雯連燥也忘了。我記得，他还唱了一個四兒，笑道：「姐，忘了連姐。」還唱了一個呢。在席的誰沒唱過？衆人听了，俱紅了臉，用兩手握拳，哄個不住，忽見平兒笑嘻嘻的走來說：「親自來請。昨日在席的人，今兒我還東短一丁，也使不得。衆人忙讓坐，吃茶。晴雯笑道：「可惜昨夜沒他。平兒忙問：「你們夜里做什麼來？」襲人便說：「告訴不得。你昨兒夜里熱鬧，非常連往日老太太、太太帶着衆人，顧也不及。昨兒這一頓。」

一罈酒我們都鼓搗光了一個、吃的把燥都丟了三不知的又都唱起來四更多天總橫三豎四的打了一個盹兒平兒笑道好白和我要了酒來也不請我還說省給我听氣我晴雯道今兒他还席必來請你的等省罷平兒笑問道他是誰、是他晴雯听了趕着笑打說道偏你这耳朵尖听得真平兒笑道這會子有事不和你說我幹事去了一回再打發人來請一个不到我是打工門來的宝玉等忙留他已經去了这里宝玉梳洗了正吃茶忽然一眼看見硯台底下壓着一張紙因說道你們這隨便混壓東西也不好襲人晴雯等忙問又怎麼了誰又有了不是了宝玉指道硯台下是什麼一定又是那位的樣子忘記了收的晴雯忙啟硯拿了出來却是一張字帖兒遞与宝玉看時原來是一張粉籤子上面寫着檻外人妙玉恭肅遙叩芳辰宝玉看畢直跳

了起來

帖文亦蹈俗套之跡

忙問這是誰接了來的也不告訴襲人晴雯等見了這般不

知當是那个要緊的人來的帖子忙一齊問昨兒誰接下了一个帖子四兒忙飛進來笑說昨兒妙玉並沒親手只打發了媽，送來我就搁在那里誰知一頓酒就忘了衆人听了道我當誰的這樣大驚小怪這也不值的宝玉忙命快拿紙來當時拿了紙研了墨看他下有檻外人三字自己竟不知回帖上回个什麼字樣終相敵只管投筆出神半天仍沒主意因又想若向宝釵去他必又批評怪誕不如問代玉去想罢袖了帖兒進來尋代玉剛遇了沁芳亭忽見岫烟顫巍巍的迎面走來宝玉忙問姐，那里去岫烟笑道我找妙玉說話宝玉听了比意說道他為人孤癖不合時宜万人不入他目原來他推重姐，竟知姐，不是我們一流的俗人岫烟笑道他

也未必真心重我，但我和他做過十年的鄰居，只一牆之隔，他在蟠香寺修煉，我家原寒素，賃房居住，就賃的是他廟里的房子，住了十年無事，到他廟里去作伴，我所認的字都是承他所授，我和他又貧賤之交，又有半師之分，因我們投親去了，聞得他因不合時宜，權勢不容，竟投到這里來，如今又天緣湊合，我們得遇，旧情竟未易承，他青目更勝當日。宝玉听了，恍如听了焦雷一般，喜的笑道：「怪道姐！舉止言談超然如野鶴，閒雲原來有本，而正因他的一件事，我為難要請教別人去。」如今遇見姐，真是天緣巧合，求姐！指教說，省便將拜帖取與岫烟看，岫烟笑道：「他這脾氣，竟不能改，竟是生成這等故誕詭僻了，從來沒見拜帖上下別號的，這可是俗語說的：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成了什麼道理？」宝玉聽說，忙笑道：「姐！」



姐不知道他原不在这些人中笑他原是世人意外之人因取我是个些微有知識的方给我这帖子我因不知回什麼字樣終好竟沒了主意正要去問林妹，可巧遇見了姐：岫烟听了宝玉这话且只顧用眼上下細：打諢了半日方笑道怪道俗語說的聞名不如見面又怪不得妙玉竟下这帖子给你又怪不得上年竟給你那些梅花既連他這樣少不得我告訴你原故他常說古人中自漢晉五代唐宋以來皆無好詩只有兩句好說道

縱有千年鐵門檻

終須一個土饅頭

所以他自称檻外之人又常讚文是莊子的好故又或稱為畸人他若帖子上是自称畸人的你就还他个世人畸人者他自称是畸零之人你讓自己乃世中擾：之人他便喜了如今他自称檻外之人是自謂蹈于鐵檻之外了故你

如今只下檻內人便合了他的心了。宝玉听了如醍醐灌頂，啜了一口，方笑道：「怪道我们家廟說是鐵檻寺呢！原來有這一說。」姐：就請讓我去寫回帖。」岫烟听了，便自往櫺翠庵來。宝玉回房寫了帖子，上面只寫「檻內人宝玉薰沐謹拜」几字，親自拿了到櫺翠庵，只插門縫兒投進去，便回來了。因又見芳官梳了頭，挽起鬟來，帶了些花翠，忙命他改粧，又命將周圍的短髮剃了去，露出碧青頭皮來。當中小大頂，又說冬天作大貂鼠卧兔兒，帶腳上穿虎頭盔，雲五彩小戰靴，或散着褲腿，只用淨韃，厚底廂鞋。又說芳官之名不好，竟改了男名，儘別致。因又改作雄奴。芳官十分稱心，又說：「既然如此，你出門也帶我出去。」有人問：「只說我和茗烟一樣的小廝，就是了。」宝玉笑道：「到底人看的出來。」芳官笑道：「我說是無才的。」

罵有僭家現有几家土番你就說我是個小土番兒況且人人說我打聯重  
趣好看你想這話可妙宝玉听了喜出意外忙笑道這却狠好我亦常見官員  
人等多有跟從外國獻俘之種圖其不畏風霜鞍馬便捷既這等再起个  
番名叫作耶律雄奴、二音又与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況且這兩種人  
自堯舜時便為中華之患晉唐諸朝深受其害幸得僭們有福生在當今  
之世大舜之正裔聖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同天地日月億兆不朽所以凡  
歷朝中跳梁猖獗之小醜到了如今竟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手俛頭緣  
遠來降我們正該作踐他們為君父生色芳官笑道既這樣看你該去操習  
弓馬李公武藝挺身出去拿几个反叛來豈不進忠効力了何必借我們你  
鼓唇搖舌的自己開心作戲却說是稱功頌德呢宝玉笑道所以你不明

白如今四海賓服八方寧靜千載百載不用武備俗們雖一戲一笑也談  
稱頌方不負坐享昇平了芳官听了有理二人自為妥貼甚宜  
宝玉便叫他耶律雄奴究竟賈府二宅皆有先人當年所獲之囚  
賜為奴隸只不過合其飼養馬匹皆不堪大用湘雲素習戲異常  
他也最喜武扮的每自己束鑒帶穿摺袖近見宝玉將芳官扮成  
男子他已將葵官也扮了个小子那葵官本是常刮剔短髮好便  
于面粉墨油彩手脚又伶便打扮了又省一層手李執探春見了也  
愛便將宝琴的葢官也就命他打扮了个女童頭上两个  
了髻短袄紅鞋只差了塗臉便儼是戲上的一个琴  
童湘雲將葵官改了換作大英因他姓韋便叫他作韋大

英方合自己的意思暗有惟大英雄餘本色之語何必塗硃抹粉本是男子豈官身量年紀皆極小又極鬼靈故曰豈官園中人也有喚他作阿豈的也有喚他作炒豆子的寶琴反說琴童書童等名太熟了竟是豈字別致便換作豈童因飯後平兒還席說紅香圍太熱便在榆蔭堂中擺了几席新酒佳釀可喜尤氏又代了佩鳳偕駕二妻過來遊玩這二妻亦是青年姣憨女子不常過來的今既入了這園再遇見湘雲香菱芳蕓一千女子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語不錯只見他們說笑不了也不管尤氏在那里只覓了姍們去伏侍且同衆人二妻遊玩一時到了怡紅院忽听宝玉叫耶律雄奴把佩鳳偕駕香菱三个人笑在一處問是什麼話大家也拿着叫這名字又叫

錯了音韻或忘了字眼甚至于叫出野驢子來引的合園中人  
凡所見者無不笑倒宝玉又見人取笑恐作踐了他忙又說海  
西福朗思牙聞有金星玻璃寶石他本國番語以金星玻璃  
名為溫都里納如今將你比作他就改名喚叫溫都納可  
好芳官听了更喜說就是這樣罷因此又喚了這名衆人嫌拗  
口仍舊漢名就喚玻璃

閑言少述且說當下衆人都在榆蔭堂中以酒為名大家頑笑命女先兒擊鼓  
平兒採了一枝芍藥大家約二十來人傷花為令熱鬧了一回四人回說甄家有  
兩個女人送東西來了探春和李紈尤氏三人出去議事所相見這里衆人  
且出來散一散佩鳳偕鴛兩個去打鞦韆頑耍

大家千金不令作戲  
故寫不及探春等也

宝玉便說

你兩個上去讓我送慌的佩鳳說罷了別替我們鬧亂子到是叫野驢子來送、使得宝玉忙笑說好姐、們別頑了沒的叫人跟着你們學着罵他偕兒又說笑軟了怎麼打呢吊下來找出你的黃子來佩鳳便趕着他打正頑笑不絕忽見東府中几个人慌、張、跑來說老爺殞天了衆人听了吓了一跳跳忙都說好好的並無疾病怎麼就沒了家下人說老爺天、修煉定是功行圓滿昇仙去了尤氏一聞此言又見賈珍父子並賈璉等皆不在家一時竟沒个着己的男子來未免忙了只得忙卸了粧飾命人先到玄真觀將所有的道士都鎖了起來等大爺來家審問一面忙、坐車帶了賴昇一千老人媳婦出城又請太醫看視到底係何病大夫們見人已死何處脈來素知賈敬道氣之術總屬虛誕更至參星礼斗守更申服靈砂等妄作

虛為过于勞神費力反因此傷了生命的如今虽死肚中堅硬似鉄面皮嘴唇  
燒的紫絳皸裂便向媳婦回說係玄教中吞金服砂燒脹而歿眾道士慌的  
回說原是老爺秘法新製的丹砂吃坏事小道們也曾勸說功行未到且服  
不得不承望老爺于今夜守庚申時悄的服了下去便昇仙了這恐是虔心得道  
已出苦海脫去皮囊自了去也尤氏也不听命鎖省等賈珍來發放且命人去飛  
馬報信一面看視这里窄狹不能停放橫豎也不能進城的忙裝裹好了用軟  
輜抬至鉄檻寺來停放搗指美未至早也得半月的工夫賈珍方能來到目今  
天氣炎熱實不得相待遂自行主持命天文生擇了日期入殮壽木已係早年  
備下寄在此廟的甚是便宜三日後便開喪破孝一面且做起道場來等  
賈珍榮府中鳳姐兒出不來李纨又照顧姊妹宝玉不識事体只得外頭



之事暫托了几个家中二等管事人賈璉賈琮賈璘賈璣賈璠賈璩賈璪賈璣賈璩賈璪賈璣賈璩賈璪等各有執事尤氏不能回家便將他继母接來在寧府看家他这继母只得將兩子未出嫁的小女帶來一並起居才放心原為放心而來終是放心而去妙甚且說賈珍聞了此信即忙告假並賈蓉是有職之品礼部見当今隆敦孝弟不敢自當具本請旨原來天子極是仁孝過天的且更隆重功臣之裔一見此本便詔問賈敬何職礼部代奏係進士出身祖職已脞其子賈珍賈敬曰年近多疾常養靜於都城之外方真觀今日疾歿于寺中其子珍其孫蓉現因國喪隨駕在此故乞假歸殮天子听了忙下額外恩旨曰賈敬虽白衣無功于國念彼祖父之功追賜五品之職令其子孫扶柩由北下之門進都入彼私第殯殮任子孫盡喪礼畢扶柩回籍外省光祿寺按上例賜祭朝中由王公以下准其祭吊欽此旨一下

不但賈府中人謝恩連朝中所有大臣皆高呼稱頌不絕賈珍父子星夜馳回半路中又見賈璉賈琮二人領家丁飛騎而來看見賈珍一齊滾鞍下馬請安賈珍忙問作什麼賈璉回說嫂子恐哥哥和侄兒來了老太太路上無人叫我們兩個來護送老太太的賈珍听了讚稱不絕又問家中如何料理賈璉等便將如何拿了道士如何挪至家廟怕家內無人接了親家母和兩個姨娘在上房住自賈蓉當下也下了馬听見兩個姨娘來了便和賈珍一哄賈珍忙說了几声妥當加鞭便走店也不投連夜換馬飛馳一日到了都門先奔入鐵檻寺那天已是四更天氣坐更的聞知忙喝起中人来賈珍下了馬和賈蓉放声大哭從大門外便跪爬進來至棺前稽顙泣血直哭到天亮喉嚨都哑了方住尤氏等都一齊見過賈珍父子忙接禮換了出服在棺前俯伏無奈自

要理事竟不能目不覩物耳不聞聲少不得減些悲感好指揮衆人因將思旨  
備述與衆親友听了一面先打發賈蓉家中料理停靈之事賈蓉得不得一  
聲先騎馬飛來至家忙命前所收棹椅下榻扇掛存幔子門前鼓手  
蓬牌樓等事又忙自進來看外祖母兩個姨娘原來尤老安人年高喜睡常  
歪省了他二姨娘三姨娘都和了頭們作活計他來了都道煩惱賈蓉且喜的望  
他二姨娘笑說二姨娘你又來了我們父親正想你呢尤二娘便紅了臉罵道蓉  
小子我過兩日不罵你几句你就過不得了越發連个体統都沒了還虧你是  
大家公子哥兒每日念書學礼的越發連那小家子氣坎的也跟歪說有順手  
拿起一个熨斗來接頭就打嚇的賈蓉抱着头滾到懷里告饒尤三姐便上來  
撕嘴又說等姐來家偕們告訴他賈蓉忙笑自跪在炕上求饒他兩個又笑了

賈蓉又和二姨搶砂仁吃尤二姐咬了一嘴渣子吐了他一臉賈蓉用舌頭都  
舔着吃了衆了頭着不過都笑說熱孝在身老娘纔睡了幾他而今魚到底  
是姨娘家你太眼里沒有奶了回來告訴爺你吃不了樂着走賈蓉撇下他  
姨娘便抱着了頭們親嘴我的心肝你說的是俗們饒他兩個了頭們忙推他  
恨的罵短命鬼兒你一般有老婆了頭只和我們鬧知道的說是頑妙極之頑丟下  
有是之頑著  
趣甚此語余亦視  
聞者非偏有也不知道的人再遇見那賊心爛肺的愛多管閑事咬舌頭的  
人吵嚷的那府里誰不知道誰不肯地里咬舌說俗們這邊亂賧賧賧道各  
門另戶誰管誰的事都教使的了從古至今連漢朝和唐朝人還說賊唐臭漢何  
況俗們這宗人家誰家沒風流事別討我說出來連那邊太老爷這店利害理  
叔還和那小姨娘不干淨呢鳳姑娘那樣剝強瑞叔还想他的賧那一件瞞了我

賈蓉只管信口開河胡言亂道之間只見他老娘醒了請安问好又說難為老祖宗勞心又難為兩位姨娘受委屈我們爺兒們感戴不尽惟有等事完了我們合家大小登門去磕頭尤老人點頭道我的見到是你們會說話親戚們原是我該的又問你父親好幾時得了信趕到的賈蓉笑道纔剛趕到的先打發我照你老人家來了好互求你老人家事完了再去說省又和他二姨叔眼那尤二姐便悄：咬牙含笑罵狠會咬舌頭的猴兒崽子由下我們給你爹作娘不成賈蓉又戲他老娘道放心罷我父親日每為兩位姨娘操心要尋兩丫又有根基又富貴又年青又俏皮的兩位姨爹好聘嫁這二位姨娘的這幾年纔沒揀得可巧前日路上纔相准了一個尤老只當真話忙問是誰家的尤二姊妹丟了活計一頭笑一頭趕有打說媽別信這雷打的連了頭們都說天老爺有眼仔細

雷要緊又值人來回話事已完了請奇兒出去看了回爺的話去那賈蓉方嘆  
嗟：的去了不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題五美吟

浪蕩子情遺九龍珮

話說賈蓉見家中諸事已妥連忙趕至寺中回明賈珍於是連夜分派各項執事人役並預備一切應用旛杠等物擇於初四日卯時請靈柩進城一面使人知會諸位親友是日喪儀煥耀賓客如雲自鐵檻寺至甯府夾路看的何止數萬人內中有嗟嘆的也有羨慕的又有一等半瓶醋的讀書人說是喪禮與其奢易莫若儉戚的一路紛紛議論不一至未申時方到將靈柩停放正堂之內供奠舉哀已畢親友漸次散回只利族中人分理迎賓送客等事近親只有邢舅太爺相伴未去賈珍賈蓉此時為禮法所拘不免在靈傍藉草枕塊恨苦居

喪人散後仍來空尋他小姨子廝混寶玉亦每日在寧府穿孝至晚人散方回園裡鳳姐身體未愈雖不能時常在此或遇開壇誦經親友上祭之日亦扎掙過來相帮尤氏料理一日供畢早飯因此時天氣尚長賈珍等連日勞倦不免在靈傍假寐寶玉見無客至遂欲回家看視黛玉因先回至怡紅院中進入門來只見園中寂靜無人有幾個老婆子與小丫頭們在迴廊下取便乘涼也有睡臥的也有坐着打盹的寶玉也不去驚動只有四兒看見連忙上前來打簾子將掀起時只見芳官自內帶笑跑出幾乎與寶玉撞個滿懷一見寶玉方含笑站着說道你怎麼來了你快與我攔住晴雯他要打我呢一語未了只聽得屋內嘻嘻嘩嘩的亂响不知是何物撒了一地隨後晴雯趕來罵道我看你這小蹄子往那裡去輪了不叫打寶玉不在家我看你有誰來救你寶玉連忙帶



笑攔住道你妹子小不知怎麼得罪了你看我的分上饒他罷晴雯也不想賈玉此時回來乍一見不覺好笑遂笑說道芳官竟是個狐狸精變的竟是會拘神遣將的符咒也沒有這麼快又笑道就是你真請了神來我也不怕遂奪手仍要捉拿芳官芳官早已藏在寶玉身後寶玉隨一手拉了晴雯一手攜了芳官進入屋內看時只見西邊炕上麝月秋紋碧痕春燕等正在那裡瓜子兒贏瓜子兒呢却是芳官輪與晴雯芳官不肯叫打跑了出來晴雯因趕芳官將懷內的子兒撒了一地寶玉歡喜道如此長天我不在家正恐你們寂寞吃了飯睡覺睡出病來大家尋見事頑笑消遣甚好因不見襲人又問道你襲人姐姐呢晴雯道襲人麼越發道學了獨自個在屋裡面壁呢這好一會我們沒進去不知他作什麼呢一些聲氣也聽不見你快瞧瞧去罷或者此時忖悟了也未

可定寶玉聽說一面笑一面走至裡間只見襲人坐在近窗床上手中拿着一根灰色絛子正在那裡打結子呢見寶玉進來連忙站起笑道晴雯這東西編派我什麼呢我因要趕着打完了這結子沒工夫和他們瞎鬧因哄他道你們頑去罷趁着二爺不在家我要在這裡靜坐一坐養一養他就編派了我這些混話什麼面壁了參禪了的等一會我不撕他那嘴寶玉笑着挨近襲人坐下瞧他打結子問道這麼長天你也該歇息歇息或和他們頑笑要不瞧瞧林妹妹也好怪熱的打這個那裡使襲人道我見你帶的扇套還是那年東府裡蓉大奶奶的事情上作的那個青東西除族中或親友家夏日有喪事方帶得着一年遇着帶一兩遭平常又不犯做如今那府裡有事這是要過去天天帶的所以我趕着另作一個等打完了結子給你換下那舊的來你雖不講究這個

若叫老太太回來看見又該說我們縣懶連你的穿帶之物都不經心了寶玉笑道這真難為你想的到只是亦不可過於赶熱着了倒是大事說着芳官早托子一杯涼水內新湃的茶來因寶玉素昔秉賦柔脆雖暑月不敢用冰只以新汲井水將茶連壺浸在盆內不時更換取其涼而已寶玉就芳官手內吃了半盞遂向襲人道我來時已吩咐了焙茗若珍大哥那邊有要緊的客來時叫他卽刻送信若無要緊的事我就不過去了說畢遂出了房門又回頭向碧痕等道如有事往林姑娘處找我於是一逕往瀟湘館來看黛玉將過了沁芳橋只見雪雁領着兩個老婆子手中都拿着菱藕瓜果之類寶玉忙問雪雁追你們姑娘從來不吃這些涼東西的拿這些瓜果何用不用要請那位姑娘奶奶麝雪雁笑道我告訴你可不許你對姑娘說去寶玉點頭應允雪雁便命兩個

婆子先將瓜果送去交與紫鵲姐姐他要問我你就說我做什麼呢就來那婆子答應着去了雪雁才說道我們姑娘這兩日方覺身上好些了今日飯後三姑娘來會着要瞧二奶奶去姑娘也沒去又不知想起來甚麼來了自己哭了一回提筆寫了好些不知是詩是詞叫我傳瓜果去時又聽叫紫鵲將屋內擺着的小琴桌上的陳設搬下來將桌子挪在外間當地又叫將那龍文鼎放在桌上等瓜果來聽用若說是請人吃不犯先忙着把個爐擺出來若說點香呢我們姑娘素日屋內除擺新鮮花果木瓜之類又不大喜熏衣服就是點香亦當點在常坐臥之處難道是老婆子們把屋子熏臭了要拿香熏熏不成究竟連我也不知何故說畢便連忙去了寶玉這裡不由的低頭心內細想道據雪雁說來必有原故若是同那一位姊妹們閑坐亦不必如此先設饌具或者是

姑爹姑媽的忌辰但我記得每年到此日期老太太都吩咐另外整理餚饌送去林妹妹私祭此時已過大約必是七月因為瓜巢之節家家都上秋季的坟林妹妹有感于心所以在私室自己祭奠取禮記春秋荐其時食之意也木可定但我此刻走去見傷他感必極力勸解又怕他煩惱鬱結於心若竟不去又恐他過於傷感無人勸止兩件皆足致疾莫若先到鳳姐姐處一看在彼稍生卽回如若見林妹妹傷感再設法開解既不至使其過悲哀痛稍申亦不至抑鬱致病想畢遂出了園門一逕到鳳姐處來正有許多執事婆子們回事畢紛紛散去鳳姐兒正倚着門和平兒說話呢一見了寶玉笑道你回來了麼我纔吩咐了林之孝家的叫他使人告訴跟你的小廝若沒什麼事趣便請你回來歇息歇息再者那裡人多你那裡禁得住那此氣味不想恰好你倒來了寶玉

笑道多謝姐姐記掛我也因今日没事又見姐姐這兩日沒往那府裡去不知身上可大愈否所以回來看看視着視鳳姐道左右也不過是這樣三日好二日不好的老太太太不在家這些大娘們暖那一個是安分的每日不是打架就拌嘴連賭博偷盜的事情都鬧出兩三件來了雖說有三姑娘帮着辦理他又是一個沒出閣的姑娘也有叫他知道得的也有望他說不得的事也只好強扎掙着罷了總不得心淨一會兒別說想病好求其不添也就罷了寶玉道姐姐雖如此說姐姐還要保重身體少捺些心纔是說畢又說了些閒話別了鳳姐一直往園中走來進了瀟湘館院門看時只見爐炭殘烟奠餘玉體紫鵲正看着人往裡收棹子搬陳設呢寶玉便知已經祭奠完了走入屋內只見黛玉面向裡歪着病體恹恹大有不勝之態紫鵲連忙說道寶二爺來了黛玉才慢

慢的起來含笑讓坐寶玉道妹妹這兩天可大好些了氣色倒覺靜些只是為何又傷心了黛玉道可是你沒的說了好好的我多早晚又傷心了寶玉笑道妹妹臉上現有淚痕如何還哄我呢只是我想妹妹素日本來多病凡事當各自寬解不可過作無益之悲若作踐壞了身子使我說到這裡覺得以下的話有些難說連忙嚥住只因他雖說和黛玉一處長大情投意合又願同生死却只是心中願會從來未曾當面說出況兼黛玉心多每每說話造次得罪了他今日原為的是來勸解不想把話又說造次了接不下去心中一急又怕黛玉惱他又想一想自己的心實在的是為好因而轉念為悲已早滾下淚來黛玉起先原惱寶玉說話不論輕重如今見此光景心有所感本來素嘗愛哭此時亦不免無言對泣却說紫鵲端了茶來打諱二人入為何事口角因說道姑娘

身上總好些寶二爺又來愜氣了到底是怎麼樣寶玉一面拭淚笑道誰敢愜  
妹妹了一面搭訕着起來閑步只見硯台底下微露一紙角不禁伸手拿起黛  
玉忙要起身來奪已被寶玉揣在懷內笑央道好妹妹賞我看看罷黛玉道不  
管什麼來了就混翻一語未了只見寶釵走來笑道寶兄弟要看看什麼寶玉因  
未見上面是何面詞又不知黛玉心中如何未敢造次回答却望着黛玉笑黛  
玉一面讓寶釵坐一面笑說道我曾見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終身遭際令人  
可欣可美可悲可歎甚多今日飯後無事因欲擇出數人胡亂湊幾句詩以寄  
感慨可巧探了頭來會我賁鳳姐姐去我也心上懶懶的沒同他去總將做了  
五首一時困倦起來擱在那裡不想二爺來了就賁見了其實給他看也到沒  
有什麼但只是嫌他是不是的寫給人看去寶玉忙道我多早晚給人看來呢



昨日那把扇子原是我愛那幾首白海棠的詩所以我自己用小楷寫了不過為的是拿在手中看著便易我豈不知閨閣中詩詞字跡是輕易往外傳誦不得的自從你說了我總沒拿出園子去寶釵道林妹妹這處的也是你既寫在扇子上偶然忘記了拿在書房裡去被相公們看見了豈有不問是誰做的呢倘或傳揚開了反為不美自古道女子無才便是德總以貞靜為主女工還是第二件其餘詩詞不過是閨中遊戲原可以會可以不會俗們這樣人家的姑娘倒不要這些才華的名譽因又向黛玉道拿出來給我看看無妨只不叫寶兄弟拿出去就是了黛玉笑道既然如此說連你也可以不必看了又指著寶玉笑道他早已搶了去了寶玉听了才自懷內取出湊在寶釵身旁一同細看只見寫道

西施

一代傾城逐浪花

吳宮空自憶兒家

效顰莫笑東村女

頭白溪邊尚浣沙

虞姬

腸斷烏啼夜嘯風

虞兮幽恨對重瞳

黯彭甘受他年醢

飲劍何如楚帳中

明妃

絕艷驚人出漢宮

紅顏命薄古今同

君王縱使輕顏色

子奪權何異畫工

綠珠

瓦礫明珠一例拋

何曾石尉重嬌嬈

都緣頑福前生造

更有同歸慰寂寥

紅拂

長劍雄談態自殊

美人巨眼識窮途

屍居餘氣楊公幕

豈得羈縻女大夫

寶玉看了讚不絕口又說道妹妹這詩恰好只做了五首何不就命曰五美吟於是分說便提筆寫在後面寶釵亦說道做詩不論何題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隨人脚踪走去縱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藝究竟善不得好詩即如前人所咏昭君之詩甚多有悲輓昭君的有怨恨延壽的又有譏漢帝不能使畫工圖貌賢臣而畫美人的紛紛不一後來王荊公復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

時枉殺毛延壽永叔有耳目所見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二詩俱能各出已見不與人同今日林妹妹這五首詩亦可謂命意新奇別開生面了仍欲往下說時只見有人回道連二爺回來了適纔外間傳說往東府裡去了好一會了想必就回來的寶玉聽了連忙起身迎至大門以內等待恰好賈璉自外下馬進來於是寶玉先迎着賈璉跪下口中給賈母王夫人等請安又給賈璉請了安二人攜手走了進來只見李紈鳳姐寶釵黛玉迎探惜等早在中堂等候一相見已畢因聽賈璉說道老太太明日一早到家一路身體甚好今日先打發我來回家看視明日更五仍要出城迎接說畢衆人又問了些路途的景況因賈璉是遠歸遂大家別過讓賈璉回房歇息一宿晚景不必細述至次日飯時前後果有賈母王夫人等到來衆人接見已畢畧坐了一坐吃了一盃茶便

領了王夫人等人過甯府中來只聽見裡面哭聲震天却是賈赦賈璉送賈母到家卽過這邊來了當下賈母進入裡面早有賈赦賈璉率領族中人哭着迎了出來他父子一邊一個挽了賈母走至靈前又有賈珍賈蓉跪着撲入懷內痛哭賈母暮年人見此光景亦撲了珍蓉等痛哭不已賈赦賈璉在傍苦勸方畧畧止住又轉至靈石見了尤氏婆媳不免又相持大哭一場哭畢衆人方上前一一請安問好賈珍因賈母終回家來未得歇息坐在此間看着未免要傷心遂再三的勸賈母不得已方回來了果然年邁的人禁不住風霜傷感至夜間便覺頭悶心酸鼻塞聲重連忙請了醫生來診脈下藥足足的忙亂了半夜一日幸而發散快未曾傳經至三更天些須發了點汗脈靜身涼大家方放了心至次日仍服藥調理又過了數日乃賈赦送殯之期賈母猶未大愈遂留寶

王在家侍奉鳳姐因未曾甚好亦未去其餘賈赦賈璉邢夫人王夫人等率領家人僕婦都送至鐵檻寺至晚方回賈珍尤氏並賈蓉仍在寺中守靈等過了百日後方扶柩回籍家中仍託尤老娘並二姐兒三姐兒照管却說賈璉素日既聞尤氏姐妹之名恨無緣得見近因賈敬停靈在家每日與二姐兒三姐兒姐相認已熟不禁動了垂涎之意況知與賈珍賈蓉等素有聚麀之誚因而乘機百般撩撥眉目傳情那三姐兒却只是淡淡相對只有二姐兒也十分有意但只是眼目衆多無從下手賈璉又怕賈珍吃醋不敢輕動只好二人心領神會而已此時出殯以後賈珍家下人少除尤老娘先帶領二姐兒三姐兒並幾個粗使的丫環老婆子在正室居住外其餘婢妾都隨在寺中外面僕婦不過晚間巡更日間看守門戶白日無事亦不進裡面去所以賈璉便欲趁此時下遂託

相伴賈珍為名亦在寺中住宿又時常借着替賈珍料理家務不時至寧府中來勾搭二姐兒一日有小管家俞祿來回賈珍道前者所用棚杠孝布並請杠人青衣共使銀一千一百十兩除給銀五百兩外仍欠六百零十兩昨日兩處買賣人俱來催討奴才特來討爺的示下賈珍道你且向庫上領去就是了這又何必來回我俞祿道昨日已曾上庫上去領但只是老爺殯天以後各處支領甚多所剩還要預備百日道場及廟中用度此時竟不能發給所以奴才今日特來回爺或者爺內庫裡暫且發給或者挪借何項吩咐了奴才好辦賈珍笑道你還當是先呢有銀子放著不使你無論那裡借了給他罷俞祿笑回道若說一二百奴才還可已結這五六百奴才一時那裡辦得來賈珍想了一回向賈蓉道你問你娘去昨日出殯以後有江南甄家送來打祭銀五百兩未曾

交到庫上去家裡再找找湊齊了給他去罷賈蓉答應了連忙過這邊來回了尤氏復轉來回他父親道昨日那項銀子已使了二百兩下剩的三百兩令人送至家中交與老娘收了賈珍道既然如此你就帶了他去向你老娘要了出來交給他再也悄悄家中有事無事問你兩個姨娘好下剩的俞祿先借了添上罷賈蓉與俞祿答應了才欲退出只見賈連走了進來俞祿忙上前請了安賈連問便何事賈珍一一告訴了賈連心中想道趁此機會正可至寧府尋二姐兒一面遂說道這有多大事何必向人借去昨日我才得了一項銀子還沒有使呢若莫給他添上豈不省事賈珍道如此甚好你就吩咐了蓉兒一並令他取去賈連道這必得我親身取去再我這幾日沒回家了還要給老太太老爺太太們請請安去到大哥那邊查查家人們有無生事再也給親家太太請



請安賈珍笑道只是又勞動你我心裡到不安賈璉也笑道自家兄弟這有何妨呢賈珍又吩咐賈蓉道你跟了你叔叔去也到那邊給老太太老爺太太們請安說我和你娘都請安打聽打聽老太太身上可太好了還服藥呢沒有賈蓉一一答應了跟隨賈璉出來帶了幾個小廝騎上馬一同進城在路叔叔閑話賈璉有心便提到尤二姐因誇說如何標緻如何做人好舉止大方言語溫柔無一處不令人可敬可愛人人都說你嬌子好據我看那裡及你二姨兒一零兒呢賈蓉揣知其意便笑道叔叔既這麼愛他我給叔叔做媒說了做二房如何賈璉笑道你這是頑話還正是經話賈蓉道我說的是當真的話賈璉又笑道敢自好只是怕你嬌子不依再也怕你老娘不願意況且我聽見說你二姨兒已有了人家賈蓉道這都無妨我二姨兒三姨兒都不是我老爺養的原

是我老娘帶了來的聽見說我老娘在那一家時就把我二姨兒許給皇粮庄頭張家指腹為婚後來張家遭了官司敗落了我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來如今這十數年兩家音信不通我娘老時常報怨要與他家退婚我父也要將姨兒聘聘只等有了好人家不過令人找着張家給他十幾兩銀子寫上一張退婚的字兒想張家窮極了的人見了銀子有什麼不依的再他也知道俗們這樣的人家也不怕他不依又是叔叔這樣人說了做二房我管保我老娘和我父親都願意倒只是嫌子那裡却難賈連聽到這裡心花都開了那裡還有什麼話說只是一味呆笑而已賈蓉又想了一想笑道叔叔若有膽量依我的主意管你無妨不過多花幾個錢賈連忙道好孩子你有什麼主意只管說給我聽聽賈蓉道叔叔回家一點聲色也別露等我回明了我父親向我老娘說要

然後在衙門府後方近左右買上一所房子及應川傢伙再撥兩窩子家人過去服侍擇了日子人不知鬼不覺娶了過去。嗚呼家人不許走漏風聲。嬌子在裡面住着深宅大院那裡就得知。叔叔兩下裡住着過個一年半載。卽或鬧出來不過挨上老爺一頓罵。叔叔只說嬌子總不生育。原是為了子嗣起見。所以私自外面作成此事。就是嬌子見生米做成熟飯也只得罷了。再求一求老太太沒有不完的事。自古道。慾令智昏。賈璉只顧貪圖二姐美色。聽了賈蓉一篇話。遂為計出萬全。將現今身上有服並停妻再娶。嚴父妒妻種種不妥之處皆置之度外了。却不知賈蓉亦非好意。素日因同他姨娘有情。只因賈珍在內不能暢意。如今若是賈璉娶了。少不得在外居住。趕賈璉不在時好去鬼混之意。賈璉那裡思想及此。遂向賈蓉致謝道。好姪兒。你果然能說成了。我買兩

絕色的丫頭謝你說着已至甯府門首賈蓉說道叔叔進去向我老娘要出銀子來就交給俞祿罷我先給老太太請安去賈璉含笑點頭道老太太跟前別說我和你一同來的賈蓉道知道又附耳向賈璉道今兒要遇見二姨兒可別性急了鬧出事往後倒難辦了賈璉笑道少胡說你快去罷我在這裡等你於是賈蓉自去給賈母請安賈璉進入甯府早有家人頭兒率領家人等請安一路圍隨至廳上賈璉一一的問了些話不過塞責而已便命家人散去獨自往裡面走來原來賈璉賈珍素日親密又是兄弟本無避忌之人自來是不等通報的於是走至上房早有廊下伺候的老婆子打起簾子讓賈璉進去賈璉進入房中一看只見南邊炕上只有尤二姐帶着兩個丫鬟一處做活却不見尤老娘與三姐兒賈璉忙上前問好相見尤二姐含笑讓坐便靠東邊排插兒生

下賈璉仍將上首讓與二姐兒說了幾句見面情兒便笑問道親家太太合三姊妹那裡去了怎麼不見尤二姐笑道總有事往後頭去了也就來的此時時候的了纔因倒茶去無人在跟前賈璉不住的拿眼瞞著二姐兒二姐兒低了頭只含笑不理賈璉又不敢造次動手動腳因見二姐兒手中拿着一條拴着荷包的絹子擺弄便搭訕著往腰裡摸了摸說道棋檯荷包也忘記了帶了來妹妹有棋檯賞我一口吃二姐道棋檯倒有就只是我的棋檯從來不給人吃賈璉便笑着欲近身來拿二姐兒怕有人來看見不雅便連忙一笑撈了過來賈璉接在手中都倒了出來揀了半塊吃剩下的撈在口中吃了又將剩下的都揣了起來剛要把荷包親身送過去只見兩個丫鬟倒了茶來賈璉一面接了茶吃茶一面暗將自己帶的一個漢玉九龍玉珮解了下來拴在手絹上起了髮

回頭時仍撻了過去二姐兒亦不去拿只看粧不見坐着吃茶只聽後面一陣簾子响却是尤老娘三姐兒帶着兩個小了頭日後面不走賈璉日送與二姐兒今其拾取這尤二姐亦只是不理賈璉不知二姐兒何意甚是着急只得迎上來與尤老娘三姐兒相見一面入回頭看二姐兒時只見二姐兒笑着沒事人似的再又看一看綳子已不知那裡去了賈璉方放了心於是大家歸坐後叙了些閒話賈璉說道大嫂子說前日有一包銀子交給親家太太收起來了今日因要還人大哥令我來取再也看看家裡有事無事尤老娘聽了連忙使二姐兒拿鑰匙去取銀子這裡賈璉又說道我也要給親家太太請請安請請二位妹妹親家太太臉面倒好只是二位妹妹在我們家裡受委屈尤老娘笑道俗們都是至親骨說那裡的話在家裡也是住著在這裡也是住著不瞞二

爺說我們家裡自從先夫去世家計也著是艱難了全虧了這裡姑爺幫助如今姑家爺裡有了這樣大事我們不能別的出力白看一看家還有什麼委屈了的呢正說着二姐兒已取了銀子來交與尤老娘尤老娘便遞與賈璉賈璉叫一個小了頭叫了一個老婆子來吩咐他道你把這個交給俞祿叫他那邊去等我老婆子答應了出去只聽得院內是賈蓉的聲音說話須臾進來給他老娘姨娘請了安又向賈璉笑道終剛老爺還問叔叔呢說是有什麼事情要使喚原要使人到廟裡去叫我回老爺說叔叔就來老爺還吩咐我路上遇著叔叔快去呢賈璉聽了忙要起身又聽賈蓉和他老娘說道那一次我和老太太說的我父親要給二姨兒說的姨父就和我這叔叔的面貌身量差不多兒老太太說好不好一面說着又悄悄的用手指着賈璉和他二姨兒努

嘴二姐兒倒不好意思說什麼只見三姐兒似笑非笑似惱非惱的罵道壞透了的小猴兒崽子沒了你娘的說的多早晚我纔撕他那嘴呢賈蓉早笑着跑了出去賈璉也笑着辭了出來走至廳上又吩咐了家人們不可要錢吃酒等語又悄悄的央賈蓉回去急速和他父親說一面便帶了俞祿過來將銀子添足交給他拿着一面給賈赦請安又給賈母去請安不提却說賈蓉見俞祿跟了賈璉去取銀子自己無事便仍回至裡面和他兩個姨娘嘲戲一回方起身至晚到寺見了賈珍回道銀子已竟交給俞祿了老太太已大愈了如今已經不服藥了說畢又趕便將路上賈璉要娶尤二姐做二房之意說了又說如何在外置房子住不使鳳姐知道此時總不過為的是子嗣艱難起見為的是二姨兒是見過的親上做親比別處不知道的人家說了來的好所以二叔再



三央我對父親說只不說是他自己的主意賈珍想了想笑道其實倒也罷了只不知你二姨兒心中願意不願意明日你先去和你老娘商量叫你老娘問准了你二姨娘再作定奪於是又教了賈蓉一篇話便走過來將此事告訴了尤氏尤氏却知此事不妥因而極力勸止無奈賈珍主意已定素日又是順從慣了的況且他與二姐兒本非一母不便深管因而也只得由他們鬧去了至次日一早果然賈蓉復進城來他見老娘將他父親之意說了又添上許多話說賈璉做人如何好目今鳳姐身子有病已是不能好的了暫且買了房子在外面住着過個一年半載只等鳳姐一死便接了二姨兒進去做正室又說他父親此時如何聘賈璉那邊如何娶如何接了你老人家養老後往三姨兒也是那邊應了替聘說得天花亂墜不由得尤老娘不肯況且素日全虧賈珍過

濟此時又是賈珍作主替聘而且粧奩不用自己置買賈璉又是青年公子強勝張家遂忙過來與二姐兒商議二姐兒又是水性人兒在先已和姐夫不妥又常怨恨當時錯許張華致使後來終身失所今見賈璉有情況是姐夫將他聘嫁有何不肯也便點頭依允當下回復了賈蓉回了他父親次日命人請了賈璉到寺中來賈珍當面告訴了他尤老娘應允之事賈璉自是喜出望外感謝賈珍賈蓉父子不盡於是二人商量着使人看房子打首飾給二姐兒置買粧奩及新房中應用床帳等物不過幾日早將諸事辦妥已於寧榮街後二里遠近小花枝巷內買定一所房子共二十餘間又買了兩個小丫鬟只是府裡家人不敢擅動外頭買人又怕不知心腹走漏了風聲忽然想起家人鮑二來當初因和他女人偷情被鳳姐兒打鬧了一陣含羞吊死了賈璉給了二百銀

子叫他另娶一個那鮑二向來却就合厨子多渾虫的媳婦多姑娘有一手兒後來多渾虫酒癆死了這多姑娘兒見鮑二手裡從容了便嫁了鮑二況且這多姑娘原也合賈璉好的此時都搬出外頭住着賈璉一時想起來便叫了他兩口兒到新房子裏來預備二姐兒過來時服侍那鮑二兩口子聽見這個巧宗兒如何不來呢再說張華之祖原富貴根壯頭後來死去至張華父親時仍充此役因與尤老娘前天相好所以將張華與尤二姐指腹為婚後來不料遭了官司敗落了家產弄得衣食不週那裡還娶得起媳婦呢尤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來兩家有十數年音信不通今被賈府家人喚至逼他與二姐兒退婚心中雖不願意無奈懼怕賈珍等勢焰不敢不依只得寫了一張退婚文約尤老娘與了二十兩銀子兩家退親不提這裡賈璉等見諸事已妥遂擇了初三

黃道吉日以便迎娶二姐兒過門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五回

賈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話說賈璉賈珍賈蓉等三人商議事：安貼至初二日先將尤老和三姐送入新房。尤老一看，雖不似賈蓉口內之言也，十分齊備。母女二人已稱了心。鮑二夫婦見了，如一盞火，趕着尤老一口一聲喚老娘，又或是老太，趕着三姐喚三姨，或是姨娘。至次日五更天，一乘素轎將二姐抬來，各色香燭，低馬並鋪蓋以及酒飯早已備得十分妥當。一時賈璉素服坐了小轎而來，拜過天地，焚了低馬。那尤老見二姐身上頭上煥然一新，不似在家模樣，十分得意。傳入洞房，是夜賈璉同他顛鸞倒鳳，百無禁忌，愛不消細說。那賈璉越看越愛，越瞧越喜。

不知怎生奉承這二姐乃命艱二等人不許提三說二的直以如：稱之自己也稱如：竟將風姐一筆勾倒有時回家中只說在東府有事羈伴風姐輩因知他和賈珍相得自然見或有事商議也不疑心再家下人雖多都不受這些事便有那游手好閑專打聽小事的人也都去奉承賈璉乘機討些便宜誰肯去露風於是賈璉深感賈珍不盡賈璉一月出五兩銀子做天的供給若不來時他母女三人一處吃飯若賈璉來了他夫妻二人一處吃他母女便回房自吃賈璉又將自己積年所有的梯己一併撇了與二姐收有又將風姐素日之為人行事枕邊衾內盡情告訴了他只等一死便接他進去二姐听了自是愿意當下十來個人到也過起日子來十分豐足眼見已是兩個月光景這日賈珍在鐵檻寺完佛寺晚間回家時目與他姊妹久別竟要去探望：先

命小廝去打听賈璉在與不在小廝回來說不在賈珍歡喜將左右緊先遣回去只留兩個心腹小童牽馬一時到了新房已是掌燈時分悄悄入去兩個小廝將馬拴在園內自往下房去听僮僕進來屋內繞點燈光看過了尤氏母女然後二姐出見賈珍仍喚二姨大家吃茶說了一回閒話賈珍自笑說我作的這保山如何若錯過了打省燈燭還沒處尋過日你姐還備了禮來瞧你們呢說話之間尤二姐已命人預備下酒鎖闌起門來都是一個人原無避悔那鮑二來請安賈珍便說你還是個有良心的小子所以叫你来伏侍日後自有大用你之處不可在外頭吃酒生事我自然賞你倘或這里短了什麼你璉二爺事多那里人雜你只管去回我們弟兄不比別人鮑二答應道是小的知道名小的不尽心除非不要這脑袋了賈珍點頭說要知道當下四人一處吃

酒尤二姐知局便邀他母親說我怪怕的媽同我到那邊走，來尤老也會意便真個同他出來只剩小了頭們賈珍便和三姐挨肩擦臉百般輕薄起來小了頭子們看不过也都躲了出去憑他兩個自在取樂不知作些什麼勾當當跟的兩個小廝都在廚下和鮑二爺飲酒鮑二女人上竈忽見兩個丫頭也走了來嘲笑要吃酒鮑二因說姐兒們不在上頭伏侍也偷來了一時叫起來沒人又是事他女人罵道胡塗渾渾噹噹的忘八你撞喪那黃湯黑撞喪醉了夾着你那脖子挺你的尸去叫不叫与你毯相干一應有我承當風雨橫豎酒不省你頭上來這鮑二原因妻子蕩迹的近日越發劣他自己除賺錢吃酒之外一槩不管賈璉等也不肯責備他故他視妻如母百依百隨且吃勾了便去睡覺這里鮑二家的陪着這些丫頭小廝吃酒討他們的好準備在賈珍前



上好兒四人正吃的高興忽听扣門之声鮑二家的忙出来開門看時見是賈璉下馬向有事無事鮑二女人便悄告他說太爺在這裡西院里呢賈璉听了便回至卧房只見尤二姐和他母親都在房中見他來了二人面上便有些趣趣的賈璉反推不知只命快拿酒來偕們吃兩杯好睡覺我今日狼乏了尤二姐忙上來陪笑接衣捧茶問長短賈璉喜的心癢難受一時鮑二家的端上酒來二人對飲他父母不吃自回房中睡去了兩個小了頭分了一個過來伏侍賈璉的心腹小童隆兒拴馬去見已有了匹馬細瞧一瞧知是賈珍的心下會意也來厨下只見喜兒壽兒兩個正在那里坐着吃酒見他來了也都會意故笑道你這會子來的巧我們因赶不上爺的馬恐怕犯夜往這里來借宿一休的隆兒便笑道有的是炕只管睡我是二爺使我送

月銀的交給了奶，我也不回去了。喜兒便說：「我們吃多了，你來吃。」鍾隆兒纔坐下，端起杯來，忽听馬棚內兩將起來，原來二馬同槽，不能相容，互相蹶蹶起來。隆兒等慌的忙放下酒杯，出來喝馬，好容易喝住，另拴好了，方進來。鮑二家的笑說：「你三人就在这里罷茶也現成了，我可去了。」說着帶門出去。这里喜兒喝了几杯，已是楞子眼了。隆兒壽兒闖了門回頭見喜兒直挺挺的仰卧炕上，二人便推他說：「好兄弟起來，好生睡。」只顧你一個人，我們就苦了。那喜兒便說道：「偕們今兒可要公道的，貼一爐子燒餅，要有一斤充正緊的人，我痛把你媽一命。」隆兒壽兒見他醉了，也不必多說，只得吹了灯，將就睡下。尤二姐听見馬棚心下，便不自安，只管用言語混亂賈璉。那賈璉吃了几杯春興，發作使命，收了酒果，掩門寬衣。

尤二姐只穿省大紅小袄散挽烏雲滿臉春色比白日更增了顏色賈璉樓他笑道人：都说我們那夜又婆齊整如今我看來給你拾鞋也不要尤二姐道我虽嫖致却無品行看來到底是不嫖致的好賈璉忙問道這話如何說我却不解尤二姐滴泪說道你們拿我作愚人待什麼事我不知我如今和你作了两个月夫妻日子虽浅我也知你不是愚人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如今既作了夫妻我終身靠你豈敢瞞藏一字我算是有靠將來我妹子却何如結果據我看來這個形景恐非長策要作長久之計方可賈璉听了笑道你且放心我不是招酸吃醋之輩前事我已尽知你也不必驚慌你因妹夫是作弟的自然不好意思不如我去破了這例說省走了便至西院中來只見窓内灯燭輝煌二人正吃酒取樂賈璉便推門進去咲說大爷

在这里兄弟来请安賈珍羞的無話只得起身讓坐賈璉忙笑道何必又作如此景象俗們弟兄從前是如何樣來大哥為我操心我今日粉身碎骨感激不尽大哥若多心我意何安從此以後还求大哥如昔方好不然兄弟能可絕後再不敢到此處來了說着便要跪下慌的賈珍連忙挽起只說兄弟怎處說我無不顧命賈璉忙命人看酒來我和大哥吃兩杯又拉尤三姐說你過來陪小叔子一杯賈珍咲的說老二到底是你哥，必要吃干這鍾說省一揚脖子三姐站在炕上指賈璉咲道你不用和我花馬吊嘴的清水下雜麵你吃我看見提省影戲人子上場好歹別戳破這層紙兒你別油蒙了心打諒我們不知道你府上的事这会花了几个臭子你們哥兒倆拿看我們姐兒兩個權當粉頭來取樂兒你們就打錯了算盤了我也知道你那老

婆太难纏如今把我姐，拐了来做二房偷着鑼兒敲不得我也要會，那鳳  
姐去看他，是幾個腦袋，幾隻手，若大家好取和便罢，倘若有一点叫人过不去，  
我有本事先把你兩個的牛黃狗寶搗了出來，再和那潑婦拚了，這命也不算  
是尤三姑奶奶，喝酒怕什麼，僭們就喝說着，自己縛起壺來斟了一杯自己  
先喝了半杯，樓過賈璉的脖子來，就灌說我和你哥，已經吃過了，僭們來親  
香親香，唬的賈璉酒都醒了，賈珍也不承望尤三姐這等無恥老辣，弟兄兩個  
本是風月場中要慣的，不想今日反被這閨女一夕話說住，尤三姐  
一疊又叫將姐，請來要樂僭們四個一處同樂，俗語說便宜不過當家，他們  
是弟兄僭們是姊妹，又不是外人，只管上來，尤二姐反不好意思起來，賈珍得  
便就要一潘尤三姐那里肯放，賈珍此時方後悔不承望他是這種為人，再賈璉

反不好輕薄起來這尤三姐鬆鬆挽着頭髮大紅袜子半掩半開露着葱綠抹胸一痕雪脯底下綠褲紅鞋一對金蓮或敲或並沒半刺斯文兩丫墜子却似打鞦韆一般燈籠之下或顯得柳眉籠翠霧檀口点丹砂本是一双秋水眼再吃了酒又添了錫盞淫浪不独將他二姊壓例據珍璉評去所見过的上下貴賤若干女子皆未有此綽約風流者二人已酥麻如醉不禁去招他一招他那淫態風情反將二人禁住那尤三姐放出手眼來略試了一式他弟兄兩丫竟全然無一點別識別見連口中一句響亮話都沒了不过是酒色二字而已自己高談闊論經意揮霍洒落一陣拿他弟兄二人嘲笑取樂竟真是他賺了男人並非男人淫了他一时他的酒足興盡也不容他弟兄多坐攆了出去自己閉門睡去了自此後我略有了環婆娘不到之處便將賈璉賈珍賈蓉三個潑

声厲言痛罵說他爺見三個誑騙了他寡姊孤女賈珍回去之後以後亦不敢輕易再來有时尤三姐自己高了興悄悄命小廝來請方歇去一會到了这里也只好随他的便谁知这尤三姐天生脾氣不堪仗着自己風流標致偏要打扮的出色另式作出許多萬人不及的淫情浪態未哄的男人们垂涎落魄欲近不能欲遠不捨迷離顛倒他以爲樂他母姊二人也十分相劝他反說姐二糊塗俗們金玉一般的人白叫這兩個現世宝沾污了去也笑無能而且他家有了一個極利害的女人如今瞞着他不知俗們方安倘或一日他知道了豈肯干休之理勢必有一場大鬧不知誰生誰死想如今我不拿他們取樂作踐誰折到那時白落个臭名後悔不及因此一說他母女見不听劝也只得罢了那尤三姐天、挑揀穿吃打了良的又要金的有了珠子又要宝石吃的肥撐又宰肥

鴨或不經心連掉一推衣裳不如意不論後假新整使用剪刀剪碎撕一條  
罵一句究竟賈珍等何曾隨意了一日反花了许多昧心錢賈璉來了只在二姐  
房內心中也悔上來無奈二姐到是个多情人以爲賈璉是終身之主了凡事  
到還知疼着癢若論起溫柔順九事必商必議不敢恃才自尊實較鳳姐  
高十倍若論慷慨言談行事也勝五分虽然如今改過但已往失了脚有了一  
个淫字竟有甚好处也不算了偏這賈璉又說誰人無錯知過必改就好故  
不提已往之淫只取現今之喜便知膠授漆似水如魚一心一計誓同  
生死那里還有鳳平二人在意了二姐在枕邊衾內也常勸賈璉說你和  
珍大哥商議揀个相熟的人把三丫頭聘了罢留着他不是常法子終久要生  
出事來怎麼處賈璉道前日我曾回过大哥的他只是捨不得我說是塊肥



羊肉只是燙的慌玫瑰兒可愛刺太扎手偕們未必降的住正緊揀個人  
 聘了罢他只意、思、就丟開手了你叫我有何法二姐道你放心偕們明日  
 先劝三了頭他肯了讓他自己開去鬧的無法少不得聘他賈璉聽了說這話  
 極是至次日二姐另備了酒賈璉也不出門至午間特請他小妹過來与他母  
 親上生尤三姐便知其意全用駢韻貫頂全是大翻身大解悟法酒過三巡不用姐、  
 開口先便滴泪泣道全用如是等語一洗淨姐、今日請我自有一翻大札要說但妹  
 子不是那惡人也不用絮叨、提那從前醜事我已盡知說也無益既如  
 今姐、也得了好處安身媽也有了安身之處我也要自尋歸結去方是正礼  
 但終身大事一生至死非同兒戲我如今改過守分只要我揀一個素日可心  
 如意的人方跟他去若憑你們揀擇雖是富比石崇才過于建貌比潘安的我心里

進不去也白過了一出賈璉笑道這也容易憑你說是誰就是誰一應徠禮都有我們置辦母親也不用操心尤三姐泣道姐知道不用我說賈璉笑向二姐是誰二姐一時也想不起來大家想來賈璉便料定是此人無移了便拍手笑道我知道了這人原不差果然不好眼力二姐笑問是誰賈璉笑道別人他如何進得去一定是宝玉二姐与尤老听了亦以為然尤三姐便啐了一口道奇不知何為

我們有姊妹十個也嫁你弟兄十個不成有理之極難道除了你家天下就沒了好男子了不成一罵反有理中人听了都詫意除去他還有那一個余尚如此想

尤三姐笑道別只在眼前想姐只在五年前想就是了奇甚正說着忽見賈璉的心腹小使典兒走來請賈璉說老爺那邊緊等着叫爷呢小的答應往旧老爺那边去了小的連忙來請賈璉又忙問昨日家裡没人向典兒道小

的回奶：說爺在家廟里同珍大爺商議作百日的事只怕不能來家買禮忙命拉馬隆兒跟隨去了。留下與兒答應人來事務尤二姐拿了兩碟菜命拿大杯斟了酒就命與兒在炕沿下蹲着吃一長一短向他說話兒問他家里奶：多大年紀怎個利害的樣子。老太：多大年紀太：多大年紀姑娘幾個各樣家常等語與兒笑嘻嘻：的在炕沿下一頭吃一頭將榮府之事備細告訴他母女。又說我是二门上該班的人我們共是兩班一班四個共是八個這八個人有幾個是奶：的心腹有幾個是爺的心腹。奶：的心腹我們不敢惹爺的心腹。奶：就敢惹。提起我們奶：來。心里多毒口里尖快。我們二爺也笑是個好的。那里見得他到是跟前的平姑娘為人狠好。果然和奶：一氣。他到背有奶：如常作些个好事小的們凡有了不是奶：是容不過的只求：他去就完了。

如今和家大小除了老太：太：兩個人沒有不恨他的，只不过面子情兒，怕他皆因他一時看的人都不及他，只一味哄着老太：太：兩個人喜歡他說，是一說二，是二没人敢攔他，又恨不得把銀子錢省下來，堆成山，好叫老太：太：說他會过日子，除不知苦了下人，他討好兒，估着有好事，他就不等別舍說，他先抓尖兒，或有了不好事，或他自己錯了，他便一縮頭，推到別人身上來，他還在傍邊撻火兒，如今連他正緊婆：太：都嫌了他，說他雀兒揀着旺處飛，黑母鷄一窩兒自家的事，不管到替人家去瞎張羅，若不是老太：太：在頭里早叫過他去了，尤二姐嘆道：你背着他，這等說他將來你又不不知怎麼說我呢！我又差他一層兒，越發有的說了，與兒忙跪下說道：奶：要這樣說，小的不怕雷打，但凡小的們有造化，起先娶奶：時若得了奶：這樣的人，小的們也少。

挨些打罵也少提心吊胆的如今跟爺的這几个人谁不背前背後稱揚奶、  
 聖德憐下我們商量着叫二爺要出來情愿來答應奶、呢尤二姐笑道猴兒  
 爺的還不起來呢況白頑活就啼的那樣起來你們作什麼來我还要找了你  
 奶、去呢興兒連忙搖手說奶、千萬不要去我告訴奶、一輩子別見他才  
 好嘴甜心苦兩面三刀上頭一臉笑脚下使絆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都  
 占全了只怕三姨的這張嘴還說他不過奶、這樣斯文良善人那里是他的  
 對手尤氏笑道我只以理待他、敢怎樣興兒道不是小的吃了酒放肆胡說  
 奶、便有理讓我看見奶、比他標緻又比他得人心他怎肯干休善善人家  
 是醋罐子他是醋缸醋甕九丫頭們二爺多看一眼他也有本事当着爺打個爛  
 羊頭虽然平姑娘在屋裏大約一年二年之間兩個有一次到一處他還要口

里掂十个过子呢氣的平姑娘性子發了哭鬧一陣說又不是我自己弄來的  
你又浪着劝我之原不依你反说我反了这会子又這樣他一般的也罷了到央  
告平姑娘尤二姐嘆道可是扯谎這樣一个夜叉怎么反怕屋的人呢興兒道  
這就是俗語說的天下挑不过礼字去了这平兒是他自幼的丫頭陪了過來  
一共四个嫁人的嫁人死的死了只剩了这个心腹他原為收了屋里一則  
显他美良名兒二則又叫拴爺的心好不外頭走邪的又还有一段因果我們  
家的規矩老爺們大了未娶親之先都先放两个人伏侍的二爺原有兩個誰  
知他來了沒半年都尋出不是來都打發出去了別人虽不好说自己臉上  
过不去所以強逼着平姑娘作了房里人那平姑娘又是个正緊人豈不把這  
一件事放在心上也不会挑妻窩夫的到以為忠心赤胆伏侍他纔容下了尤

二姐笑道原來如此但我所見你們家還有一位寡婦奶奶和几位姑娘他這樣利害这些人如何依得典兒拍手笑道原來奶奶不知道我们家这位寡婦奶奶他的渾名叫作大菩薩第一個善德人我們家的規矩又大寡婦奶奶們不管事只宜清淨守節妙在姑娘又多只把姑娘們交給他看書寫字拈針線孝道理這是他的責任除此間事不知說事不管只應這一向他病了事多這大奶奶暫管几日究竟也無可管不過是按例而行不像他多事逞才我們大姑娘不用說但九不好也沒這段大福了二姑娘的渾名是二木頭戳一針也不知暖啣一声三姑娘的渾名是玫瑰花尤氏姊妹忙笑問何意典兒笑道玫瑰花又紅又香無人不愛的只是有刺戳手也是一位神道可惜不是太太養的老鴿窩里出鳳凰四姑娘小他正緊是珍大爷親妹子因自幼無母老太太命太

抱過來養這麼大也是一位不帶事的奶，不知道我們家的姑娘不笑另外有兩個姑娘真是天上少有地下無雙一個是我們姑太太的女兒姓林小名兒叫什麼代玉面龐身段和三姨不錯什麼一肚子文章只是一身多病這樣的天天還穿夾的出來風兒一吹就倒了我们這起沒王法的嘴都悄悄的叫他多病西施還有一位姨太太的女兒姓薛叫什麼寶釵竟是雪堆出來的每常出門或上車或一時院子裡瞥見一眼我們鬼使神差見了他們兩個不敢出氣兒尤二姐笑道你們大家規矩雖然你們小孩子進的去然遇見小姐們原該遠些藏開與兒搖手道不是，那正緊大禮自然遠些的藏開自不必說就藏開了自己不敢出氣是生怕這氣大了吹倒了姓林的氣暖了吹代了姓薛的說的滿屋裡都笑起來了不知端詳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恥情歸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門

話說甄二家的打他一下子，笑道：「原有些真的，叫你又偏了。這混話越發沒了。你到不像跟二爺的，又這些混話，到像是宝玉那邊的了。」好極之文，將茗烟等已全寫出，可謂一擊而鳴，法不罵之寫也。

尤二姐像要又問，忽見尤三姐笑問道：「可是你們家那」

宝玉除了上學，他作些什麼

拍案叫絕，此處方向是何文情

與兒笑道：「姨娘別問，他說起」

來，姨娘也未必信。他長了這麼大，獨他沒有上過正緊學堂。我們家從祖宗直到二爺，誰不是寒窗十載，偏他不喜讀書。老太太的寶貝，老爺先還管如今也不敢管了。成天家瘋瘋顛顛的，說的話，人也不懂幹的事，人也不知外頭人

人看省好清俊模樣兒，心里自然是聰明的。誰知是外清而內濁，見了人一句話，也沒有所有的好處。雖沒上过學，到難為他認得幾個字，每日也不習文，也不學武，又怕見人，只愛在了頭群里，鬧再者也沒剛柔，有時見了我們，喜歡時沒上沒下，大家亂頑一陣，不喜歡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們坐省卧省見了他，他也不理他，也不責備。因此沒人怕他，只管隨便都過去。尤三姐笑道：「主子寬了你們，又這樣嚴了，又把怨可知難纏。」

情語情文至

尤二姐道：「我們看他到好。」

原來這樣可惜了一個好胎子。尤三姐道：「姐，信他胡說。俗們也不是見一面兩面的行事，言談吃喝，原有些女兒氣。那是只在裡頭慣了的。若說糊塗，那些兒糊塗姐，記得穿孝時，俗們同在一處，那日正是和尚們進來，送棺俗們都在那里貼省，他只貼在頭里，攔省人，說他不知禮，又沒眼色。過後他沒情。」

悄的告訴僂們說姐，不知道我並不是沒眼色想和高們賊恐怕氣味薰了姐，們接着他吃茶姐，又要茶那個老婆子就拿了他的碗去倒他趕忙說或吃贓了的另洗了再拿來這兩件上我冷眼看去原來他在女孩子們前不曾怎樣都过的去只不大合外人的式所以他們不知道尤二姐听说笑道依你说你两个已是情投意合了竟把你许了他豈不好三姐見有典兒不便说话只低了頭磕瓜子興兒嘆道若論模樣現行事為人到是一对好的只是他已有了只未露形将来准是林姑娘定了的因林姑娘多病二則都还小故尚未及此再过三二年老太，便一闻言那是再無不准的了大家正说话只見隆兒又来了说老爺有事是件机密大事要遣二爺往平安州去不过三五日就起身未回也得半月工夫今日不能来了請老奶，早和二姨定了

那事明日爺來好作定奪說省帶了典兒也回去了這里尤二姐命掩了門  
早睡醒問他妹子一夜至次日午後賈璉方來了尤二姐曰勸他說既有  
正事何必忙々又來千萬別為我候事賈璉道也沒甚事只是偏的又出  
來了一件遠差出了月就起身得半个月工夫纔來尤二姐道既然如此你只管  
放心前去這一應不用你記掛三妹子他後不會朝更暮改的他已說了改  
悔必是改悔的他已擇定了人你只要依他就是了賈璉忙問是誰尤二姐嘆道  
這人此刻不在這里不知多早晚來也難為他眼力他自己說了這人一年不  
來他等一年十年不來等十年若這人死了再不來了情願剃了頭當  
姑子去吃長齋念佛以了今生賈璉問到底是谁這樣動他的心二姐嘆  
道說來話長五年前我們老娘家里做生日媽和我們到那里与老娘拜壽

他家請了一起串客裏頭有個作小生的叫作柳湘璉

千奇百怪之文何至此

他着了

如今要是他終嫁舊年我們聞得柳湘蓮惹了一個禍逃走了不知可有來了不曾賈璉听了怪道呢我說是個什麼樣人原來是他果然眼力不錯你不知道這柳二郎那樣一個標致人最是冷面冷心的差不多的人都無情無義他最和宝玉合的來去年因打了薛蝌子他不好意思見我們的不知那里去了一向後來聽見有人說來了不知是真是假一向宝玉的小子們就知道了倘或不來他萍踪浪跡知道幾年纔來豈不白耽擱了尤二姐道我們這三丫頭說的出來幹的出來他怎樣說只依他便了二人正說之間只見尤三姐走來說道姐夫你只放心我們不是那心口兩樣人說什麼是什麼若有了姓柳的來我便嫁他從今日起我吃齋念佛只伏侍母親等他來了嫁了他去若一

百年不來我自己修行去了說省將一根玉簪擊作兩段一句不真就如這簪子說省回房去了真个竟非禮不動非禮不言起來賈璉無了法只得和二姐商議了一回家務復回家與鳳姐商議起身之事一面省人問茗烟茗烟說竟不知道大約未來若來了必是我知道的一面又問他的街房也說未來賈璉只得回後了二姐至起身之日已近前兩天便說起身却先往二姐這邊來住兩夜從這里再悄一長行果見小妹竟又換了一個人又見二姐持家勤慎自是不消記掛是日一早出城就奔平安州大道曉行夜住渴飲飢食方走了三日那日正走之間頂頭來了一羣馱子內中一夥主僕十來騎馬走的近來一看不是別人竟是薛蟠和柳湘蓮來了賈璉深為奇怪余亦為怪忙伸馬迎了上來大家一齊相見說與別後寒溫大家便

入一酒店歇下叙談了。賈璉因笑說鬧過之後我們忙省請你兩個和鮮惟知柳兄踪跡全無怎彥你兩個今日到在一處了薛蟠笑道天下竟有這樣奇事我同夥計販了貨物自春天起身往回里走一路平安誰知前日到平安州界遇見一夥強盜已將東西劫去不想柳二弟從那邊來了方把賊人赶散奪回貨物還救了我們的性命我謝他又不受所以我們結拜了生死弟兄如今一路進京從此後我們是親弟兄一舡到前面岔口上分路他就分路往南二百里有一個姑媽他去望候。我先進京去安置了我的事然後給他尋一所宅子尋一門好親事大家過起來賈璉听了道原來如此到教我們懸了几日心目又听道尋親便忙說道我正有一門好親事堪配二弟說省便將自己娶尤氏如今又要娶嫁小姨一節說

了出来只不說尤三姐自擇之語又罵薛蟠且不可告訴家里等生了兒子自然是知道的薛蟠听了大喜說早該如此这都是舍表妹之過湘蓮忙笑說你又忘情了还不住口薛蟠忙止住不語便說既是這等這門親事定要做的湘蓮道我本有愿定要一個绝色的女子如今既是貴昆仲高誼催不得许多了任憑裁奪我無不從命賈璉笑道如今口說無憑等柳兄一見便知我這内娣的品貌是古今有一無二的了湘蓮听了大喜說既然如此說等弟探過姑母不过月中就進京的那時再定如何賈璉笑道你我一言為定只是我信不过柳兄你乃是萍踪浪跡洵然淹滯不歸豈不悞了人家湏得由一定礼湘蓮道大丈夫豈有失信之礼小弟素係寒貧况且客中何能有定礼薛蟠道我这里現成就備一分二哥代去賈璉笑道也不用金



帛之礼須是柳兄親身自有之物不論物之貴賤不過我帶去取信耳湘蓮道  
既如此說弟無別物此劍防身不能解下囊中尚有一把死夾劍乃吾家傳代  
之寶弟也不敢擅用只隨身收藏而已賈兄請拿去為定弟縱係水流花落  
之性然亦斷不捨此劍者說畢大家又飲了幾杯方各自上馬作別起程正是  
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且說賈璉一日到了平安州見了節度完了公事因  
又囑他十月前後務要還來一次賈璉領命次日連忙取路回家先到尤  
二姐處探望誰知自賈璉出門之後尤二姐操持家務十分謹肅每日閨  
門閤戶一点外事不聞他小妹果是個斬了截鉄之人每日侍奉母姊之餘  
只安分守己隨分過活雖是夜晚間孤衾独枕不慣寂寞奈一心丟了中人  
只念柳湘蓮早回來完了終身大事這日賈璉進門見了這般景况喜

之不尽深念二姐之德大家叙些寒溫之後賈璉便将路上相遇湘蓮一事說  
了出來又將妃史劍取出遞與三姐：「看時上面龍吞夔護珠寶晶瑩將  
靶一掣里面却是兩把合体的」一把上面鑿有一妃字一把上面鑿一史字冷  
颼：明亮：如雨痕秋水一舫三姐喜出望外連忙收了掛在自己綉房床  
上每日望有劍自笑終身有靠賈璉住了兩天回去復了父命回家合  
完相見那時鳳姐已大愈出來理事行走了賈璉又將此事告訴了賈珍  
賈珍因近日又過了新友將此事丟過不在心上任憑賈璉裁奪只怕賈  
璉獨力不加少不得又給了他三十兩銀子賈璉拿來交與二姐預備粧奩  
誰知八月內湘蓮方進了京先來拜見薛姨媽又遇見薛蝌方知薛蟠不  
慣風霜不服水土一進京時便病倒在家請匠調治聽見湘蓮來了請入

臥室相見薛姨媽也不念旧事只感救恩母子們十分稱謝又說起親事一  
接風一應東西皆已妥當只等擇日柳湘蓮也感激不盡次日又來見寶玉二  
人相會如魚得水湘蓮因問賈璉偷娶二房之事寶玉嘆道我聽見茗烟一  
千人說我却未見我也不敢多管我又聽見茗烟說連二哥也省實問你不  
知有何話說湘蓮就將路上所有之事一槩告訴寶玉笑道大喜難  
得這個標致人果然是個古今絕色堪配你之為人湘蓮道既是這樣他那  
里少了人物如何只想到我況且我又素日不甚和他相厚也関切不至此路  
工夫忙忙的就那樣再三要來定難到女家反惹着男家不成我自己疑惑  
起來後悔不該留下這創作定所以後來想起你来可以細細問個抵歷還好  
寶玉道你原是個精細人如何既許了定礼又疑惑起来你原說只要一個絕

色便罢了何必再疑湘蓮道你既不知他娶如何又知是绝色宝玉道他是珍大嫂子的继母带来的两位小姨我在那里和他们混了一个月怎店不知真一对尤物可巧他又姓尤湘蓮听了跌足道这事不好断乎做不得

了你们東府里除了那两个石頭獅子干净只怕連猫兒狗兒都不干净我不做这剩忘八

更奇 極奇之文極趣之文金瓶梅中有云把忘八的臉打綠了已奇之至此云剩忘八集

宝玉听说红了臉湘蓮自慚失言連忙作揖说我该死胡说

忽用湘蓮投東府之事罵及宝玉可更

想得到的所謂一人不曾放過

你好歹告诉我品行如何宝玉笑道你既深知又来问

我做甚店連我也未必干净了湘蓮笑道原是我自己一時忘情好歹别多心宝玉笑道何必再提这列似有心了湘蓮作揖告辞出来若去找薛蟠一則他現卧病二則又浮躁不如去索回定礼主意已定便一迳来找我賈

璉賈璉正在新房中聞得湘蓮來了喜之不禁忙迎了出來讓到內室与尤老  
相見湘蓮只作揖稱老伯母自稱晚生賈璉听了比意吃茶之間湘蓮便說客  
中偶然忙促誰知家姑母于四月間訂了弟婦使弟無言可回若從了老兄背  
了姑母似非合理若係金帛之訂弟不敢索取但此創係祖父所遺請仍賜回  
為幸賈璉听了便不自在還說定者定也原怕返悔所以為定豈有婚姻之事  
出入随意的還要斟酌湘蓮笑道如此說弟愿領責領罰然此事斷不敢從  
命賈璉還要饒舌湘蓮便起身說請兄外座一叙此处不便那尤三姐在房明  
明聽見好容易等了他來今忽見反悔便知他在賈府中得了消息自然是  
嫌自己淫奔無恥之流不屑為妻今若容他出去和賈璉說退親料那賈璉必  
法可處自己豈不無趣一听賈璉要同他出去連忙摘下釧來將一股雌鋒隱

在肘後出來便說你們不必出去再議還你的定札一面淚如雨下左手將劍並鞘送與湘蓮右手回肘只往頂上一橫可憐揉碎桃花紅滿地玉山傾倒再難扶芳靈蕙性渺冥冥不知那邊去了當下啼的中人急救了送尤老一面嚎哭一面又罵罵湘蓮賈璉忙揪住湘蓮命人捆了送官尤二姐忙止泪反勸賈璉你太多事人家並沒威逼他死是他自尋短見你便送他到官又有何益反竟生事出醜不如放他去罷豈不省事賈璉此時也沒了主意便放了手命湘蓮快去湘蓮反不動身泣道我並不知是這等剛烈夫妻可敬：湘蓮反扶尸大哭一場等買了棺木眼見入殮又俯棺大哭一場方告辭而去出門無所之昏：默：自想方才之事原來尤三姐這樣標致又這等剛烈自悔不及正走之間只見薛蟠的小使尋他家去那湘蓮只覺出神那小使帶他到新

房之中十分齊整忽听環珮叮嚀尤三姐從外而入一手捧有死央劍一手捧着一卷冊子向柳湘蓮泣道妾痴情待君五年矣不期君果冷心冷面妾以死報此痴情妾今奉警幻之命前往太虛幻境修注案中所有一千情鬼妾不忍一別故來一會從此再不能相見矣說畢便走湘蓮不捨忙欲上來拉住問時那尤三姐便說來自情天去由情地前生悞被情感今既恥情而覓與君兩無干涉說畢一陣香風無踪無影去了湘蓮警覓覓似夢非夢睜眼看時那里薛家小童也非新室竟是一座破廟傍边坐有一個跣腿道士捕虱湘蓮便起身稽首相問此係何方師仙名法号道士笑道連我也不知道此係何方我係何人不過暫來歇旦而已柳湘蓮听了不覓冷然如寒氷侵骨掣出那股雄劍將萬根煩惱絲一揮而盡便隨那道

士不知往那里去了後回便見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回

見土儀顰卿思故里

聞秘事鳳姐託家童

話說尤三姐自盡之後尤老娘命二姐兒賈珍賈璉等俱不勝悲  
慟自不必說忙命人盛殮送往城外埋塋柳相蓮見三姐身亡痴  
情眷戀却被道人數句冷言打破迷關竟自截髮出家跟隨這瘋  
道人飄然而去不知何往暫且不表且說薛姨媽聞知湘蓮已說  
定了尤三姐為妻心中甚喜正是高高興興要打算費他買房子  
治傢伙擇吉迎娶以報他救命之恩忽有家中小廝吵嚷三姐兒  
自盡了被小丫頭們聽見告知薛姨媽薛姨媽不知為何心甚嘆  
息正在猜疑寶釵從園裡過來薛姨媽便對寶釵說道我的兒你

聽見了沒有你珍大嫂子的妹妹三姑娘他不是已經許定給你哥哥的義弟柳湘蓮了麼不知為什麼自刎了那湘蓮也不知往那裡去了真正奇怪的事叫人意想不到的寶釵聽了並不在意便說道俗語說的好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也是他們前生命定前兒媽媽說為他救了哥哥商量着贊他料理如今已經死的死了走的走了依我說也只好由他罷了媽媽也不必為他們傷感了倒是自從<sup>哥哥</sup>江<sub>南</sub>回來了一二十日販了來的貨物想來也該發完了那同伴去的夥計們辛辛苦苦的回來幾個月了媽媽合哥哥商量也該請一請酬謝酬謝纔是別叫人看着無理似的母女正說話間見薛蟠自外而入眼中尚有淚痕

一進門來便向他母親拍手說道媽媽可知道枰二哥尤三姐的事麼薛姨媽說我纔聽見說正在這裡合你妹妹說這件公案呢薛蟠道媽媽可聽見說湘蓮跟着一個道士出了家麼薛姨媽道這越發奇了怎麼枰相公那樣一個年輕的總明人一時糊塗了就跟着道士去了呢我想你們好了一場他又無父母兄弟單身一人在此你該各處找找他纔是靠那道士能往那裡遠去左不過是在這方近左右的廟裡寺裡罷了薛蟠說何常不是呢我一聽見這個信兒就連忙帶了小廝們在各處尋我連一個影兒也沒有又去問人都說沒看見薛姨媽說你既找尋過沒有也算把你做朋友的心盡了焉知他這一出家不是得了好處去呢只

是你如今也該張羅張羅買膏二則把你自已娶媳婦應辦的事  
情倒早些料理料理借們家没人俗語說的雀兒先飛省的臨  
時丟三落四的不齊全令人笑話再者你妹妹總說你也回家半  
個多月了想償也物該發完了同你去的夥計們也該擺棹酒給  
他們道道之終是人家陪着你走了二三千里的路程受了四五  
個月的辛苦而且在路上又替你擔了多大的驚怕沉重萍蟠聽  
說便道媽媽說的狠是倒是妹妹想的週到我也這樣想着只因  
這些日子為各處發貨開的腦袋都大了又為研二哥的事忙了  
這幾日反倒落了個空白張羅了會平到把正經事都悞了要不  
然定了明兒後兒下帖兒請罷薛姨媽道由你辦去罷話猶未了

外面小廝進來回說管總的張大爺差人送了兩箱子東西說這是爺各自買的不在貨賬裡面本要早送來因貨物箱子壓着沒得拿昨兒貨物發完了所以今日纔送來了一面說一面又見兩個小廝搬進了兩個夾板夾的大棕箱薛蟠一見說噯哟可是我怎麼就糊塗到這步田地了特特的給媽妹妹帶來的東西都忘了沒拿了家裡來還是夥計送了來了寶釵說虧你說還是特特的帶來的纔放了一二十天要不是特特帶來大約要放到年底下纔送來呢我看你也諸事太不省心了薛蟠笑道想是在路上叫人把魂打吊了還沒歸竅呢說着大家笑了一回便向小頭說出去告訴小廝們東西放下叫他們回去罷薛姨媽和寶釵

因問到底是什麼東西這樣細着綁着的薛蟠便叫兩個小廝  
進來解了繩子去了夾板開了鎖看時這一箱都是細緻綾錦洋  
貨等家常應用之物薛蟠笑道那一箱是給妹妹帶的親自來開  
母女看時二人却是些筆墨紙硯各色箋紙香袋香珠扇子扇墜  
花粉胭脂等物外有虎印帶來的自行人酒令兒水銀鐲的打金  
斗小小子沙字燈一齣一齣的泥人兒的戲用青紗罩的匣子裝  
着又有在虎印山上泥捏的薛蟠的小像與薛蟠毫無相差寶釵  
見了別的都不理論倒是薛蟠的小像拿着細細看了一看又看  
着他哥哥不禁笑起來了因叫鶯兒帶着幾個老婆子將這些東  
西連箱子送到園子裡去又和母親哥哥說了一回閑話兒纔回

園子裡去這裡薛姨媽將箱子裡的東西取出一分一分的打點清楚叫同喜送給賈母並王夫人等處不題且說寶釵到了自己房中將那些頑意兒一件一件的過了目除了自己留用之外一分一分配合妥當也有送筆墨紙硯的也有送香袋扇子香墜的也有送脂粉頭油的有單送頑意兒的只有黛玉的比別人不同且又加厚一倍一一打點完畢使鶯兒同着一個老婆子跟着送往各處這邊姐妹諸人都收了東西賞賜來使說見面再謝惟有林黛玉看見他家鄉之物反自觸物傷情想起父母雙亡又無兄弟寄居親戚家中那裡有人也給我帶些土物來想到這裡不覺的又傷起心來了紫鵲深知黛玉心腸但也不敢說破只在一旁

勸道姑娘的身子多病早晚服藥這兩日看着比那些日子畧好些雖說精神長了一點兒還算不得十分大好今兒寶姑娘送來的這些東西可見寶姑娘素日看着姑娘狠重姑娘看着該喜歡總是為什麼反倒傷<sup>起</sup>心來這不是寶姑娘送東西來倒叫姑娘煩惱了不成就是寶姑娘聽見反覺<sup>臉上</sup>不好看再者這裡老太太們為姑娘的病體千方百計請好大夫配藥診治也為是姑娘<sup>的</sup>病好這如今總好些又這樣哭哭啼啼豈不是自己遭塌了自己身子叫老太太看着添了愁煩了麼況且姑娘這病原是素<sup>日</sup>憂慮過度傷了血氣姑娘的千金貴體也別妄自己看輕了紫鵑正在這裡勸解只聽見小了頭子在院內說寶二爺來了紫鵑忙說請二爺



進來罷只見寶玉進房來了黛玉讓坐畢寶玉見黛玉淚痕滿面便問又是誰氣着你了黛玉勉強笑道誰生什麼氣傍邊紫鵲向床後棹上一努寶玉會意往那裡一照見堆着許多東西就知道是寶釵送來的便取笑說道那裡這些東西不是妹妹要開雜貨鋪阿黛玉也不答言紫鵲笑着道二爺還提東西呢因寶姑娘送了些東西來姑娘一看就傷起心來了我正在這裡勸解恰好二爺來的狠巧替我們勸勸寶玉明知黛玉是這個緣故却不敢提頭兒只得笑說道你們姑娘的緣故想來不為別的必是寶姑娘送來的東西少所以生氣傷心妹妹你放心等我明年叫人往江南去給你多多的帶兩船來省得你淌眼抹淚的黛玉聽了這些話也知寶玉是為自己開心也不好推也不好任因說道我任憑

怎麼沒見過世面也到不了這步田地因送的東西少就生氣傷心我又不是兩三歲的孩子你也試把人看得小氣了我有我的緣故你那裡知道說着眼淚又流下來了寶玉忙走到床前挨着黛玉坐下將那些東西一件一件拿起來擺弄着細看故意問這是什麼叫什麼名字那是什麼做的這樣齊整這是什麼要他做什麼使用又說這一件可以擺在面前又說那一件可以放在條棹上當古董兒倒好呢一味的將些沒要緊的籠來廝混黛玉見寶玉如此自己心裡倒過不去便說你不用在這裡混攪了偕們到寶姐姐那邊去罷寶玉已不得黛玉散散悶解了悲痛便道寶姐姐送偕們東西偕們原該謝謝去黛玉道自家姐妹這倒不必只是到他那邊薛大哥回來了必然告訴他些南邊的古蹟兒我去

聽聽只當回了家鄉一轎的說着眼圈兒又紅了寶玉便站着等  
他黛玉尺<sup>得</sup>和他出來往寶釵那裡去了且說薛蟠聽了母親之言  
急下了請帖辦了酒席次日請了四位夥計俱已到齊不免說些  
販賣賬目發貨之事不一時上席讓坐薛蟠挨次斟了酒薛姨媽  
又使人出來致意大家喝着酒說閒話兒內中一個道今兒這席  
上短兩個好朋友衆人齊問是誰那人道還有誰就是賈府上的  
璉二爺和大爺的盟弟柳二爺大家果然都想起來問着薛蟠道  
怎麼不請璉二爺合柳二爺來薛蟠聞言把眉一皺嘆口氣道璉  
二爺又往平安州去了頭兩天就起了身了那柳二爺竟別提起  
真是天下頭一件奇事什麼是柳二爺如今不知那裡作道爺去  
了衆人都說異道這是怎麼說薛蟠便把湘蓮前後事體說了一

遍衆人聽了越發駭異道怪不的前兒我們在店裡剪髮髻髻也聽見人吵嚷說有一個道士三言兩語把一個人度了去了又說一陣風刮了去了只不知是誰我們正發悵那裡有工夫打聽這個事去到如今還似信不信的誰知就是柳二爺呢早知是他我們大家也該勸勸他總是任他怎麼着也不叫他去內中一個道別是這麼着羅衆人問怎麼樣那人道柳二爺那樣個伶俐人未必是真跟了道士去罷他原會些武藝又有力量或者破那道士的妖術邪法特意跟他去在背地裡擺佈他也未可知薛蟠道果然如此倒也罷了世上這些妖言惑衆的人怎麼没人治他一下斗衆人道那時難道你知道也沒我尋他去薛蟠說城裡關外那裡沒有我到不怕你們笑話我找不着他還哭了一場呢言畢

只是長吁短歎無精打彩的不像往日高興衆夥計見他這樣光景自然不便久坐不過隨便喝了幾盃酒吃了飯大家散了且說寶玉同着黛玉到寶釵處來寶玉見了寶釵便說道大哥哥幸幸苦苦的帶了東西來姐姐留着使罷又送我們寶釵笑道原不是什麼好東西不過是遠路帶來的土物兒大家看着新鮮些就是了黛玉道這些東西我們小時候倒不理會如今看見真是新鮮物兒了寶釵因笑道妹妹知道這就是俗語說的物離鄉貴其實可算什麼呢寶玉聽了這話正對黛玉心裏的心事連忙拿話岔道明年好去大哥哥再去時替我們多帶些來黛玉瞅了他一眼便道你要他只管說不必拉扯上人姐姐你瞧寶哥哥不是給姐姐來道謝竟又要定下明年的東西來了說的寶釵寶玉都笑了

三個人又閒話了一回因提起黛玉的病來寶玉勸了一回因說道妹妹若覺着身上不爽快倒要自己勉強掙着出來各處走走逛逛散散心比在屋裡悶坐着到底好些我那兩日不是覺着發熱慄渾身發熱只是要歪着也因為時氣不好怕病因此尋些事情自己混渾着這兩日總覺着好些了黛玉道姐姐說的何嘗不是我也是麼慄這想着呢大家又坐了一會子方散寶玉仍把黛玉送至瀟湘館門首纔各自回去了且說趙姨娘因見寶釵送了賈環些東西心中甚是喜歡想道怨不得別人都說那寶頭好會做人狠大方如今看起來果然不錯他哥哥能帶了多些東西來他挨門兒送到並不遺漏一處也不露口誰薄誰厚連我們這樣放時運的他都想到了要是那林丫頭他把我們娘兒們正親看也不照

蠍蠍

那裡還肯送我們東西一面想一面把那些東西翻來覆去的擺弄。賁看一回忽然想到寶釵<sub>和係</sub>王夫人的親戚為何不到王夫人跟前賣個好兒呢。自己便蠍蠍整整的拿着東西走至王夫人房中。站在旁邊陪笑說道：「這是寶姑娘纔剛給環哥兒的。難為寶姑娘這麼年輕的人想的這麼週到。真是大戶人家的姑娘。又展樣又大方。怎麼叫人不敢奉呢。怪不得老太太和太太成日家都誇他疼他。我也不敢自專就收起來。特拿來給太太瞧瞧。太太也喜歡。喜歡王夫人聽了。早知道來意了。又見他說的不倫不類。也不理他。說道：你只管收了去。給環哥頑罷。趙姨姑娘來時。興興頭頭誰知抹了一鼻子灰。滿心生氣。又不敢露出來。只得訕訕的出來了。到了自己房中。將東西丟在一邊。嘴裡咕咕囔囔。自言自語道：這

個又算什麼兒呢一面坐着各自生了一回悶氣却說鶯兒帶着老婆子們送東西回來回覆了寶釵將衆人道謝的話並賞賜銀錢都回完了那婆子便出去了鶯兒走近前來一步揀着寶釵悄悄的說道剛纔我到連二奶奶那邊看見二奶奶一臉的怒氣我送下東西出來時悄悄的問小紅說剛纔二奶奶從老太太屋裡回來不似往日歡天喜地的叫了平兒去咕咕唧唧的不知說了些什麼看那光景倒像有什麼大事的是的姑娘沒聽見那邊老太太有什麼事實釵聽了也自己納悶想不出鳳姐是為什麼有氣便道各人家有各人的事偕們那裡管得你去倒茶去罷鶯兒於是出來自己倒茶不提且說寶玉送了黛玉回來想着黛玉的孤苦不免也替他傷感起來因要將這話告訴衆人進來時却只有



麝月秋紋在屋裡因問你襲人姐姐那裡去了麝月道左不過在這幾個院裡那裡就丟了他一時不見就這樣我寶玉笑着道不是怕丟了他因我方纔到林姑娘那邊見林姑娘又正傷心呢問起來却是為寶<sup>姐</sup>姑娘<sup>姐</sup>迷了他東西他看見是他家鄉<sup>的</sup>土物不免對景傷情我要告訴你襲人姐姐叫他過去勸勸正說着晴雯進來因問寶玉道你回來了你又要叫勸誰寶玉將方纔話說了一遍晴雯道襲人姐姐纔出去聽見他說要到璉二奶奶那邊去保不住還到林姑娘那裡去呢寶玉聽了便不言語秋紋倒了茶來寶玉漱了一口遞給丫頭丫心中着寔不自在就隨便歪在床上却說襲人因寶玉出門自己作了回活計忽想起鳳姐<sup>上</sup>身不好這幾天也沒有過去看看况聞賈璉出門正好大家說說話兒

便告訴晴雯好生在屋裡別都出去了。叫二爺回來抓不着人晴雯道：「噯，噯，這屋裡單你一個人惦記着他，我們都是白閒着，混飯吃的。」襲人笑着也不答言，就走了。剛來到沁芳橋畔，那時正是夏末秋初，池中蓮藕新發，相間紅綠，離披襲人走着，沿堤看玩了一回，猛擡頭看見那邊葡萄架底下有人拿着揮子在那裡揮什麼呢？走到跟前，却是老祝媽那老婆子見了襲人，便笑嘻嘻的迎上來，說道：「姑娘怎麼今兒得工夫出來逛逛？」襲人道：「可不是我要到連二奶奶那裡瞧瞧去，你在這裡做什麼呢？」婆子道：「我在這裡趕蜜蜂兒，今年三伏裡雨水少，這菓子樹上都有虫子，把菓子吃的疤拉流星的，了好些了。」姑娘還不知道呢，這馬蜂最可惡的，一窩兒只咬破兩三個兒，那罐的水漏到好的上頭，連這

一窩兒都是要爛的。姑娘你瞧瞧，他們說話的空兒，沒趕就落上許

多了襲人道你就不住手的趕也趕不了多少你倒是告所買辦叫他多多做些小冷布口袋兒一嘟嚕套上一個又透風又不遭榻婆子笑道倒是姑娘說的是我今年終管上那裡知道這個巧法兒呢因又笑着說道今年菓子難遭塌了些味兒倒好不信姑娘摘一個嚐嚐襲人正色道這那裡使得不但沒熟吃不得就是熟了上頭還沒有供鮮偕們倒先吃了你是府裡使老了的難道連這個規矩都不懂了老祝忙笑道姑娘說的是我見姑娘狠喜歡我纔敢這麼說可就把規矩錯了我可是老糊塗了襲人道這也沒有什麼只是你們有年紀的老奶奶們別先領着頭兒這麼着就好了說着遂一逕出了園門來到鳳姐這邊一到院裡只聽鳳姐說道天理良心我在這屋裡熬的越發成了賊了襲人聽

這話知道有原故了又不好回來又不好進去遂把腳步放重些  
隔着窻子問道平姐姐在家裡呢麼平兒忙答應着迎出來襲人  
便問二奶奶也在家裡呢麼身上可大安了說着已走進來鳳姐  
梳着在床上歪着呢見襲人進來也笑着站起來說好些了叫你  
惟記着怎麼這幾日不過我們這邊坐坐襲人道奶奶身上大安本  
該天天過來請安總是但只怕奶奶身上不興快倒要靜靜兒的  
歇歇兒我們來了倒吵的奶奶煩鳳姐笑道煩是沒的話倒是寶  
兄弟屋裡雖然人多也就靠着承一個照看他也實在的離不開  
我常聽見平兒告訴我你背地裡還惦着我常常問我這就是你  
盡心了一面說着叫平兒挪了張杌子放在床邊讓襲人坐下豐  
兒端進茶來襲人大身道妹妹坐着罷一面說閒話兒只見一個

小丫頭子在外間屋裡悄悄的和平兒說，旺兒來了，在二門上伺候着呢。又聽見平兒也悄悄的道：「知道了。」叫他先去回來，再來別在門口兒站着。襲人知他們有事，又說了兩句話便起身要走。鳳姐道：「閒來半日，說說話兒，我倒開心。因命平兒送送你妹妹，平兒答應着送出來，只見兩三個小丫頭子都在那裡屏聲息氣，齊齊的伺候着襲人，不知何事，便自去了。」却說平兒送出襲人進來，面道：「旺兒纔來了。」因襲人在這裡，我叫他先到頭等，等兒這會子還是立頭叫他呢？還是等着請奶奶的示？下鳳姐道：「叫他來。」平兒忙叫小丫頭去傳旺兒進來。這裡鳳姐又問平兒：「你到底怎麼聽見的？」平兒道：「就是頭裡聽見那小丫頭子的話，他說他在二門裡頭聽見外頭兩個小廝說這個新二奶奶比舊二奶奶還俊呢。」

氣兒也好不知是旺兒是誰吆喝？兩個一頓說什麼新奶奶舊奶奶的還不快悄悄兒的呢？叫裡頭知道了把你的舌頭還割了呢？平兒正說着只見一個小丫頭進來回說旺兒在外頭伺候着呢？鳳姐聽了冷笑了一聲說叫他進來那小丫頭出來說奶奶叫呢？旺兒連忙答應着進來旺兒請了安在外間門口垂手侍立鳳姐兒道你過我問你話旺兒總走到裡間站着鳳姐兒道你二爺在外頭弄了人你知道不知道旺兒又打着丫兒回道奴才天天在二門上聽差事如何能知道二爺外頭的事呢？鳳姐冷笑道你自然不知道你要知道你怎麼攔人呢？旺兒見這話知道剛總的話已經走了風了料着瞞不過便又跪回道奴才實在不知就是頭裡與兒和喜兒兩個人在那裡混說奴才吆喝？他們兩句

內中深情底理奴才不知道不敢妄回求奶奶問與兒他是長跟二爺出門的鳳姐兒<sup>兒</sup>死勁啐了一口罵道你們這一起沒良心的混賬忘八崽子都是一條藤兒打量我不知道呢先去給我把與兒那忘八崽子叫了來你也不許走問明白了他回來再問你好好好這纔是我使出來的好人呢那旺兒連聲答應幾個是磕了個頭爬起來出去去叫與兒却說與兒正在賬房裡<sup>兒</sup>和小廝們頑呢聽見說二奶奶叫先唬了一跳却也想不到是這件事發作了連忙跟着旺兒進來旺兒先進去回說與兒來了鳳姐兒厲聲道叫他那與兒聽見這個聲音兒早已沒了主意了只得乍着胆子進來鳳姐兒<sup>兒</sup>見便說好小子啊你和你爺辦的好事啊你只是說罷與兒一聞此言又看着鳳姐兒氣色及兩邊了頭們的光景

早晚軟子不覺跪下只是磕頭鳳姐兒道論起這事來我也聽見說不與你相干但只你不早來回我知道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要實說了我還饒你再有一句虛言你先摸摸你脖子上幾個腦袋瓜子興兒戰兢兢的朝上磕頭道奶奶問的是什麼事奴才和爺辦壞了鳳姐聽了一腔火都發作起來喝命打嘴巴旺兒過來總要打時鳳姐兒罵道什麼糊塗忘八崽子呌他自己打用你打嗎會一下子你再各人打你的嘴巴子還不羞呢那興兒真個自己左右開弓打了自己十幾個嘴巴鳳姐兒喝聲站住問道你二爺外頭娶了什麼新奶奶舊奶奶的事你大概不知道啊興兒見說出這件事來越發着子慌連忙把帽子掀下來在磚地上咕咚咕咚碰頭山响口裡說道只求奶奶超生奴才再不敢撒一個字兒



的謊鳳姐道快說與兒直蹶蹶的跪起來回道這事頭裡奴才也不道就是這一天東府裡大老爺送了殯命祿往珍大爺廟裡去領銀子二爺同着蓉哥兒到了東府裡道兒上爺兒兩個說起珍大奶奶那邊的二位姨奶奶來二爺誇他好蓉哥兒哄着二爺說把二姨奶奶說給二爺鳳姐聽到這裡使勁啐道呸沒臉的忘八蛋他是你那一門子的姨奶奶與兒忙又磕頭說奴才該死往上瞅着不敢言語鳳姐兒道完了嗎怎麼不說了與兒方纔又回道奶奶恕奴才奴才纔敢回鳳姐啐道放你媽的屁這還什麼恕不恕了你好生給我往下說好多着呢與兒又回道二爺聽見這個話就喜歡了後來奴才也不知道怎麼就弄真了鳳姐微微冷笑道這個自然你可那裡知道呢你知道的只怕都煩了呢是了說

底下的罷與兒回道後來就是蒼哥兒給二爺買了房子鳳姐忙問道如今房子在那裡與兒道就在府後頭鳳姐兒道哦回頭瞅着平兒道偕們都是死人哪你聽聽平兒也不敢作聲與兒又回道珍大爺那邊給了張家不知多少銀子那張家就不問了鳳姐道這裡頭怎麼又拉扯上什麼張家李家的呢與兒回道奶奶不知道這二奶奶剛說到這裡又自己打了個嘴巴把鳳姐兒慚笑了兩邊的丫頭也都抿嘴兒笑與兒想了想說道那珍奶奶的妹子鳳姐兒接着道怎麼樣快說呀與兒道那珍大奶奶的妹子原來從小兒有人家的姓張叫什麼張華如今窮的待好討飯珍大爺許了他銀子他就退了親了鳳姐聽到這裡點了點頭兒回頭便望了頭們說道你們都聽見了小忘八崽子頭裡他還說他不

知道呢興兒又回道後來二爺纔叫人裱糊了房子要過來了鳳姐道打那裡要過來的興兒回道就在他老娘家拈過來的鳳姐道好罷又問沒人送親麼興兒道就是蓉哥兒還有幾個丫頭老婆子們沒別人鳳姐道你大奶奶沒來嗎興兒道過了兩天大奶奶纔拿了些東西來瞧的鳳姐兒笑了一笑回頭向平兒道怪道那兩天二爺稱贊大奶奶不離嘴呢掉過來又問興兒誰伏侍呢自然是你了興兒趕着磕頭不言語鳳姐又問前頭那些日子說給那府裡辦事想來辦的就是這個了興兒回道也有辦事的時候也有往新房子裡去的時候鳳姐又問道誰和他住着呢興兒道他母親和他妹子昨兒他妹子自己抹了脖子了鳳姐道這又為什麼興兒隨將柯湘蓮的事說了一遍鳳姐道這個人還算造

化高省了當那出名的志逸八因又問道沒了別的事了麼興兒道別的事奴才不知道奴才剛纔說的字字是實話沒一字虛假奶奶問出來只管打死奴才奴才也無怨的鳳姐依了一回頭便又指着興兒說道你這個鬼崽子就該打死這有什麼瞞着我的你想着瞞了我就在你那糊塗爺跟前討了好兒了！你新奶奶好疼你我不看你你剛纔還有點怕懼兒不敢撒謊我把你的腿不給你砸折了呢說着喝聲起去興兒磕了個頭終外爬起来退到後間門口不敢就走鳳姐道過來我還有話呢興兒赶忙奪手敬聽鳳姐道你忙什麼新奶奶等着賞你什麼呢興兒也不敢抬頭鳳姐道你從今日不許過去我什麼時候叫你你什麼時候到還一步兒你試試去去罷興兒忙答應幾個是退出門來鳳姐又叫道興兒

興兒赶忙答應回來鳳姐道快去告訴你二爺去是不是啊興  
兒回道奴才不敢鳳姐道你去提一個字兒提防你的皮興兒連  
忙答應纔出去鳳姐又叫旺兒呢旺兒連忙答應着過來鳳姐  
把眼直瞪瞪的瞅了兩三句話的工夫纔說道好旺兒狼好去罷  
外頭有人提一個字兒全在你身上旺兒答應着也慢慢的退出  
去了鳳姐便叫倒茶小丫頭子們會意都出去了這裡鳳姐纔和  
平兒說你都聽見了這纔好呢平兒也不敢答言只好陪笑兒鳳  
姐越想越氣歪在枕上只是出神忽然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便叫  
平兒來平兒連忙答應過來鳳姐道我想這件事竟該這麼着纔  
好也不必等你二爺回來再商量了未知鳳如何辦理且聽下回  
分解

石頭記第六十七回終按乾隆年間抄本 武祿菴補抄

##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酸鳳姐大鬧寧國府

話說賈璉起身去後偏至平安節度巡邊在外約一個月方回賈璉未得確信只得住在下處等候及至回來相見將事辦妥回程已是將兩個月的限了誰知鳳姐心下早已算定只待賈璉前脚走了回來便傳各色匠役什東廂房三間照依自己正室一樣粧飾陳設至十曾便回明賈母王夫人說十五一早要到姑子廟進香去只帶了平兒豐兒周瑞媳婦旺兒媳婦四人未曾上車便將原故告訴了衆人又吩咐衆男人素衣素蓋一迳前來與兒引路一直到二姐門前扣門鮑二家的開了興兒笑說快回二奶奶去大奶奶來了鮑二家的听了

這句頂樑骨走了真魂忙飛進報与尤二姐尤三姐也一驚但已來了只得以  
礼相見於是忙整衣來迎了出來至門前鳳姐方下車進來尤二姐一看只見  
頭上皆是素白銀器身上白月緞袄青緞披風白綾素裙眉弯柳葉高吊兩  
稍目横丹鳳神凝三角俏麗若三春之桃清素若九秋之菊周瑞旺見二女人  
終入院來尤二姐陪笑忙迎上來萬福張口便叫姐三下降不曾遠接望恕  
僮促之罪說着便扶了下來鳳姐忙陪笑还礼不迭二人携手同入室中鳳姐上座尤  
姐命丫環拿褥子來便行礼說奴家年輕一從到了這里之事皆係家母和家姐  
商議主張今日有幸相會若姐不棄奴家寒微凡事求姐的指示教訓奴  
亦傾心吐胆只伏侍姐說着便行下礼去鳳姐免忙下座以礼相还口内忙說  
皆因奴家婦人之見一味功夫慎重不可在外眠花卧柳恐惹父母擔憂此皆



是你我之癡心恁奈二爺錯會奴意眠花宿柳之事瞞奴或可令娶姐、二房之大事亦人家大禮亦不曾對奴說奴亦曾勸二爺早行此禮已被生育不想二爺反以奴為那等妬妬之婦私自行此大事並未說知使奴有冤難訴惟天地可表前於十日之先奴已風聞恐二爺不樂遂不敢先說今可巧遠行在外故奴家親自拜見過還求姐、下體奴心起動大罵挪至家中你我姊妹同居同處彼此合心諫勸二爺慎重世務保養身體方是大禮若姐、在外奴在內雖愚賤不堪相伴奴心又何安再者使外人聞知亦甚不雅現二爺之名也要緊到是談論奴家奴亦不怨所以今生今世奴之名聲全在姐、身上那起下人小人之言未免見我素習持家太嚴背後加減些言語自是常情姐、乃何等樣人物豈可信真若我實有不好之處上頭三層公婆中有無數姊妹妯娌賈

府世代名家豈容我到今日今日二爺私娶姐、在外若別人則怒我則為幸  
正是天地神佛不忍我被小人們誹謗故生此事我今來求姐、進去和我一樣  
同居同處同分同例同侍公婆同諫丈夫喜則同喜悲則同悲情似親妹和比  
骨肉不但那起小人見了自悔從前錯認了我就是二爺來家一見他作丈夫  
之人心中也未免暗悔所以姐、竟是我的大恩人使我從前之名一洗無餘  
了若姐、不隨奴去奴亦情愿在此相陪奴愿作妹子每日伏侍姐、梳頭洗臉  
只求姐、在二爺跟前替我好言方便、容我一席之地安身奴死也愿意況  
着便鳴、咽、哭將起來尤二姐見了這般也不免滴下淚來二人對見了禮  
分序座下平兒忙也上來要見禮尤二姐見他打扮不凡舉止品貌不俗料定  
是平兒連忙親身挽住只叫妹子快休如此你我是一樣的人鳳姐忙也起身笑

說折死他了妹子只管受禮他原是俗們的丫頭已後快別如此說省又命周家的後包袱里取出四疋上色尺頭四對金珠簪環為拜禮尤二姐忙拜受了二人吃茶對訴已往之事凤姐口內全是自怨自錯怨不得別人如金玉求姐：疼我等語尤二姐見了這狀便認他作是個極好的人小人不遂心誹謗主子亦是常理故傾心吐胆叙了一回竟把凤姐認為知己又見周瑞等媳妹在傍逗稱揚凤姐素日許多善政只是吃虧心太癢了惹人怨又說已經預備了房屋奶：進去一看便知尤氏心中早已要進去同住方好今又見如此豈有不允之理便說原該跟了姐：去只是這裏怎樣凤姐兜道這有何難姐：的箱籠細軟只管省小廝搬了進去這些粗笨貨要他無用還叫人看省姐：說誰要當就叫誰在這里尤二姐忙說今日既遇見姐：這一進去凡事只憑姐：料理我也

來的日子淺也不曾當過家世事不明白如何敢作主這几件箱籠拿進去  
罷我也沒有什麼東西那也不過是二爺的凤姐听了便命周瑞家的記清好  
生看管抬到東廂房去于是催着尤二姐穿帶了二人携手上車又同坐  
一處又悄悄告訴他我們家的規矩大這事老太太一蓋不知倘或知二爺  
孝中娶你管把他打死了如今且別見老太太：太：我們有一个花園子極大  
姊妹們住自容易沒人去的你这一去且在園里住兩天等我設个法子回明  
白了那時再見方妥尤二姐道任憑姐：裁處那些跟車的小廝們皆是預  
先說明的如今不去大門只奔後門而來下了車趕散衆人凤姐便帶尤氏進  
了大觀園的後門來到李纨處相見了彼時大觀園中十停人已九停人  
知道了今忽見凤姐帶了進來引動多人來看問尤二姐：見過衆人

見他標緻和悅無不稱揚風姐一、的分付了衆人都不許在外走了風聲若  
 老太、太、知道我先叫你們死園中婆子、丫鬟都素懼風姐的又係賈璉園  
 孝家孝中所行之事知道關係非常都不管這事風姐悄悄、的求李執收養幾  
 日等回明了我們自然過去的李執見風姐那邊已收拾房屋況在眼中不好  
 倡揚自是正理只得收下權住風姐又變法將他的了頭一槩退出又將自己  
 的一个了頭送他使喚暗、分付園中媳婦們好生照看省他若有走失逃亡  
 一槩和你們算賬自己又去暗中行事合家之人都暗、的咕哝說看他如何  
 這等賢惠起來了那尤二姐得了這個所在又見園中姊妹各、相好到也要  
 心樂業的自為得其所矣誰知三日之後了頭善姐便有些不服使喚起來尤  
 二姐因說沒了頭油了你去回聲大奶奶、拿些來善姐使道二奶奶、你怎麼不

知好歹沒眼色我們奶、天、承應了老太、又要承應這邊太、那邊太、這些妯娌姊妹上下幾萬男女天、起來都等他的話一日少說大事也有二十件小事還有三五十件外頭的從娘、篋起以及王公侯伯家多少人情客禮家里又有這些親友的调度銀子上千錢上萬一日都從他一手一心、口里调度那里為這點子小事去煩瑣他我勸你能省些兒罷階們又不是明媒正娶的這是他亘古少有一個賢良人緣這樣待你若差些兒的人聽見了這話吵嚷起來把你丟在外死不死生不生你又敢怎樣呢一夕話說到尤氏垂了頭自為有這一說少不得將就些罷了那善姐漸、的連飯他怕端來與他吃或早一頓或晚一頓所拿來之物皆是剩的尤二姐說過兩次他反先亂叫起來尤二姐又怕人笑他不安分少不得忍羞隔上五日八日見風

姐一面那鳳姐却是和容悅色滿嘴里姐、不離口又說倘有下人不到之處你降不住他們只管告訴我、打他們又罵了頭媳婦說我深知你們軟的欺硬的怕背間我的眼還怕誰倘或二奶、告訴我一個不字我要你們的命尤氏見他這般的好心既有他何必我又多事下人不知好歹也是常情我若告了他們受了委屈、叫人說我不美良因此反替他們遮掩鳳姐一面使旺兒在外打听細事這尤二姐之事皆已深知原來已有了婆家的女僮現在才十九歲成日在外嫖賭不理生業家私花盡父親攆他出來現在賭錢廠存身父親得了尤婆十兩銀子退了親的這女僮尚不知道原來這小夥子名叫姓華鳳姐都一一盡知原委便封了二十兩銀子與旺兒悄命他將姓華勾來養活省他寫一狀子只管往有司衙門中告去就告連二日因孝家孝之中背音瞞親

仗財仗勢強逼退親停妻再娶等語。這張華也深知利害，先不敢造次。旺兒罵了鳳姐，鳳姐氣的罵獺狗，扶不上牆的種子。你細細的說給他，他便告我們家謀反，也沒事的。不過是借他一鬧，大家沒臉。若告大了，我這里自然能勾平息的。旺兒領命，只得細說與張華。鳳姐又分付旺兒：「他若告了你，就和他對詞去。」如此，一般，我自有一道理。旺兒听了，有他做主，便又命張華狀子上添上自己說：「你只告我來往過付，一應調唆。」二日做的狀，華便得了主意，和旺兒商議定了，寫了一紙狀子。次日便往都察院處喊了冤。察院坐堂看狀，見是告賈理的事，上面有家人旺兒一人，只得遣人去賈府傳旺兒來對詞。青衣不敢擅入，只命人代信。那旺兒正等此事，不用人代信，早在这條街上等候，見了青衣，反迎上去，笑道：「起動兩位兄弟，必是兄弟的事，犯了說不得快來套上巾，青衣不敢只說你老，去罷。」別鬧了。于是來



至堂前跪了察院命將狀子與他有旺兒故意看了一遍。礪頭說道：「這是小的，小的主人寔有此事，但這張華素与小的有仇，故意攀折小的，在內其中還有別人求老爺再問張華。」礪頭雖還有人小的不敢告他，所以只告他下人旺兒，故意急的說糊塗東西，還不快說出來，這是朝廷公堂之上，憑是主子也要說出來。張華便說出來賈蓉來察院听了，無法只得去傳賈蓉鳳姐，又差了慶兒暗中打聽，告了起來，便忙將王信喚來告訴他此事，命他托察院只虛張聲勢，警嚇而已，又拿了三百銀子與他去打點。是夜王信到了察院私第，安了根子，那察院深知原委，收了賄賂，次日回堂，只說張華無賴，因拖欠了賈府銀兩，枉捏虛詞，誣賴良人。都察院又素與王子騰相好，王信也只到家說了一聲，況是賈府之人已不得了，事便也不提此事，且都收下，只得賈蓉對詞，且說賈蓉等正忙有賈珍之事，忽有人來報信。

說有人告你們如此，這狀，快作道理。賈蓉慌了，忙來回賈珍，說我防了這一着，只虧他大胆子，即刻封了二百銀子，有人去打點察院，又命家人去對薛正南議之。間人報西府二奶奶來了。賈珍听了，這个到吃了，驚忙要同賈蓉藏躲，不想風姐進來了，說好大哥，帶着兄弟們幹的好事。賈蓉忙清安風姐拉了他就進來。賈珍還咲說好生候你姑娘分付他們殺牲口脩飯，說了忙命備馬，驛往別處去了。這里鳳姐兒帶着賈蓉走上房，尤氏正迎了出來，見風姐氣色不善，忙咲說什麼事情，這等忙。鳳姐照臉一口沫，呲道：「你尤家的了，頭没人要了，偷着只往賈家送，難道賣家的人都是好的？普天下死绝了男人了，你就愿意給也要三媒六証，大家說明成了体統，才是你痰迷了心脂，油蒙了竅。國孝家孝兩重在身，就把人送了來。這會子被人家告我們，我又是了沒脚，鬻連官場。」

中都知道我利害吃醋如今指名提我要休我來了你家幹錯了什麼不是你這等害我或是老太、太、有了活在你心里使你們做這圈套要拚我出去如今偕們兩個一同去見官分証明白回來偕們公同請了合族中人家觀面說个明白給我休書我就走路一面說一面大哭拉着尤氏只要去見官急的賈蓉跪在地下磕頭只求姑娘嬌、息怒鳳姐兒一面又罵賈蓉天雷劈腦子五鬼分尸的沒良心的種子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成日家調三窩四幹出這些沒臉面沒王法敗家破業的營生你死了的娘陰靈也不容你祖宗也不容你还敢來勸我哭罵着揚手就打賈蓉忙磕頭有聲說嬌、別動氣仔細手讓我自己打嬌、別生氣說着自己牽手左右開弓自己打了一頓嘴巴子又自己問着自己說已後可再顧三不顧四的混營閑事了已後還單听叔、的話不听嬌、

的話了衆人又是勸又要咲又不敢咲鳳姐兒滾列尤氏懷里嚎天動地大放悲聲只說給你兄弟娶親我不惱為什麼使他違旨背親將混賬名兒給我皆省偕們只去見官者得捕快皂隸拿來再者偕們只過去見了老太、太、和衆族人大家公議了我既不美良又不容丈夫娶親買妾只給我一紙你書我即刻就是你妹、我也親身接了來家生怕老太、太、生氣也不敢回現在三茶三飯金奴銀婢的住在園里我這裡趕省收拾房子一樣和我的道理只等老太、知道了原說接過來大家安分守己的我也不提旧事了誰知又是有了人家的不知你們幹的什麼事我一整又不知道如今告我、昨日急了縱然我出去見官也丟的是你賈家的臉少不得偷把太、的五百兩銀子去打点如今把我的人還鎖在那里說了又哭、了又罵後來放声又哭的祖宗爹

媽來又要尋死撞頭把个尤氏揉搓成一个麵團衣服上全是眼淚鼻尖並無別語只罵賈蓉孽障種子和你老子作的好事我就說不好的鳳姐兒听说哭省兩手搬着尤氏的臉緊對相問道你發昏了你的嘴里難到有茄子擦着不然他們給你嚼子啣上了為什麼你不告訴我若告訴了我還會子平安不了怎得淫官動府鬧到這步田地你這會子還怨他們自古說妻賢夫禍少表壯不如裡壯你但凡是好的他們怎得鬧出這些事來你又沒才幹又沒口齒鋸了嘴子的葫蘆就只會一味瞎小心圖美良的名兒總是他們也不怕你也不听你說省啐了几口尤氏也哭道何曾不是這樣你不信問了跟的人我何曾不劝的也得他們听叫我怎麼樣呢怨不得妹兒生氣我只好听省罷了衆姬妾了奴婢婦已是烏鴉跪了一地陪哄求說二奶子最聖明的雖是我

們奶，的不是奶，也作踐的勾了。當省奴才們奶，們素日何等的好，如今還求奶，給番臉說着捧上茶來。鳳姐也捧了一面，止了哭，挽頭髮又喝罵賈蓉出去。請大爺來，我對面問他親大爺的孝，跪五七，兒子娶親，這个礼我竟不知道。我問，也好孝。省日後教道子侄的賈蓉，只跪着磕頭，說道：「這事原不與父母相干，都是兒子一時吃了尿調唆着叔作的。」我父親也並不知道。如今我父親正要出殯，若鬧了起事，兒子也是个死。只求嬌，責罰兒子，兒子謹願這官司還求嬌，料理兒子，竟不然幹這大事。嬌是何等樣人，豈不知俗語說的：「胳膊只折在袖子裡。」兒子糊塗死了，既作了不肖的事，就同那猫兒狗兒一般嬌，既教訓就不和兒子一般見識的，少不得還要嬌，費心費力，將外頭的事壓住了，纔好原是嬌，有這个不肖的兒子，既惹了禍，少不得

委屈還要疼兒子說省又磕頭不絕鳳姐兒他母子這般也再難往前施展了只得又轉過一副形容言談來与尤氏反陪禮說我是年輕不知事的人一聽見有人告訴了把我嚇昏了不知方纔怎樣得罪了嫂子可是蓉兒說的胳膊折了往袖子裡藏少不得嫂子要体量我还要嫂子轉替哥哥說了先把這官司按下去纔好尤氏賈蓉一齊都說嬌兒放心橫豎一點兒連累不着叔叔嬌兒方纔說用過了五百兩銀子少不得我娘兒們打點五百兩銀子與嬌兒送過去好補上的不然豈有反教嬌兒又添上虧空之名越發我們該死了但還有一件老太太太太們跟前嬌兒還要週全方纔別提這些話才好鳳姐兒又冷笑道你們體壓着我的頭幹了事這會子反哄有我替你們週全我雖然是个獸子也獸不到如此嫂子的兄弟是我的丈夫嫂子既怕他絕後我豈不更

比嫂子更怕絕後嫂子的令妹就是我的妹子一樣我一聽見這話連夜喜歡的連覺也睡不成趕着傳人收拾了屋子就要接進來同住到是奴才小人的見識他們到說奴才太好性了若是我們的主意先回了老太太、太太看是怎樣再收拾房子去接也不遲我听了這話教我要打要罵的說言語誰知偏不称我的意偏打我的嘴半空里又跑出了張華來告了一狀我所見了嚇的兩夜沒合眼兒又不敢聲張只得求人去打聽這張華是什麼人這樣大胆打听了兩日誰知是個無賴的花子我年輕不知事反嘆了說他告什麼到是小子們說原是二奶奶許了他的他如今正是急了凍死餓死也是個死現在有這個理他抵着撻然死了死的到比凍死餓死還值些怎麼怨的他告呢這事原是爺作的太急了國孝一層罪家孝一層罪背着父母私娶一層罪停妻再娶一



層罪俗語說拚着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他窮瘋了的人什麼事作不出來況且他又拿着這滿禮不告等請不成嫂子說我便是個韓信張良听了這話也把智謀嚇回去了你兄弟又不在家又沒個商議少不得拿錢去墊補誰知越使錢越被人拿住了刀靶越發來說我是耗子尾上長瘡多少膿血免所以又急又氣少不得來找嫂子尤氏賈蓉不等說完都說不必操心自然要料理的賈蓉又道那張華不過是窮急故捨了命總告偕們如今想了一個法兒竟許他些銀子只叫他應了妄告不實之罪偕們替他打點完了官司他出來時再給他些銀子就完鳳姐兒笑道好孩子怨不得你顧一不顧二的作這些事出來原來你竟糊塗若你說得這話他暫且依了且打出官司來又得了銀子眼前自然了事這些人既是無賴之徒銀子到手

一旦光了他又尋事故訛詐倘又叨登起來这事偕們虽不怕也终担心捆不住他说既没毛病為什麼反給他銀子终久不了之局賈蓉原是个明白人听如此一说便笑道我还有个主意来是非人去是非者这事还得我了纔好如今我竟去問張華个主意或是他定要人或是他愿意了事得錢再娶他若说一定要人少不得我去劝我二姨叫他出来仍嫁他去若说要錢我們这里不得給他鳳姐兒忙道虽如此说我断捨不得你姨娘出去我也不肯使他去好像兒你若疼我只能多給他錢為是賈蓉深知凤姐口虽如此心却是已不得只要本人出来他却做賢良人如今怎说怎依凤姐兒欢喜了又说外頭好处了家裏終久怎店樣你也同我过去面明纔是尤氏又慌了拉凤姐討主意如何撒谎逸好鳳姐冷笑道既沒这本事誰叫你幹这事了这会子这个腔兒我又看不上待要不

出了主意我又是个心慈面软的人，逼人撮弄我，还是一片痴心，说不得让我应起来。如今你们只别露面，我只领了你妹妹去与老太太，他们磕头只说原係你妹妹，我看上了，很好。正目我不大生长，原说买两个，人放在屋里的。今既见你妹妹很好，而又是亲上做亲的，我急急娶来做二房，皆因家中父母姊妹新近一槩死了日子，又艰难不能度日。若等一日之后，无奈无家无业，寔难等得我的主意，接了进来，已经厢房收拾了出来，暂且住着。等满了服，每回房仗省，我不怕燥的脸死，活赖去有了，不是也寻不着你们了。你们母子想，可使得尤氏贾蓉一齐哭说到底，是嫌宽洪大量，足智多谋等事，要了少不得我们娘儿们过去拜谢。尤氏忙命了环儿伏侍凤姐梳洗脸，又摆酒饭，亲自递酒，揀菜，凤姐也不多坐，执意回去了。进园中将此事告诉与尤二姐，又说我怎么

麼操心打听又怎麼設法子湏得如此，方救下衆人無罪，少不得我去折開  
這魚頭，大家才好不知端詳，且听下回分解。

##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話說尤二姐聽了又感謝不盡，得跟了他了。尤氏那邊，怎好不過來的，少不得也過來，跟着鳳姐去。回方是大禮。鳳姐咲說：「你只別說話，等我去了。」後尤氏道：「這个自然，但一有了不是，往你身上推的說。」有大家先來至賈母房中，正值賈母和園中姊妹們說笑解悶。忽見鳳姐帶了一个標致小媳婦進來，忙觀着，眼着說：「這是誰家的孩子？好可憐見的。」鳳姐上來咲道：「老祖宗，別細看的，好不好？說有忙拉。」二姐說：「這是太婆，快磕頭。」二姐忙行了大禮。展拜起來，又指着衆姊妹說：「這是某人，你先認了太，瞧過了，再見禮。」二姐聽了一

又從新故意的問過垂頭站在傍邊賈母上下瞧了一遍因又問道你姓什麼今年十幾了鳳姐忙又笑道老祖宗且別問只說比我俊不俊賈母又帶上了眼鏡命死央琥珀把那孩子拉過來我瞧瞧皮兒衆人都抿嘴兒笑有只得推他上去賈母細瞧了一遍又命琥珀拿出來我瞧瞧死央又揭起裙子來賈母瞧畢摘下眼鏡來說道更是个齊全孩子我看比你俊此鳳姐聽說笑有忙跪下將尤氏那邊所偏之話一五一十細細的說了一遍少不得老祖宗發慈心先許他進來住一年後再圓房賈母听了道這有什麼不是既你這樣賢良狠好只是一年後方可圓房鳳姐听了叩頭起來又求賈母有兩個女人一同帶去見太太們說是老祖宗的主意賈母依允遂使二人帶去見了邢夫人等王夫人正因他風聲不雅深為憂慮見他今行此事豈有不樂之理於

是尤二姐自此見了天日，挪到廂房住。居鳳姐一面使人暗調唆張華，只叫他要原妻。這裏還有許多賠送外，還給他銀子安家。這話張華原無胆無心，告賈家的後來，又見賈蓉打發了人來對詞。那人原說的張華先退了親，我們皆是親戚，接到家里住着，是真並無娶之說。皆因張華拖欠了我們的債務，追索不與，方誣賴小的主人。那些个察院都和賈王兩處有私，葛況又受了賄，只說張華無賴，以窮訛詐狀子，也不收打了一頓，趕出來。慶兒在外替張華打點，也沒打重，又調唆張華親原是你家定的。你只要親事官，必還斷給你。于是又告王信那邊，又透了消息與察院，便批張華所欠賈宅之銀，令其限內按數交還。其所定之親，仍令其有力時娶回。又傳了他父親來當堂批准。他父親亦係慶兒說明，樂得人財兩進，便去賈家領人。鳳姐兒一面嚇的來回賈母說如此。這

般都是珍大嫂子幹事不明並沒和那家退誰惹人告了如此官新賈母聽了忙喚了尤氏過來說他作事不妥既是你妹子從小曾與人指腹為婚又沒退新使人混告了尤氏聽了只得說他連銀子都收了怎麼沒誰鳳姐在傍又說張華的口供上現說不曾見銀子也沒見人去他老子又說原是母親家說過一次並沒應誰母親家死了你們就接進去作二房如此沒有對証只說好由他去混說幸而璉二爺不在家沒曾圖房這還無妨只是人已來了怎好送回去豈不傷臉賈母道又沒圖房沒的強占人家有夫之人名聲也不好不如送給他去那里尋不出好人來尤二姐聽了又回賈母說我母親寔于某年月日給了他十兩銀子退誰的他因窮急了告又翻了口我姐原沒錯辦賈母聽了便說可見刁民難惹既這樣鳳丫頭去料理。鳳姐聽了無法只得應自回來只命



人去找賈蓉，深知鳳姐之意若要使張華領回成何体統便回了賈珍暗遣人去說張華你如今既有許多銀子何必定要原人若只管執定主意豈不怕爺們一怒尋出个由頭你死無葬身之地你有了銀子回家去什麼好人尋不出来你若走時還賞你此路費張華听了心中想了一想這倒是好主意和父親商議已定總共也得了有百金父子次日起个五更便回原籍去了賈蓉打听得真了來回了賈母鳳姐說張華父子妄告不寔惧罪逃走官府亦知此情也不追究大事完畢鳳姐听了心中一想若必定有張華帶回二姐去未免賈璉回來再花几个錢包占住不怕張華不依還是二姐不去自己相伴自還妥當且再作道理只是張華此去不知何往倘或他再將此事告訴了別人或日後再尋出這由頭來翻案豈不是自己害了自己原先不該如此將刀靶付與外

人去的因此悔之不迭復又想了一條主意出來悄命旺兒遣人尋有了他或說他作賊和他打官司將他治死或暗中使人美記務將張華治死方剪草除根保住自己的名譽昨兒領命出來回家細想人已走了完事何必與大作人命関天非同兒戲我且哄過他去再作道理因此在外躲了几日回來告訴鳳姐只說張華因有了几兩銀子在身上逃去第三日在京口地界五更天已被截路打悶棍打死了他老子啼死在店房在那里驗尸掩埋鳳姐听了不信說你要扯謊我再使人打听出來敲你的牙自此方丟過不完鳳姐和尤二姐和美非常更比親姊親妹還勝十倍那賈璉一日事畢回來先到了新房中已竟悄悄的封頂只有一个看房子的老頭兒賈璉問起原故老頭子細說原委賈璉只在燈中跌足少不得來見賈赦與邢夫人將所完之事回明賈赦十分歡喜

說他中用賞了他一百兩銀子又將房中一個十七歲的丫頭名喚秋桐者賞他為妾賈璉叩頭領去喜之不盡見了賈母合家中人回來見鳳姐未免臉上有些愧色誰知鳳姐兒他反不似往日容顏同尤二姐一同出迎叙了寒溫賈璉將秋桐之事說了未免臉上有得意之色驕矜之容鳳姐听了忙命兩個媳婦坐車在那邊接了來心中一刺未除又平空添了一刺說不得且吞聲忍氣將好顏面換出來遮飾一面又命擺酒接風一面帶了秋桐來見賈母与王夫人等賈璉心中也暗上的响罕那日已是臘月十二日賈珍起身先拜了宗祀然後過來辭拜賈母等人和族中人直送到洒淚亭方回獨賈璉賈蓉二人送出三日三夜方回一路上賈珍命他好生收心治家等語二人口內答應也說些大裡套話不必煩叙且說鳳姐在家外面待尤二姐自不必說得只是心中又

懷別意無人處只和尤二姐說妹妹的声名狼不好听連老太太太太們都知道了說妹妹在家做女孩兒就不干淨又和姐夫有些首尾没人要的了你揀了來還不休了再尋好的我所見這話氣个倒仰查是誰說的又查不出來這日久天長這些个奴才們跟前怎麼說嘴我反弄了个魚頭來拆說了兩遍自己又氣病了茶飯也不吃除了平兒衆了頭媳婦無不言三語四指桑說槐暗相譏利秋桐自為保賈赦之賜無人惜他的連鳳姐平兒皆不放在眼裡豈肯容他張口是先姦後娶沒漢子要的娼婦也來要我的強鳳姐听了暗樂尤二姐听了暗愧暗怒暗氣鳳姐既粧病便不和尤二姐吃飯了每日只命人端了菜飯到他房中去吃那茶飯都係不堪之物平兒看不过自拿了錢出來弄菜與他吃或是有時只說和他園中去頑在園中厨內另做了湯水與他吃也無

人敢回凤姐只有秋桐一時撞見了便去說古告訴凤姐說奶子的名聲主是平兒弄壞了的這樣好菜好飯浪有不吃却往園里去偷吃凤姐听了罵平兒說人家養猫拿耗子我的猫只到咬雞平兒不敢多說自此也要遠有了又暗恨秋桐難以出口園中姊妹如李纨迎春惜春等人皆為凤姐是好意然宝黛一千人暗為二姐担心雖都不便多事惟見二姐可憐常來了到还都憫恤他每日常無人處說起话来尤二姐便淌眼抹泪又不敢抱怨凤姐兒又並無露出一點壞形来賈璉来家時見了凤姐賢良也便不畱心况素習已来回賈赦姬妾了奴最多賈璉每懷不軌之心只未敢下手如這秋桐輩等人皆是恨老爷平蘊昏憤貪多嚼不爛沒的畱下這些人作什麼因此除了幾個知礼有恥的餘者或有與二門上小公兒們嘲戲的甚至於與賈璉眉来眼去相偷期的

他懼愛赦之威未曾到手這秋桐便和賈璉有舊從未來过一次今日天緣湊巧竟賞了他真是一對烈火乾柴如膠投漆燕尔新婚連日那里拆的開那賈璉在二姐身上之心也漸淡了只有秋桐一人是命夙姐雖恨秋桐且喜他先可發脫二姐自己且抽頭用借劍殺人之法坐山觀虎鬥等秋桐殺了尤二姐自己再殺秋桐主意已定没人處常又私勸秋桐說你年輕不知事他現是二房奶：你爷心坎兒上的人我还讓他三分你去硬碰他豈不是自尋其死那秋桐听了这话越發惱了天：大口亂罵說奶：是軟弱人那等賢惠我却做不来奶：把素日的威風怎都沒了奶：寬洪大量我却眼裡揉不下沙子去讓我和他這淫婦做一回他纔知道夙姐兒在屋里只粧不敢出聲兒氣的尤二姐在房裡哭泣飯也不吃又不敢告訴賈璉次日賈母見他眼紅：的

賤了問他又不說秋桐正是孤垂賣俏之時他便悄：的告訴賈母王夫人等說當會作死好：的成天家號喪背地里咒二奶：和我早死了他好和二爺一心一計的過賈母听了便說人太生遜俏了可知心就嫉妬鳳丫頭到好意待他：到這樣爭鋒吃醋的可是個賤骨頭因此漸次使不大歡喜衆人見賈母不喜不免又往下踏踐起來弄得尤二姐要死不能要生不得還是虧了平兒時常背負風姐看他這就與他排解：那尤二姐原是個花為腸肚雪作肌膚的人如何經得這就磨折不過受了一个月的暗氣便擡了一病四肢懶動茶飯不進漸次黃瘦下去夜來合上眼只見他小妹子手捧妃夾寶劍前來說姐：你一生爲人心痴意軟終吃了這虧休信那妬婦花言巧語外作賢良內藏奸狡他聲恨定要弄你一死方罢若妹子在世斷不肯令你進來即進

來時亦不容他這樣此亦係理數應然你我生前淫奔不才使人家喪  
倫敗行故有此報你依我將此劍斬了那姖婦一同歸至警幻  
案下听其發落不然你則白白的喪命且無人憐惜尤二姐  
泣道妹我一生品行既虧今日之報既係當然何必又生殺戮之  
冤隨我去忍耐若天見憐使我好了豈不兩全小妹咲道姐你終是个癡人  
自古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天道好还你虽悔过自新然已將人父子兄弟致于  
虜聚之乱天怎容你安生尤二姐泣道既不得安生亦是理之当然奴亦無怨  
小妹听了長嘆而去尤二姐驚醒却是一夢等賈璉來看时因無人在側便泣说我  
这病便不能好了我來了半年腹中也有身孕但不能預知男女倘天見憐生  
了下來还可若不然我这命就不保何況於他賈璉亦泣说你只放心我請明



人來醫治於你出去即刻請醫生。誰知王太醫亦謀幹了軍前去効力。回來好討廕封的小廝們走去。便請了个姓胡的太醫。號叫君榮。進來。診脉看了。說是經水不調。全要大補。賈璉便說。已是三月。庚信不行。又常作嘔酸。恐是胎氣。胡君榮听了。復又命老婆子們請出手來再看。尤二姐少不得又從帳內伸出手來。胡君榮又診了半日。說若論胎氣。肝脉自應洪大。然木盛則生火。經水不調。亦皆因由肝水所致。醫生要大膽。須得清奶。將金面略露。醫生觀之。氣色方收。下藥。賈璉無法。只得命將帳子掀起一縫。尤二姐露出臉來。胡君榮一見。魂魄如飛上九天。通身麻木。一無所知。一時掩了帳子。賈璉陪他出來。問是如何。胡太醫道。不是胎氣。只是迂血凝結。如今只以下迂血。通經脉。要緊。于是寫了一方。作辭而去。賈璉命人送了藥。礼。抓了藥來。調服下去。只

半夜尤二姐腹痛不止誰知竟將一個已成形的男胎打了下來于是血行不止二姐就昏迷過去賈璉聞知大罵胡君榮一面再遣人去請醫調治一面命人去打告胡君榮胡君榮听了早已撻包逃走這里太醫便說本末氣血生成虧弱受胎以來想是着了些氣惱鬱結于中這位先生擅用虎狼之劑如今大人元氣十分傷其八九一時難保就愈煎丸二藥並行還要一些閑言閑事不聞底可望好況畢而去急的賈璉查是誰請了姓胡的來一時查了出來便打了半死鳳姐比賈璉更急十倍只說偕們命中無子好容易有了又不遇見這樣沒本事的大夫於是天地前燒香禮拜自己通陳禱告說我或有病只求尤氏妹子身體大愈再得懷胎生一男子我愿吃長齋念佛賈璉衆人見了無不稱讚賈璉與秋桐在一處時鳳姐又做湯做水的着人送與二姐又罵平兒不

是个有福的也和我一樣我因多病了你却無病也不見怀胎如今二奶、這樣都因偕們無福或犯了什麼冲的他這樣因又叫出去算命打卦偏算命的回來又說係屬兔的陰人冲犯大家美將起來只有秋桐一人屬兔說他冲的秋桐近見賈璉請醫治藥打人罵狗為尤二姐十分盡心他心中早浸了一缸醋在內了今又聽見如此說他冲了鳳姐兒又劝他說你暫且別處去躲几個月再來秋桐便氣的罵罵道理那起瞎會的混咬舌根我和他井水不犯河水怎麼就冲了他好個愛八哥兒在外頭什麼人不見偏來了就有人冲了白眉赤臉那里來的孩子他不過指着哄我們那個綿花耳朵的爺罷了總有孩子也不知姓張姓王奶、希罕那穢種羔子我不喜欢老了誰不成誰不會養一年半載養一個到還是一點摻雜沒有的呢罵的衆人又要笑又不敢笑

可巧邢夫人過來請安秋桐便哭告邢夫人說二爺奶一要攆我回去我沒了安身之處太一好歹閑息邢夫人所說慌的數落鳳姐罵一陣又罵賈璉不知好歹的種子憑他怎不好是你父親給的為個外頭來的攆他連老子都沒了你要攆他你不如還你父親去到好說着賭氣去了秋桐更又得意越性走到他窗戶根底下大哭大罵起來尤二姐听了不免更添煩惱晚間賈璉在秋桐房中歇了鳳姐已睡平兒過來瞧他又悄悄勸他好生養病不要理那畜生尤二姐拉他哭道姐我送到了這里多虧姐照應為我姐也不知受了多少閑氣我若逃的出命來我必答報姐的恩德只怕我逃不出命來也只好等來生罷平兒也不禁滴泪說道想來都是我坑了你我原是一片痴心沒瞞他的話既聽見你在外頭豈有不告訴他的誰知生出這般事來尤二姐忙

道姐：「這話錯了若姐，便不告訴他，豈有打听不出來的？不過是姐，說的在先，況且我也要一心進來，方成個體統與姐，何干？二人哭了一回，平兒又囑咐了几句，夜已深了，方去安息。这里尤二姐心下自思：病已成勢，目無所養，反有所傷，料定必不能好。況胎已打下，無可懸心，何必受這些零氣？不如一死，到還干净。常聽見人說：生金子可以墜死，豈不比上吊自刎？又干净，想畢，作掙起來，打開箱子，找出一塊生金，也不知多重，恨命含泪，便吞入口中。几次恨命直掙，方噙了下去。於是赶忙將衣服首飾穿帶齊整，上炕淌下了當下人不知，鬼不覺。到第二日早晨，丫环媳婦們見他不叫，人樂得且自去梳洗。鳳姐和秋桐都上去了，平兒看不過，說了頭們：「你們就只配沒人心的，打着罵着，使也罷了一個病人，也不知可憐。」他虽好性兒，你們也该拿出個樣兒來，別太

過迂了牆倒眾人推了，奴听了急推房門進來，看時却穿帶的齊整，死在炕上。于是方嚇慌了，喊叫起來。平兒進來看了，不禁大哭。眾人素習懼怕鳳姐，然想尤二姐實在溫和，憐下比鳳姐原強。如今死去，誰不傷心落淚？只不敢與鳳姐看見。當下合宅皆知賈璉進來接尸大哭不止。鳳姐也假意哭，狠心的妹，你怎麼丟下我去了？事負了我的心。尤氏賈蓉等也未哭了一場，勸往賈璉，便回了王夫人，討了梨香院停放五日，挪到鐵檻寺去。王夫人依允。賈璉忙命人去開了梨香院的門，收拾出正房來，停靈。賈璉嬖後門出，靈不像，便對着梨香院的正牆上通街現開了一個大門，兩邊搭棚，安壇場，做佛事，用軟榻鋪了錦緞衾褥，將二姐抬上榻去，用衾車蓋了，一个小廝和九个媳婦圍隨從。內子牆一帶抬往梨香院來，那里已請下天文生預備，揭起衾單，一看只見这尤

二姐面色如生比活着还美貌賈璉又搂着大哭只叫奶、你死的不明都是我坑了你賈蓉忙上來勸叔、嘆着些兒我这个姨娘自己沒福說着又向南指大觀園的界牆賈璉會意只悄、跌倒說我忽略了終久對出來我替你報仇天文生回說奶、卒于今日正卯時五日出不得或是三日或是七日方可明目當時入殮大吉賈璉道三日斫乎使不得竟是七日因家叔家兄皆在外小喪不敢多停等到外頭還放五七做大道場纔掩靈明年往南去下塋天文生應諾寫了殃榜而去宝玉已早過來陪哭一場衆族中人也都來了賈璉忙道去我鳳姐要銀子治辦棺槨喪禮鳳姐見抬了出去惟有病回老太太、說我病着忌三房不許我去因此也不出來穿孝且往大觀園中來繞過群山至界牆根下往外听隱、綽、听了一半言語回來又回賈母說如此這般賈母通

信他胡說誰家癆病死的孩兒不燒了一撇也認真了開喪破土起來既是二房一場也是夫妻之分停五七日抬出來或一燒或亂葬地埋了完事鳳姐笑道可是這話我又不肯勸他正說着丫頭來請鳳姐說二爺等着奶奶拿銀子呢鳳姐只得來了便問他什麼銀子家裏近來艱難你還不知道俗們的月例一月趕不上一月雞兒吃了過年糧昨兒我把兩個金項圈當了三百銀子你還做夢呢這裏還有二三十兩銀子你要就拿去說着命平兒拿了出來遞與賈璉指着賈母有話又去了恨的賈璉沒話可說只得開了尤氏箱櫃去拿自己的梯己及開了箱櫃滴無存只有些折舊爛花並几件半新不舊的綢絹衣裳都是尤二姐素習所穿的不禁又傷心哭了起來自己用个包袱一齊包了也不命小廝丫頭來拿便自己提着來燒平兒又是傷心又是好哭忙將二



百兩一包的碎銀子偷了出來到廂房拉住賈璉悄遞與他說你只別作聲疼  
好你要哭外頭多少哭不得又跑了這里來點眼賈璉聽說便說你既  
的是接了銀子又將一條裙子遞與平兒說這是他家常穿的你好  
生替我收着作個念心兒平兒只得掩了自己收去賈璉拿了銀子  
與衆走來命人先去買板好的又貴中的又不要賈璉騎馬自  
去要照至晚間果抬了一幅好板進來價銀五百兩賒着連夜赶  
造一面分派了人口穿孝守靈晚來也不進去只在這里伴宿正  
是



##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話說賈璉自在梨香院伴宿七日夜天，僧道不斷做佛事，賈母喚了他去，分付不許送往家廟中，賈璉無法，只得又和時覺說了，就在尤二姐之上點了一個穴，破土埋葬。那日送殯，只不過族中人與王信夫婦尤氏婆媳而已。鳳姐一應不管，只憑他自去辦理。因又年近歲過，諸物蜩集，不第外又有林之孝開了一人名單子來，共有八十二五歲的單身小廝，應該娶妻成房等。裡面有該放的丫頭們，好求指配。鳳姐看了，先來問賈母和王夫人，大家商議。雖有幾丫頭應該發配的，奈各人皆有原故。第一丫頭，死央發誓不去。自那日後，一

向來和寶玉說話也不盛妝濃飾衆人見他志堅也不好相強第二子琥珀又有病這次不能了彩雲因近日和賈環分崩也染了無醫之症只有鳳姐兒和李執房中粗使的大丫嬛出去了其餘年紀未足令他們外頭自娶去了原來這一向因鳳姐病了李執探春料理家務不得閑暇接有過年過節出未許多雜事竟將詩社擱起如今仲春天氣雖得了工夫爭夸寶玉因冷遁了柳湘蓮劍刎了尤小妹金逝了尤二姐氣病了柳五兒連二接三鬧愁胡恨一重不了一重添弄得情色若痴語言常亂似染怔忡之疾慌的衆人等又不敢回賈母只百般逗他頑笑這日清晨方醒只外間房內咕呱之哭声不斷衆人因笑说你快出去解救晴雯和麝月兩個人按住溫都里那隔肢呢寶玉聽了忙披上灰鼠袄子出來一瞧只見他三人被褥尚未疊起大衣也未穿

那晴雯只穿自蔥綠氍毹小袄紅小衣紅睡鞋披肩頭髮騎在雄奴身上麝月是紅綾抹胸披肩一身舊衣在那里抓雄奴的肋肢雄奴却仰在炕上穿肩撒花緊身兒紅褲綠襪兩腳亂蹬笑的喘不過氣來宝玉忙上來說說兩個大的欺負一個小的等我助力說着也上床來膈肢晴雯、觸癢笑的忙丟下雄奴和宝玉對抓雄奴趨勢又將晴雯按倒向他肋下抓動襲人笑說仔細凍着了看他四人裹在一處到好笑忽有李執打發了碧月來說昨兒晚上奶、在這裡把塊手帕子忘了不知可在这里小燕說有、我在地下拾了起來不知是那一位的才洗了出來脖肩還未乾呢碧月見他四人亂滾因笑道到是這裡熱鬧大清早起就咕、呱、的頑到一處宝玉笑道你們那里人也不少怎麼不頑碧月道我們奶、不頑把兩個姨娘和琴姑娘也賓住了如今琴姑娘又跟了老太太

前頭去了更寂寞了兩個姨娘今年過不到明年冬天都去了又更寂寞  
呢你照宝姑娘那里出去了一个香菱就冷清了多少把个宝姑娘落了單正  
說着只見湘雲又打發了翠縷來說請二爺快出去瞧好詩宝玉聽了忙向那  
里的好詩翠縷笑道姑娘們都在沁芳亭上你去了便知宝玉听了忙梳洗  
了出來果見黛玉宝釵湘雲宝琴探春都在那里手裡拿着一篇詩有見他  
來時都笑說這會子還不起來偕們的詩社散了一年也沒有人作興如今正  
是初春時節萬物更新正該鼓舞另起一社來修好湘雲笑道一社詩社時是秋  
天就不應發達如今恰好萬物逢春皆主生盛況這首詠花詩又好就把海  
棠社改作桃花社

起時是沒有名  
此是先有名

宝玉听有点頭說很好且忙有要詩看衆

人都又說偕們此時就訪稻香老農去大家議定好起的說有一齊起來都往

稻香村來室玉一壁支一壁者那紙上寫有堯花行一篇曰

堯花簾外東風軟

堯花簾內晨粧懶

簾外堯花簾內人

人與堯花隔不遠

東風有意揭簾櫳

花欲窺人簾不捲

堯花簾外開仍舊

簾中人比堯花瘦

花解憐人花也愁

隔簾消息風吹透

風透湘簾花滿庭

庭前春已倍傷情

閑苔院落門空掩

斜日楓杆人自凭

凭欄人向東風江

窗裙偷傍堯花立

堯花桃萼亂紅

花綻新紅萼凝翠

暮裏烟封一萬株

烘情照壁紅模糊

天縱燒破几央錦

春酣欲醒移珊枕

侍女金盆進水盂

香泉影蘸胭脂冷

胭脂鮮艷何如類

花之顏色人之淚

若將人淚比堯花

淚自長流花自媚

淚眼觀花淚易乾

淚乾春盡花憔悴

憔悴花遮憔悴人

花飛人倦易黃昏

一聲杜宇春歸盡

寂寞簾櫳空月痕

寶玉看了並不稱讚却滾下淚來便知出自黛玉因此落下淚來又怕衆人看見又忙自己擦了因問你們怎麼得來寶琴笑道你猜是誰作的寶玉笑道自然是瀟湘子稿寶琴笑道現是我作的呢寶玉笑道我不信這声調口氣迥乎不像蘅蕪之體所以不信寶釵笑道所以你不通難道杜工部首首都作叢菊兩開他日淚之句不成一狀的也有紅鉸兩肥梅水荇牽風翠帶長之媚語寶玉笑道固然如此說但我知道姐、斷不許妹、有此傷悼語句妹、雖有此才是斷不肯作的比不得林妹、曾經離喪作此哀音衆人听说都笑了已至稻香村



中將詩與李紉看了自不必說稱賞不已說起詩社大家議定明日乃三月初二日就起社便改海棠社為桃花社林代玉就為社主明日飯後齊集瀟湘館因又大家擬題代玉便說大家就要桃花詩一百韻宝釵道使不得後來桃花詩最多總作了必落套比不得你这一首古風湏得再擬正說有人回舅太太來了姑娘出去請安因此大家都往前頭來見王子騰的夫人陪有說話吃飯畢又陪入園中來各處遊玩一遍至晚飯後掌灯方去次日乃是探春的壽日元春早打發了兩個小太監送了几件玩器合家皆有壽儀自不必說飯後探春換了禮服各處去行禮代玉咲向衆人道我这一社開的又不巧了偏忘了這兩日是他的生日雖不摆酒唱戲的少不得都要陪他在老太太太太跟前頌咲一日如何能得閑坐更因此改至初五這日衆姊妹皆在房中侍早膳畢便有

賈政書信到了宝玉請安將賈政的安語按例念過賈母在上面不過是隨  
安的話說着中准進京等語其餘家信事務之語只寫實之語王夫人同讀衆人  
听说六月初月回京都喜之不盡偏生近日王子騰又與保寧之子為要擇  
日於五月初十日過門凤姐兒又忙自張羅常三五日不在家這日王子騰的夫  
人又來接凤姐兒一並請衆甥舅甥生同樂一日賈母和王夫人命宝玉探春  
林代玉寶釵四人同凤姐去衆人不敢違拗只得回房去另款餚了趁來五人  
作辭去了一日掌灯方回宝玉進入怡紅院歇了半刻襲人便秉硯見景勸他  
收一收心閒時把書理一理預備有宝玉屈指笑一筆說還早呢襲人道書是  
第一件字是第二件到那時你總有了書你的字寫的那里呢宝玉笑道我  
時常也有寫了的好些難道都沒收着襲人道何曾沒收着你昨兒不在家

我就拿出来共算數了一數總有五六十篇這三四年的工夫難道只有這几張字不成依我說從明日起把別的心全收了起來天快臨几張字補上雖不能按日都有也要大槩看得過去宝玉听了忙的自己又親檢了一遍寬在塘塞不去便說明日為始一天寫一百條好說姑時大家安下至次日起來梳洗了便在窓下研墨恭楷臨帖賈母因不見他只當病了忙使人來問宝玉方去請問便說寫字之故先將早起清晨的工夫儘了出來再作別的因此出來遲了賈母听了便十分歡喜就分付他已後只管寫字念書不用出來也使得你去回你太太知道宝玉听说便往王夫人房中來說明王夫人便說臨陣磨鎗也中用有這會子着急天寫念有多少顧不了的這一赶又赶出病來終罢宝玉回說不妨事這里賈母也說怕急出病來探春宝釵等都笑說老

太：不用急書雖替他不得字却替得的我們每人每日臨一篇給他塘塞過  
這一步就完了一則老爹到家不生氣二則他也急不出病來賈母所說  
喜之不盡原來林黛玉聞得賈政回家必問寶玉的工課寶玉肯分心恐臨  
期吃了虧因此自己只粧作不耐煩把詩社便不起也不以外事去勾引他探  
春寶釵二人每日也臨一篇楷書字與寶玉自己每日也加工或寫二百  
三百不拘至三月下旬便將字又集湊出許多來這日正等再得五十篇也  
就混的過了誰知紫鵲走來送了一卷東西與寶玉稱寶玉開看時却是一色  
老油竹紙上臨的鍾王蠅頭小楷字跡且與自己十分相似喜的寶玉和  
紫鵲作了一個揖又親自來道謝省史湘雲寶琴二人皆亦臨了几篇相送  
湊成雖不足工課亦足塘塞了寶玉放了心於是將所應讀之書又溫理

過几遍正是天：用功可巧近海一帶海嘯又遭<sub>四</sub>過<sub>四</sub>了几處生民地方官題  
本奏聞奉旨就省賈政順路查看賑濟回來如此算去至<sub>冬</sub>底方回宝玉  
听了便把書字又擱过一边乃是照旧游蕩時值暮春之際史湘雲無聊因  
見柳花飄舞便偶成一小令調寄如夢令其詞曰

豈是繡絨殘吐 捲起半簾香霧 纖手自拈來 空使鵲啼燕

妒 且住 且住 莫使春光別去

自己作了心中得意便用一條紙兒寫好与宝釵看了又来找黛玉看看  
畢笑道好也新鮮有趣我却不能湘雲笑道偕們这几社總沒有填詞你明  
日何不起社填詞改个樣兒豈不新鮮些黛玉听了偶然興動便說這話說  
的極是我如今便請他們去說有一面分付預備了几色菓点之類一面就打發

人分頭去請衆人。这里他二人便擬了柳絮之題，又限出几个調來，寫了，綰在壁上。衆人來看時，以柳絮為題，限各色小調，又都看了史湘雲的稱賞。一回，寶玉嘆道：「這詞上我們平常少不得也要胡諛起來。」于是大家拈鬚、寶釵便拈得了「臨江仙」，寶琴拈得了「西江月」，探春拈得了「南柯子」，黛玉拈得了「唐多令」，寶玉拈得了「蝶戀花」，紫鵲炷了一支「夢甜香」。

重建故人寫香 大家思索起來

一時黛玉有了「寫完接首」，寶琴、寶釵却有了他三人寫完，互相看時，寶釵便嘆道：「我先瞧完了你們的，再看我的。」探春嘆道：「噯呀！今兒這香怎麼這樣快，已剩了三分了。」我儘有了半首，因又問寶玉：「可有了？」寶玉雖作了些，只是自己嫌不好，又却抹了，要另作。回頭看香已將燼了，李執等嘆道：「這笑輸了蕉了頭的半首，且寫出來探春聽說忙寫了出來。」衆人看時，却是先看沒作

完的總是又變

也一格上面却只半首 南柯子 寫道是

空掛纖纖

徒垂絡繹

也難綰繫也難羈

一任東西南北

各分箇

李仇笑道这也却好作何不續上宝玉見香沒了情愿認負不肯勉強塞責將筆擱下來瞧這半首見沒完時又到動了興開了机乃提筆續道是

落去君休惜

飛來我自知

鶯愁蝶倦晚芳時

便是明春再見

隔年期

爭人笑道正緊你分內的又不能這却偏有了假然好也不算得說自看黛玉的 唐多金

彩墮百花洲

香殘燕子樓

一團一返對成愁

飄泊亦如人命

薄 室 繾綣

說風流

草木也知愁

韶華竟白頭

嘆今生

誰拾誰收

嫁與東風春不管

憑爾去 忍淹留

重人看了俱點頭感嘆說太作悲了  
好是固然好的因又看寶琴的是

西江月

漢苑零星有限

隋堤點綴無窮

三春事業付東風

明月梅花一夢

几處落紅庭院

誰家香雪簾櫳

江南

江北一般同

偏是離人恨重

重人都笑說到底是他的聲調壯  
几處誰家而句最妙  
室釵笑道終不免過于  
喪敗我想柳絮原是一件輕薄無根無伴的東西  
然依我的主意偏要把它說好了  
像不落套所以我謾了一首  
來未必合你們的意思  
衆人笑道不要太謙  
我們且賞鑒自然是好因看這一首

臨江仙

道是



白玉堂前春解舞

東風捲得均勻

湘雲先嘆道好一个東風捲得均勻这一句就出人之上了又看底下道

蜂團蝶陣乱纷纷

几曾随逝水

豈必委芳塵

萬缕千條終不

改

任他随聚随分

韶華你笑本無根

好風頻借力

送我上青雲

重人拍案叫他都說果然翻得好氣力自然是这首為尊纏綿悲感讓瀟湘  
妃子情故嫵媚却是枕霞小薛与蕉客今日落第要受罰的宝琴笑道我們自  
然受罰但不知付白卷子的又怎處罰李執道不要忙這定要重罰他下次  
為例一語未了只听见外竹子上一声响恰似寒雁子倒了一般重人唬了一  
跳了环們出去瞧時簾外了环嚷道一个大蝴蝶風箏掛在竹梢上了衆了环

笑道好一个齐整风箏，不知是谁家放的，断了绳，拿下他来。宝玉等听了，都出来看。时宝玉笑道：「我认得这风箏，这是大老爷那院里嫣红姑娘放的。拿下来给他送过去罢。」紫鹃笑道：「难道天下没有一样的风箏？单他有这个不成？我不管我且拿起来，揉春道：『紫鹃也学小气了。你们一般的也有这个子，丢人走了的，也不怕忌讳。』」黛玉笑道：「可是呢？知道是谁放的？晦气的快掉出去罢。」把俗们的拿出来，俗们也放。晦气紫鹃听了，敢命小丫头们将这风箏送出与围门上值日的婆子去了。倘有人来，找好与他们去的。这里小丫头们听见放风箏，爬不得一声，兜七手八脚，都忙各自拿出个美人风箏来，也有搬高凳去的，也有捆剪子股的，也有拨簾子的。宝钗等都立在院门前，命丫头们在院外，地下放去。宝琴笑道：「这个不大好看，不如三姐儿的那一个，软翅子大凤凰。」

好宝钗笑道果然因回頭向翠墨嘆道你去把你們的拿來也放一翠墨嘆嘻  
嘻的果然他取去了宝玉又興頭起來也打發了小小頭子家去說把昨兒賴  
大娘送我的那个大魚取來小了頭子去了半天空手回來笑道晴姑娘昨兒  
放走了寶玉道我還沒放一遭兒呢探春嘆道橫豎是給你放晦氣罷了宝玉  
道也罷再把那个大螃蟹拿來罷了頭子去了同了几个人扛了一個美人並雙  
子來說道襲姑娘說昨兒把螃蟹給了三爺了這一個是林大娘才送來的放  
這一個黑宝玉細看了一回只見這美人做的十分精緻心中欢喜便命叫放  
起來此時探春的也成了來翠墨帶着几个小小頭子們在那边山坡上已放了  
起來寶琴也命人將自己的一个大紅蝙蝠也取來寶釵也高興也取了一個來却  
是一連七个大鴈的都放起來了独有宝玉的美人放不起去宝玉說了頭們不會

起房高便落下来了急的宝玉頭上出汗中人又哄宝玉  
箏道若不是美人我一頓腳踢个稀爛代玉笑道那  
人打了頂線就好了宝玉一面使人拿  
个来放大家都仰面而看天上这几个風箏  
人们又都拿了许多各式各样的送飯的来頑了  
姑娘来放罢代玉听说用手帕墊着手頑了  
子来随自風箏的势将雙手一鬆只听一陣豁刺  
嚷中人来放中人都笑道各人都有你先请罢代  
玉是不忍李纨道放風箏圖的是这一樂所以又說放  
放此把你这病根兒都帶了去就好了紫鵲笑道我們姑娘越

不放几个子今忽然又心疼了姑娘不放等我放  
只接过一把西洋小戗剪子来各篋子根下寸  
了那風



## 附 錄

爲了使讀者了解已卯本上陶洙鈔補上去的文字（正文及批語）的情況，特選開頭陶洙鈔補上去的四頁（現存已卯本之第一頁，已卯本第三回之第一頁，第五回之第一頁）作爲附錄，照原色影印，以供參攷。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凡例

紅樓夢旨義 是書題名極多□□紅樓夢是總其全部之名也又曰風月寶鑑是戒妄動風月之情又曰石頭記是有譬石頭所記之事也此三名皆書中曾已點睛矣如寶玉作夢、中有曲名曰紅樓夢十二支此則紅樓之點睛又如賈瑞病跛道人持一鏡來上面即鑒風月寶鑑四字此則風月寶鑑之點睛也又知道人親眼見石上大書一篇故事則係石頭所記之往來此則石頭記之點睛處然此書又名曰金陵十二釵審其名則必係金陵十二女子也然通部細搜檢去上中下女子豈止十二人哉若云其中自有十二個則又未嘗指明白係某、及至紅樓夢一回中亦



這老尼已說得這話去乃復苦求再四二仙知不可強制乃嘆道  
 你這和尚想來心中自有定數也既如此我們便攜你去受享、只是到不  
 得處切莫違背自然、那僧又道若說你性靈却又如此質蠢並更  
 有奇香之氣、此乃天然之香、非學者之香、如何而巳也罷、我如今大施佛法助你一助待劫終  
 了、此乃天然之香、非學者之香、如何好否石頭聽了感謝不盡那僧便念書符大展  
 開村一帶、此乃天然之香、非學者之香、如何一塊鮮明瑩潔的美玉且又縮成扇墜大小的可

以上五甲成鈔銀半神與則下多四多存字點華即是

庚辰年占此存示事均有凡例特鈔手示鈔身同正長中知矣

空谷竹聲一擊兩  
鳴明修棧道暗度  
陳倉雲龍霧雨兩  
山對峙雲從月背  
面傳於千嶺萬梁  
復予予亦杜鵑回  
中注則創制明白  
注釋以待克明再  
示謹保

則卷一篇真真  
打破層來小說家白  
則其筆則已至此  
離離之亞

斯亦太過

今之人貧者日為衣食所累富者又懷不足之心縱然一時稍閑又有貪淫戀  
色好貨尋愁之事那里有工夫去看那理治之書所以我這一段故事也不願世  
人稱奇道妙也不要世人喜悅檢讀只願你們當那醉淫飽卧之時或避事去  
愁之際把此一玩豈不省了些壽命筋力就比那謹虛逐妄却也省了口舌是  
非之害腿脚奔忙之苦再者亦令世人換新眼目不比那些胡牽乱扯忽離忽  
遇滿紙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紅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舊稿我師以為何如空  
空道人聽如此話思忖半晌將石頭記再檢閱一遍因見上面雖有此指奸誅  
佞貶惡誅邪之語亦非傷時罵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倫常所關  
之處皆是稱功頌德眷無窮寔非別書之可比雖其中大有諷情亦不過實  
錄其事又非假擬妄稱一味淫邀艷約私討偷盟之可比因毫不干涉時世方

雪片舊有風月堂銘之  
書乃其弟棠村序也今  
堂村已逝余觀新標真  
故仍因之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淚哭  
成此書壬午陰夕書于歲  
為淚盡而逝余當受其  
亦待盡母意負青地者再  
閱石兄案余不滿爾以和  
何依

今而後惟應造化真出  
一第脂是書何幸余  
亦大快心於九泉矣

甲午八月淚草

真真之觀堂  
亦借此音後不註名費  
字士隱事隱云也頗東村氏  
風園風俗集

從頭至尾鈔錄回來問世傳奇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遊易  
名為情僧改石頭記為情僧錄東魯孔梅溪則題目風月寶鑑後因曹雪芹於  
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則題目金陵十二釵並題

一絕云

若云雪芹披閱增刪然後開卷至此這一篇楔子又係誰撰定見作者之筆狡猾之甚後文如此者  
者不少這正是作者固幽之故烟雲慘澹觀者萬不可被作者瞞騙了去方是正眼

滿紙荒唐言

一把辛酸淚

都云作者痴

誰解其中味

標題詩

出則既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按那石上書云當日地陷東南這東南一隅有

處曰鰲峰有城曰閭門者最是紅塵中一等富貴風流之地這閭門外有傳

十里街內有個仁清巷內有個古廟因地方窄狹人皆呼作葫蘆廟傍

住着一家鄉宦姓甄名費字士隱嫡妻封氏性情賢淑深明禮義家中雖不甚

富貴然本地便也推他為望族了因這甄士隱秉性恬淡不以功名為念每日

寫省夢桂香與正生以無異

只以現花修竹酌酒吟詩為樂到是神仙一流人品是一件不足如今年已

半百膝下無兒只有一女乳名英菊年方三歲一日炎夏永晝士隱于書房內

坐至倦時攏書伏几少憩不覺朦朧睡去夢至一處不辨是何地方忽見那廟

來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談只听道人問道你携了這蠢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

你放心如今現有一段風流公案正談了結這一千風流冤家尚未投入人世

起此机会就將此蠢物夾帶於中使他去經歷那道人道原來近日風流冤

孽又將造劫歷世去不成但不知落於何方何處那僧笑道此事說來好笑竟

是千古未聞的罕事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絳珠草一株時有赤瑕

宮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這絳珠草始得久延歲月後來既受天地精華復

得雨露淋漓養遂得脫却草胎木質得換人形僅修成个女体終日遊於离恨天

今將夢中事略述一二  
二有病也以此名名指指  
金風月波湖會過情  
綠波仙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回

金陵城起復舊雨村  
賈雨村賈緣復旧賤

榮國府收養林黛玉  
林黛玉拋父進京都

却說雨村忙回頭看時不是別人乃是當日同僚一案叅革的號張如圭者他  
非回文上音  
本係此地人革職後家居今打聽得都中奏准起復旧員之信便四下尋情找  
門路忽遇見雨村雨村自是歡喜忙有對飲之趣的叙了兩句畫出心事遂作別各自回家冷子興  
聽得此言便忙獻計令雨村央煩林如海轉向都中去央煩賈政雨村領其意  
作別回至館中尋邸報看真確了次日面謀之如海道天緣湊巧因賤荆  
去世都中家岳母念及小女無人依傍教育前已遣了男女船支來接因小女  
未曾大痊故未及行此刻正思向蒙訓教之恩未曾酬報遇此機會豈有不盡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五回

開生面更演紅樓夢  
却說遊幻境指迷十二釵

立新場情傳幻境  
飲仙醪曲演紅樓夢

此等需要文非別部說俗套起法

不假官叙在仍叙寶玉蓋  
古回不遇出官叙寶玉  
寫之文耳此回是仍舊寫  
別將玉高摘去故急將  
筆仍吊在代玉使官府  
交者不長於冷落也今寫  
代玉神妙之何也因寫  
代玉是寫官叙非真  
有真玉寫代玉幾手祇  
作者識過此書如以官  
叙叙而回中若凡寫官  
知而回非十二釵之正文  
也欲出官叙便不肯從

今且說珠寶玉自在府一  
春指春三個親孫女到且  
最後就是寶玉和代玉二  
人之親家友愛處亦自較  
別不同則同行同坐夜則  
同止真是言和意順各無  
參商不想如今  
忽然來了個薛王叙藏數  
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  
豐美人多謂代玉之所  
不及而且寶叙行為路達  
隨分從時不比代玉孤高  
自許目無下塵故比代玉  
大得下人之心便是那些  
小丫頭們亦多喜與寶叙  
去而因以此代玉心中便  
有此愧鬱不忿之意寶叙  
却渾然不覺那寶玉亦在  
狹擾之間況自天性所稟

## 後記

此書歸陶洙收藏時，卷首寫有三則題記，詳記此書殘存情況及他用庚辰、甲戌兩本校錄情況，校錄時所用的顏色，以及他對殘缺部分補鈔的情況等等，這些題記，對我們了解乙卯本的歷史面貌，很有用處，為此把它附錄在這裏，以供讀者和研究者的參攷。

又現在這個影印本所保存下來的朱筆文字，尚有以下三種情況：一、宣親王府在鈔錄此本後的若干年內，又據庚辰本校改此本時留下來的朱筆文字，此類朱筆旁改文字，在原本上朱色暗淡，筆跡亦與其他兩種朱筆文字迥異。二、此鈔本在流傳過程中，另一藏者又用朱筆進行校改，其中可以查核的一部分文字是據原本校改的，此人的筆跡粗拙，易於辨識，尚有與此筆跡相類的文字，如十七、十八回第三十面第七行上端的「眉批」，不能表白是十八回的起頭。這幾個字，筆跡也很稚拙，但看來不像是屬於以上這個人的筆跡。三、保存下來的陶洙據現存庚辰本校改上去的文字，陶洙校改的文字，一般易於辨認的，我們都加別除了，少量難於確斷的，仍予保留，為的是避免錯把早期的校字誤作陶洙刪除，留下來有利於人家分析研究。

以上三類朱筆改字，在原本上朱色有深有淺，很不一樣，比較明顯。較早期的朱色一般都較暗淡陳舊，但這種區別在這個影印本上，却不易表現出來，基本上只是一種鮮豔的朱紅顏色。這很容易使人錯以為原本就是用同一種朱色寫下來的，為此特提醒讀者加以注意。

以下附錄陶洙的三則題記，原文無標點，無序次，現在的標點和序次是我加的。

一

此已卯本關第三冊（二十一回至三十回），第五冊（四十一回至五十回），第六冊（五十一回至六十回），第八冊（七十回至八十回）。又第一回首殘（三頁半），第十回殘（一頁半）均用庚辰本鈔補。因庚本每頁字數款式均相同也。凡庚本所有之評批注語，悉用朱筆依樣過錄。甲戌殘本祇十六回，計（一至八）（十三至十六）（廿五至廿八），胡適之君藏，周汝昌君鈔有副本，曾假互校，所有異同處及眉評旁批夾注，皆用藍筆校錄，其在某句下之夾注，祇得寫於旁而於某句下作「」式符號記之，與庚本同者以「○」為別。遇有字數過多，無隙可寫者則另紙照錄，附裝於前，以清眉目。

己丑人日燈下記於安平里憶園

二

己卯本殘存

存一回至二十回：

第一回首殘三頁半，已據庚辰本補全，尚未釘入。

第二回末後有評批，第四回有注無多，各本無。

第十回有行間批語，亦各本無。末殘一頁半，已據庚辰本鈔補，尚未釘入。

第十二至二十回均有注，十七、八回未分卷，與庚本同。

第十六回末有題語，十九回無回目有鈔補，與庚本同。

第二十回有後評，與戚本同。

二十一回至三十回：



缺，此十回現據庚本已鈔補齊全，并以甲戌本、庚辰本互校，所有評批均依式過錄，尚未裁釘。

存三十一回至四十回：

三十一回無注，有前後評批，庚本無。

三十二回有前評，三十四回有注，無多。

三十五回有後評，三十六回有注有後評。

三十七至三十九回均有注，四十回有注，只一處。

四十一回至六十回，缺。未鈔補（擬照庚辰鈔以庚本校）。

存六十一回至七十回：

六十三回有注，無多。

六十四回有，係同時從別本鈔補，但非一手所鈔，與戚本雖有異同，大致無差，庚本無。

六十五回有注。

六十七回有。此回亦庚本所無，此亦同時從別本鈔補，但非同時所寫，與戚本相校大不相同，竟另結構（無從

校起，只得另寫一篇附後）。

七十一回至八十回，缺。未鈔補（亦擬照庚本鈔補以戚本校）。

以上已卯鈔本殘存回數及與庚本異同大概情形也。

凡八十回之本只見四種：

一、甲戌本，胡適之氏藏，只有十六回（一至八）（十三至十六）（十五至十八）

二、己卯本，即藏書，缺四十回，存一至二十回（三十回至四十回）（六十至七十回）。

三、庚辰本，今在燕大，內缺六十四、六十七兩回，十七、八回未分卷，有眉批，行間評語，但至二十八回即止，以下無。

四、咸夢生本，即有正書（局）印行者，最完全，惟無眉批，行間評批耳。

三

庚辰本八十回，內缺六十四、六十七兩回，此已卯本封面亦書（內缺六十四、六十七回）而卷中有此兩回，並不缺。細審非一手所寫，但丁寅定同時在別本鈔補者，原通行本相近，可知即高麗所據之本也。書以咸本對校，則六十四、同異同難多，大體無差。六十七一回則大不相同，直是另一結構，無法可校，祇得鈔附於後，以存初稿時面目。

丁亥春記於滬上憶園時年七十

以上是陶洙在己卯本卷首所書的全部題記，其中第一條署「己丑八月」，「己丑」是一九四九年，「八月」是舊曆正月初七，這正是全國解放的前夕。第二條題記署年爲「丁亥春」，「丁亥」是一九四七年，比前一條題記要早二年。看來，寫在最前面的一條倒是最後寫上去的。

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八日晨馮其庸記於京華真堂

脂硯齋畫評不煩記、清曹雪芹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大統印刷廠印刷

各埠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

開本 八五〇乘 九、五〇 八之

印張：三二又四分之二

第一書號：一、八

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









(全二册)

统一书号: 10186·274

---

定 价: 5.20 元